

清 代 十 帝 之 五

嘉慶慶演義



徐進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3 0528 0139 0

清代十帝之五

小歷史
說史
嘉慶
演義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中

~~00689~~ ~~07888~~

小 廣 告

中國四大美人

□宮禁秘本

□絕世佳人

□人手一卷

□快樂萬分

自來美人以述世多佳話
一經記述儘足賞心本局
近得宮禁秘本不下數十
種茲特先從刊行以公同
好各界 諸君幸速購閱

△吳宮西施演義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漢宮昭君演義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陳代貂蟬演義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唐宮貴妃演義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清代十帝
全史之五
嘉慶演義提要

這部嘉慶演義，大概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因為嘉慶帝的即位，是內禪而得的，可算是清朝史上的創例，太上皇在時，和坤當權，內外蒙蔽，紀綱不振，這是前半期；自從太上皇死掉，和坤伏法，嚴旨屢下，進賢黜邪，這是後半期。一句話概括：前半期是國運阡危的時期，後半期是剝極漸復的時期。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便可知嘉慶帝的爲人，在清代十帝中，足可稱得起一個「賢」字；瞧了他後半期的有作有爲，可知前半期的種種禍源，乃太上皇所釀成，並不是他的過失。便把他誅和坤一端而言，可見他着實有些決斷；再瞧他頒給出征教匪諸將的諭旨，更可知他不是顛覆的庸君；因此便可下一斷語，他雖不及雍正帝的察察爲明，却也不如乾隆帝的荒淫無道。不過話可說回來，一部清朝史也可分爲兩個時期：從順治到乾隆，乃是由暴興而至極盛的時期；從嘉慶到宣統，乃是由盛而衰，以至於亡的時期。雖是嘉



慶年間的禍亂，都係乾隆時所種的因，但在斷代取義說來，這部嘉慶演義，簡直是清朝史中的一個絕大關鍵。

嘉慶帝在清朝史上，地位既很重要，這部書中，便有許多承上啟下的關鍵，現在姑且舉兩端大事出來：(甲)是承上的，凡是瞧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部演義的，都知道張祿魚壳呂晚村等一般富於種族思想的人，他們在專制淫威之下，積極奮鬥，前仆後繼，不絕如縷，百餘年來，也不知幹過多少可驚可愕的事情；本書中間，又有一段哀情豪俠的慘史，然而斬草除根，亦在本書中結束了這件公案。(乙)是啟下的，却有兩事：一是道光演義中的鴉片戰爭，一是光緒演義中的義和團亂；這兩樁很大的國恥，都在本書中種了因的。

本書中搜採的奇聞異事，很有幾處，足補諸家筆記所不及，並且又有很確實的來歷，不是嚮壁虛構的齊東野語；現在先寫出一些：(一)白蓮教女匪首齊二寡婦之外，另有一個女頭目黑丫頭，也是驍勇異常，他死時却很有趣。(二)和坤籍歿，實是

嘉慶帝覬覦他的寶藏，因為這時國帑空虛，得此方可彌補，瞧了他訓斥薩彬圖的詔書，便可明白這個緣由。(二)程德逆案，官私記載，有的稱作陳德，有的稱作成得，實則程德乃是化名，他們只聽了聲音，貿然錄入，所以音同字不同，諸家互異；本書另有考證，記載較為詳盡。(四)李文成據滑作亂之事，東華錄等官書，道是知縣強克捷所發覺的，私家筆述，又道是老安司巡檢劉斌所發覺的，據事實上說來，野史雖較官書為核實，但尚不免遺漏；劉斌的發覺亂源，乃是間接聽得的，本書內記有一段很饒趣味的情節，足可校正官私記載的錯誤地方哩。

此外本書所搜集的資料，更是刪蕪存精，崇實去譌，無不源源本本，力求詳盡，大概有下列數種：

(甲)和珅是本書前半期中最有勢力的人，從他權勢最盛的時候，直到獲罪身死之後，本書都有記載；有幾處地方，與前集乾隆演義呼應的，大要如下：(一)御駕前敢發笑聲，及說輕薄話；(二)太上皇之私語，及嘉慶帝之假意結歡；(三)

荐西席吳省蘭入宮謄錄詩稿，實則監視嘉慶帝的行動；(四)家中房屋之僭越逾制，及用金銀堆成假山；(五)服用之奢侈，及蘇州珠商石遠梅藏珠之法；(六)搜羅各省美姬作妾，及引用各姬妾之戚族；(七)愛妾吳卿憐的得寵，及籍歿後之淪落；(八)吳卿憐之哀史，及其絕命詩七絕十首；(九)愛妾雪梅之來歷，及湯金釧之奇遇；(十)家僕均有頂帶，及劉全之聲勢；(十一)劉全母之賢德，及劉墉之戲弄劉全；(十二)一科得兩狀元之駭聞；(十三)太上皇前之進讒，及董誥之不阿權勢；(十四)管世銘之參劾不成，及阿桂之設計成全；(十五)把持政權，及令年老員司保送御史；(十六)積壓軍報，及樹黨營私的情形；(十七)高知州失餉鉅案之彌縫；(十八)誦西域喇嘛咒；(十九)廣興王念孫之首先舉發罪狀，及被擒時之趣事；(二十)和孝公主之入宮哀求，及嘉慶帝之面允不罪妻孥；(二十一)直隸總督胡季堂之反顏參奏；(二十二)福長安之連帶獲罪；(二十三)山東巡撫伊江阿之得咎，及私黨之黜革；(二十

(四) 家產抄出之五花八門，及詳細賬單；(二十五) 自盡時之情狀，及福長安劉全之死；(二十六) 臨死時之詩句；(二十七) 和琳之革爵，及撤出太廟；(二十八) 蓋棺論定之評語，及張問陶之紀事詩；(二十九) 定親王之查出遺囑，東珠朝珠一串，及生前燈下私挂前情形；(三十) 猷都統之求榮受辱。

(乙) 太上皇至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纔死，這三年中，除與和坤發生許多情形外，其餘也有一二事實可紀；況且他並非病死，實遭綠天第一妃的暗算，本書把太上皇三年中之事情，記載如下：(一) 賞識吳熊光戴衢亨，及吳戴二人之因讒得福；(二) 因教匪亂，默誦喇嘛咒；(三) 綠天第一妃之專寵，及習練內工拳術；(四) 綠天第一妃承幸時之行刺，及駕崩後之情形。

(丙) 嘉慶初年的叛亂，以紅苗爲起端，本書把亂時的朝野軼聞，記載如下：(一) 花老虎之得名，及其勇悍善戰；(二) 苗民之自附吳三桂後裔，及石柳鄧石三保吳隴登吳半生吳八月等之剿滅；(三) 戴尙文之神卦，及爲福康安求泉；(四)

福康安之敗績，及其奇死；(五)鄉勇滕嘉瓚之勇敢，及其死狀之可慘；(六)和琳之忌功，及爲冤鬼索命而死；(七)傅鼐之征苗良策，及綏撫苗疆。紅苗征定後，又有滇苗之亂，本書也有紀載，例如：(一)猓黑之亂，及花老虎之征定；(二)苗婦王囊仙之妖淫，及與聿七縉鬚作亂之緣由；(三)花老虎之輕敵傷生；(四)舒位獻計，及苗女龍么妹之立功；(五)宋延清之忠勇，及其陣亡；(六)王囊仙赤身接戰的趣談，及與聿七縉鬚之就擒。

除了上面兩次苗亂以外，苗疆時有蠢動，本書演述正史，不欲偏廢，也都核要而載，例如：(一)湖南鎮筵苗之叛亂，及傅鼐之征定；(二)貴州銅仁苗之叛亂，及巡撫伊桑阿之罪死；(三)雲南維西廳猓黑之亂；(四)雲南臨安府邊外夷民高羅衣自稱窩泥王，及與其姪高老五之叛亂。

(丁)紅苗亂起，接著便是白蓮教之大亂，蔓延五省，七年始清，耗去軍費二萬萬兩，實爲駭人聽聞的事情；本書把和坤當權時，各路將帥的腐敗畏縮，及嘉慶帝

親政後之整頓軍務，及教匪擾害民庶，實不足成就大事，種種情形，據實記載如下：(一)白蓮教之起源，及其經卷字句之怪誕可笑；(二)教主劉之協的來歷，及致亂的原因；(三)武昌同知常丹葵，達州知州戴如煌的激變詳情；(四)首先發難之聶傑人張正謨的來歷，及燒指奇術，及教中七言絕句的誓言；(五)湖廣總督畢沅等的因循玩寇，及民間之童謠；(六)當陽縣戕官趣聞；(七)齊二寡婦黑丫頭姚之富叛亂之緣由；(八)官兵之腐敗，及紅蓮教之外號；(九)明亮孝感之戰，及與永保之不和；(十)漢陽之倖獲保全，及齊二寡婦少年之艷史；(十一)河南巡撫景安之殺民冒功，及迎送伯之雅號，及布政使完顏岱之冤死；(十二)姚之富蓋屋之戰，及陝西巡撫秦承恩之懦怯，及提督王文雄之得勝；(十三)羅思舉桂涵之投効，及黑丫頭之被殺；(十四)齊二寡婦之被刺，及砍斷小脚；(十五)齊二寡婦姚之富及崖自斃，及鬻割之慘；(十六)劉青天之政聲，及王三槐之說降；(十七)勒保之貪功失信，及王三槐之

供詞(十八)親政後之嚴厲詔書，及下旨只治從逆，不治從教(十九)勒保魁倫等剿匪不力之將吏，先後獲罪(二十)額勒登保楊遇春楊芳等之出身(二十一)穆克登布老虎聖之敗績，及冉天元之驍勇(二十二)德楞泰馬蹄岡被圍，及絕地逢生(二十三)亮祿之妙計，及劉之協之被擒。

白蓮教亂時，各省鄉勇，隨征有功，亂平後編爲新兵，未幾因剋餉之故，陝西甯陝鎮新兵，四川綏定府新兵，陝西西鄉縣新兵，羣起叛亂，後來陝西三才峽饑民萬二作亂，大吏又以教匪起事奏聞，這都是受白蓮教影響而起的，內中以甯陝鎮新兵之亂，影響最大，本書詳爲演述，例如下(一)叛亂之起源，及楊芳妻龍氏之遠見(二)楊芳之深得士心，及朱之貴之倖全生命(三)楊芳單騎說降，及其因功獲罪。

白蓮教將告肅清之時，廣東博羅縣又有會匪之亂，總督吉慶，竟致吞煙壺身死，後來江西又有胡秉輝奉朱毛俚作亂，改國號爲後明，未幾安徽巢縣，又有

方榮升私刻九龍木戳一案，這雖未必是白蓮教的餘孽，但測其宗旨，都是待時而動的秘密黨會哩。

(戊)八年程德一案，本書考證，最爲確實，演述又最詳盡，大要如下：(一)程德之出身，及與呂倩雲結婚之由來；(二)呂倩雲與瑤妹合謀一計害三賢，及爲西山碧雲菴住持尼之經過；(三)程德之勇力，及與天理教之關係；(四)行刺時嘉慶帝之危急，及被捕的情形；(五)呂倩雲之自戕；(六)審問時之誣攀，及慶親王與大學士慶桂之受嫌疑；(七)伏法時之慘刑，及其子祿兒對兒之同死。

(己)教匪亂後，海盜又起，縱橫海上，十有餘年，大爲商民之患，其間軼事很多，本書廣爲搜輯，例如下：(一)海盜之起源，及得安南保護；(二)李長庚督造霆船，及其戰蹟；(三)貢生葉機之治盜，及張鐵鎗之銳利；(四)蔡牽曹陀之敗，及總督玉德受賄縱盜；(五)總兵胡振聲浮鷹島之戰死，及李長庚馬蹟洋之大捷；(六)蔡牽入臺灣自稱鎮海王；(七)李長庚攻破鹿耳門，及蔡牽詐降之敗露；

(八) 總督阿林保之貪功溺職，及李長庚之抗議面斥；(九) 阿林保之掣肘，及李長庚黑水洋陣之亡；(十) 巡撫阮元之計讒盜黨；(十一) 用銀元作彈丸；(十二) 朱潰蔡牽兩盜之先後剿滅，及餘盜之肅清。

(庚) 海盜亂平，又有天理教之亂，這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乃白蓮教之支流，禁門之變，禍起蕭牆，滑縣之變，勢將燎原，幸將帥效命，寅僚協力，未致釀成鉅變，却已危急萬分了；本書根據正史，參加野聞，詳核得失，據實直載，例如下：(一) 欽天監奏改歷閏之召亂，及天理教經卷讖語之鄙陋可笑；(二) 天理教與白蓮教之關係，及教主林清李文成之來歷；(三) 臺灣淡水同知之預得林清變兆；(四) 宮監之附逆，及教徒勢力之厚；(五) 聶張二書生之舉發逆謀，及李文成之就擒；(六) 強知縣計緩途劫之趣談；(七) 李文成之刑傷，及教徒之攻破滑縣作亂；(八) 強知縣一門慘死，及其長媳之節烈；(九) 劉巡檢巷戰被殺，及其家屬之焚死；(十) 山東直隸同時作亂的情形；(十一) 曹福昌之妙計，及林清

之愚昧；(十二)攻入內宮之擾亂及煤黑子之奮勇殺賊；(十三)皇子放鎗斃賊，及成儀二親王率禁衛軍入援；(十四)教徒之敗退，及祝現之漏網；(十五)董誥之諫請回鑾，及下罪己詔；(十六)林清之被擒，及廷訊人犯；(十七)劉清之平山東亂，及托津之平直隸亂；(十八)楊遇春之二次攻奪道口鎮，及其髯將軍之威名；(十九)楊芳之設計誘敵，及李文成之焚死；(二十)滑縣攻破時之情狀，及牛亮臣之被擒；(二十一)馮克善之在河間被擒。

(庚)除了幾次叛亂以外，外交方面，也有幾事可紀，例如下：(一)勒保阻止緬甸入貢獲罪；(二)冊封越南國王阮福映；(三)御史蔡維鈺奏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四)西洋人德天賜之禁錮熱河；(五)西洋人蘭月旺傳教被絞決；(六)英國兵艦擅入澳門，下旨驅逐；(七)兩廣總督蔣攸銛驅逐英商呵噶喇，及條陳防閑策，及下令嚴禁雅片；(八)英使亞墨爾斯入覲，請求結約通商，因不行跪拜大禮，被斥回國；(九)勅英吉利國王的諭旨。

(辛)巨案冤獄，很有關係於當時政局，本書遇案必書，不厭求詳，概述如上：(一)江蘇候補知縣李毓昌查賑慘斃案；(二)刑部侍郎廣興抽換內庫綢緞案；(三)工部書吏王書常私鑄假印，冒支國帑案；(四)福建布政使李廣芸誣贓慘死案；(五)兵部失印奇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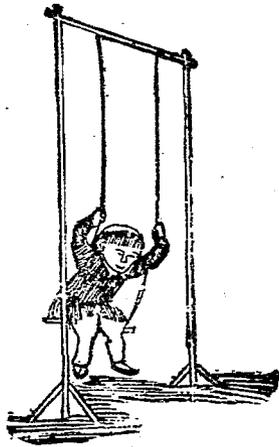
(壬)嘉慶帝果斷有爲，尙有知人之明，那時的名將賢臣，厚荷恩寵的，頗不乏人，本書亦有記述，例如：(一)劉清傳，以末僚邀宸眷；(二)御史沈琨之奏阻巡幸，及吳熊光之忠諫；(三)朱珪身後蕭條，及御賜詩句；(四)額勒登保之清廉，及死後無嗣；(五)楊遇春入覲時之寵遇。

(癸)朝野趣事，足資談助，本書間有述及，例如：(一)朱珪迷信的趣史，及洪亮吉之指斥獲罪；(二)乞丐總督竊物做賊的趣史；(三)武狀元武探花於臚唱時，同時失踪的奇聞；(四)紀昀生平之趣事，及其雅謔。

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尙有許多雜事，例如：(一)內禪的典禮，及千叟宴舞燈的熱

鬧；(二)嘉慶帝之悼亡；及册后典禮；(三)劉墉王杰之話中有刺；(四)停止各省貢品，及不喜如意之隱衷；(五)成親王書法之褒獎，及勅鑄詒晉齋法帖；(六)賜和珅宅於慶親王的原因；(七)黑龍江將軍觀明，進獻白雉一對；(八)林清亂時的災異。在下這篇提要，說了這麼的一大篇，倘蒙看官們瞧了，說一聲：『資料到還豐富，』那麼，在下便覺得光榮的很哩。

嘉慶演義 提要



清代十帝
嘉慶演義目錄

- 第一回 元且良辰上皇禪位 九重盛宴相國忘形
- 第二回 養心殿君臣戀舊愛 毓慶宮帝后定良謀
- 第三回 綠天深處差可藏嬌 白日盟心結成同志
- 第四回 赫尖權門明珠無價 羈棲逆旅貴客何來
- 第五回 報德酬恩青衿發迹 思前顧後紅粉多情
- 第六回 老書生克存仁慈念 賣酒女竟入富貴叢
- 第七回 聽規勸佳人情脈脈 談威權館役語滔滔
- 第八回 回故鄉湯解元見機 忘母訓劉總管恃寵
- 第九回 遍體污泥豪奴受辱 同僚諷刺權相含羞
- 第十回 苗匪創亂名將建功 爵賞虛糜庸臣束手

第十一回

施妙法戴尙文求泉

拒良言福康安畢命

第十二回

赤心報國豪士殉身

黑夜驚魂冤家索命

第十三回

出奇兵文人嫻武事

提邪教後果說前因

第十四回

開香堂教匪聚徒衆

得警報奸相祕軍情

第十五回

黑丫頭驍勇作先鋒

白蓮教猖狂成巨寇

第十六回

主帥顛預大軍挫折

將軍練達妙計安排

第十七回

文官貪黷匪勢蔓延

武將因循軍容委頓

第十八回

齊寡婦用計愚巡撫

和相公忌賢譖嗣皇

第十九回

留軍機新御史牢騷

劫兵餉老州官着急

第二十回

屋小如舟漫漫長夜

門深似海咄咄貴人

第二十一回

宦海無邊回頭尙早

冰山難倒下手宜遲

第二十二回

兒女英雄聯成眷屬

鬚眉巾幗道破衷情

第二十三回

碧雲菴瑤貴妃遇舊

圓明園嘉慶帝悼亡

第二十四回

公事勞辛竟邀睿鑒

軍書旁午常係宸衷

第二十五回

花連布輕敵喪生命

舒鐵雲獻計傳檄文

第二十六回

奉兄命龍么妹從征

破苗匪王囊仙被捉

第二十七回

風雲遍地西竄東奔

烽火連天前仆後繼

第二十八回

渡漢水衆賊匪橫行

守鄖陽兩鄉勇投効

第二十九回

諳水性羅思舉得功

困山崗齊王氏傳首

第三十回

勞師糜餉諸將遷延

誘敵歸誠賢員幹練

第三十一回

解降匪勒統帥失信

誦咒語和相公伏殃

第三十二回

斬草除根心堅鐵石

落花墜地血濺官牆

第三十三回

煌煌天語將吏寒心

赫赫詔書相公下獄

第三十四回

家屬從寬成全骨肉

贓私抄出撩亂眼花

- | | | |
|-------|----------|----------|
| 第三十五回 | 國帑空虛正堪彌補 | 朝臣疑懼概不株連 |
| 第三十六回 | 整朝綱限制奢華品 | 嘆身世編成哀艷詞 |
| 第三十七回 | 猷都統希榮遭革職 | 老師傳信道入迷途 |
| 第三十八回 | 誦壽文狂士逞才華 | 竊洋鏡窮官露本相 |
| 第三十九回 | 細察供招賢奸立辨 | 連頒詔旨賞罰分明 |
| 第四十回 | 漫天風雨何日晴明 | 滿目瘡痍誰人收拾 |
| 第四十一回 | 軍人傾軋奉旨澈查 | 兵法素嫻戰功卓著 |
| 第四十二回 | 穆副將恃勇喪殘生 | 額統帥分兵駐要地 |
| 第四十三回 | 鳳凰廳防亂築礮堡 | 馬蹄岡安營見火光 |
| 第四十四回 | 伏兵八路有死無生 | 毒箭一枝轉敗爲勝 |
| 第四十五回 | 德將軍威震潼河岸 | 亮守備兵圍葉縣城 |
| 第四十六回 | 綱舉目張剛柔並用 | 功成名立封賞有差 |

- | | | |
|-------|----------|----------|
| 第四十七回 | 閱奏疏勞心無片暇 | 吞煙壺含忿竟輕生 |
| 第四十八回 | 平邪教應例賞功臣 | 祭先農驚心來刺客 |
| 第四十九回 | 夫妻相會舊事殷殷 | 母子重逢至情靄靄 |
| 第五十回 | 乘時機先入天理教 | 行暗殺直進北京城 |
| 第五十一回 | 求推薦甘心爲厨子 | 比武藝勇力勝親王 |
| 第五十二回 | 并州快剪俠女自戕 | 刑部公堂兇身搨供 |
| 第五十三回 | 關謠言下旨完逆案 | 奉旨意挾嫌用酷刑 |
| 第五十四回 | 孫玉廷奏封安南王 | 李長庚師捷定海鎮 |
| 第五十五回 | 書生仗義投筆從戎 | 海盜聞名望風却走 |
| 第五十六回 | 造靈船李提督保境 | 受銀兩玉總帥縱匪 |
| 第五十七回 | 建功勳大破長蛇陣 | 傳書法勅鑄詒晉齋 |
| 第五十八回 | 緞庫犯嫌斡旋無法 | 靴笊走水疼痛難熬 |

第五十九回

滿胸錦繡盡是佳聯

信口葫蘆都成雅謔

第六十回

慕風景吳總督忠諫

恣殺戮額公爺乏嗣

第六十一回

僞獻降書機關立破

冒膺上賞廉恥全喪

第六十二回

李軍門當面辱疆臣

朱藩司貪心扣兵餉

第六十三回

慷慨陳辭夫人就道

倉皇出戰提帥被圍

第六十四回

放聲一哭感動叛兵

誠意十分往迎眷屬

第六十五回

因功獲罪處置乖方

食祿報恩激昂義憤

第六十六回

勇軍門戰歿黑水洋

悍盜首敗逃安南海

第六十七回

內外同心軍威整飭

寅僚協力海盜肅清

第六十八回

查災賑却遇強項令

託異夢不忘舊情妻

第六十九回

雪沈寃愍忠詩勒石

改歷閏天理教造謠

第七十回

行賄賂密察宮庭隱

造刀鎗頓成心腹憂

- | | | |
|-------|----------|----------|
| 第七十一回 | 巧語花言匪徒中計 | 攻城劫獄逆黨戕官 |
| 第七十二回 | 巡檢署一炬成焦土 | 煤炭夫孤身禦強寇 |
| 第七十三回 | 發烏鎗皇子斃匪徒 | 殲烏合親王加爵賞 |
| 第七十四回 | 黃村辦案教首就擒 | 白澗回鑾逆囚正法 |
| 第七十五回 | 將軍多髯赫赫威名 | 匪首繼脛踽踽步履 |
| 第七十六回 | 楊遇春覲見沐殊恩 | 阮芸臺履新查逆案 |
| 第七十七回 | 內亂初平嚴禁傳教 | 外交陡起痛責興兵 |
| 第七十八回 | 結約通商心傾上國 | 背儀蔑禮怒勅外夷 |
| 第七十九回 | 革除械鬥德戴青天 | 勒逼供招寃成黑獄 |
| 第八十回 | 金殿傳臚鰲頭下第 | 熱河巡幸龍馭上賓 |

嘉慶演義 目慶





清 仁 宗 嘉 慶 帝



和 珅



綠 天 第 一 妃



春 遇 楊



庚 長 李



雲 倩 呂



德 程

清代十帝
全史之五
嘉慶演義 卷一

第一回 元旦良辰上皇禪位 九重盛宴相國忘形

前集乾隆演義叙到乾隆六十年那天，乾隆帝因爲踐阼之初，曾經焚香禱天，道是：「偷能在位六十年，卽當傳位皇太子，不敢上同皇祖康熙帝紀元六十一之數。」又因那年聖壽正是八十五歲，春秋已高，大有倦勤之意，所以下旨召集王公大臣入見，宣示恩命，冊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顥爲皇太子，詔以明年丙辰爲嗣皇帝嘉慶元年，卽於元旦舉行授受大典。這種情形，前集書中均已表過，現在繼續演述，就說：殘冬向盡，新春方來。這日天朗氣清，風和日暖，乾隆帝率同嘉親王往奉先殿堂中行禮，又遣官祭過太廟，然後御太和殿。乾隆帝陞了御座，將傳國寶璽，親手交授，嘉親王跪在御座之前，敬謹領受，謝過聖恩，站起身來，侍立在御座旁邊。乾隆帝下詔道：「漢唐以來，古稀之天子凡六，至八旬者僅三人，而三帝中惟元世祖方足稱

賢，餘則朕之所鄙，况元世祖亦未能五世同堂如朕者。朕踐阼之初，曾以周甲歸政告天，自密建以來，迄茲二十二年，灼見嗣皇帝仁孝端醇，克肩重器，爰於本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親授寶璽，傳位於嗣皇帝。凡我臣庶，其各恪供厥職，輔弼嗣皇帝，期臻郅治。朕雖歸政，亦克享昇平之樂，朕有厚望焉。特此傳諭知之！」另又下了一道諭旨，道是：「歸政後萬歲！太上皇受賀禮成，就駕返後宮。嘉慶帝也就即位受賀，傳旨將太上皇傳位詔書，頒行天下，百官各有陞賞。禮畢退朝，回到後宮，又隨同太上皇至壽皇殿行禮，



應稱太上皇帝，所有一切歸政後應行儀節，着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條儀奏聞！」這時王公大臣，統在殿前丹墀下面，跪拜恭賀，聽得諭旨下來，齊聲歡呼道：「太上皇帝萬萬歲！嗣皇帝

又在乾清宮賜皇太子親藩等宴。須臾，嘉慶帝又陞太和殿，奉太上皇命，册立嫡妃喜塔臘氏爲皇后，側妃鈕祜祿氏爲貴妃；另又封了幾個妃嬪，又將皇后貴妃的父母兄弟，統加爵賞。是日晚响，太上皇御甯壽宮皇極殿，傳旨舉行千叟宴；凡親王大臣，滿漢官員，蒙古貝勒，貝子，公，額附，台吉，及回部朝鮮安南暹羅琉球廓爾喀等貢使，年屆六十以上與宴。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又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宮監們舞旋之時，另有數十名年輕俊秀的王公大臣，在旁督察，臨終時候，又各混



旋則三百人排成一『

在宮監隊中，一齊做出種種姿勢，賜宴的耆老們瞧着，個個讚羨不置。正在此時，忽聽笑聲起於御座旁邊，有人搭訕着說：『今兒真個像孫武子教演女兒兵了！』耆老們聽着，未免猛喫一驚，以爲此人大胆，敢在御駕前面，說出這般市井謔語，少不得諭旨下來，定須按律問罪，因此就替此人捏着一把臭汗。大眾不期然而然的向御座那邊遠遠地偷覷，只見太上皇却並不作惱，將着嘴邊鬚鬚，點頭微笑，侍坐在太上皇身旁的嘉慶帝，却沉下了臉蛋，默然無語。大眾暗暗納罕，忙向那嬉笑說話的人細瞧，有幾個認得他的，就恍然大悟。看官們，你道此人是誰？此人乃是太上皇最親信的嬖臣，姓鈕祜祿氏，名喚和珅，表字致齋，滿洲正紅旗籍，得寵後奉旨抬入正黃旗，他是官學生出身，因爲高祖得過功蹟，有輕車都尉世職，於乾隆三十四年承襲，越六年補入乾清門侍衛，遂蒙恩眷，擢充御前侍衛，歷任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戶部右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協辦大學士等職，現在官居文華殿大學士，管理吏部戶部事務，兼任軍機大臣，並封三等忠襄伯，他的兒子豐紳殷德，尙固倫和孝公。

主招爲固倫額附，亦賜貝子品級。因此他既躋宰輔，復兼國戚，權勢之隆，一時莫匹；就是他的家奴劉全，恃主招搖，朝野也爲之側目。計自他受知於太上皇，至今不過二十年光景，却已政權獨攬，炙手可熱，倘非與太上皇有特殊的關係，怎能到此地步呢。要知和珅與太上皇有何特殊關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養心殿君臣戀舊愛

毓慶宮帝后定良謀

却說和珅與太上皇的關係，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秘密擊緣。前集乾隆演義書中，早已表過，不必再叙。和珅有此特殊關係，所以能夠長膺寵眷，位極人臣。現在太上皇因爲內禪禮成，在皇極殿舉行千叟宴，特命和珅侍立御座旁邊，這也是特加青睞的恩典。那和珅瞧了舞燈，却說出不倫不類的話。在和珅平日天顏咫尺，無所不談，原沒十分希罕；太上皇也素來耳聞慣的，亦不覺如何刺耳；嘉慶帝雖不樂聞，當着太上皇面前，當然不便發作。只有許多耆老們，少見多怪，個個駭愕起來，待和珅清了和珅面貌，纔明白嬉笑不罪的緣故；原來和相公的聲勢，誰人不知，那個不曉，雖

有幾個知其名而不識其貌的，但是擬測起來，也就相去不遠了。當日款宴耆老，直至戌牌時分，始各謝恩而散。次日，太上皇在養心殿，單召和珅入見，屏退侍從，低聲諭道：『昨宵皇極殿宴

時，你一時興至，無意間說出遊戲的話，嗣皇帝雖沒說出什麼，但是臉上很有不樂意的模樣。致齋，你須知道：朕和你乃有宿緣，你是朕的股肱，決非他臣可比，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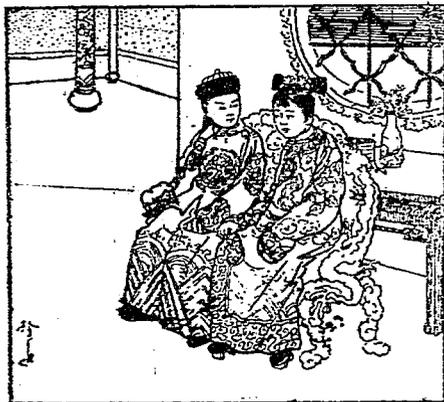


所能及，你有所求，朕總可使你稱心如意的，但是朕今老了，况已內禪，雖嗣皇帝素性孝慈，當能體朕之志，把你另眼看待，不過情勢既移，總不免有些兒芥蒂哩。致齋，你須見機，毋負朕意！

和珅聽了，心中大為感動，忙的跪伏太上皇膝前，抱着太上皇的脚，叩頭奏道：『奴才荷太上皇不棄下愚陋質，特加垂青，受恩深重，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嗣皇帝

素性孝慈，奴才也並沒什麼過失，想來當不致有何意外。不過既蒙太上皇諄諄訓示，奴才以後隨處留意便是。」說畢，謝恩出宮，回到私邸，想起太上皇剛纔所說的話，也覺得嘉慶帝英明幹練，不可不深自留意。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就上疏薦舉自己家裏的西席吳省蘭，給嘉慶帝謄寫詩稿，實則是監視嘉慶帝的行動，可以探聽嘉慶帝對己的感情如何。主意想準，立刻疏奏上去。嘉慶帝得疏，明知這是和坤做的圈套，所謂項莊舞劍，別有用意，便將計就計，下旨允從。那天，嘉慶帝在毓慶宮，與皇后閒話，偶見左右無人，就說起和坤姦惡情形。皇后道：「此人不除，日後必成大患，莫說獨攬朝政，權傾天下，就是上皇方面一言的一動，他也早得訊息，所以父子之親，反不若倖臣之寵哩。」嘉慶帝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所以去年上皇尙未宣示冊立朕爲皇太子時，他却先遞如意，暗示內禪預兆，可見他在上皇面前，反較朕爲親切。萬一他飛短流長，離間咱們父子的感情，那麼，朕的地位，可就有些兒危險了。」皇后道：「這也不可不防！但此巨奸，既得上皇面子，不便卽除，現在只可

勉爲敷衍，留待上皇千秋萬歲後，設法剪除爲是。倘陛下恐他在上皇前進纔離開，這一端，賤妾却有一計在此，大可以此抵敵。慶嘉帝忙道：『卿家有何妙計？』皇后就附耳低語了半晌。嘉慶帝喜道：『難得卿家有此妙計，何患這個巨奸！但是未敢樂意，只怕卿家所說的那人，與朕向無瓜葛，未必肯效勞到底哩。』皇后笑道：『陛下得此皇位，可知道來知卿家苦心；朕有此賢內助，真所謂福慧雙修了。』說畢，連着打拱。皇后瞧這模樣，也抿着嘴兒低笑，好久纔住笑說道：『陛下！你瞧那人，可有能力維護陛下的嗎？』



源嗎？倘非賤妾平日結歡那人，陛下雖已書名金緘，早定儲貳，但恐上皇也未必就能內禪，也許奸相設法破壞，這好事可就難以成功了。』

嘉慶帝道：『一向沒聽卿家說過，朕到今日，方

嘉慶帝笑道：「但得那人幫忙，莫說一個和坤，就是十個百個和坤，莫說和坤只生得一張嘴，就是生了十張百張嘴，也不足損朕分毫哩！」兩人就你看我，我瞧着你，呆怔了一會，覺得此計有理，纔各點頭微笑。皇后站起身來，向嘉慶帝丟了一個眼色，就匆匆的去了。要知他們倆這席話，究竟什麼一回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綠天深處差可藏嬌

白日盟心結成同志

却說圓明園在京城西郊，其中亭台樓閣，饒有花木之勝，比較宮禁西鄰的西苑，似乎更勝一籌；這園始成於康熙末葉，雍正時又加修葺，大備於乾隆初年。向例，御駕在宮中住得膩煩，就移居園中；所以六部九卿以及軍機處翰林院等衙門，在園中各有辦事地點，一切都與在宮時無異。嘉慶帝即位以後，因為太上皇喜歡清閒，便傳旨鑾輿等主管衙門，兩宮於即日起，移至圓明園居住。那圓明園中南隅，有一個所在，翠篁成叢，蒼苔滿階，並排五間精舍，湘妃竹的窗簾，慈孝竹的戶牖，就是那瓦檐梁柱，也無一不是削竹而成的；這好比黃岡的竹樓，又好像大觀園中的瀟湘

館；然而皇家風月，豈同凡間，這刻劃精微，建築靈巧，萬非黃岡竹樓與瀟湘館所能及到的哩。這所在是乾隆年間造的，可算得園中惟一名勝；太上皇於他造成之時，

就題了一個名兒，喚作

綠天深處。內中有個絕

代佳人，生得一副花貌

玉容，錦心俠腸；此人乃

太上皇的寵妃，名喚瑤

姝，因他住在綠天深處，

就賜號爲綠天第一妃。

這瑤姝系出明臣之後，

乃明遺民呂晚村幼孫呂懿統的女兒，呂晚村於雍正年間，爲了文字觸犯滿清忌

諱，竟受剖棺戮屍的慘刑，家屬人等，殺頭的殺頭，遣戍的遣戍，只剩倩雲的姑母四



原名淑琳，初爲揚州鹽

商汪渠的愛妾；只因仗

義爲呂倩雲報仇，所以

於乾隆四十九年，趁太

上皇六次南巡的時候，

化名瑤姝，在淮安地方，

混入聲妓隊中，得邀聖

眷，携歸京師。這呂倩雲

娘，隻身逃遁；倩雲的父親懿統，也在遣戍之列，經四娘搭救，方得遠颺，後來在微山湖中，娶了趙天雄的女兒，就生倩雲一塊血肉。四娘懿統姊弟倆，既念國變，復遭家難，遂一心與滿清爲仇，所以雍正帝的性命，既傷在呂四娘手中，太上皇五次南巡，至山東管莊，又險遭呂懿統的暗算。這呂懿統那年謀刺未成，探得揚州鹽商汪渠，家富好客，就帶着女兒倩雲，前往避跡；不料所交非人，汪渠賣友求榮，暗中遣人告發，可憐呂懿統就按大逆例，凌遲處死，汪渠因此獲賞花翎。隔不多時，汪渠却給呂倩雲刺死，總算出了呂懿統的一口冤氣。這呂倩雲刺死汪渠之後，就不知去向了。這瑤妹於呂倩雲投附他家時，兩人本很友愛，又時聞倩雲說起滿主殘暴的情形，也不覺有了種族思想，所以汪渠死後，他就拚此俠骨，做番大事的意思。以上種種情事，前集雍正演義，乾隆演義兩集書中，本已交代過詳細，現爲提醒眉目起見，特再補叙一番。且說瑤妹自從入宮以來，寵冠六宮，壓倒羣芳，太上皇惑他才貌，言聽計從，愛逾拱璧，宮中妃嬪及皇子福晉，莫不齊來仰他鼻息；因此當時宮中，有四

句俚諺道：『外事須問和相公，內事須聽瑤娘娘，有人冒犯他二位，不是身誅定遭殃。』在沒曾內禪以前，嘉慶皇后，確曾竭力拉攏瑤妹，以固權力；這瑤妹本是有所求而來，落得乘此機會，使他們都歸掌握，自己可以於中取利，當然在太上皇前，故意給嘉慶帝吹噓，這是前話不表。現在皇后因為嘉慶帝將有受制於和珅的危險，特自來到綠天深處，膺的態度，說道：『什麼和珅，簡直是漢哀帝的董賢罷了，寄語皇上，欲求長治久安，非除此人不可！』皇后道：『皇上亦久有此意，恐傷太上皇之心，故不即時下手的。』



向瑤妹陳說；瑤妹聽着，默忖自己在太上皇前，可算得一個頂紅角兒，但是勢均力敵，却有嬖臣和珅一人，倘然和珅與自己作對起來，未免也有些不妙的，於是當着皇后，就放出氣忿填

哩。『瑤妹沉思半晌，慨然道：『皇上既有除奸之意，此志誠不可及！』但和坤根抵已深，恐非一時所能猝拔哩。天佑聖清，皇上英明仁武，能洞燭其奸，他日得能毅然剪除，真是社稷之福，太平之望了！我雖人微言輕，敬表同情，共守祕密！』皇后道：『今日既將皇上深意洩露，總望娘娘助以一臂之力，隆恩厚德，所不敢忘！』瑤妹笑道：『但請放心！我願設誓受盟，倘誤大事，甘受其罪！』皇后站起身來，請安道謝。兩人就焚香同跪，嚙臂爲盟，以輔助皇上，同鋤姦惡爲約；從此以後，嘉慶帝有所謀劃，無一不與瑤妹商榷的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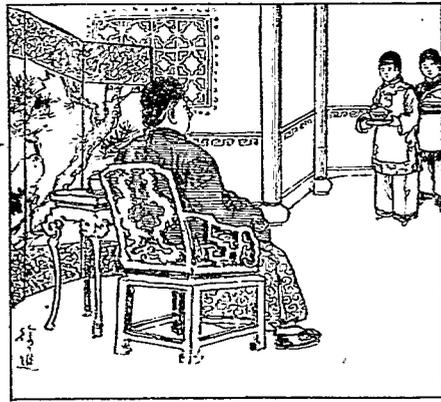
赫奕權門明珠無價

羈棲逆旅客何來

却說嘉慶帝密謀和坤，與太上皇寵妃瑤妹，打通一氣，表面上却一些不露聲色，偶然興至，舞弄筆墨，吟咏中亦毫不露圭角；遇有臣僚們疏奏太上皇的時候，就和坤代言，吳省蘭故意諫道：『和相公究屬人臣，陛下未免過於尊崇了。』嘉慶帝明知這是試探話意，也故意的答道：『朕方倚和相公理四海事，你們豈可輕視了他！』

「這話傳入和珅耳中，益發得意起來，賣官鬻爵，貪贓法枉，當然更無忌憚；就是宮中的古器珍玩，任意私取，也不怕什麼。他的宅第，本是太上皇賜他的，他更打發親信太監，到寧壽宮看了式樣，又向各省督撫，勒索楠木屋料，蓋造了一所多寶閣；他宅旁花園的點綴，又處處摹仿圓明園中蓬島瑤臺等許多名勝。他雖位極人臣，養尊處優，但出身寒微，生性異常吝嗇，所受賄賂銀兩，除了購置產業及開設店舖以外，就在宅中隙地，把銀子堆成銀山，外鋪泥砂，再把太湖石疊作假山，真足與古時的銅山金穴，後先媲美哩。不過他自奉却是奢侈得很，每日早起，屑珠爲粉，和入燕窩銀耳羹中，作爲晨餐，凡已舊或已穿過孔的，概屏不服；自謂服此珠粉後，心竅靈明，過目即記，一日之內，雖諸務紛沓，胸中却能了然不忘，都是珠粉之功哩。因此京師珠價，頓時大昂，重者一粒價及二十萬金，輕者或一萬，至少亦須八千；四方珠寶，齊集都下，競獻大珠，冀博厚利，內以吳縣的石遠梅，最爲和珅信任。他藏珠之法，搓赤金箔爲丸，裹以絲綿，裹以錦囊，貯以精美小匣，獻給和珅，立善價；於是海上採

珠的人日涉風濤，得了美珠，必投石遠梅，所以石遠梅牟利獨厚。那和坤自奉奢侈，生平尤好女色，派遣私人，至蘇杭等處，重金購置美妓，又搜羅小家碧玉，以充下陳。因此他姬妾滿前，南粉北黛，不計其數；各姬妾的親戚故舊，大都身列要津，富貴立致。也有幾個希羨功名的人，心想阿附權門，便物色美姬，或竟盛飾己女，呈獻進去，以作進身之階，亦莫



不朝入侯府，夕登仕版。單表和相府中，有個吳美人，名喚卿憐，乃江南蘇州府人氏，初爲彭尚書家婢。彭尚書視學浙江，巡撫王直望一見傾心，彭遂將卿憐贈他作妾。後來王巡撫因贓案

伏法，卿憐爲幕府蔣賜棨所得，原備銀奩，獻給和坤，前集乾隆演義書中，也已表過。現在且說吳卿憐明慧婉麗，雅擅詩詞，兼工絲竹，色藝冠絕一時，自入相府，雖粉黛

成行，無以自顯，然鶴立雞羣，瑕瑜立現，所以和珅寵之專房，迥非他姬可比。駒光過隙，轉瞬十有餘年，卿憐芳齒日長，早過花信年紀，雖皎姿無遜於前，終屬秋娘風華，所謂夕陽無限好，惜已

近黃昏，這和珅寵愛他

的心理，不免有一些兒

移給他人了。恰巧那時

相府總管劉全，獻進一

個美姬，名喚雪梅，乃浙

江蕭山縣人氏，豆蔻梢

頭，正當妙齡，更兼生得

比九秋黃菊，未嘗不可笑傲東籬，倘與三春碧桃，並植一處，那就不能弄姿鬥艷了。

和珅本是花月場中的班首，溫柔鄉裏的老將，現在得了雪梅，真是如魚得水，如嬰



行思進

一副團粉作肌，琢玉作

骨的面龐，外加一副嬌

柳怯風，新荷漾波得的

身材，可算得天上少有，

人間難覓；吳卿憐減輕

十歲年紀，到可與他並

稱一時瑜亮，可惜年華

老大，已是望塵莫及，好

得乳，說不盡有多少得意哩。那年正值大比之年，各省鄉舉，公車北上，擬入春闈會試。蕭山會館中，住着一個士子，姓湯，雙名金釗二字，乃浙江的解元，試期前三天，正在館中憩息，忽然來了個不速之客，大紅名柬，印着『劉全』兩字，館役持柬入稟，高呼『劉大人拜訪！』湯金釗默忖劉全雖是相府總管，却是和珅部下的紅員，現在降尊辱臨，不免受寵若驚，深自納罕起來。正在思忖，劉全却已進來，公服紅頂，儼然一品大員，金釗無奈只得勉爲應酬。坐談片晌，劉全問道：『閣下的解元，可知由何而來？』金釗肅然對道：『出自皇上聖恩，大宗師的法眼！』要知劉全說些什麼，下回自有分解。

第五回 報德酬恩青衿發迹 思前顧後紅紛多情

却說劉全聽了湯金釗的話，撚髭微哂道：『非也！閣下的發迹，一因尊翁樂善之報，二因和相愛才之力，上次鄉闈，和相公會把閣下名姓，預示浙江典試，故得領解，否則閣下雖才高志大，恐怕青衿到老，未必就能紫綬上身哩。』金釗聽着，益發不懂。

以爲自己與和相公向無瓜葛，那和相公豈真求賢若渴，不使草野遺才嗎？掉念一想，料得劉全這話，不過是和坤借此示恩，別有作用罷了；遂含糊答道：『敬求大人，轉稟相公，我湯金釗感恩不盡了！』劉全微笑聽着，從懷中取出一疊字紙，很鄭重的交給金釗道：『這些都是場中關節，閣下好自爲之，行見博取狀頭，易如拾芥哩！』金釗又驚又喜，一時說不出話來，眼瞪瞪的只是發呆；劉全瞧他一團戩氣，也就告辭走了。金釗待劉全走後，想起方纔情景，如墜五里霧中，心頭思潮湧起，覺得和坤如此垂青，自己可就交着好運了；忽又想起自己累代書香，豈可阿附權門，冀博倖名，況且功名有定數，非分倖得，必遭巨殃，而冰山雖高，終有頽倒之日，一旦發生意外，豈不玉石俱焚；因此越想越怕，把一片熱中利祿的心，拋入汪洋大海，便想東裝回南，避此煩囂。這日傍晚，正在整理行李，想待翌晨首途，却見館役引着兩名僕，進來就打着扞道：『家爺請湯老爺前去說話！』金釗楞道：『二位管家，從那兒來的？』兩僕道：『小的們是和相府當差的，家爺有話須與湯老爺面談，請立刻就

去罷！』金釧見來得奇突，回道：『鄙人與和大人向昧平生，何勞二位來請，拜煩婉覆和大人，就說鄙人山野匹夫，從未見過達官貴人，他日得有寸進，再圖報稱，就是！』兩僕道：『家爺的命令，好比皇上的諭旨，小的們不敢違誤，請湯老爺見原！』金釧無奈，只得整肅衣冠，隨同兩僕外出，却見會館大門口，早停着一輛驟車，兩僕侍候金釧上車，纔揚鞭蹲下身軀，打了個扞，金釧因他頂戴在身，就忙的還禮，却聽方纔同來的兩僕道：『這位是劉總管的親戚王老公，乃咱們相府裏侍候來客的管家，湯老爺不必多禮！』



疾馳而去。繞過六街三巷，直到了和相府，纔勒住了車，兩僕又侍候金釧下車，跨進大門，早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兒，帶着明藍頂兒，穿着冠服朝靴，迎着笑道：『湯老爺來了嗎？』霍的就

「金釧聽了，不禁啞然失笑，深怪自己冒失。就由王管家引路，經過許多院落，畫棟雕樑，實是應接不暇；並且鮮衣俊僕，往來如織，也有幾個戴藍頂兒的，戴水晶頂白石頂兒的，多得不可數計，金釧默忖和坤的勢力真不小，莫怪劉全戴起紅頂兒了。正在思忖，却已跨進一所精舍之內，向陽三楹，佈置得十分精雅；王管家招呼金釧坐下，就退了出去。」



又隔了半晌，只聽得王管家隔窗高呼道：「七夫人來了！」說是遲，那是快，果然環珮聲自遠而近，香風拂處，一個嬌滴滴的妙齡美姬，輕移蓮步，花枝招展似的跨了

金釧獨坐無聊，把室內陳設，逐一細瞧，大都所未經，只見眼花瞭亂而已。這是院子中間，時有僕役人等，互相傳語，道是七夫人快要出來，却不言相公出見；金釧留意聽得，不免好生疑訝。

進來；三四個俊秀雛婢，把大紅氍毹，舖在地上，這美姬憑着婢肩，倒身四拜，口稱恩哥。湯金釧初見美姬入室，慌得不敢擡頭仰視，現見這般模樣，更慌得手足無措，舌頭打着結道：『卑人乃蕭山士子，入京會試，蒙和相公謬探虛聲，邀來相見，所以卑人在此恭候，姑娘莫非錯認了人，還請三思！』美姬嫣然笑道：『我亦蕭山人氏，恩哥已忘了西郊酒家女嗎？偷非尊大人捐金葬父，賤妾何能有今日；此恩此德，感同刺骨。本擬遣人南下，邀請義父來此，稍酬舊日之恩，只因長途跋涉，老年人多有不便，未敢貿然相邀；但賤妾寸心，固無時不以義父爲念哩。賤妾前向相公說起恩哥父子樂善好施的情形，相公也大爲嘆服，故命浙江典試，留心恩哥文卷，固然一舉成名，來京會試，少不得狀元及第，衣錦榮歸了。難得今晚在此相見，真足慰我渴思；且待春試報罷，屈住此間，相公亦欲常相借重哩。』要知道這美姬究是何人，與湯金釧有什麼關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老書生克存仁慈念 賣酒女竟入富貴叢

却說這美姬就是和坤寵姬雪梅，凡和相府中得邀寵幸的姬妾，所住的房屋，都有一座精宏的院落，這雪梅住的是第七院，所以僕役人等，統稱之爲七夫人。只因那年湯金釗的父親，設館鄉隅，金釗隨父外讀，每出游或返家，路經西郊，必過一酒家；金釗的父親，原很喜歡喝酒的，所以經過這裏，就進內沽飲。這酒家的店主，乃是個瘦骨支離的老兒，膝前祇有一個年纔及笄的幼女，幫助他端酒送菜，此外更無他人；湯氏父子時常作成他賣買，蕭山縣城又小，說起彼此又都相熟，日子久了，到也覺得很是清熱。有一天，是急景凋年，正當散館放學之期，金釗隨父回家，又往酒家沽飲；只見柴扉半掩，哭聲內出，進內一瞧，方知賣酒的老兒死了，家貧無以爲殮，屍體橫陳，狀實可憐，他女兒在旁，不住的號咷，兩只眼珠，直哭得胡桃似的。金釗的父親瞧了，一片惻隱之心，不覺油然而生，就出謂衆鄰道：『這賣酒老兒，生前也是個忠厚長者，現在不幸身後蕭條，貧無爲殮，我殊不忍坐視其喪，今願捐出本年脩金之半，聊盡寸心，兼報平日一番情誼；衆位高鄰，倘有與他相契的，也請隨心捐助若

干，這是一樁好事，衆位諒有同情！許多鄰舍人們，見金釗的父親熱誠好義，也就感動了血性，大破慳囊，爭着出貲，不消片刻，殮費葬費，都已夠了，尙有數餘，足爲這女兒養贍之費。金釗的父親，就請一個年老的鄰舍，經理喪葬之事，並囑將這女兒，擇配遺嫁，安排妥當。湯氏父子倆，就進城回家去了。明年，金釗的父親，就館他邑，金釗也已入泮，補了博府中。這雪梅既是天生麗質，又兼善加粧飾，相府中要什麼便有什麼，因此美上加美，更覺出人頭地哩。雪梅一旦暴貴，却能不忘貧賤，在和珅面前，說起那年父死情



形言語之間，給湯金釗竭力吹噓；和珅明知他是欲圖報恩，不忍過拂其意，當然將湯金釗特別看待；所以湯金釗既得中了解元，會試時又能得着關節，並且得入相府，與雪梅晤面。請想和相公多麼聲勢，區區個湯金釗，竟蒙如此優待，這內幕中，固然都是雪梅吹噓之力；但是金釗的父親，當初捐金的時候，不過一時熱誠，原不希望如何報答，現在金釗竟因此發跡，真是始願所不及，此所謂無心種因，偶然得果哩。前事叙明，且說這天傍晚，金釗初見雪梅，一則好久沒見，二則貴賤懸殊，三則心慌不敢細認，所以疑懼交并；後聽雪梅說起前事，方纔明白，却想不到當初一個黃毛丫頭，雖則面貌生得好些，究屬不是月裏嫦娥，竟會暴貴到如此地步，就不免待他慶幸。但是轉念一想，覺得盛極必衰，事理之常，古今多少權臣，能有幾個善終，這和相公權位雖隆，恐怕未必能夠長保富貴；好端端一個清白女兒，深入侯門，享福也有限，只恐樹倒猢猻散，結果就不堪設想了。湯金釗書馱子脾氣，想到這裏，不禁又代他暗暗叫屈。雪梅見他沉思不語，煞是好笑，乃道：「賤妾早向相公說過，恩

哥不是外人，以後聚首之日正多，可請隨意談話，不必拘禮。」金釗正在想得出神，聽了此言，如夢初覺，纔上前施禮道：「故里一別，不圖夫人長成如許，尊翁之目可瞑，家父之心，也可以慰了。不過當初之事，家父勉盡棉力，有何恩德可言；卑人素性淡泊，厭棄紛華，此次入京會試，初無是志，只因父命不可違，勉作上林探花客，然金印紫綬，所不敢望，夫爲恩哥謀一出處，前程遠大，幸自珍重！」要知湯金釗聽了，作何答話，下回再行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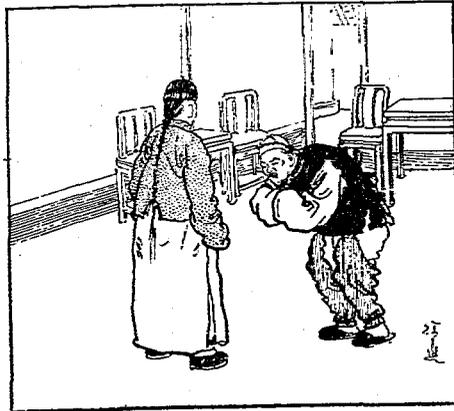


第七回 聽規勸佳人情脈脈 談威權館役語滔滔

却說雪梅此言，乃見湯金釧有一些兒書馱子氣，恐他不知和坤權勢，錯過了機會，所以殷勤示意。那湯金釧雖有馱氣，究竟不是傻子，也早明雪梅話意，就道：「夫人厚意，敬銘心版，不過卑人有一言奉稟，不知說得的嗎？」雪梅道：「有何見教？敬當洗耳恭聽！」金釧向侍婢使了一個眼色，雪梅會意，微笑道：「這些都是我的使女，不是外人，恩哥但說無妨！」金釧遂低語道：「夫人出身寒賤，一旦得侍貴人，富貴已達極點，然君子安不忘危，世態無常，還請見幾！」雪梅原是千伶百俐的人，聽了此言，也覺得話中大有深意，就道：「恩哥此言，足見推愛備至，賤妾也就心照不宣了。」金釧見談已多時，就起身告辭，雪梅送出階沿，說道：「春試報罷，還請駕臨相叙，今日不敢屈留，恕我不送了！」金釧含糊答應，出了相府，原來的兩僕，正在套車，金釧出來，就道：「湯老爺可是回去嗎？」金釧搖首道：「我尚有一些小事，不勞二位相送了！」兩僕纔「喳」「喳」的允了幾聲。金釧慢慢的踱了好久，離相府已遠，

纔雇了街頭一輛騾車，回到會館，正是二更時份，館中住的人們，都已熟睡，却見一個年老的館役進來，恭恭敬敬的打着扞，說道：『恭喜大人！』金釗瞧他來的奇突，納罕道：『喜從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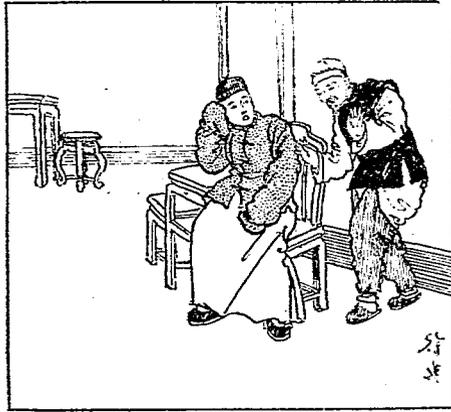
館役堆上滿面笑容，又打着一個扞，說道：『蒙大人老爺們照顧，小兒在此看守會館多年，貴縣蕭山，好久沒有一品當朝的大人，現在大人進了京城，劉大人先



鄙勢利，今日一見，果然不謬，因道：『狀元豈是輕易能得的！難道我進了一次和相府，這狀元就穩落我的手中嗎？』館役低着聲兒道：『哼！提起了和相公，莫說一個

來拜訪，和相公又派人來請，大人的前程，少不得狀元及第，指日高陞了；小老兒總求大人格外施恩，賞個事兒幹幹哩！』金釗聽着，煞是可笑，心想：常聽人言，京城裏的長隨門丁，最是卑

狀元，就是宰相的進退，權也在他手中；當今皇上，雖已即位，究有太上皇在上，不能十分專擅，和相公是太上皇那邊的人，老實說，和相公的話，比皇上的諭旨還靈；恭喜大人，指日高陞，小兒也可靠福混個差使了！說畢，又連着打了個扞。金釧見他模樣可笑，不禁失笑道：「你這種話，簡直是單相思！我與和相公素昧平生，那得妄冀非分；即使和相公聽了大疑，問道：『你所說的兩個狀元，是怎樣個先例？』館役咳了一聲，潤了潤嗓子，滔滔不絕的說：『這不是今年的事，是前幾年的事，只因那年西河沿魁元



公與我十分相契，也未必就能狀元到手啊！」館役道：「大人莫謙！和相公如此殷勤相邀，定是十分相契的；至於狀元一層，莫說大人只須一個，就是要起兩個來，也有先例可援哩！」金

店中住着個劉老兒，乃江蘇泰州人氏，本是鄉莊有名富翁，所生二子，都是孔武有力，劉老兒不教兒子讀書，專命兒子習武，不久就都中了武舉人，那年劉老兒同了二子來京會試，有一天晚晌，他們父子三人，在大柵欄一家大飯舖中用膳，遇見和相府的總管劉全劉大人，可就交着好運了。這劉大人喜歡閒逛，閒着無事，就便衣小帽，在前門大街一帶，隨意頑耍，他早年生過鬚鬍，腦袋頂上，光禿無髮，劉老兒不知怎生探得劉大人是個禿子，當日瞧見，就前往施禮，把劉大人吃喝的酒菜，賬也都會過了鈔哩。劉大人初很疑訝，因見劉老兒和靄非常，到也很夠朋友，就紆尊降貴，和他暢叙起來；劉老兒滿口恭維，把個劉大人恭維得心悅意怡，酒後忘形，一時高興，將劉老兒父子三人，搬往他公館中去了，並和劉老兒拜了把子，認爲同宗，通起譜來。到明兒，劉大人進相府當差，和相公問他昨宵在那兒頑耍，劉大人就說：「來了個族兄，帶同兩個兒子，進京應武會試，代爲安排一切，所以忙碌了一宵。」那和相公聽得劉大人有兩姪應試，有心栽培他們，就命劉大人引着來見，溫語獎慰，

禮貌很隆；劉大人乘機代他們求情，和相公自然允從。劉大人回到公館，就向劉老兒道：「恭喜老封君，二位令郎，今科都中武進士，那自不必說，看來竟有武狀元的希望哩！」劉老兒聽了，當然喜極欲狂；誰知他的兒子劉大劉二聽了，反躊躇起來。『要知因何躊躇，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回故鄉湯解元見機 忘母訓劉總管恃寵

却說館役說得出神，又咳了一聲嗽，纔接着說：『那劉大劉二倆，聽得有武狀元希望，因爲一科只有一個狀元，就兄不讓弟，弟不服兄起來；劉老兒一因也有些貪心不足，二因沒法使兩個兒子，各自滿意；就再向劉大人懇求設法。好個劉大人，不慌不忙，拍着胸窩道：「有我劉禿子在這裏，他們弟兄倆，包管都中武狀元就是！」劉大人胸有妙算，當着和相公面前，故意做出十分愁悶模樣；和相公瞧他神色有異，問他究竟，偏不直說，待問得緊急，隨把劉大劉二爭中武狀元的情形，說了出來，却又故意笑道：「一科查得兩狀元，鄉愚妄想，真可絕倒的哩！」和相公沉思半晌，忽

然躍起道：「這也何難！教他們會試發榜後，劉二先自回南，待下科再補殿試不遲。這一來，他們弟兄倆，可就都能夠中了武狀元哩！」後來會試揭曉，劉大劉二，果皆中式，劉二請假先回，到殿試之日，劉大人把和相公所騎的黃膘馬，借給劉大騎入場中，主試及監試大臣們，認得馬的來歷，就仰體和相公的意思，彼此心照不宣，劉大也就狀元及第。到酸溜溜的掉文，館役聽着不懂，兩眼直注的瞧了半晌，纔又說道：「恭喜大人和相公殷相勤邀，當然更非劉大可比了。」金釧也不作聲，大有我倦欲眠之意，館役會



下科殿試，劉二却不幸短命死了，否則這狀元又是唾手可得哩。」湯金釧聽他說了一大篇，聽得呆了，不覺長嘆道：「名器之濫，竟一至於斯乎？嬖臣弄權，天下將從此大亂矣。」金釧

意退出。一宿無話，次日早起，金釧雇就一輛三套騾車，把行李收拾，悄悄的回南而去。館役想不到金釧竟肯放棄功名，錯過絕妙機會，却以爲金釧是個有瘋病的傻子哩。湯金釧回南之後，直到和珅敗了，纔又入京會試，得中進士，爲嘉慶道光兩朝名臣，此是後話不表。且說這劉全幼時，家况很是貧困，十二三歲時候，曾以執鞭趕車爲生，冬月著單衫，行於大雪之中，瑟瑟有聲。後來隨人入京，仍理趕車舊業，和珅爲侍衛時，偶然遇見了他，憐他貧困，就收入家中給役。這劉全既工心計，性又聰慧，辦事更是幹練，所以很受和珅信任。和珅的官銜，一天一天的高陞，他的地位，也一天一天的陞高，和珅發了大財，他也掙了不少家賞；文武官吏，想依靠和珅的，莫不先來結納他。因此他名雖不過相府裏的總管，但也保舉着二品頂戴，居然是個紅頂大員，各省督撫，及京內尙書侍郎，與他拜把子的，也有，螟蛉他的，也有，與他攀兒女親家的，也有。這真是從古以來，家奴中的特色人材了。乾隆年間，御史曹錫寶曾經上疏，將他彈劾，他神通廣大，非但未損分毫，這曹錫寶却先自氣忿而死。前集乾

隆演義書中，已經表過不提。這劉全現在聲勢浩大，把早年情形都忘懷了；他的老母李氏，却很賢惠，因他奢侈成性，未免作福逾分，故特以身作則，每餐必索豆腐下飯。劉全見老母如此節儉，就勸着道：「孩兒今已暴貴，家財也掙了不少，母親正可以樂餘年，何必儉約到這般地步！」李氏道：「前人有言，節食節衣兼節福，這福分是前生注定的，注定初思之而不得，現在你雖暴富，甘旨固不憂缺供，我却追念昔日貧賤，不敢忘懷當初景况哩。」劉全聽了，一時雖覺得感動，但是道德觀念，終究敵不過私慾，日子久



了，依然吾行吾素，將他老母一片金石良言，早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這時滿朝文武大臣，半皆和珅私黨，與劉全通聲起的，也有實不少；只着大學士阿桂資望功勳，卓越羣臣，現以元勳參與機密，頗不以和珅爲然，但因年老多病，未免遇事畏縮。此外再有大學士王杰、劉墉、刑部尚書董誥三人，却也不附權門，清流自命；那天，劉墉作弄劉全，鬧成一個笑話。要知是何笑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遍體污泥豪奴受辱 同僚諷刺權相含羞

却說那天正當端午令節，積雨初晴，泥濘遍地，劉墉從圓明園回家，方進西直門，繞過四牌樓，來到大街，只見前面來着一頂官轎，就問自己與夫，前面來的是誰？京城裏的轎夫車役，有一種特色，凡達官貴人的車轎，他們全都認得，現在劉墉問了他們，就回說：『這是和相府總管劉大人的轎子，大概往北京拜客。』劉墉妙計安排，傳命往轎，從轎中踱出，站在道旁，却見劉全轎子已近，就命與夫將名片高舉，嚷道：『咱們中堂，方纔往大人府中賀節，適逢大人公出，現在這裏相遇，持降輿在此恭

候劉全聽了，心想劉墉向來不與自己來往，現在忽來親近，不免心花怒放，探首向轎外一瞧，果見劉墉在道旁站立，這一喜非同小可，忙的也往轎踱了下來。這劉墉故意作弄他，搶步上前，撲的下跪；劉全突出不意，忙的還跪，不防身旁有一大泥窪，雙膝沒會經意，往前一躺，地上又滑，就跌了一交，跌成狗吃屎的姿勢，非但污穢滿身，拖泥帶水，像隻鬥罪得罪！劉全老羞成怒，却又不敢作惱，氣咻咻的答道：『咱們明兒見罷！』兩人遂各自回家。這劉全上了這次大當，把劉墉恨入刺骨，想請主人設法代他出氣，就



回家梳洗過了，換着衣服，來到和相府，向和珅哭訴此事；和珅皺着眉兒道：『你本是糊塗極了！不想這些東西，都不是咱們的人兒，難道與你真的親近不成？你今兒上了這個大當，也只好把冤氣往肚子中咽下去；須知這劉小子兩代都是宰輔，門生滿天下，勢力可不小啊！你要請我報仇，我只能漸漸兒設法，一時却不能給你出氣的。』劉全聽着，無可如何，只得罷了。翌日早朝，時間尚早，各大臣都在殿側小室中恭候，閒着無事，就低聲談笑。劉墉想起昨日之事，當着和珅面前，故意說道：『近來風尚，窮極奢侈，雖清苦閒曹，莫不衣袿袍褶，爭妍鬥奇，甚至豪宦家奴，亦衣冠輿馬，咄咄逼人；在下自視敝衣惡服，體貌無一相宜，乃能備位政府，不致墮越，豈非微倖嗎？』此言方畢，王杰就接着說：『人爲萬物之靈，自有做人的道理，不是穿得一件好衣服，搭足一種臭架子，就可以算得一個人；假使做人如此容易，豈不成了沐猴而冠嗎？』和珅聽他兩人之言，知是故意挖苦自己的，却又無處挑眼，就踱到王杰身前，攙了他的手，搭訕道：『足下的手，却這樣的柔荑哩。』王杰正色答道：『

賤手雖好，不過不會要錢罷了。」和珅又碰了個頂子，臉上訕訕的有些怒意，正待回話，却聽龍鳳鼓動，景陽鐘鳴，各大臣已紛紛趨殿上朝，和珅也就將話岔開。當日
 上朝議事，諭旨下來，因為貴州湖南兩省苗疆蠢動，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協力迅速進剿。原來自從和珅專權以來，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吸收民財，飽入私囊，更兼乾隆



且說湖南貴州接壤地方，山岳重疊，苗裔聚居，土人呼之為紅苗；在明朝時代，為鎮撫他們起見，曾設永順等處宣慰司，清初，增闢乾州鳳凰兩直隸廳，雍正年間，鄂爾

年間，武功洋溢，增兵添餉，帑藏久絀，不得不橫征暴斂，取之民間；而各省人口，年有增殖，較之康熙兩朝，將及十倍，人口財富，適成相反，於是亡命無賴，挺而失險，天下大亂，遂從此開始了。

泰經略西南，改土歸流，廣西雲貴諸土司，次第平定，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貴獻土，朝廷遂藉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其西又增設松大廳，隸屬貴州省治，於是紅苗屬地，統都受治於流官之下。起初苗民畏隸如官，畏官如神，凡官無大小，苗民均稱之爲皇帝，真的皇帝，則稱爲北京老皇帝，隸役公差，統呼爲官，書吏幕賓，稱爲軍師。官吏隸役，欺他們知識淺薄，就引以爲利，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而數十年來，漢民移住其地的，日漸繁殖，到乾隆末年，永綏城外四周的苗地，盡爲漢族移民所占，於是苗中奸魁，倡言逐客復地，而亂端以起。要知苗亂起後，如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苗匪創亂名將建功 爵賞虛糜庸臣束手

却說紅苗亂起，貴州銅仁府屬的苗民石柳鄧，據了大寨營，首先稱叛；湖南永綏屬的石三保，鎮箠屬的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的吳八月，紛紛起兵響應；先後圍攻廳城，數日之間，攻陷乾州，又分衆攻掠附近各地，於是四川湖南貴州三省邊境，同時

戒嚴。湖南提督劉君輔，馳保鎮筸；卸任湖廣總督福甯，有旨調督兩江，因為亂起，詔令暫勿履新，會同新任畢沅，調集兩湖諸軍，繼赴鎮筸。雲貴總督福康安，率總兵花連布以下，隨帶雲貴精兵，進駐銅仁府；四川總督和琳，亦統率川兵，進駐秀山縣；兩處軍營，聲氣可通。這花連布賦性質直，富有肝膽，並且知書識字，精通戰法，臨陣時，喜穿豹皮戰裙，軍民他的對，手戰不數合，石柳鄧却兵敗逃了。花連布乘勝追趕，把大寨營攻破，燒掉四十多個苗寨，貴州省內，叛苗略定。湖南的叛苗，聽得石柳鄧敗逃，便把乾州作為根



據，猛力圍攻，永綏，劉君輔兵單難敵，飛檄向福康安乞援，遂由花連布率兵二千，星夜馳抵前線，苗兵不防，援兵來得如此神速，驚呼道：「原來是花老虎的神兵到了！」說着，一閃潰散，永綏遂得解圍。叛苗見出師不利，就據險死守，駐在鎮筸的福甯，想通道瀘溪，與福康安和琳兩枝大軍，從捷徑聯成一氣，不料被苗兵窺破計劃，福甯兵方調動，苗兵羣出遮殺，福甯踉蹌折回。劉君輔雖轉戰有功，但兵單餉阻，處處受福甯掣肘，舉動不得自由，所以乾州仍難恢復，湖南叛苗，依然猖獗。息消傳進京城，諭旨下來，說名福康安和琳迅速進剿。這福康安本是太上皇的私生子，看官們瞧過前集乾隆演義，當還記得，這和琳乃時和珅的胞弟，他們兩人，原非將才，有此脚力，故得榮膺簡命，這不過貪人之功，以爲功福哩。單表福康安領旨，命花連布做了先鋒，奮勇要進，連克許多要寨，把石三保、吳半生的根據地，都奪了過來，乘勝渡了沱河，將吳半生生擒斬首。那乾州叛苗，吳八月，見清軍節節勝利，恐部下兵心渙散，就自附爲吳三桂的後裔，稱爲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等，統往投附。吳八月遂從乾

州分兵而西，據了平隆，負隅自固。福康安和琳飛奏到京，詔封福康安爲貝子，和琳爲一等伯，又疊賜從征兵士一月錢糧，又命侍衛額勒登保、德楞泰往大營襄贊軍務。這福康安與和琳，本無大功，却得如此重賞，這有兩種原因：一則戰報到京，和琳兩張戰功，捏敗爲勝；一則朝廷方日盼捷書，欲以高爵厚賞，結歡將士，以收速效；有此兩因，福康安和琳雲南四川大兵數十萬，來管會剿，數省轉輸，非惟費賞巨萬，並且拉夫徵餉，騷擾良民，怨聲載道。這時苗酋吳隴登，受招撫的影響，誘擒吳八月，獻俘乞降，福康安就將



八月斬首，吳隴登給以官職。平隆叛苗，因吳八月已死，公舉八月的兒子廷禮，繼領其衆。廷禮的胞弟廷義，又將吳隴登刺死。苗衆一心，矢志不移，聲勢仍未稍衰。福康安和琳見大功尙難告成，心中不免愁悶，轉瞬仲夏炎天，苗疆氣候酷暑，又多瘴氣，軍士不習水土，傷亡日衆，進退維谷，幾於招撫兩窮。兩人計議妥定，平隆方面由和琳担任，福康安專任乾州之事。恰巧廷旨下來，福康安調任閩浙總督，仍駐鎮守。苗，遞遺雲貴總督一缺，由勒保補授，因爲雲南也起了苗亂，花連布歸勒保節制。這福康安不能借重花連布，失了臂助，當然更難取勝。那天進逼乾州，安營已定，正待交戰，却給苗兵絕了水源，軍不得飲，渴極欲死，兵心大慌，都鼓噪起來，止在危急之時，却來了個救命星君。要知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樂版出局書益廣海上樂



□ 拆穿現社會之重重黑幕
 □ 披露新人物之種種怪狀



社會日趨日惡。人心愈弄愈壞。黑幕重重。難於啟發。本局特編各種社會小說。以勵末俗而挽頹風。或詳述家庭之罪惡。或披露妓界之醜狀。窮形盡相。描摹逼真。情節離奇。至堪賞玩。可以為懲惡諷奸之善鼓晨鐘。可以為解安消閒之絕妙資料。洵社會小說之傑構也。

● 婦女世界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 世界新劇場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 滑稽新史

洋裝二冊
 價洋四角

● 新翻戲黨

洋裝一冊
 價洋三角

● 社會小說集

洋裝一冊
 二角五分

● 養媳婦秘史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 江湖奇聞

洋裝四冊
 價洋四角

17.48
 90
 15(1)

清 代 十 帝 之 五

嘉慶 慶 演 義



徐運

上海 廣 益 書 局 發 行

清代十帝
嘉慶演義 卷二

第十一回 施妙法戴尙文求泉 拒良言福康安畢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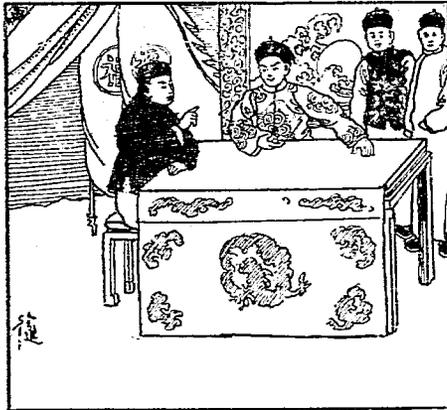
却說福康安雖是歷經戰陣，在乾隆年間，得過不少功蹟，但都冒奪部下之功，矇得上賞，並非他的武藝超羣，實是機緣所致，所以一時有福將之號。這時進攻乾州，安營在水源下游，兵法上謂之龍頭，必有絕水之虞，爲兵家所大忌，果然給苗兵絕了水源，頓時大起恐慌。正在危急之時，却有個書生求見，福康安當作苗寨的奸細，傳命擒進帳來，親自研訊，那書生不慌不忙，見了福康安，長揖道：「鄙人戴尙文，乃湖南澱浦人氏，年十五爲諸生，與同邑嚴如煜，從鴻臚寺正卿湘潭羅典游，謬荷師譽，加之青眼；但鄙人賦性乖僻，竊欲奇才自顯，經史之外，嘗瀏覽星卜遁甲之書，聽得江南焦山老僧，精六壬奇門，遂往執贄，略得窺其門徑。現因逆醜跳梁，將軍將有絕水之虞，故特間關來投，願爲將軍解此巨厄！」福康安聽了，



3 0528 0135 8

00689 07888

正中心懷，不覺喜出望外；却又不卽遽信，遂悄悄的把腰間挂着的漢玉扇墜，解了下來，握在手中，問道：『久仰先生神算，可知咱握的何物？』尙文道：『請賜一字，待鄙人推算！』福康安不假思索，微笑道：『就用咱姓名的末一字，到覺得吉利些！』尙文道：『莫非是個安字！』福康安把腦袋點了幾點。尙文屈指一算，不消片刻，就說道：『以五行非是個扇墜嗎？』福康安聽了大驚，就下座施禮，躍入後帳，待以軍師之禮，懇他作法取泉。尙文笑道：『鄙人作法，無須許多預備，也不消諸葛孔明借東風的許



推來，此物甚小，稍帶圓形，而兼光澤，其爲寶物無疑；再就「安」字拆看：上半個字是「寶」字的頭，下半個字是個「女」字，可見此物乃寶物而爲巾幗所常用的，但軍營中何來巾幗用品，莫

857.48

290
:5(2)

時間，只須築一圓臺，臺前握一方池，圓以象天，方以法地，大約半個時辰，就可得着甘泉，足解三軍久渴！」福康安聽着，傳命軍士們照辦；人多手快，到晚晌，已都齊備。戴尙文披髮執劍，高站臺上，口中念念有詞，閉目合掌了一會，然後喝了一口清水，踱到臺下，把口內清水，向池中噴去，又躡步一遍，纔將劍刷池，說也奇怪，劍之所至，果然清泉湧出，安也思乘着士氣奮發之時，黑夜前往劫營，便向戴尙文說明緣由。尙文屈指算着，搖手道：「占卦得凶象，此去必遭挫折！」福康安道：「咱部下勇氣奮發，足可

軍士們在旁瞧着，個個歡呼雷動，福康安也也拍案稱奇，把戴尙文當作天仙臨凡，軍士們見營中來了個天仙，以為日後打仗，定可將苗兵一鼓蕩平，不免得意忘形，就想拚命一陣；福康



A212782



以一當百，豈怕跳梁小醜？」尙文道：「今晚主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將軍部下，雖有鬥志，但天時如此，師出決不得利，據鄙人看來，還是小心些好。」福康安一時興至，聽得尙文竭力阻攔，未免有些怒意，大搖大擺的說道：「你不過一個術士罷了，豈足以語軍情大事，豎子毋多言，莫誤了乃公的前程！」尙文嘆道：「明珠投暗，深悔此行了！」福康安作色道：「誰請你到此，你悔也無及的哩！」尙文又長揖道：「今晚鄙人作法求泉的時候，仰觀天象，見將星有異，將軍幸勿冒失，還請三思！」福康安大怒道：「這太不成話，簡直是咒罵了咱！」說着，傳命推出斬首。部下軍士，聽得要殺天仙，個個駭愕，就入內哀求。福康安道：「你們切莫信他，這不是天仙，乃是個妖道，殺之爲是！」軍士們究因尙文有求泉的功德，不忍坐視，遂跪求道：「現當大兵出發，殺此不祥，伏求將軍格外施恩，全他微命！」福康安恐殺了尙文，部下不服，也就趁勢下篷道：「且瞧諸位分上，暫留這條狗命，待咱得勝回來，再來問他！」說畢，將尙文拘禁起來，親率兵馬，前攻苗寨。不料

方抵寨門，忽的陰雲四合，大風狂吼，雷雨交作，冰雹齊下，或大如拳，或堅如石，軍士死傷無算；苗寨伏兵齊起，四面殺來，軍士逃都不及，怎肯殺敵，紛紛後退，兵馬折了不少。福康安回到營帳，嘆道：「悔不聽戴先生之言，致有此失！」說畢，就想向尙文賠禮，却已不知尙文去向。福康安大呼道：「天仙臨凡，咱竟交臂失之，真是枉生一世了！」這福康安原是紈袴出身，從未遭着如此失意之事，現在一因兵敗忿恨，二因失了尙文，深自追悔，愈想愈覺煩惱，當晚竟自嘔血而死。要知福康安死後，如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赤心報國豪士殉身 黑夜驚魂冤家索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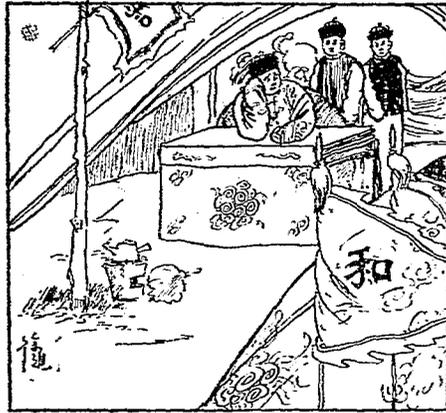
却說福康安死後，消息到京，太上皇異常哀悼，下旨晉贈郡王，予謚文襄，賜建專祠，御題『獎忠』扁額，伊父富恒，亦追贈郡王銜，其子德麟，加恩賞給貝勒，靈柩回京，着沿途地方官致祭，生榮死哀，一時艷稱，表過不提。再表和琳聽得福康安已死，就將平隆方面的軍事，交付參贊額勒登保辦理，自己與德楞泰等，移駐福

康安營中，相機進攻乾州；却恐主帥新亡，苗兵乘機來襲，遂虛張聲勢，將大營擴充，耀武揚威起來。這大營離着苗寨，原不過十里之遙，却以西南七省之兵，相持數月之久，一些沒有寸功，雖以官爵金錢，籠絡苗衆，但也旋撫旋叛，毫無成效；苗兵欺清軍庸懦，益發猖獗，近苗各地鄉村，都給苗兵蹂躪，姦淫擄掠，糜爛不堪，就惱了一個土豪，立誓與苗兵作對。這土豪乃辰州人氏，姓滕，名喚嘉瓚，本是鄉莊著富，因見苗兵猖獗，擾害民庶，就糾合村衆，編成鄉兵，來到和琳營中，願爲前驅；和琳正以師老無功，中心焦灼，得此生力軍，當然喜不自勝，遂將滕嘉瓚賞給把總銜，命率鄉兵，開赴前敵接戰。滕嘉瓚領命，奮勇直前，破了幾個苗寨，一路勢如破竹，把苗酋石三保，生擒過來，乾州城旦夕可下；和琳喜極，就想借此邀功，將石三保遞解進京，凌遲處死，却不叙滕嘉瓚的功勳。這滕嘉瓚本不想得上賞，率兵殺苗，出自一時義忿；不料探子來報，說是石三保的羽黨，爲三保報仇，將滕嘉瓚的家宅圍住，全家都被殺害。滕嘉瓚不聽猶可，聽了怒髮冲冠，就向和琳請兵；和

琳正因他勇敢善戰，恐功高望重，與己不利，故意掣肘，非但不發一卒，並假他事，將他鄉兵，調往額勒登保營中。滕嘉瓚見和琳倒行逆施，也不計較，自恃勇略，督率親信護兵數人，突入苗洞，逢苗便殺；苗衆措手不及，大驚呼道：「滕爺爺來了！」滕嘉瓚連殺數十苗衆，正殺得起勁，不防大隊苗兵趕到，衆寡不敵，數人全都遇害；苗衆因滕嘉瓚異常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真是今古同慨的哩。」和琳待滕嘉瓚久不回營，心知有異，俊見苗寨將滕嘉瓚的腦袋，高高懸起，方知已被殺害，却不追悔，也不惜



他以為乾州城唾手可得，反而暗自欣喜。隔了一天，探子報着乾州苗兵，因無險可守，已全數退往平陸。乾州城內，已不留苗兵影蹤。和琳初猶不信，命人先往試探，果然所言不謬，就進駐城中，一面飛表告捷，一面出示安民。和琳克復了乾州，得意非常，却想苟且了事，以博上爵。遂勾通湖廣總督畢沅，湖南巡撫姜晟，聯名疏奏善後章程六事，大略退入後室，燈光下忽見個無頭鬼，站在面前，不覺毛髮森豎，大呼一聲：「啊呀！跌下地去。侍役當他酒醉，扶他上牀，頭纔着枕，隱隱聽得空中有人呼道：『還我



言：『苗地歸苗，民地歸民，盡撤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以示羈縻；』他這種話，都是一時姑息之計，也不思及後來隱患轉瞬兩月，已屆中秋，和琳在乾州大宴將士，慶賀令節，宵深酒闌，

的心肺來！』聲音淒慘，十分刺耳。和琳道着怪事，問侍役可曾聽得侍役們瞠目不知；和琳到此時方想起當初滕嘉瓚之事，未免有些悔意，遂親口許愿。只聽空中又有人說道：『怨窳相報，絲毫不爽，和琳和琳，不死何待！』和琳聽了，背上冷颼颼的一陣寒噤，兩脚直挺，不省人事，口中白沫迸出，却已嗚呼哀哉了。額勒登保得訊，忙來料理後事，飛奏上聞。和琳先時訊息，直哭得死去活來，忙的入宮，在太上皇前，哭哭啼啼，說他胞弟和琳，生前如何功蹟，又如何的忠誠；言語之間，粉飾功勳，實欲邀恩得賞。太上皇瞧在和琳分上，當然將和琳特別加恩，就下旨：和琳追贈一等官勇公，由子豐紳宜、緜承襲，入祀昭忠祠，並與已故功臣富恒、兆惠、福康、安三人，一同配饗太廟。要知以後有何情事，下回再行叙來。

第十三回 出奇兵文人嫻武事 提邪教後果說前因

却說征苗軍務，自和琳死後，得旨以額勒登保繼任，並命湖北將軍明亮，馳往襄理一切。時當冬初，氣候漸寒，額勒登保在大營中，與諸將議事，因叛苗負嵎，不能

立平長嘆道：『勞師經年，未能殲此么魔，老夫誠厚負朝廷隆恩！』道言未畢，末座一文吏抗聲說道：『師老無功，實緣福和兩帥治軍不得其法之故，卑職隨明將軍轉戰到此，探得苗酋吳廷禮現已病死，只剩吳廷義及石柳鄧父子倆，糾集殘衆，困守平隆，勢已漸蹙；卑職慮見我軍利在速戰，必得非常之功，倘遷延時日，則叛苗嘯聚漸多，如虎旨移節湖南，他遂隨營效力。當日，額勒登保聽了傅鼎之言，就命他率兵前准，明亮督隊後援。傅鼎得令，帶了一千人馬，殺奔苗寨而來，苗衆未曾防備，抵擋不住，



添翼，破之便非易易了！額勒登保聽得有理，忙向此人一瞧，原來此人姓傅，名鼎，表字厚菴，乃浙江人氏，以同知分發湖北，聽鼓多年，迄未得差，但奇才不羈，深受明亮器重；此次明亮奉

平隆立刻攻破，吳廷義及石柳鄧父子等，逃都及，統行擒著斬首；明亮隨後趕到，將吳氏所築的土堡廬舍，放了一把無情火，燒得片瓦無留；苗衆見根據已失，渠魁皆死。遂投降的投降，潰散的潰散。清軍得勝回來，額勒登保親至營門躬迎，笑容可掬，十分得意；傅肅却進言道：「現在苗酋雖已殲除，但善後事宜，急須籌酌舉辦，方可一勞永逸，否則死灰復燃，在在堪虞！」額勒登保笑道：「閣下究竟是書生腐氣，現在大功底定，咱們前程要緊，這善後事宜，留給後任的辦罷！」傅肅聽主帥這麼說着，不便多言，也就無語；額勒登保遂以苗亂肅清，疏奏到京。太上皇與嘉慶帝見疏，當然欣喜不遑，詔封額勒登保爲威勇侯，明亮爲襄勇伯，德楞泰亦封子爵，傅肅實授鳳凰廳同知；却因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四川湖北等省，教匪蜂起，遂命額勒登保移軍湖北，明亮得楞泰移軍達州，相機進剿白蓮教匪。這白蓮教究竟怎的來歷，在下不能不補叙一番。且說這白蓮教，起自元朝末年紅巾之亂，明季有唐養兒徐鴻儒等，教中的經卷，都出自唐徐兩人的手筆，文詞很

是鄙褻，把『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個字，當作真言，入教的人，須把這八個字，寫在白絹之上，供於暗室之內；他們供奉的神像，以道祖爲重，又有天魔女等許多名目，從京畿以南，直到長江流域，信教的人很多。前集乾隆演義所叙乾隆三十九年時候，山東壽張縣民王倫作亂的清水教，也是他們的支流。乾隆四十年，安徽教首劉松，在河南鹿邑縣地方，名爲祈禱符咒治病，暗中遣徒傳教各省，地方官因他妖言惑衆，把他訪拿到案，却不忍興起大獄，就問成僞造經咒，誑騙錢財的罪名，發往甘肅了事。隔了十多年，那年乃乾隆五十八年，劉松的門徒劉之協，捏造謠言，說是『清運將終，明朝復興，若要趨吉避凶，先來入教』。一般愚民，深信不疑，紛紛入他圈套，教徒遂多至三百萬人。劉之協別有用意，在鹿邑縣物色着一個孤貧孩子王發生，詭稱是朱明後裔，煽惑流俗，正待大舉起事，早給官吏探悉，將王發生劉之協等一千人犯，統都擒住，遞解入京，行到半途，劉之協賄通吏役，竟自逃了。這王發生本應處以極刑，因爲年歲幼稚，實受劉之協的愚弄，

從寬發往新疆；另下旨各省，嚴拿劉之協歸案訊辦。這時和珅權勢已盛，各省督撫大半是他黨羽，只要在和相公處巴結孝敬，無論文官如何營私不法，武將如何貽誤軍情，都有和相公設法彌縫，並不妨事的；現在諭旨要責任訪拿劉之協，一般督撫都視爲升官發財的機會，密命屬吏，株連無辜，百姓們有錢的出錢買命，無錢的下獄受苦。武昌困失業；後來征苗事起，大軍所過，更多騷擾。因此不逞之徒，結黨入教，紛紛揭竿而起，良民亦以官逼民反，甘心從逆；嘉慶帝即位未幾，湖北地方，已是糜爛不堪。



在下那時一筆難寫兩事，到此時纔得詳細交代；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十四回 開香堂教匪聚徒衆 得警報奸相秘軍情

却說湖北荊州枝江縣，有個不第秀才聶傑人，與他表弟張正謨，起初都是縣中紳富，因被臧官誣作白蓮教黨，遂至破家；兩人忿極，果真進了白蓮教，在枝江城外灌腦灣地方，揭竿起事。先期大開香堂，召集徒衆，跪誦經咒，歃血爲誓；誓道：「萬里江山一點墨，寫的人人認不得，酒席筵前吐真語，又是吐膿又吐血。」這聶傑人自稱習有奇術，就當衆試驗，舉起一只大拇指，說道：「我十只手指，火燒不痛！」張正謨本是同黨，就給他燒起來；果然燒了半天，一些不覺疼痛，徒衆們人人敬佩，驚爲神授。實則此術非難，道破不值一笑，原來明人祝枝山的筆記內，載過一件事，道是：「奸僧割婦人乳頭，以爲煉指之用，蓋割婦人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則內肉了不痛也。」聶傑人不知在那裏學得此法，居然哄動徒衆，襄陽縣教首齊林，也率衆來投，聲勢益發浩大。湖廣總督畢沅，探

得消息恐怕疏奏上去，也許得着處分，就秘不上聞，却與巡撫惠齡布政使陳淮兩人，營私苞苴，朋比爲奸。畢沅性本迂緩，不以公事爲務；惠齡天資陰刻，拚命要錢，陳淮摘人瑕疵，務使傾囊歸己；因此湖北人就編了幾句童謠道：『畢不管，惠死要，陳到包。』又道：『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惠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蝟，鑽穴蝕物，無孔不穿。』

鄭重吩咐道：『現在白蓮教匪已反，賊首踞了枝江縣的灌腦灣，聲勢可已不小；這灌腦灣與本邑接壤，咱們不可不防，本縣思患預防，着你們先將本縣治下的



不入。』他們三位大員，既是如此混帳，屬下的州縣官，當然更是糊塗；所以聶傑人起事以後，各縣教黨也都蠢然思動。單表當陽縣知縣金瀚，聽得聶傑人大舉起事，傳集衙中書吏隸役，

白蓮教黨，按名捕來，以防內訌！此言方畢，書吏隸役，齊聲冷笑道：『咱們就是白蓮教黨，還去捕着誰來！』金知縣猛出不意，拍案怒罵道：『你們敢是反嗎？』吏役們笑道：『反就反了，也不勞你發惱哩！』金知縣見事情不妙，拂袖而起，正想退入後衙，不防吏役一閃近前，各人腰邊，原都暗藏利刃，就拔出亂刺，這金知縣有話不及說，早已血肉模糊的死了；教徒遂嘯聚成羣，據了當陽縣城，與聶傑人聯成一氣。哨探報到武昌，畢沅一驚非同小可，但事已鬧大，只得硬着頭皮，將教匪作亂，戕官據城的情形，急摺奏聞，却又暗中派人向和珅關說，懇他設法斡旋。這道急奏，遞到京城，太上皇與嘉慶帝都很憂愁；的下旨命湖北巡撫惠齡專任剿匪事宜，又命西安將軍恒瑞，率滿洲兵二千，星



夜往援；另授熱河總管鄂輝爲三等侍衛，往湖北軍營協剿。和珅胸有成竹，在太上皇前竭力寬慰，說是：『小醜跳梁，何足挂齒，畢總督書生不曉事，未免臨事倉皇，但他赤誠忠君，調度得宜，尙屬可嘉；』他這篇話，輕輕給畢沅洗刷，果然太上皇聽了，非但不把畢沅處分，反命畢沅隨時襄理軍務。和珅又別有深意，奏道：『現當用兵之時，軍機處職務繁重，各省急奏到京，倘待諭旨交議，未免貽誤軍情；奴才謬見，以後各省奏摺，須另封副藁，投遞軍機處，方覺妥便！』太上皇對於和珅，向來是言聽計從的，當然立刻允從；和珅就一面傳知各省，以後必須鈔送摺藁，一面又密命畢沅，不必以真確軍情入奏。那恒瑞鄂輝來到湖北，就率兵往攻聶傑人，命齊林做了先鋒，自己担任中路，張正謨爲後隊，與清軍接戰。這白蓮教聲勢雖盛，究是烏合之衆，不經幾個回合，齊林却已陣亡，聶傑人給清軍生擒斬首；張正謨見大勢已去，也就逃了。清軍得了勝仗，正待飛奏表功，探子來報，道是：襄陽地方，大股教匪，繼續蜂起，爲首的是個美貌少婦，乃是齊林的妻室王氏，聲

言爲夫復仇，親自統率匪徒，人稱之爲齊二寡婦，白蓮教總首領劉之協，又派遣愛徒姚之富，往襄陽與齊王氏合作勇猛凶悍，勢甚猖獗。清軍得報，以爲教匪虛張聲勢，何難一鼓蕩平，就去交戰，却不料大敗而回，遂飛摺向京城告援。要知援兵到後，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黑丫頭驍勇作先鋒 白蓮教猖狂成巨寇

却說齊王氏小名丁香，姿容絕艷，賦性狡黠，更兼驍勇異常，精調幻術戰略，他是四川人氏，隨父經商湖北，遂寄籍襄陽；他的丈夫齊林，是販賣私鹽爲生的，雖營業並不正當，却還安分守己，只因污吏當道，刀隸敲詐，私鹽既難販賣，又無他業可幹，迫不得已，夫婦倆遂投身白蓮教中。大凡販私鹽的人，都是結幫自固，齊林入了白蓮教，他手下的徒弟們，當然也一齊入教，羽翼既多，居然做了襄陽方面的教首，聶傑人起事不成，齊林隨着陣亡，齊王氏心傷夫死，立誓替夫報仇，他有一個婢女，名喚黑丫頭，膂力過人，勇不畏死，主婢倆計議安定，就將齊林部衆，統率

起來。齊林有個把兄弟姚之富，也是襄陽人氏，素來信奉白蓮教，深得總首領劉之協的信任。這時劉之協探得齊王氏繼起發難，就命姚之富前往與他合作。齊王氏正苦沒人輔助，得了姚之富，很是欣悅，就自稱大元帥，稱姚之富爲二元帥，又把黑丫頭做了先鋒將軍，一路殺來，清軍遇之即敗。齊王氏爲結歡部衆起見，所過州縣鄉村，任聽部衆之西陽、北及於河南之鄧州、新野等處，聶傑人的餘黨張正謨，也招集殘部，據守灌腦灣，響應他們，聲勢浩大，朝野震動。諭旨下來，就命烏魯木齊都統永保，偕侍



衛舒亮，馳往湖北軍營，又命陝甘總督宜綿，往湖北督剿；另又下旨，命直隸提督慶成，往河南會同巡撫景安，堵截竄匪；諸人領旨，前往不提。這時前敵諸將，老朽無能的居多，大都懼着齊王氏的聲勢，不敢進剿；地方的百姓，因受教匪蹂躪，痛苦不堪，特備糧餉，請其出兵，亦往往拒而不納；甚且專擇無賊之地，屯兵駐紮。偶遇賊匪來攻，又臨時脅迫鄉勇爲先鋒，而以綠營的漢兵繼之；那般號稱驍勇絕倫的滿洲兵及索倫兵，却在最後，逃起來又比誰都快。教匪見清軍專以百姓抵當前鋒，也就抄襲妙法，臨陣時候，驅難民以當鋒鏑，賊匪反在後面觀望，所以每逢交戰，無非百姓與百姓爭鬥，官兵與賊兵，反不接觸。清軍諸將，自以爲不折一兵，足可以逸待勞，却不知教匪見他們庸懦無能，非惟蔓延漸廣，抑且愈起愈多。宜綿、永保、舒亮等來到湖北，依然株守不前，教匪反而屢來挑戰，他們沒法，仍命鄉勇前往接仗，如遇鄉勇傷亡，就匿而不報，偷能稍得勝利，就取爲己功，並又虛報戰蹟，先後奏報殺賊數萬，實則殺的都是百姓，何曾殺着半個賊匪。而且官兵

所駐的地方，魚肉良民，強暴異常，百姓稍敢違抗，就誣爲教匪，任意殺戮，百姓怨聲載道，敢怒而不敢言，因見官兵穿的號衣，都有紅色記號，官將旗幟，又有紅色字樣，便私呼之爲紅蓮教。清軍既是不得人心，白蓮教勢又猖獗，因此相持多日，毫無寸功，京城的諭旨，却接一連二的頒下，無非嚴責他們迅速剿辦，諸將迫不得已，纔定了分他任務的中，惟明亮乃多年宿將，乾隆年間，出征金川，立功甚著，比較的確還有些能耐；其餘可就都是無用之輩了。且說匪首齊王氏，因軍事順手，節節前進，遂與姚之富



計劃畢沅舒亮兩人，擔任長江北面的荆門，宜昌一路，惠齡及總兵富志那，擔任長江南面的荆州一路，永保恒瑞及湖北將軍明亮，擔任襄陽一路，宜綿鄂輝兩人，擔任鄖陽一路。這諸將

黑丫頭分兵三路，由隨州安陸鍾祥三處經過，進逼孝感縣。這孝感縣離着漢陽，只有百多里路，省城武昌，與漢陽又只有一江之隔，賊匪已近，武昌頓時戒嚴。孝感縣城內駐將永保，忙命恒瑞出城接戰，又命明亮率兵五百，退守城南楊鎮。那恒瑞領命，出城安營，却給齊王氏乘夜來襲，把他所帶數千兵馬，殺得東逃西竄。永保得訊，星夜棄城逃走，齊王氏隨後殺來，永保又大敗而逃，直逃到楊鎮，遇着明亮，方得轉敗爲勝。要知如何得勝，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主帥顛預大軍挫折 將軍練達妙計安排

却說永保恒瑞逃到楊鎮，明亮知道孝感已失，便向永保進計道：『孝感既失，賊匪必窺漢陽，須要仔細！』永保聽得有理，命恒瑞退守漢陽，却命明亮進攻孝感。明亮道：『賊匪嘯聚漸多，官兵死傷不少，可見賊中定有知兵的人，若非十倍其衆，難以破敵。此王翦所以益兵破楚的哩！今若不謀而進，以零丁積苦之兵，禦銳氣方張之賊，這何異驅羊而入虎羣哩！』永保本已無計可施，聽了此言，就自率

三千精兵，與明亮合兵前進；一路只見百姓逃竄，街市闐無一人，行到丁家橋，明亮將鬚笑道：「這裏距賊巢已近，黃忠年雖老邁，却可與賊子打一陣哩！」說着，命部下鳴鼓吹角，向賊挑戰。這時駐在城外的教匪，由黑丫頭統率，初見清軍開來，歛兵守寨，默不作聲，後聽清軍鼓角齊鳴，就蠢起殺來；殺了半天，兩軍死傷相當，天晚收兵，一宿無話。次不相連屬，賊匪孤軍守此，其敗必矣；咱們今日不戰，更待何時！」明亮見永保志已決定，究因他是主帥，不便專擅，遂道：「賊勇而銳，未易藐視，主帥此去，仔細爲



日黎明，哨探報着：姚之富繞道屯駐北山，已抄出清營後面；永保得訊，便想往戰，明亮止住道：「北山地勢險要，賊匪據高臨下，咱們勝之非易！」永保道：「北山地雖險要，但與孝感縣城，

是！永保冷笑道：「將軍老了，當年勇氣，未免減了些哩！待咱殺賊回來，與將軍痛飲一醉就是將軍，你就仔細了黑丫頭一股，北山賊匪，由咱去抵敵一下罷！」說畢，帶了三千兵馬，往北山而去。這永保輕敵太甚，來到山麓，不待鳴鼓，就發起火槍來；姚之富並不還擊，待永保火藥用完，纔衝下山來，廝殺一陣。明亮在營中聽得槍聲，大驚道：「大事保已節節後退；只因自己人馬不多，就仰天長號道：『今兒雖殺剩一兵一馬，咱明亮也要殺賊而死的！』」正說着，前面有所廟宇，廟旁有一二百個軍士，正在蒸



休矣！非出奇兵，就難救永帥的性命了，」立刻帶了數十名軍士，怒馬獨出；到了北山鄰近，見路旁骸骨縱橫，都是清軍屍身，嘆道：「永帥竟一敗至此嗎？」却聽山後有廝殺之聲，便知永

火聚食，仔細一認，乃是恒瑞的親兵，心想他們怎的到此，莫非漢陽也已失守嗎？但因自己在危急之時，得此援手，不覺又驚又喜，忙的拍馬來前，軍士們認得是明將軍，就羣起爲禮。明亮道：『你們怎的到此？漢陽太平嗎？恒將軍又怎樣了？』軍士們道：『咱們的恒大人，那天奉了永大人的軍令，從楊鎮退守漢陽，方行到半途，不防齊二寡婦親自隨後殺來，咱們沒會防備，可就敗了，恒大人也就顧不及咱們，飛馳往漢陽而去；咱們沒法，只得沒原路回到楊鎮，探得大人們都在丁家橋行營，所以轉道到此的。』明亮道：『如此說來，漢陽可就難保了！』軍士們道：『說也奇怪，咱們逃散後，齊二寡婦也即率隊退回孝感的。』明亮奇道：『有這等事？』軍士們道：『聽說齊二寡婦的回兵不進，實有兩種緣由：一因現當炎夏，長江水漲，賊匪雖得漢陽，也未必能渡江進窺武昌；二因齊二寡婦年輕時候，在襄陽曾與一少年姘識，這少年乃漢陽人氏，齊二寡婦嫁了齊林之後，纔與少年斷絕私情，漸不知少年下落，自從反叛以來，到處探聽少年蹤跡，只因想隔多

年終不能得到消息，現在一路殺來，爲了少年之故，不忍使漢陽遭此兵禍，因此就回兵不進了。」明亮道：「此乃天助聖主，故賊匪不敢南下，否則漢陽一失，武昌勢必難保哩。」說畢，又以善言撫慰他們，並告以擬入重圍，搭救永保；軍士們因明亮從前出征金川，素負威名，以爲現在助他作戰，必可得着功蹟，就爭先踴躍請從。明亮大喜，就把許多旗鼓，分派他們，命他們掩伏山側，聽得軍笛鳴了，纔可出來廝殺；軍士們喏喏連聲的允着，遵命佈置去了。明亮遂繞過山後，命隨帶的數十名兵丁，一齊放箭；姚之富正因得了勝仗，心中高興，與永保戰得起勁，却見明亮殺進重圍，不免錯愕；明亮乘機吹起軍笛，一二百個恒瑞親兵，就也展旗擊鼓的一闕殺來。要知勝負，且聽下回。

第十七回 文官貪贖匪勢蔓延 武將因循軍容委頓

却說明亮吹起軍笛，伏兵齊起；姚之富不知清軍有多少伏兵，一時心慌，無心戀戰，拍馬就向孝感逃去。明亮乘勝趕來，黑丫頭齊王氏先後出來迎敵；怎奈明亮

兵馬雖少，士氣却很振作，以一當百，教匪紛紛後退。齊王氏嘆道：『原來那明老兒尚在人世，所以如此耐戰哩！』說着，就同了姚之富黑丫頭，棄了孝感縣，折向西北方面去了。永保進了

了孝感城，羞答答的向

明亮道：『多虧將軍出力，非但成全了咱的前程，並又搭救了咱的性命，真是感德非淺！』明亮笑道：『主帥輕敵太甚，故有此失，然轉敗爲



與惠齡會銜飛奏，舖張戰功。諭旨下來，永保惠齡明亮等及前敵將士，各有陞賞，並命永保總統諸軍，節制前敵將士，担任追剿襄陽賊匪之職務，却因湖南乾州

苗亂，命明亮率軍移駐湖南。這明亮往乾州攻剿叛苗，前文已經交代，現在且說齊王氏等不能東下，就折往西北，很想竄入四川陝西河南省界，於是湖北省內的教匪，北惟襄陽爲根據，南惟歸宜爲巢穴，勢已漸漸的窮蹙了；却不料四川達州地方，教匪又乘機而起。時當十月孟冬，四川總督英善，到任未久，因見鄰省湖北，教匪蔓延，下扎通飭州縣，嚴查教黨，各州縣官都認爲敲詐良民的好機會，也就任意株連起來。四川的民風，素來強悍，又兼乾隆年間，出征金川，定邊將軍溫福，兵敗於木果木，一般無家可歸的潰兵，結合失業悍民，成了一種很大的潛勢力，現見官吏殘民以逞，遂起反抗。單表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庸愚剛愎，密命胥役，假檢查邪教爲名，徧拘闔邑富戶，指名勒索；胥役中有個王二，狐假虎威，更是無惡不作，他本也信奉白蓮教的，因見戴知州敲詐富戶，自己大可從中分肥，所以他按圖索驥，教戶無一漏網。百姓們給贓官勒索，心已不甘，見王二叛教作張，更是忿恨；就有個土豪徐天德，倡議於衆道：「刀役作張，吾輩生無寧日，不

如撲殺王二，雖獲死罪，而禍根却可斬除了；況且一命一人當，也不致貽害大眾！
一衆人聽着有理，一齊攘臂而起，持到前往與王二尋仇；那王二却已早得訊息，亦聚黨千人，列陣抵敵。

戴知州恐釀大亂，惶急起來，飛檄向總督英善

乞援，道是亂民聚變，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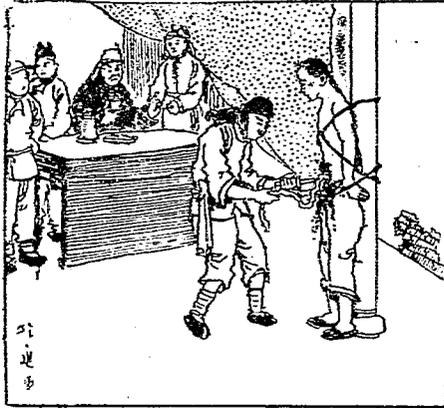
城垂危；英善信以爲真，

便命成都將軍勒禮善

統兵來剿。徐天德見清

軍大至，忍無可忍，遂真

一起，匪勢益熾；陝西巡撫秦承恩，恐匪入陝境，在興安府嚴加防備。這秦承恩也是庸懦無能的人，只知防禦，却不曉疾馳掩其烏合，待教匪大隊來攻，又不敢出



的大舉反叛，串通太平

東鄉教首王三槐冷天

祿等，同時並起；勒禮善

進剿不利，爲賊所害，王

二且給教匪擒住，剖腹

而醢。恰巧齊王氏部下

的黑丫頭，率隊竄入川

東，徐天德等與他合在

來應戰；於是徐天德等，遂由四川的太平府，北竄入陝，分擾興安府屬許多州縣。這時湖北方面，永保統軍最衆，權亦最大，但他對賊方略，惟知尾追，不敢迎擊，教匪往來川陝交界之處，橫行無忌。消息到京，太上皇因永保任聽襄陽匪首，偷渡滾河西竄，與四川賊黨會合，便勃然大怒，下旨將永保革去官爵，遞解來京，交刑部監禁，所有總統軍務一職，着惠齡補授。這惠齡得旨，移駐襄陽，建議嚴守漢水及唐河白河等要隘，斷絕教匪東西通路，果然賊不敢犯，不意河南巡撫景安，在南陽屯兵四千，原是防襄賊北竄，却畏葸不前，不出一卒截擊。齊王氏見北路可乘，分兵三隊，以王廷詔爲左翼，李全爲右翼，自己與姚之富爲中堅，直趨河南，蹂躪了二十多個州縣，進逼商雒，將取道陝西，偷渡漢水而南，與川賊會合了。要知清軍如何抵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齊寡婦用計愚巡撫 和相公忌賢讚嗣皇

却說河南巡撫景安，擁兵四千，屯駐南陽，命布政使完顏岱，率兵三百，出守邊界。

雙溝，這景安乃是和坤族孫，素性懦弱，從未與賊戰過一陣，軍情大事都托付完顏岱辦理。這完顏岱乃滿洲人氏，科甲出身，曾任直隸獻縣知縣，頗著廉聲，歷任至河南布政使，因為賦性慷慨，屬員懇籌經費，無不寬為豫備，不問出入，所以將吏踴躍，樂為効用；現在駐守雙溝，雖是兵馬不多，但能厚得人心，教匪也不敢貿然來攻。齊王氏利景安昏憤，却又忌着完顏岱，遂用聲東擊西之法，先派部下數人，至南陽東北浙川地方，散布流言，道是教首已潛入該處，定期舉事；景安聽了，果然大驚，忙向完顏岱問計。完顏岱道：「崔苻小寇，易為撲滅，中丞不必過慮，雙溝地當衝要，為襄陽入陝所必經，岱雖不敏，請為守之！」景安以為初起的賊匪，很難抵禦，率兵進剿，又無相當安營之地，不比雙溝有險可恃，遂想避重就輕，說道：「浙川方面，煩閣下去罷！雙溝由我往守可也！」完顏岱沒法，只得遵從，來到浙川，却不過一二教匪，造謠生事，並無大股匪衆，就將造謠匪徒，擒獲斬首；正待回駐雙溝，那景安却恐完顏岱得勝，奪了他的頭功，棄了雙溝，跟蹤而至。齊王氏

見景安已經中計，乃分兵三隊，經過河南，竄往陝西去了。景安遇着完顏岱，方知浙川並無十分動情，也想退守雙溝，却已不及，自知闖了大禍，就沿途將難民斬殺無算，飛表以大捷奏聞；諭旨下來，景安果然封了三等伯爵。只有完顏岱瞧了不服，密議要把黑幕揭穿；景安大恐，設了一計，命親信侍僕如此如此。隔不幾天，完顏岱無疾而終，暴卒軍功蹟，以邀獎叙，而覈算報銷，又嚴索重賄，以致將帥惟知侵剋軍餉，教匪且愈剿愈多，幾成不可收拾之勢。嘉慶帝內察奸相弄權，外鑒叛徒四起，心傷國事，不免



中；景安便以完顏岱勞瘵而死，疏奏上去，居然也被矇過。話分兩頭，且說教匪既如此猖獗，那朝中政事，依舊是和珅大權獨攬，於軍情倥偬之時，任意稽查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

暗暗流淚；忽的想起兩廣總督朱珪，原是上書房總師傅，爲人方正，不如把他調京任事，到也可爲自己輔助，便向太上皇前，給朱珪吹噓，太上皇也素知朱珪向日忠擊清廉，不同流俗，遂擬下旨，把朱珪調進京來，陞授協辦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嘉慶帝見目的已達，好生欣慰，就親自吟了幾首詩，無非慶賀朱珪內用之意，派人遞往廣東而去。却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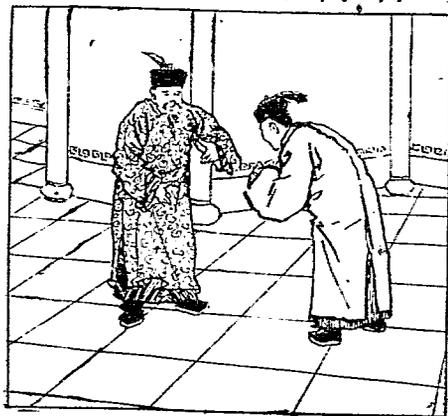
沉思不語。這時恰值刑部尙書董誥，有要事入宮面奏。這董誥表字蔗林，浙江富陽人氏，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編修歷官至尙書，入直軍機，生性謙恭，見人從無和珅探得詳情，心忌朱珪內用，與己不利，就借此題目，入宮向太上皇奏道：『朱珪內用，尙未下旨，嗣皇帝已作詩寄賀，這是市恩於師傅，嗣皇帝欲立黨援而已！』太上皇聽了，忽起感觸，

疾聲厲色，禮貌之周到，雖在童子前，亦不肯稍有苟且；因見和珅用事，常以爲憂，每徘徊一室，愁眉不舒，或執象笏擊几，笏裂亦似不覺，但當和珅之前，却不稍露聲色。那天入宮，奏過例事後，太上皇將嘉慶帝作詩寄賀朱珪之事，說了一遍，並諭道：『你在軍機刑部之日已久，嗣皇帝這件事兒，可合律例的嗎？』董誥叩頭奏道：『嗣皇帝聖明，所言必不謬的！』太上皇聽着，默然無語了半晌，纔道：『你是朝中大臣，可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就是！』說畢，遂把疑忌嘉慶帝的心理，完全消滅；董誥也就叩頭先退。和珅見所計不行，又力諫朱珪內用，不很妥當；太上皇不忍過拂其意，下旨將朱珪降調安徽巡撫。爲了此事，惱了個御史管世銘。這管世銘向在軍機處充當章京，受知於大學士阿桂，他也不贊成和珅的所作所爲，時持正論，駁斥和珅的不是，和珅原時恨他到了極點，却因阿桂處處給他迴護，故得保全；此時適逢御史轉階，他照例補實了御史，可就險的鬧出大亂子來。要知鬧的什麼亂子，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留軍機新御史牢騷 劫兵餉老州官著急

却說管世銘補了御史，正中心懷，當夜草疏，洋洋數千言，備論和珅奸狀，想待次日引見，面上奏摺，到了

次日，諭旨下來，着以御史仍留軍機處辦事。向例，軍機傳補御史，即須退出直廬，倘仍留處辦事，就不得上疏奏事；世銘得此諭旨，不覺大失所望，以爲是和珅使的



人，勢必貽誤要務，請以御史仍留軍機處行走！太上皇見這些小事，本不放在心上，就允准了。這管世銘却終心頭不舒，在軍機處辦事之時，當着阿桂，就有佗

詭計，却不知道這是阿桂成全他的苦心。原來阿桂素知世銘脾氣，恐他以言得禍，所以特爲此事，入宮面奏道：「軍機章京，惟管世銘一人，諳練故事，下筆敏捷，他如退出直廬，繼起又苦無

條不平的感慨；阿桂瞧他因此生氣，方將自己成全他的苦心，向他說明，並又說道：『報稱有日，何必亟亟以言自顯呢？況且和相正得太上皇的寵任，豈是一疏所能推翻他的嗎？足下此舉，徒自取禍而已，於國事又何所補？鄙意不如留此有用之身，以圖他日之報稱，豈不好嗎？』世銘聽了，恍然大悟，就感激流涕起來，從此鋒芒也漸漸的斂了。這管世銘雖是上疏不成，和珅却已知道詳細，起初很是驚恐，後聽阿桂面奏，方把心事放下；但恐他人繼踵而起，雖自己未必就受影響，但是終究覺得麻煩，遂下令各部，將年老平庸的員司，保送御史，凡年輕有胆識的，概不准轉授，他的用意，無非使御史緘默不言，免於糾劾，然後只有御史之官，而無御史之職，從此言路塞滯，更可肆無忌憚了。這時有個直隸涿州知州高希先，因奉臺檄，轉押餉銀，至南陽景中丞處，路經河南鄆縣，遇着大股嚮馬大盜，將糧銀完全劫去；時當軍事萬急，餉銀失機，律當大辟，高希先慌極，就向鄆縣許知縣哭求彌縫之計。許知縣也萬分憂愁的說道：『這亂子可鬧得不小，除非』

和相公出來斡旋，方得無事，否則老兄固不免身首異處，兄弟這前程，也就完了！不過兄弟的前程是保舉來的，不比老兄是舉人出身；老兄當初數應春闈會試，居住京城很久，大概總有一二熟人與和相公相契的，那麼，請他們在和相公前吹噓吹噓，雖未必有事化為無事，大約總可以大事化為小事的了！」希先想了一回，說道：「在下所識的早言，這事必可彌縫的哩！以年計之，老兄任官學教習時，當今的和相公，不是正在那裏爲官學生嗎？老兄與和相公既有師生之誼，何不速往京城，密往相府，向



人，與和相公都沒來往的；不過在下當年中舉後，曾在京內充當入旗教習一年，那時大概去今已有三十年光景，也是明日黃花，不足挂齒的了。」許知縣屈指一算，大喜道：「老兄何不

和相公商議一下呢？」希先沉吟好久，懶洋洋的答道：「在下也記得那年，和相公似乎正在官學念書；不過官學生很多，未必人人都能認識，在下那時與和相公，也沒有特殊的感情，恐怕貴人多忘，未必記得起我這個卑卑不足道的窮教習哩！」許知縣道：「老兄有此機會，千萬莫失，轉禍爲福，在此一行；珍重珍重！」希先聽着，心想此行正如泥挺撞木鐘，未必果有効力，但舍此以外，又無他策；這腦袋壳子，在項脖子上，又痒痒地煞是難受，實則他是心虛所致，萬不得已，就硬着頭皮，悄悄的進了京城，却不敢出頭露面，就擱在德勝門外一所荒廟之內。忽又想起自己不過一個區區州縣官，即使往和相府求見，也恐不能見到和相公之面；況且和相府裏出進的來客很多，往見的人，須在管家王老公那邊，預先挂着一個號，方可訂期約見；因此他就想準主意，來到王老公私宅，孝敬了王老公三百兩紋銀，說明來意，懇求引入相府，與和相公一談。王老公聽他得禍非小，也猛喫一驚，但瞧在銀子分上，當然有救他之意，遂問道：「你此次來京，曾見過他

人嗎？所失餉銀，已牒告官府查緝嗎？」希先道：「在下想把此案彌縫，所以未會通牒官府，此來匿居荒廟，也未會見過一人。」王老公點頭道：「亂子雖大，尙可設法，你先回去，不可見人，過幾天得了機會，我來招你就是。」希先見事已有幾分把握，也就道了一聲謝，告辭走了。要知高希先見着和珅沒有，下回再行交代。

第二十回 屋小如舟漫漫長夜 門深似海咄咄貴人

却說高希先回到荒廟，靜待了好幾天，不得消息，心中又急又懼。那晚正值下弦，月不放光，希先剪燭夜坐，十分無聊，忽有一人入見，乃是王管家派來的，催他同往相府。希先大喜，隨着那人，立刻就走了。到了相府，却從側門入內，那人引進一間小室，王老公已在裏邊等候，站起迎笑道：「今兒有一些機會，你的事情，也許可以辦到；不過須聽我言，否則就恐功敗垂成。」希先喏喏連聲的允着。王老公又說道：「你在這兒，悄悄的待一會兒，我有他事，恕不相陪了。」說畢，竟自去了。希先瞧此情形，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免有些疑慮，但已入虎穴，只可聽天由

命，心頭好像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落的在那裏作怪。耳畔聽得相府裏的更夫，一更，二更，三更，三更，……的打着過去，更聲自遠而近，又自近而遠，就知和相府裏的院落，真不小哩。須臾，又聽四更已打着過去了，心想已將挨過一宵，天明即在目前了，遂起了一个痴念：以爲王老公也許故意如此作弄，越越覺得有理，說不出有多少忿恨。正在脚就隨了王老公而去。這時庭院昏暗，伸手不見五指，王老公在前引途，經過幾重門庭，又跨進一個月洞門，纔到一所精大的院子中；王老公住了脚步，低聲向



這個當兒，王老公却笑嘻嘻的進來，低聲道：『來！隨我去！你就悄悄的不可作聲！』希先聽了，把方纔一股怨氣，都從下部臀孔裏洩了出去，心頭滿堆着一片欣悅的思潮，也不待答話，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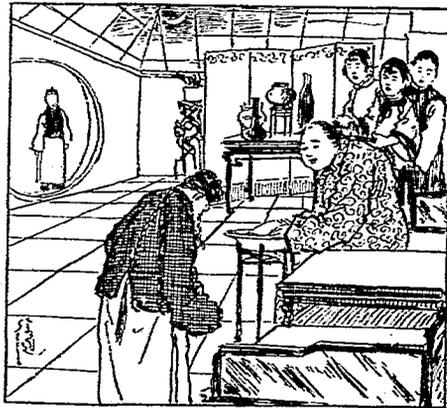
希先道：「你匍伏在這兒，屏息以待，可留神些兒。」希先遵命，依舊莫明其妙。待了一會，聽得那邊室中，隱隱有靴履之聲；又待了半晌，聽得裏邊有人嚷道：「時候啊！院子中掌上燈來！」說着，立刻燈燭輝煌，庭院通明。希先仔細一瞧，方知這院子：下鋪白石平磚，上架玻璃天幔，靠邊一隻楠木大炕，炕的前面，排着許多梳洗用器；又有檀楠几椅，鼎彝古玩，隨意點綴，異常華麗。上首五間精舍，只有中間一門出入，挂着湘妃竹的簾子，上面綴了許多珍珠寶石，兩旁耳室，靠前幾扇大窗，都是裝的花紋玻璃，却有透明細紗的窗簾，挂在玻璃之內，隱隱見室內珠光寶氣，咄咄逼人，但瞧不清，究竟是什麼珍品。希先匍伏在大炕之側，正是僻靜所在；王老公站在方纔進來的月洞門口，與希先恰成對面。那希先瞧得出神，只見門簾鉤起，一個身軀肥碩，面龐白皙的偉大夫，憑在兩個美婢肩上，踱到院中，踞坑而坐；美婢侍候他盥洗完畢，端上一碗燕窩銀耳珍珠人參同熬的八寶羹，這偉丈夫喝了幾口，抬頭瞧見王老公，就說道：「老王這幾天，石遠梅可來過沒有？」

他要來啊，你就向他說，這珠兒能得比前次的再大一些兒，咱也不吝善價的哩！

「方說此言，回過頭來，忽又見希先伏在炕側，大驚道：『這是誰啊！怎的到此，莫非是歹人來刺咱嗎？老王快些拿了他，送給九門提督那邊，給他一個利害！』」

王老公聽着，忙的搶步上前，打扞道：『這是高希先高大爺，曾任官學教習，現任涿州知州，有要事求見！』

偉頭小鹿亂撞，幾疑生非人世，現聽此言，就站起身來，向前長揖，偉丈夫也還了一禮，分賓主在炕上坐定，出茗相餉，也不過些寒暄之言。希先急不能待，就把心事



丈夫道：『高希先嗎？咱還記得有這個人，不過怎的落得如此模樣，唬的咱這麼一跳！』

王老公低着聲兒，把希先來意說出，偉丈夫道：『他是咱的老師，快些請他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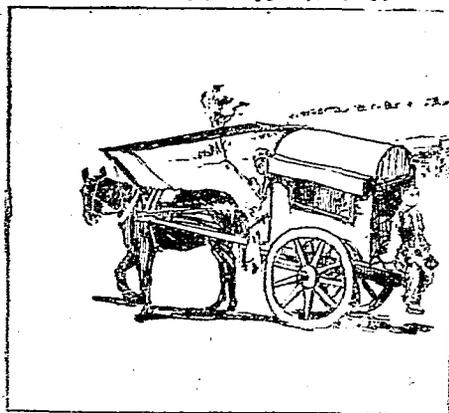
這高希先本是心

細說，方說出口來，偉丈夫笑道：『今夕只談風月，不必談此；老師所命，咱已明白。這些小事，容咱設法就是。』希先無奈，只得住口。又隨意談了幾句，偉丈夫纔說道：『現已早朝時分，咱可要入朝去了；老師請退，緩日咱把此事辦妥，再來關照可也。』希先聽着，遂踉蹌退出；只因王老公尙有他事，未得同出，也就不待王老公出來，先自回去了。回到荒廟，想起方纔情景，方知這偉丈夫就是和相公，不覺把舌頭一伸，悄悄的自語道：『微倖！』要知高希先能得彌縫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宦海無邊回頭尙早 冰山難倒下手宜遲

却說高希先知道方纔所遇的就是和珅，暗自稱幸，但是心懼和珅聲勢，不敢再往相府探聽；過了半個月光景，王老公纔來相訪，一見就拱手賀道：『恭喜！恭喜！非但不得禍，且已遷秩了！』說畢，從袖中取出兩張字紙：一張是河南巡撫景安核收解餉的迴批；一張是涿州知州高希先以解餉勞蹟，陞署河南彰德府知府。

公文書，果然因禍得福，轉憂爲喜。希先這一樂，可謂有生以來頭一遭，覺得滿身都不自在起來，也不知怎樣纔好，惟向王老公感謝，却又說不出他話。王老公見他驚喜過望，幾乎要瘋了，遂忍着笑容，拱手作別道：『貴府一帆風順，開府就在目前，後會定期，行再相見！』說畢自去。希先眼瞪瞪的痴望了半晌，忽的若有所悟，嘆道：『翻手爲雲覆手這殺身之禍哩！況且趙孟所貴，趙孟亦能賤之，我又何必脅肩諂笑，仰權相鼻息呢。』這高希先到也眼光遠大，請自上疏乞休，持冠而去，卽日出京，往浙江杭州



雨，到今日方知朝內無人莫做官了！然而和珅執法亂政，豈是永久不敗的，我今雖得避鉅禍，可謂一時徼倖，實是可一而不可再的；現在偷是得隴望蜀，免禍而欲貪祿，將來恐免不了

原籍家居養晦，不再出仕；却把此事，秘密書於家譜，昭告子孫，以爲垂戒，表過不提。且表那天嘉慶帝爲了朱珪之事，給和珅在太上皇前，進了讒言，兩宮險的生了嫌隙，幸而董誥回奏得體，沒會惹出是非，但是朱珪到底未得內用，面子仍給和珅佔去，就不免煩惱起來。皇后窺得嘉慶帝心事，就來到綠天深處，向瑤姝陳訴；方到那邊，只見瑤姝正與一個三十多歲的美貌尼姑密談。皇后心想這尼姑從何而來，怎的一向沒會見過，正待上前啟問，瑤姝却已瞧見皇后進來，就站起身來，彼此請了個安；這尼姑也合掌爲禮，皇后因他與瑤姝並坐，必有一二分來歷，遂還了一禮，三人各自坐下。瑤姝指了尼姑，向皇后道：「這位是雲上大師，乃西山碧雲菴的住持，道行高卓，苦修已逾三十年了。他也很很有肝胆的，咱們的事兒，我已和他說過，他也渴欲與皇后一晤，今兒我本想派人邀請皇后，恰喜皇后竟自不速而至，這真是天緣巧合，合該奸相的死日到了！」皇后聽了此言，就不再諱飾，向雲上寒暄了幾句，又說明嘉慶帝密謀和珅之意，却囑咐道：「大師

如有妙計，敢求不吝賜教；但不可洩漏出去，這是非同兒戲的！」這雲上聽着，就跪在地上，對天立誓；誓畢方回原座，笑道：「如此皇后可放心了！」皇后也搭訕道：「不是咱不放心，實因奸相耳目衆多，恐有未便！」瑤姝在旁揶揄道：「前回爲了朱珪的事兒，太上皇道是皇上矇了他的耳目，示恩師傅，幾乎要與皇上過不去；倘不是咱在太上皇兩虎不並立，除非把奸相結果了性命，省得他心勞日絀，行使詭計哩！」皇后道：「談何容易！太上皇方把奸相當作股肱重臣，倘有人上疏請斬奸相，那麼，奸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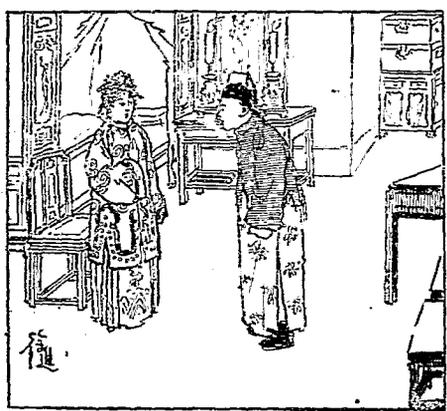
前，給皇上迴護，早就中了奸相之計哩！」皇后請安道謝，却說道：「這件事兒，雖得娘娘吹噓，滿天風雲，能得消散，不過來日方長，奸相詭計，層出不窮，咱們可就怎樣對付？」瑤姝笑道：「

的腦袋，依舊無恙，這上疏的人，恐怕反砍了腦袋哩！」雲上攙語道：「奸相恃寵而驕，惡貫滿盈，殺之亦殊罪所應得；倘皇上果有除奸之意，以其因循坐失機宜，不如快刀斬亂麻，反可一乾二淨！」皇后聽了，問道：「這快刀斬亂麻，計將安出？」雲上道：「皇上可借着一樁事兒，宣召奸相入宮，乘他不備，擒住砍了腦袋，就可除去大患；當初康熙老佛爺的殺那鰲拜，就是這個辦法！」皇后搖頭道：「此計不妥！一則奸相也有防備，未必肯來；二則太上皇知道奸相殺了，勢必要與皇上拼命。」雲上道：「奸相自恃太上皇恩寵，決不有所疑懼，只須皇上能行此計，包管奸相腦袋不保；倘恐太上皇着惱，那麼只可做到那裏是那裏，到那時再想方法對付，也還不遲！」皇后總覺不妥，攙着腦袋，不出一聲。瑤姝見此情形，遂道：「既是皇后不願冒險，咱們就徐圖良策可也！」當日三人議了一會，各自興辭而散。要知雲上是誰，下回交代明白。

第二十二回 兒女英雄聯成眷屬 鬚眉巾幗道破衷情

却說這雲上不是別人，就是前文所說的呂倩雲。當年倩雲爲父報仇，刺死了揚州鹽商汪渠，隻身北遁，只因舉目無親，賞斧不充，生計就不免困難；他是國變家難，兩恨未消，一心要顛覆清室，給祖宗出氣，所以不惜屈身妓院，甘操賤業。不過他所懷抱之目的，實欲於送往迎新之中，物色英雄豪傑；因此他非惟守身如玉，就是顏色也非輕易給人瞧的。那年，他來到山西大同府，在寶雲院營業，結識了一個俠士彭程德；這彭程德原是陝西富平縣人氏，出落得一表丰神，更學得文武兼才。先說他文的，他這一支筆，足可倚馬萬言，做出來的文章，句句錦繡，字字金玉；再論他武的，他這兩條臂，一雙腿，足有千斤之力，而且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齣齣嫻熟。只是他抱負不凡，生有大志，雖是勤於攻讀，却不願應試博取功名；他抱定宗旨，奸男兒須做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倘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他有了這般志願，把祖傳的產業，變賣些銀錢，竟自游歷江湖；幸喜他少喪父母，長無家室，到也放浪不羈，逍遙自在。自從遇見了倩雲，却把英雄豪氣，都鍾在這

兒女私情上面，倩雲也因程德奇才出衆，大有委身相事之意。大凡兒女私情一方面有意，謂之單相思；雙方有意，好事可就成功了。這倩雲程德，一個羅敷，未有夫，一個使君，未有婦，遂由程德出了些銀子，將倩雲脫了樂籍，居然結成夫婦。合巹的那晚，倩雲很鄭重的向程德道：『相公！可知道我委身奉事之意嗎？我雖操此賤業，此身固猶處子，然乞明示，不肖當竭此心力，爲姑娘稍盡微勞！』倩雲笑道：『我的心事，終有和盤托出的一日，今非其時，願勿多瀆！』程德知他別有隱衷，不便多說，也就忍着。



德娶了倩雲，不再尋花問柳，自謂風塵中已得素心，有一知己，可以無恨，所以遂結束風華，和倩雲安分守己的度那日子。駒光過隙，條經數年，倩雲連舉二子，夫婦倆情好愈篤，說不盡你戀我愛，倩雲却向程德道：『從前我說過的心事，終有和盤托出的一日，現在已屆其時了！我先問你，你瞧我是什麼樣人？』程德道：『巾幗而有鬚眉之氣，也許是梁紅玉花木蘭一流人物哩！』倩雲微笑道：『我無搗鼓金山之勇，也無代父從軍之孝；我却願爲博浪擊秦的張子房，剖棺鞭屍的伍子胥哩！』程德聽了，已有一半明白，遂道：『如此說來，你必有說不出之苦衷；莫非你的先德，有種族之痛，曾給韃奴戕害的嗎？我一向疑你，好幾年的夫妻，也沒把真確的姓氏告我；據我瞧來，你當是前明遺臣的後裔，也許竟是前明的天潢華宗哩！』倩雲道：『非也！你不記當初會靜一案嗎？牽涉得罪，痛遭戮屍的呂留良，就是我的曾祖父哩；我祖，我父，也都死在韃奴之手；我的外祖，外曾祖，也是賣志以歿的！』說着，含了滿眶眼淚，將前事一五一十的說來。程德聽他說畢，拍

案躍起道：「何不早言，否則虜囚的腦袋，也許早在我的手中了！」倩雲道：「小不忍而亂大謀，凡事不可冒失；況且我呂氏與韃奴雖有夙仇，却與你彭氏無干，我何忍犧牲你的一生，爲我出氣呢？但是我乃一個弱女子，不比當初我的四姑母，手中有些能耐，我也只得硬着頭皮，請你幹一下子，顧不得什麼了！不過我終不忍使你無後，所以把心個孩兒大的，就算彭氏後裔，小的頂了呂氏香煙，我們兩人也可說對得起祖宗；你將孩兒設法個安置所在，沒有了拖身之累，我們就可一心復仇，你幹你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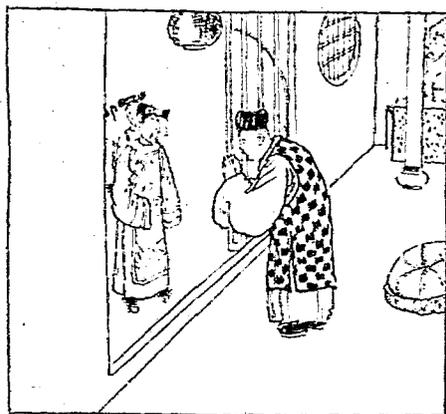
事隱忍至今；現在我已給你生了兩個孩兒，你彭氏一脉，已有傳人，我可要與你說個明白，不知你依我嗎？」程德道：「見難不救，非人也！你就說罷！」倩雲道：「我想與你從此分手。這兩

做我的，待目的達到，我們再過下半世的好日子，你道如何？」要知程德贊成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碧雲菴瑤貴妃遇舊 圓明園嘉慶帝悼亡

却說程德聽了，沉思半晌，慷慨的說道：「遵命！你就去罷！我也要離了這裏，雲游天下，待時而動哩！」倩雲深深萬福，謝道：「如此足見結髮深情，我也不虛得此知己了！但是我臨別惓惓，那有一言奉告，此後我們行事，必須佈置周密，方可下手，否則白送性命，太不值得；相公牢記，毋負我意！」程德道聲曉得，遂掩淚而別。這呂倩雲輾轉來到北京，恐怕有人識破他的來歷，在西山碧雲菴出家，落髮修行，法名雲上，老尼姑死了，他就陞做了住持，不覺又過了十多年。有一天，綠天第一妃瑤妹，奉了太上皇的諭旨，往西山各大名刹拈香，偶然來到碧雲菴，無意間遇見了倩雲，兩人都是猛出不意，又驚又喜。瑤妹借了他事，屏退侍從，與倩雲密室細談，彼此叙明別後狀況，各將心事說出；兩人在揚州時候，本是志同道合，現

在久別重逢，更是十分欣悅，瑤妹又把嘉慶帝密謀和坤之事，向倩雲說明，倩雲喜道：『難得驍奴自尋煩惱，我們就可於中取利了！』從此兩人時通消息。瑤妹在太上皇前，說起碧雲菴的雲上尼姑，道行如何高妙，自己擬與他結成方外之交；這太上皇素來有些斗方氣，很喜比附風雅，與僧人談禪，現見愛妃也有此意，當然允從；於是倩雲得出必不甘休，兩宮必然大起爭執，滔天大禍，定在意中。幸而皇后胆大心細，覺得此事未免冒險，不肯允許，倩雲還想竭力引他入此圈套，瑤妹恐皇后瞧出破綻，因



入宮禁，與瑤妹更可常相叙首了。那天，皇后在綠天深處，與倩雲晤面，信他是個真的尼姑，毫不疑懼；這倩雲却想一計害三賢，慫恿嘉慶帝，把和坤立刻用計處死，明知和坤死了，太上皇

此就用話岔開。當日皇后從綠天深處出來，回到坤德殿寢宮，忽覺一陣寒噤，頭目暈眩，就臥牀不起；嘉慶帝知他得病，忙命太醫院醫官，到圓明園診治。只因皇后用心過度，心思用枯，病雖初起，却已深入膏肓；過了十來天，漸漸沉重，竟是薨逝。嘉慶帝得訊，好比晴天霹靂，心痛如刀割；想起皇后平日恩情，悲從中來，親至吉安所大行皇后的梓宮，梓宮奉移至靜安莊安置。梓宮移動之時，嘉慶帝親臨哭送；又奉了太上皇命，賜大行皇后諡爲孝淑皇后。太上皇因嘉慶帝悼亡心切，遂面諭道：『皇后既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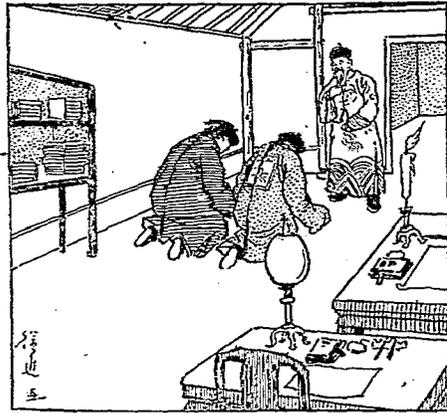
宮不可無人，朕瞧得貴妃鈕祜祿氏，端莊賢淑，堪爲繼位之選，不知你意怎樣？
嘉慶帝默忖鈕祜祿氏，雖無失德之處，但生性有些乖僻；不過貌美如花，六宮堪稱第一，也就順了太上皇的意思，含淚答允。太上皇又說：「既是你有允意，朕當即日下旨，擇吉册立就是！」嘉慶帝因大行皇后薨無多日，屍骨未寒，不忍即日舉行，就執意不肯；太上皇瞧得他意，乃道：「你意朕也明白，朕決不勉強你的！」說畢，就下敕諭道：「貴妃鈕祜祿氏，人品端重，堪以繼位中宮，着先册封爲皇貴妃，俟孝淑皇后升遐二十七月後舉行，欽此！」嘉慶帝見太上皇能曲順己意，就謝恩而退。隔了許時，正當炎夏，大學士阿桂，年老多病，上疏乞休；太上皇因他情詞殷摯，不便挽留，也就允准。和珅乘此機會，就力保戶部尚書福長安，工部尚書蘇凌阿，堪以入閣宰輔；太上皇因蘇凌阿是和珅的親戚，遂顧此情面，將蘇凌阿陞授了大學士。恰巧這時大學士王杰，也因脚疾大作，步履艱難，上疏乞休，於是和珅的勢力，更是發展起來。那天晚晌，太上皇在圓明園中避暑，不耐煩熱，在園

中隨意閒逛，任步所至，忽已來到軍機處辦事地方，跨了進去，只見靜悄悄的，只有兩人在內伏案寫字，瞧起官階都不是高的；這兩人抬起頭來，却認得是太上皇，遂跪下地去。要知這兩人是誰，見了太上皇，作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公事勞辛竟邀睿鑒 軍書旁午常係宸衷

却說這兩人都是軍機處章京：一名吳熊光，字望崑，別署槐江，江蘇昭文縣人氏，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順天鄉試中式舉人，以內閣中書，歷官至通政使參議，改授軍機處領班章京；一名戴衢亨，字荷之，又字蓮士，江西大庾縣人氏，乾隆四十二年狀元出身，以編修官至侍讀學士，改授軍機章京。這二人崇尙氣節，清廉自約，也都不滿意和坤的；不過戴衢亨生性溫柔，不比吳熊光的質直，所以人皆重戴而忌吳。這晚，兩人因軍書旁午，不敢懈怠，留處正在擬稿，留待明晨呈給軍機大臣察看，却見太上皇進來，就離座跪迎；太上皇見兩人夜深尙在辦事，很是贊歎，問明姓名官階，又隨意問了些軍情大事。忽有一人，直闖進來，向太上皇前跪

奏道：『致仕大學士阿桂，病死京邸，今有遺疏在此；奴才得知上皇聖駕降臨這兒，故敢追蹤來奏。』太上皇見此人來得奇兀，况又隨意直闖，不免着惱；待仔細一瞧，非但不惱，却有欣喜起來。原來此人就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和相公和坤，所以敢在禁地亂闖。太上皇遂向和坤道：『阿桂死了嗎？』到也可惜得很！朕就下旨賜卹他，予諡他文成罷！』



『這幾天惠齡與勒保，可有捷報來嗎？』朕瞧雲南叛苗，有勒保在那兒，當可指日奏凱；只是川鄂一帶的教匪，惠齡等許多將吏，至今不能勘定，這事真有些兒麻煩哩！』和坤奏道：『方纔奴才又接惠齡急疏，道是湖廣總督畢沅，因病出缺了！』太上皇嘆道：『畢沅這人兒，實在書生不曉事，教匪起時，他不知預防，致成今

日蔓延之勢，他實難以辭咎的！和坤叩頭奏道：『畢沅雖是疏於防範，但其心無他，奴才可以給他力保的！』太上皇道：『那麼功罪相抵，以前功過，一筆勾消可也！』和坤尙待答話，太上皇却又說道：『現在阿桂已死，王杰病假，軍機處少了兩名大員，各路軍情，却又在緊急之時，事務不免煩雜，朕瞧這吳熊光，到很練事，可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坤聽着不妙，忙道：『吳熊光官纔五品，不符體制！』太上皇笑道：『這又何難！朕就賞他一個三品卿銜！』和坤聽了，心中更慌，以爲吳熊光向來強項異常，倘是成全了他的軍機大臣行走，以後自己辦事，難免受他掣肘；却因太上皇蓄意提拔他，堅志不移，一時又無可答話，遂搭訕道：『聽說吳熊光家况很貧，軍機大臣，例須乘坐肩輿，恐他財力不濟！』太上皇道：『這更不妨事！戶部內有的是錢，就賞他一千兩紋銀的飯銀罷！』和坤本想借端抑制吳熊光，不料反而成全了他，心中又急又忿，沒法可想，遂道：『戴衢亨是狀元虛身，官居侍讀學士，在軍機處當差，日子很久，和吳熊光的資格相仿，出身反

較吳熊光爲優；奴才謬見，用吳不如用戴！』太上皇對於和珅之言，本是句句順從，此番只因吳熊光辦事認真，奏對又很得體，先入爲主，竟不聽和珅之言，冷笑道：『現在不是殿試，說不到出身二字！不過戴衢亨人也幹練，學識也好，現官侍讀學士，已是四品，着一并賞給三品卿銜，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位居吳熊光之次！』和珅見所謀不遂，果然不到幾個月，吳熊光就出任爲直隸布政使，這和珅處心積慮，也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了。看官們，瞧了方纔太上皇所說：『雲南叛苗，有勒保在那兒，當可指



日奏凱』的話，必然驚爲憑空而來，以爲在下是漏筆了；實則在下非但沒有漏筆，却叙有伏線，有呼應的，前文所叙福康安調任閩浙總督的時候，早就說過保補授了雲貴總督，因爲雲南也起了苗亂，花連布撥歸勒保節制。至於勒保征苗的情形，只因在下一支禿筆，無從兼寫數事，只得暫時擱一下；現在借了太上皇的話，作一個引子，下回可就詳細交代了。

樂版出局書益廣海上樂



洋裝
一冊
價洋
六角

□ 除暴安良……是英雄本色

□ 誅奸扶弱……是武俠行爲

△ 崇拜英雄敬仰武俠者

「愛看」……今古武俠小說者

「請閱」……

內容描寫俠女奇男之聯合悲歡皆由於書面之益與不益而之益濟世而成
 空實則潮潮波濤起味壞生筆意則偶
 竭龍激激連綿絕全書洋洋八九萬言
 以一雙雌雄劍結合之奇情異景存春
 自有身於讀者相索則此

雌
雄
劍

◎ 俠情紅白杜鵑
 洋裝二冊
價洋七角

◎ 順治劍俠城下偷頭記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 清初劍俠通明馬鷄子全傳
 洋裝四冊
價洋八角

◎ 交回劍俠秋水芙蓉
 洋裝二冊
價洋九角

◎ 武俠小說夜行飛俠傳
 洋裝三集
每集二角

57.48
90
:5(2)

清 代 十 帝 之 五

嘉慶 慶 演 義



上海 廣 益 書 局 發 行

清代十帝
全史之五
嘉慶演義 卷三

第二十五回 花連布輕敵喪生命 舒鐵雲獻計傳檄文

却說勒保是乾隆時大學士溫福的兒子，溫福於出征金川時，敗死於木果木，遺有二子，長即勒保，幼名永保。這時雲南威遠廳所屬裸黑，糾搶拒捕，地方官辦理不善，得旨命勒保補授雲貴總督，即日督同總兵花連布，馳往剿辦。勒保到了雲南，就命花連布總理剿裸事宜；這裸黑豈是花連布的對手，不經一戰，立刻馬到成功，一律肅清。勒保正待上疏奏聞，却有緬甸國王，因為恭逢內禪慶典，遣使進關，取道雲南，入京朝貢；勒保以為慶典早過，無須朝貢，便把一切表文貢物，令來使帶回。事為雲南巡撫江蘭所聞，將此事疏奏到京；太上皇因緬甸地居熱帶，遣使遠來，情實可嘉，竟致徒勞跋涉，向化未伸，勒保未能仰體懷柔至意，辦理乖謬，就下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交部嚴加治罪；雲貴總督一缺，由馮光熊補授。勒保得



3 0528 0131 7

旨，將總督印信，交於馮光熊，當即擐擋起程入京。方行到中途，忽又接得急旨道：「南籠苗亂，馮光熊一人，照料雜周，着勒保不必進京，速即馳往南籠，星速剿捕，以期蕺事，欽此！」勒保見諭旨急如星火，也就中途折回。原來苗疆自從額勒登保與明亮、德楞泰等，暫時征定以後，善後事宜，未遑辦理，得旨移師四川湖北，會剿教匪；於是雲南、貴州、廣

鬚素有曖昧勾當，韋七絡鬚就給他到處鼓吹，道是王囊仙乃是八仙中的何仙姑下凡，挾有仙術，能夠呼風喚雨，召神遣鬼，且能掌中作雷，鼻裏吹劍；苗衆本無

西三省交界之處，有個洞灑寨苗婦王囊仙，結合當丈寨的苗目韋七絡鬚，號召附近許多苗寨，作亂起來，攻陷了南籠府，及南籠所屬各縣。這王囊仙原是個妖淫無恥的婦人，與韋七絡



857.48
290
:5(3)

知識，信以為真，把王囊仙稱作天母娘娘，又因韋七縉鬚與王囊仙十分投契，就也稱他為天仙老公。勒保探聽明白，立命花連布前往接仗；花連布賣弄本領，並不多帶人馬，只帶百名親兵，來到小竹山地方，恰遇王囊仙親率大隊苗衆到此。兩軍立刻交戰，王囊仙佯敗，匹馬直奔山上，花連布不知是計，拍馬來追；方到山半，不防王囊仙就是一箭，難臨頭，無可避免，遂把腦袋猛向澗旁嶙峋的巖石撞去，頓時腦漿迸出而死；囊仙見此模樣，纔收兵回寨。敗報傳入大營，勒保驚道：『常聽人言，這王囊仙是有



由高而下，箭頭直貫花連布的腦袋頂上。花連布退避不及，道聲『哎呀，連人帶馬，跌下山澗之中，却猶未曾絕氣，大罵不止；王囊仙乘勢下山，想把他鉤了出來，活活處死。花連布知已大



A212783

妖法的，今日遇了他，果然傷了咱一員大將，廷旨命咱破此妖魔，咱真的成了虎口奪食，這腦袋子亮可就有些兒難保了！」道言未了，却有人接口道：「將軍何出此言！妖婦行徑，只可哄騙愚民，謠他傳有種種妖法，豈足深信！花總兵之死，實係好逞其勇，自取其禍的；將軍欲成大功，鄙人却有一計在此！」勒保向此人一瞧，乃是幕友舒位。這舒位表字鐵雲，順天大興縣人氏，工詩擅文，夙著高名，並且丰神散朗，佼佼不羣，望去頗似魏晉時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出身，輾轉入了勒保軍幕，到也很得勒保信任。這時年方弱冠，猶未婚娶，常想出奇制勝，一鳴驚人。現見勒保束手無策，就來獻計。勒保聽了，問道：「足下有何妙計？」舒位道：「此計很是簡易，只須鄙人一枝禿筆，就可了事！」勒保笑道：「足下未免太輕視那妖婦了！難道足下一支筆，真可以橫掃千軍嗎？」舒位也笑道：「計確是妙，將軍不信，不妨一試！」勒保瞧得不是取笑，纔問道：「計果安出？」舒位道：「以其勞師糜餉，何如以毒攻毒；將軍懸此翎頂官爵，鄙人憑此禿筆寸楮，傳檄那般尙未

附逆的苗目催他們如以助戰我想苗寨未必沒有奇人異士也許應召而至大難指日可平，竟出將軍意料之外哩！」勒保聽得有理，就照計行事，檄文傳去，果然就有一個苗目，前來聽候調遣。要知這苗目怎樣來歷，下回自有分解。

第二十六回 奉兄命龍么妹從征 破苗匪王囊仙被捉

却說貴州雲南的邊境，有個土司姓龍，康熙年間，曾助清軍，征平吳三桂之亂，積功至總兵，數傳至龍躍，世職遞降，僅剩千總職銜。龍躍有個同胞妹子，名喚龍么妹，生得貌如雨後海棠，腰如脫弦驚鴻，年纔十八，却學得滿身武技；這般文武不攬，才貌兼全的女子，雖起秦良玉於地下，怕也不能勝他的哩。龍躍自謂祖上受過康熙帝的恩惠，子子孫孫，不可背叛清室；此次接到勒保檄文，恰因抱病不能充役，遂命胞妹代去當差。龍么妹奉了兄長之命，跨了一匹白馬，帶着數百名苗女，千多個苗兵，來到清營，適逢勒保與王囊仙七綵鬚交戰，勒保給苗兵困住，十分危急之時，龍么妹衝進陣來，方把勒保救出。勒保回到大營，把龍么妹召進

問話，見他是個妙齡弱女，到有萬夫不當之勇，既驚且喜，就謝他搭救之恩。龍么妹却稟道：「今日叛賊得了勝利，必然了無準備，咱們乘夜往襲，定可反敗為勝。」

勒保道：「只是路徑

不熟，怕的有進無出，豈

不全軍覆沒！」龍么妹

嫣然微笑道：「那個不

妨！包管不出亂子，就是

勒保大喜，遂命部下

裨將宋延清，隨着同去。

這宋延清乃山東人氏，

士脚上，都穿了草鞋，馬脚上也縛了稻草，各人以白鴿毛爲號，悄悄的來到洞壩寨，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直到寨門口，纔吶喊起來，一齊衝入。王囊仙因爲反叛以



其父爲劉墉與夫，延清驍勇無敵，經劉墉推荐，得入勒保軍中爲弁目，每戰身必當先，奮不畏死，勒保視爲骨肉，愛之逾恒，已保舉爲游擊。這晚，龍么妹率苗兵在前，宋延清率清軍在後，兵

來，每戰必勝，心中欣悅，正與韋七綰鬚在寨中鴛鴦並枕，鸚鵡同棲，自恃巢穴險要，路徑曲折，沒曾料到清軍來襲，不及穿衣着袴，兩人赤身接戰。宋延清瞧得王囊仙光着身體，騎在馬上，因為軍營中有個迷信，見了赤身婦女，是不吉利的，遂上前與韋七綰鬚接仗，把王囊仙讓給龍么妹去交戰了。宋延清拚命殺了一陣，殺死叛苗不少，染了滿身個倒栽葱，跌下地來，遂給清軍擒住。宋延清喜極，下馬親來綁紮，未防王囊仙正因敵不過龍么妹，拍馬飛逃，逃到這裏，恐宋延清攔阻馬頭，趁延清不備，舉手一



的血，戰袍也都紅了；王囊仙懼他驍勇，想待逃走，延清手快，一刀劈來，却差一些，劈在韋七綰鬚的馬背上，把馬背砍成一個大大窟窿；那馬痛極，舉起四足一跳，倒地而斃，韋七綰鬚一

刀，結果了宋延清的性命。延清屍身，恰巧撲在韋七絡鬚的身上，延清頸血直沖，沖得韋七絡鬚的身體，好比剝了皮的小羊。王囊仙砍死了宋延清，依舊拍馬要走，却不知龍么妹已經趕到，從身後擒來，一手已擒住了囊仙的頭髮；囊仙慌極，想舉刀反砍，怎奈他身體等不及他的寶刀，早從馬上翻下。么妹部下苗女，一擁上前，把他綑住，與韋七絡鬚一起扛人大營；勒保瞧此一對無恥男女，一個到也膚白如雪，一個却是皮紅如硃，不覺失笑，遂即就地正法。洞灑寨既已攻破，當丈寨也即隨陷，勒保念着功勳，親自致祭了宋延清，又獎勵了龍么妹幾句；忽然異想天開，要把龍么妹指配給舒位作妻。舒位笑却道：『將軍大功告成，封侯有望，鄙人却要告辭回里了！』說畢，堅辭作別，勒保苦留不得，只得由他去了。這龍么妹也因亂事已平，率隊回寨而去。勒保飛表奏捷，把舒位龍么妹宋延清的功勳，都推在自己身上，鋪張揚厲，說得十分動聽；諭旨下來，把勒保封爲威勤侯；却因四川湖北方面，教匪日見猖獗，有旨命勒保調任湖廣總督，往四川督剿教匪，總

統各路軍務那教匪自從徐天德等從四川竄入陝西分擾興安府屬留王三槐殿後，防清軍來襲，陝甘總督宜綿時方統兵在湖北，會剿鄖陽賊匪，聽得川陝賊起，就回軍而西，與王三槐角逐於四川東鄉附近，相持多日，未能取勝。直到明亮、德楞泰兩人奉旨引了征苗得勝軍，移駐達州，助宜綿作戰，方得把教匪的聲勢挫了一下。要知以後有何要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風雲遍地西竄東奔 烽火連天前仆後繼

却說明亮、德楞泰移軍達州，先後殺賊很得，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黑丫頭、四股匪首，所擁殘衆，一共也不過二千多名兵馬，不難指日肅清。無如大數注定，劫運未終，齊王氏、姚之富與部下王廷詔、李全等，分三隊竄入陝西，因西北有秦嶺阻隔，不能直向省城西安，將三隊合而爲一，想從洵陽，渡了漢水入川，幸而明亮、德楞泰兩人早已料到，重兵扼守，賊匪無從偷渡，遂改由北岸，取道紫陽，劫奪許多民船，渡了上游，於六月炎天，分道竄入四川省境，與達州匪首徐天德等，合在一

起，又勾通雲陽萬縣間的教首，同時響應，匪衆頓時添增數萬。消息到京，嘉慶帝因惠齡恒瑞以下許多將吏，追剿教匪不力，防守漢水不嚴，盡奪從前封爵，仍令戴罪効力；改命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以下，都聽節制。宜綿任了統帥，却想把教匪驅至四川北境，令諸將包圍，乘機殺個淨盡。這齊王氏姚之富等何等乖巧，也料到清軍有此一着，刻之富作了頭隊，王廷詔作了後隊，各擁兵馬萬餘，從夔州經過巴東，來到興山地方，遂又分道東行。齊王氏姚之富爲左翼，出保康南漳，東北向襄陽；王廷詔爲右



刻防備，在川北見路徑崎嶇，人煙稀少，無所掠奪，遂想回到陝西；却探得川陝交界之處，清軍扼守很嚴，齊王氏乃決議竄往湖北，只留部下頭目李全，在四川與王三槐會合，他自己與姚

翼出遠安當陽，東南向荊州。宜綿得訊，忙命明亮、德楞泰等追躡竄匪。只留惠齡、恒瑞等在四川嚴防。李全、明亮、德楞泰兩人追趕教匪，到了湖北省境，沿途奮勇追剿，到也斃敵不少。恰巧廷旨下來，發索倫兵三千，察哈爾馬八千匹，令侍衛惠倫都統阿哈保，帶至湖北助剿。清軍得此生力軍，所向無敵。王廷詔抵敵不過，敗竄入山。齊王氏與姚之富堡，或數十村立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去則乘暇耕作。他以為各州縣有城池為保障，賊匪不能即時攻下，那般村落市鎮，僅恃一二隘口鄉勇，或遠不及防，或



失守間道，百姓倉皇逃避，非但衣糧盡爲賊奪，就是備衛的火藥器械，反給賊匪奪去利用；並且賊匪所經，脅迫良民，爲之鄉導，故用兵以來，殺敵何止十萬，而賊匪並不加少；爲今之計，困賊必須術民，然後百姓不爲賊脅，匪勢定可大滅。難得明亮、德楞泰兩人，有此韜略，一洗從前諸將因循的積弊；果然齊王氏、姚之富、王廷詔等，不比前次可以沿途焚掠，只得折回西走。那留在四川的賊目李全，在巴州與王三槐合夥日久，却因掠奪民食，分贓不均，起了齟齬，遂想取道陝西，回到湖北，到了安康地方，與姚之富、齊王氏、王廷詔等會合，黑丫頭也率隊到此，諸賊密議乘虛偷渡漢水；清將惠倫，緊緊趕來，却給賊匪反攻，當場陣亡。同時川賊王三槐、徐天德等，也據守巴州，欲斷川北川東糧道，以困清軍，賊勢遂又飛揚跋扈起來。清帥宜綿，困守四川，名爲節制諸軍，但是勁兵健馬，都給明亮、德楞泰率以東行，李全竄入陝西，惠齡、恒瑞等又隨着追去，四川省內，兵力日薄，王三槐、徐天德等，勢又日盛；宜綿無法可施，遂急疏奏道：『近日諸將，皆入陝，獨臣一人在川，

川東千里，無人調度，伏乞恩准，別簡大臣，總督地方，俾臣得以親督一師，專力辦賊，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嘉慶帝得奏，知係實情，遂即稟明太上皇，下旨把征苗得勝的勒保，調任湖廣總督，前往四川，總統各路軍務，宜綿調任四川總督，專理軍需，兼任招募鄉勇入伍訓練事宜。勒保來到四川，仍令諸將各辦各賊，不相統屬，教匪遂設計分竄，川陝一帶，更是糜爛不堪。要知以後有何軍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渡漢水衆賊匪橫行 守鄖陽兩鄉勇投効

却說齊王氏姚之富黑丫頭王廷詔李全等許多賊首，在漢水南岸安康地方，會合一起，清將明亮德楞泰，由東追向西去，惠齡恒瑞等，由西追向東去，也在陝西興安府會合。諸賊本想渡漢北竄，因被清軍截住，不能前進，當由齊王氏定了一計，假意折軍回南，欲引清軍入川，暗中却令部下賊目高均德，從間道繞出寧羌州，偷渡漢水。明亮惠齡兩支大軍，正追趕齊王氏，恒瑞又爲宜綿調回四川，方在

督策部下，努力前進，忽接陝西警報，得知高均德渡了漢水，明亮大驚道：『中了賊計哩！』高均德既已偷渡，非但陝西全省，岌岌可危，就是河南湖北，亦所在可慮。』說着，忙與德楞泰等，回兵馳入漢中。齊王氏見清軍中計，密令高均德引清軍向東北追去，遂命姚之富作了先鋒，自與黑丫頭作了中堅，李全王廷詔殿後，督率匪衆馬步二萬，浩浩尖一踢，可就倒了哩！那陝西，也就唾手可得了！』說畢，把整屋縣城團圍住。哨探報入省城，提督王文雄知事已急，忙到撫轅稟見，那巡撫秦承恩，正擁



蕩蕩，由南返北；從西鄉洋縣分道渡漢入陝。姚之富攻破了鳳翔府的郿縣，大掠數日，把百姓屠戮幾盡；遂再前進，來到省城所屬的整屋縣，大笑道：『這碟子兒似的城池，也不經咱的韉

美姬，高眠未起，王文雄不待通報，直入內室，嚷道：『大事不好了！姚之富圍攻蓋屋，且夕即向省城了！』秦承恩聽了，慌得手足無措，身上只是發抖，舌頭打着結

道：『將軍請先退，容我

籌一妥法！』王文雄厲

聲喝道：『現在是中丞

安臥的時候嗎？蓋屋是

省城的咽喉，萬一有失，

省城還能保守嗎？』秦

承恩伏枕叩頭急得眼

淚直流的說道：『我是

語，只是叩頭。王文雄無奈，立即出了撫轅，親率精兵千名，馳往蓋屋，傳令五百名

籐牌兵埋伏兩旁，却命五百名馬兵先去衝鋒。姚之富見清軍援兵已至，亦率馬



一個文吏，實在不知兵

事，總求將軍垂憐，搭救

一下！將軍如有妙算，請

便宜行事就是！』王文

雄見他乞憐可笑，遂又

喝道：『中丞胆小如此，

莫非待我來哺乳給你

喫嗎？』秦承恩流涕無

兵迎戰；王文雄佯敗，引到埋伏之處，籐牌兵齊起，專砍匪衆馬足，姚之富陣勢大亂，忙的收兵逃走。齊王氏因姚之富先鋒失利，不敢進薄西安，就改變方向，折回東南，從山陽退至湖北。消息到京，嘉慶帝因諸將放任大股教匪，進退陝西湖北一帶，不知遏襲，下旨明亮、德楞泰、惠齡等，均革去爵賞，只留現任官銜，隨營効力；額勒登保在湖北圍攻不力，亦革去官爵，賞格副都統銜，卽赴陝西，迎剿賊匪，立功自贖。並又下旨，將勒保調任四川總督，遺缺湖廣總督，由河南巡撫景安陞授，宜綿仍回陝甘總督原任。勒保得旨，率兵進剿王三槐，却只擒着幾個無名小卒，便虛張功蹟，連表奏捷。嘉慶帝當作真情，下旨嘉獎，說他是入川第一功，專令搜剿王三槐。那竄回湖北的齊王氏，却與姚之富黑丫頭等，直往鄖陽。德楞泰得訊，一面引兵急追，一面飛檄隨陽鄉勇，扼住匪衆去絡，並懸了重賞，購募齊王氏的首級。賞格挂出，遂有兩個鄉勇，前來投効。這兩人都四川東鄉人氏，一名羅思舉，一名桂涵。德楞泰就把都司札文兩紙，紋銀元寶兩隻，分派兩人道：「限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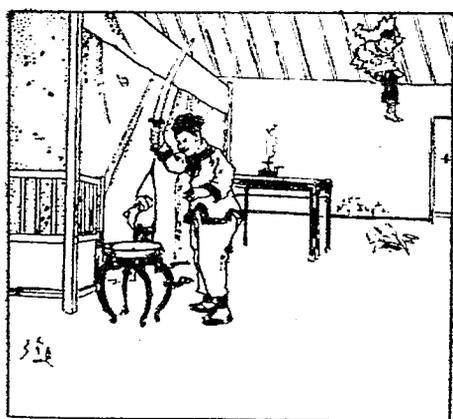
斬齊王氏首級來見，事成則官銀都是你們的，逾限就當軍法從事！兩人在軍令狀上，拍了指印，就領了幾十名鄉勇，至賊營附近，察看動靜，恰值姚之富率隊巡邏，桂涵遂向羅思舉道：『我與這賊目戰一下子，你隻身隱匿一邊，乘賊營不備，混了進去，也可相機取事！』羅思舉聽言不錯，身體一閃，往旁邊小路去了。行未三里，正當大河岸邊，前面來了一名女賊，單騎持槍，緩緩行來，仔細一瞧，認得是黑丫頭，心想此人雖勇，究竟是個女子，殺之當不費力，也就策馬而前，舉矛直刺道：『賊婆子，當着你羅爺爺之面，敢放肆嗎？且看槍罷！』道言未畢，槍已刺去，黑丫頭還刺不及，就伸手使勁，向來槍用力一拋，羅思舉在馬上站身不住，早跌入河中去了。要知羅思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諳水性羅思舉得功 困山崗齊王氏傳首

却說羅思舉翻身跌入河中，仗着素諳水性，並不心慌，黑丫頭以爲思舉必已淹斃，就下了馬，得意洋洋的俯首河畔，尋覓思舉屍身。不防思舉突從水中躍起，矛

尖正中黑丫頭的咽喉；這黑丫頭雖是天生奇勇，却因喉間氣管已斷，就仆地死了。思舉跳上岸來，拔刀砍去他的腦袋，回營報功；桂涵亦因放箭射傷了姚之富左目，得勝回來，兩人遂一同入營，稟明情形。德楞泰雖很欣悅，但首逆齊王氏仍未就擒，不免焦灼；遂把兩人擢升參將，限期嚴緝齊王氏。兩人原是江湖大盜出身，飛檐走壁，扒高鑽低，都很熟練，腳膀上裹了數十斤的鐵沙，能夠一氣行千里之路；現在投身軍營，竟得參將官職，驚喜過望。當下兩人計議安定，不帶兵馬，却換了黑色窄袖的短衣，軟底輕便的快靴，背上只帶把蛟角追風純鋼斧，趁夜半黑暗，偷入賊營；遇見巡邏賊衆，兩人遂閃過一邊，果然無人知覺。一直來到賊營中心，探得齊王氏屯駐一所大廟之內，兩人攀上樹頂，先瞧明了路徑，纔使出一「壁虎游」的絕技，各將臍眼伏在牆上，用力使氣，向上一挺，早已扒進牆內；悄悄尋着內室，遠遠瞧得室外有多人執刀守護，就料得室內定是齊王氏的臥處。輕輕縱上屋面，翻開幾片瓦，向下偷覷，只見室內紅燭高燒，光明如同白晝，中間

垂着絳色紗帳，帳外露出一隻瘦不盈握的小脚，意思上去不過二寸多些；再定睛向帳內一瞧，因為紗帳十分稀薄，帳內又挂着一盞碧澄澄的貝壳亮燈，隱隱地就瞧見一個美貌婦人，睡興正濃，雖已徐娘年華，却有百般丰韻，好比煙籠的白芍藥，嬌睡的秋海棠。羅思舉在屋面低語道：『有這樣齊整的娘兒們，也會造反作亂，今日遇着我們，命得逾限當死，不勝亦死，不如徑往取之，或可僥倖得勝；兩人意志決定，遂各拔出那把純鋼斧，破檐飛下。闖到牀前，正待舉斧砍去，齊王氏却已覺得，一脚踢來，正



該休了！』桂涵道：『這齊二寡婦素來勇悍，他防備得又這樣周密，我以為今晚尚未下手之時！』思舉道：『轉瞬限期滿了，我們的腦袋，可就難保；今日遇見，豈可輕輕放過！』桂涵也覺

踢在桂涵的肚子上，幸而桂涵會得蝦蟆工，鼓氣抵擋，沒曾踢倒，但已倒退了丈多遠。羅思舉眼明手快，照準那腳，使力一劈，就把這三寸蓮鉤，劈了下來；齊王氏痛極，大呼道：『快拿刺客！』兩人恐室外有人進來搭救，衆寡不敵，不免被擒，無心再砍齊王氏的腦袋，拾了這只蓮鉤，依舊縱身上屋，鷹隼翔空似的回營去了。回到大營，正交五鼓，德楞泰瞧了這只血肉模糊的蓮鉤，心驚兩人勇敢，傳令以副將記名，遇缺補用。又下了急令，乘此機會，着部衆猛力往攻。這時齊王氏失了一腳，昏暈牀上，賊衆正在驚惶，聽得清軍來攻，也無心抵敵，忙的昇了齊王氏，由姚之富在前開路，逃向西去；清軍乘勢掩殺，斃敵數千，尙有八九千悍敵，走據山中。德楞泰怎肯捨棄，緊緊趕來，賊匪無奈，逃上高崗。德楞泰探得這高崗乃是絕地，只有崗前一路可通，崗後下臨深壑，遂躬冒矢石，左手執着藤牌，右手握着短刀，率領許多藤牌兵，連步直上；賊衆初還抵敵，後見清軍愈聚愈多，也就逃命要緊，紛紛衝下山來，雖是逃掉了幾個，大半却給清軍殺死。齊王氏逼得無路可走，

部下的賊目匪衆，凋零殆盡，只有姚之富與自己有特別關係，義不他離，尙有身邊，遂哭道：『大事不成，落得如此下場，我死不足惜，何忍累你？你就不必念我，逃命去罷！』姚之富道：『娘子以一婦人，足跡遍四省，殺人何止百萬，亦足自豪；今事不成，一死而已！我亦義無他顧，自當追隨地下，何必作此怯態，乞憐於人呢！』兩人談了幾句，向崗後峻首三省，道是渠魁就戮；一面飛表到京，疏奏告捷。要知齊王氏死後，教匪能即平定否，且聽下回分解。



崖，竄入深壑中去，就骨斷肉糜的死了。德楞泰來到崗巔，方知兩人已死，傳令軍士縫下崖去，把他們首級割下；又把下們屍身支解，橫切豎割，也不知割了多少塊。然後整隊回營，一面傳

第二十四回 勞師糜餉諸將遷延 誘敵歸誠賢員幹練

却說嘉慶帝得了德楞泰的捷報，却下旨道：『首逆齊王氏、姚之富，情急投崖垂斃，雖經臠割示衆，究未能生擒解京，盡法處治，不爲滿意；此時竄匪中，尙有高均德、李全、王廷詔等，務須按名設法生擒，不可再令情急自斃，倖逃顯戮，特此傳諭知之！』諭旨下後，又得額勒登保、明亮會銜急疏，乃是湖北省內，餘匪將告肅清，李全、高均德等幾名賊目，已都竄入陝西；嘉慶帝因德楞泰、額勒登保、明亮等辦理雖未能盡善，尙有微功足錄，下旨各有陞賞。只因四川方面，賊勢甚張，川東匪首王三槐、徐天德等，以達州爲根據；川北匪首羅其清、冉文儔等，以巴州爲根據；互通聲氣，急則并攻一方，暇則分道旁出，蔓延十餘州縣，所至蹂躪。並且齊王氏的餘黨，分作二股：一股是新頭目 張漢潮、劉成棟等，收編殘衆萬餘，出沒於四川、陝西、湖北三省的邊境；一股是舊頭目 李全、高均德等，在陝西想竄回湖北，中途爲清軍所敗，折回寧羌州，謀與羅其清等結合，遂率衆南入川境。嘉慶帝見湖北

陝西境內的賊匪統都竄入四川，諸路將帥往往顧此失彼，遂命諸將大舉進駐四川，只留湖廣總督景安，專守湖北省境，防川東賊匪竄入；又下旨諸將分定責成，使他們無所諉過，命明亮、德楞泰、專剿李高，再會同惠齡、恒瑞、夾剿羅冉、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統帥勒保，於專剿王三槐等一股外，仍兼察各路賊情，相機布置。這道詔旨，不能說是詔旨，頒了下來，他們就改變方針，一意誘擒首逆，置餘匪於不顧了。且說這統帥勒保，任事以來，毫無寸功，初猶虛張聲勢，自詡戰蹟，後竟尸位素餐，任賊橫行，嘉



沒有意思，無如諸將都受和坤風愷，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為目的。當初嚴旨屢下，他們以為有和相公的命令，無論詔旨如何嚴厲，只當耳邊風似的隨聽隨忘；待此分定責成的

慶帝也就連一接二的把他嚴旨切責；勒保恐宸眷日衰，不免疑懼起來，遂向一個名喚王葦的幕吏問計。這王葦不慌不忙的說道：「廷旨要大帥生擒王三槐，只要把三槐擒着，可就完事哩；晚生的意思，三槐既不能力擒，就不如派一幹員，誘他來營，捉住了他，豈非妙哉！」勒保道：「計是再好沒有，却是幹員難覓。」王葦道：「現任建昌道劉清，前任南充縣知縣時，宜制軍曾命他前往賊營，招撫三槐，這三槐却也隨他來過大營；不知怎的，宜制軍竟把三槐放走，三槐依舊橫行無忌。現在大帥只須如此如此，就可得着大功了！」勒保聽了大喜，拱手謝道：「咱大功告成，定與老夫子暢飲三日！」說着，立刻移札，命劉清速來大營。這劉清表字和齋，乃廣順縣人氏，居官廉潔，人稱第一清官，百姓呼他爲劉青天；王三槐羅其清等一般賊首，也素來敬服他，假使大小官員，都像劉清那般的清廉，即使叫他們造反，他們也不願意，只因清官少而貪官多，大亂可就激成了哩。聞文不叙，且說劉清得了札文，就與幕友貢生劉星渠，星夜趕到大營，勒保傳命召入，歎

待得很是謙恭，把招降王三槐之意說出。劉清道：「那厮反覆無常，卑職前次代宜制軍招撫，他已允應，後來忽又變卦，卑職愚見，還是用兵剿滅他的好！」勒保道：「不是這麼說！用兵三年，損失不少，現在改剿爲撫，原不過權宜之計，王三槐倘能投誠，咱總不待虧他；賊自降了，賊衆或可望風歸附，大亂也可得此勘定，老兄就是首功了！」劉清沒迎接入內，禮貌周到，十分恭敬。劉清反覆勸導，命他束手歸誠，朝廷決不問罪，也可圖個功名；三槐感激涕零的說道：「青天大老爺吩咐，小民怎敢不遵！」上回宜



法推辭，只得允承走一漕；勒保派了一名都司汪選，與原來的劉星渠同作隨員，隨了劉清而往。這王三槐居住的地方，喚作安樂坪，劉清等三人，到了那裏，三槐聽得是劉青天來了，出寨

大人不是真心招撫，所以小民不敢投順；此時換了個勒大人，小民向不識他，偷把小民哄去砍了腦袋，豈不糟了！要知王三槐投誠與否，下回再行分解。

第三十一回 解降匪勒統帥失信 誦咒語和相公伏殃

却說劉清聽了三槐之言，就道：『勒大帥向我說過，決不虧待你的！你如疑慮，可與我的隨員同去，我在此做個抵押何如？』三槐垂淚道：『不敢！只求大老爺的隨員，留在這兒，已是萬分感激，小民願與大老爺同往！』劉清當然允諾，遂與三槐同到大營。勒保得訊，陞帳召人，見了三槐，就命站在旁邊，如虎如狼的軍士，用繩網住。劉清瞧得模樣不對，上前稟道：『王三槐已願投誠，請大帥寬其既往，不必用刑！』不料勒保怒容滿面，喝道：『皇上有旨，指名要這狗賊，今日擒着，不給他個利害，何以警其餘衆！』劉清知事不妙，驚道：『大帥麾下的汪都司，卑職幕下的文案，都在安樂坪作抵，假使三槐性命不保，他們倆勢必也不能生還，那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我怎生對得起他們！』勒保冷笑道：『你道咱

要把他就地正法嗎？哼！他是個欽犯，當然解送京城，聽皇上發落。這生死之權，莫說老兄不能作主，連本帥也不敢作主的。倘然爲了兩個末吏偏將，就把欽犯釋放，本帥的腦袋要緊，不敢擔任哩！

劉清這時動了義忿，也就作色道：『大帥把三槐放了，卑職敢以身家性命作保！』

勒保又冷笑道：『這事可由不得老兄費心，本帥也只得厚負老兄將，帶了許多兵馬，把王三槐檻車解往北京；一面又飛表奏捷，只說是攻破了安樂坪，生擒得來的，却把劉清說降之事，一概不提。王三槐就道之時，仰天哀呼道：



的美意了！

劉清嘆道：『殺一三槐不足惜，以後賊衆不敢輕試投誠，那就要多費兵力，只恐大帥所得不償所失哩！』

勒保道：『這待將來再說，且顧目前爲是！』

說畢，立即派了一名部

「不料今日死於惡狗之手！但劉清天厚意實可感，我部下有知，劉青天的幕吏劉先生，必須全他性命的！」三槐入營投誠的時候，就有部衆扮作商民，隨來探聽訊息，現在得知情形，忙的回去報告；餘衆遂奉冷天祿爲頭目，依舊據守川東，與徐天德同拒清軍，却真的聽了王三槐遺囑，把劉星渠放走，只把都司汪選，殺死了出氣。劉星渠虎口餘生，回見劉清，道是賊衆確有投誠之意，現又激得他們挺而走險了；劉清聽着，默不作聲，只嘆了一口氣，回任而去。這勒保飛表奏捷到京，諭旨下來，把勒保晉封爲威勤公，伊弟永保，前因剿匪不力，革職監禁，現亦加恩釋放。和珅乘此機會，又把自己許多黨羽，奏請獎叙勞蹟；諭旨遂又頒下，晉封軍機大臣大學士和珅公爵，戶部尙書福長安候爵，其餘在軍機處辦事人員，也各有陞賞。勒保見誘擒的計策，果然有陞官晉爵的希望，遂想再襲故智，假意懸賞招撫；那般教匪，豈是傻子，見王三槐上了圈套，個個拚出性命，任憑你勒大帥如何甘言巧語，他們却結成死仇，不來上鉤，反比從前益發刁悍。惟有那額勒登

保德楞泰，在川北剿賊，却是節節取勝。數月之間，羅其清在石洞地方被額勒登保生擒斬首，冉文雋在通江附近亦給德楞泰惠齡兩軍擊斃。川北匪首雖已授首，但殘衆又給新起的賊目苟文明收編成軍，率之而竄。那陝甘總督宜綿專擇賊匪不到的地方安營立寨，終年未出一戰。湖廣總督景安更是可笑，賊至則避，賊去方敢出追。他前次上皇南面坐，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机，和珅在上皇膝前跪下。上皇却閉了眼睛，口中喃喃低語，隔了半晌，忽張開眼睛，向和珅問道：『這人的姓名，喚作什麼？』和



珽奏道：『高均德，苟文明，』上皇聽了，又閉目低語了一會，纔命和珽退出。嘉慶帝瞧着，莫明其妙，到了明天，就趁閒暇之時，向和珽詢問究竟。和珽道：『上皇所誦，爲西域祕密呪，誦了此呪，能使所惡之人，雖遠隔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奴才聽得上皇默誦此呪，料知所呪的人，必是教匪悍酋，所以把這高苟兩賊的姓名奏對哩！』嘉慶帝聽了，心知和珽也必能誦此呪的，不覺大駭；正待設法將和珽處死，却不料太上皇忽給綠天第一妃瑤姝弒死，於是和珽的性命，也就不保。要知太上皇如何被瑤姝弒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斬草除根心堅鐵石 落花墜地血濺宮牆

却說綠天第一妃瑤姝，自從與碧雲菴住持尼雲上無意重逢後，奏明太上皇，結成方外之交，雲上遂得出入宮禁，與瑤姝叙首；只因皇后嘉塔臘氏死了後，他們佈置的計劃，未免稍受影響，雲上迫不及待，就到綠天深處，向瑤姝道：『前次我想一計害三賢，未能成功，後來韃婦又已病死，看來此事着手，較前麻煩多哩！我

意現今之計，不如先圖老奴，待老奴死了，奸相必然遭誅，然後再把這韃奴收拾，徐圖大事，不知尊意如何？」
 瑤姝道：「我亦久有此意，怎奈我們倆，文弱不勝武事，這暗算一節，怕的無從下手，況且令姑母刺死了雍正老韃奴，宮中防護備至，妃嬪承幸，都是一絲不挂，裹着一條錦被，由宮監駝着來去，休想帶得利刃，真是英雄也無用武之地的。」
 然道：「常聽人言，拳術有內工一法，以拳擊井口，每日一擊，積久能使水沸，更易以手指，久之亦可波濺；我習此已逾十年，水沸波濺，固已隨心所欲，但未以此試人，



而我却蓄意得久了！改易手法，或可不假器械，能達目的，且能了無迹象；但是我想計出萬全，必有十分把握，方敢行事，現在不知已到時候嗎？」
 雲上道：「請問這手法，是怎樣的？」
 瑤姝

不知能應手立斃否？」雲上喜道：「一向怎的不聽夫人說起？」瑤姝道：「我以為此法也不過習着頑要的，未必果有怎等効力，所以也就祕不奉告了！」雲上道：「這是拳術中最精的內工，夫人有此絕技，撲殺老奴，實已易如反掌；不過夫人只知此法，却無他技，恐殺了老奴，脫不得身，也是枉然！」瑤姝道：「我能殺老奴，已可略洩心頭之忿，雖死也可瞑目；當初未卽下手，並非怕死，實不知此法確能成事哩！」雲上道：「那麼，不如稍待時日，待夫人習得脫身之術，再下手不遲！」瑤姝笑道：「我之處心積慮，原欲得老奴而甘心，今幸習得絕技，能達夙願，死且無恨，還想脫身規避嗎？我已算盡了一片赤心，以後的事，可就勞你們賢伉儷倆了！」雲上尙待婉言勸阻，只見敬事房總管太監，進來向瑤姝奏道：「太上皇有旨，命召娘娘入宮！」瑤姝聽着，點了點頭；太監悄悄退出。瑤姝微笑向雲上低語道：「這老奴因年老力衰，好久不御妃嬪，今日在宮中，忽的召我進城入宮，真是天絕老奴之命了！到晚晌，少不得與我幹此勾當，我就待他快樂之時，用手指

在他臀部穴道上，猛力指這一下，不把老奴指死，我可不信！」雲上道：「事固可成，怎奈夫人不能脫身哩！」瑤妹道：「不必多慮，我就要入宮去了！」雲上沒法，只得先退。這瑤妹整肅衣履，隨太監來到宮中，待晚晌，纔由內監把他脫去衣服，赤着身體，用錦被裹往養心殿，太上皇的寢宮；內監照例退出，屏聲靜氣的站立殿外，嚴密侍衛。却聽得殿內笑聲吃吃，終夜未置，直到四鼓時份，笑聲方止，靜悄悄的一無聲息。須臾，天光大明，殿內依舊寂然無聲。向例黎明之時，由敬事房太監，隔窗報曉；此時報曉的來了數起，却不見太上皇駕出。心知有異，遂又高呼：「綠天第一妃請起！」呼了十多遍，殿內毫沒動靜，不覺駭愕起來；乃由總管太監入內探視，進了養心殿，不見猶可，一見却魂飛天外。你道如何？原來這個享壽八十九歲福壽雙全的太上皇，赤條條的僵臥御牀之上，早已福壽全歸，壽終正寢；旁邊一個赤身妃嬪，却血流腦破的倒斃地上，仔細一瞧，正是綠天第一妃；因見牆上有一血痕，方知太上皇必是給綠天第一妃弒死，他畏罪自戕，撞牆而死的。

忙到成福宮皇上寢宮，奏明緣由；嘉慶帝大驚，至養心殿察看，果然所奏非虛，遂下旨爲太上皇發喪，將太上皇梓宮，奉安於觀德殿，敬上太上皇諡號爲高宗純皇帝。只因綠天第一妃有弒駕嫌疑，把綠天深處的宮監，提來研訊，得知雲上入宮密議情事，遂命兵部會同九門提督，至西山碧雲菴抄拿；却不知雲上早已逃避。嘉慶帝也就抽了口冷



氣，將此事擱置了。那和珅聽得太上皇駕崩，好比平空起了霹靂，便想至嘉慶帝前獻媚邀寵；無如死星照命，性命終難保全哩。要知和珅怎的性命難保，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煌煌天語將吏寒心 赫赫詔書相公下獄

却說和珅聽得太上皇駕崩，霹靂一聲，魂不附體，繼念內禪之前，曾經預遞如意，

於嘉慶帝前，自己也不無微功，未必就生意外；又見嘉慶帝居喪大慟，頗盡孝思，遂自恃係太上皇舊臣，嗣皇帝瞧在太上皇的面上，必沒有十分過不去的情事，因此就放心起來。嘉慶帝親政以後，很想一洗積弊，便下了一道很嚴厲的諭旨，傳佈前敵諸將道：『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四征不庭，雖空荒絕域，無不指日奏凱，從未有勞師數年，糜餉千萬，尙未蕞事者。自川楚用兵以來，皇考宵旰勤勞，未嘗或釋，大漸之前，猶是盼捷音，迨至彌留，親執朕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若教匪一日不平，朕即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將，亦同爲不忠之臣也！』邇年皇考春秋日高，執法寬厚，卽如貽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旋亦得邀寬宥；然各路將吏，縱賊害民，何止永保一人，掩敗爲功，奏報粉飾，在京諸臣，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又莫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故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爲事，莫謂朕不知也！茲特申切誥誡，各路領兵大小將吏，其戮力同心，刻期滅賊，如敢欺玩嘗試，卽當軍法從事，決不稍貸，切切諭知！『這道諭旨，切中時弊，莫說

前敵將吏，個個危懼，就是大權獨攬的和珅，也慄慄不安。百官中有幾個神經敏捷的人，明知這諭旨是爲和珅而發的，遂有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窺破嘉慶帝的意旨，把和珅平日種種遇事把持，貪贓不法的情形，列成二十大罪，上疏參劾。嘉慶帝得疏，正是求之不得，立命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理、督同步軍統領九門提督阿蘭保，率全進來稟道：「有聖旨在此，請相爺接讀！」和珅以爲嘉慶帝親政，方纔四日，就有諭旨到此，想必是加恩陞爵的，心頭好生欣悅，急忙整肅衣冠，匆匆的踱了出



領侍衛多名，前往和珅宅中查抄。這日和珅正在私室，看愛姬雪梅、吳卿憐、曉粧、理髻，共坐閒談，方說起當年湯金釧不敢應試，私自出京之事，不免笑他書獃子見不得世面，忽的家奴劉

來，早由僕役布置香案；和珅見了，儀成二親王與阿蘭保，拱一拱手，就跪下道：「奴才和珅接旨！」這和珅接旨，向來沒有此次恭敬，因為太上皇已死，失了靠山，便想於嘉慶帝前，獻媚邀寵，所以誠惶誠恐的故意做出誠摯的態度。儀成二親王，見和珅已經跪下，遂南面上立，朗讀諭旨道：「和珅欺罔擅專，情罪重大，著即革職，鎖交刑部嚴訊，欽此！」和珅聽了，猛喫一驚，面無人色；他身體本很肥胖，現見死星臨頭，此去必是凶多吉少，就伏地哀鳴，死了不肯起身，他這模樣，活像一只就屠之豕。阿蘭保原是著名的勇士，搶步上前，一手把和珅頸皮擒住，老鷹抓鷄似的拖了起來，喝道：「前兒的和相公，是玉皇大帝也不敢損動你分毫的，今兒啊，可就是你和相公的好日到了！你要是見機，立刻走罷！要是不走，哼！咱們帶的侍衛，手中有的是繩索，有的是鐵練，可也對你不起！」和珅依舊倔強不走，儀成二親王也說道：「和相公，你偷是抗旨，可了不得！咱們也顧全你面子，所以命你隨着同去，免得拉拉扯扯；假使你執意違抗，就莫怪咱們無情！」和珅無奈，

含了滿眶眼淚，乞憐道：「奴才怎敢抗旨！伏求皇上瞧在大行太上皇帝的面上，網開一面，奴才可就感恩非淺！」阿蘭保性急，不耐煩久待，親手用鐵練把和珅鎖住；和珅欲待抗拒，怎還抵住得下，侍衛們不由他分說，牽着他，由阿蘭保督押而去。儀成二親王，却仍督同侍衛人等，把守前後門，准備查抄和珅家產；又把和珅家奴劉全、王老公等一隨鷄，嫁狗隨狗，見此情形，也不禁流淚，情願入宮乞恩，當即乘輿出門。那把守大門的侍衛，認得是公主，不便攔阻，只得聽他自去。要知和孝公主能否保全和珅



千人犯，統都擒在，押付刑部獄中，聽候辦理。那和珅的眷屬，見大禍已臨，個個唬得屁滾尿流，遂請了太上皇的和孝公主出來，由額駙、豐紳殷德，領着大眾，一齊叩頭求救；和孝公主嫁鷄

隨鷄，嫁狗隨狗，見此情形，也不禁流淚，情願入宮乞恩，當即乘輿出門。那把守大門的侍衛，認得是公主，不便攔阻，只得聽他自去。要知和孝公主能否保全和珅

家屬，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家屬從寬成全骨肉

贓私抄出撩亂眼花

却說和孝公主來到宮中，在嘉慶帝前，再三哀求，給和珅說情。嘉慶帝蓄謀要殺和珅，好容易到此時纔達目的。這情面豈肯輕輕允許，但念着和孝公主是太上皇所鍾愛的，不忍過爲其年，叨沐殊施，無有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猝遭大故，苦塊之中，每思三年無改之義，皇考簡用重臣，斷不肯輕爲更易。今和珅情罪重大，並經科道諸臣，列款參奏，



甚，遂允寬免家屬，只罪和珅一人。和孝公主無可奈何，就哭着回府不提。嘉慶帝把和珅發下刑部獄，隨下一旨道：「和珅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衛潛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

實有難以刻貸者；是以朕於恭頒遺詔日，即將和珅革職拏問，臚列罪狀，特諭衆知。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蹟，各據實覆奏。『這旨下後，直隸總督胡季堂，首先覆疏上奏；這胡季堂本亦和珅私黨，現因冰山已倒，恐自己祿位不保，所以疏奏道：『和珅喪盡天良，非復人類，其灤州祖塋，僭越逾制，設立饗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種種悖逆，罄竹難書，而其蠹國病民之罪，幾同川楚賊匪，請依大逆律，凌遲處死；是否有當，伏乞聖裁！』嘉慶帝得疏，發交主管大臣，併案辦理。並因福長安與和珅共事最久，平日又最相契，不能舉發和珅罪狀，下旨將福長安革去官爵，一并拘入刑部獄，候旨酌奪；又下旨命成親王爲軍機大臣，兼管理戶部事務，主審和珅福長安案，與刑部尙書董誥會同辦理。這時嘉慶帝又得到一個奏摺，中有附致和珅的私函，奏摺內不過照例請安的話，私信內却因太上皇駕崩，諄勸和珅節哀；嘉慶帝瞧了大怒，查得這奏摺乃山東巡撫伊江阿遞來的，遂下旨道：

「本日伊江阿遞到奏摺，有寄和珅書信，業經聞知大行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信內惟諄勸和珅節哀辦事等語，而於朕遭罹大故，並無一字提及；即以常情而論，寄信唁問，自當以慰唁人子爲重，今伊江阿於和珅則再三勸以節哀，慰問殷勤，而於朕躬僅照常具一請安之摺，轉將尋常地方事件陳奏，不知是何居心！可見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

珅罪狀，特旨派成親王爲抄查和珅家產欽使，督同幹練人員，前往辦理。成親王到了和珅宅內，將前堂後廳，外院內室，統都查遍；查得他的房屋，全用楠木造成，



體制儼如甯壽宮，華麗勝過圓明園，這裏邊陳列的古玩奇珍，比着大內，還多一倍。成親王一一抄過，錄成底稿，計開：『甲項房地產，正屋十三進，七百三十間，東屋七進，三百六十間，西屋七進，三百五十間，欽賜花園一所，亭臺三十七座，新屋六百二十間，內花園一所，亭臺六十四座，新屋八百零八間，私設檔子房一所，七百三十間，方地八千二百頃，房地契五箱。』『乙項舖產，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當舖七處，本銀八十萬兩，綢緞號二十三處，本銀一百萬兩。』『丙項庫產，綢緞庫十三批，共一萬四千件，磁器庫二十批，共九萬六千一百件，洋貨庫十一批，共四千二百件，銅錫庫六百批，共三十六萬九千三百餘件，珍饈庫三十六批，不計數，皮張庫六十二批，玄狐白狐白貂紫貂等組細皮張五萬六千八百張，應用庫紫檀琉璃各物，共九千四百五十件，內用庫，金銀珠寶花飾簪鐲，共三萬八千餘件，文房庫二十三批，不計數。』『丁項銀錢，金山一座，估值計銀七百萬兩，銀山四座，估值計銀一千二百萬兩，赤金八萬三千七百兩，白金二萬六千四百

兩紋銀一百零七萬五千兩制錢一百五十萬串。元寶銀五萬五千六百箇。鏡。銀五千三百箇。蘇。銀三百十五萬二千箇。番銀五萬八千圓。銀錢借票二箱。『戊項古玩珍品。大玉鼎高三尺五寸。十三座。小玉鼎八十六座。玉如意一百三十柄。鑲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柄。長三尺高一尺。白玉馬十隻。玉碗十三桌。玉盤八一面。玉觀音高六尺三寸一座。玉佛高五尺七寸一座。玉鼻煙壺二十四對。玉盤八十箇。玉圍屏一座。計二十四扇。玉桌屏三十座。大小玉碗九十三架。不計件。東珠八百九十四粒。龍眼大珠十粒。珍珠手串二百三十挂。散珠五斛。紅藍寶石一百七十塊。寶石硯十方。祖母綠翎管十一箇。翡翠翎瑟八百三十五箇。奇楠香朝珠六百九十八挂。赤金大碗五十對。金鐘二十座。金筷杯碗匙壺共二千八百零九件。紋銀器皿一萬六千餘件。珊瑚樹七株。高四尺八寸。珊瑚頂八十枚。寶石頂九十二塊。古銅鼎十二座。漢鼎一座。古銅瓶三十一箇。古銅器皿三百五十三件。翡翠西瓜一箇。鐘表一百五十六架。其餘雜物一萬二千餘件。』己項衣

服器具什物，捨獬獠皮八十二張，貂皮二百六十張，青狐白狐玄狐黑狐皮共二百六十八張，海虎海龍海豹海狗皮共九十二張，西藏獺皮關東獺皮共一百零八張，青種羊干尖灰鼠皮統共一千一百三十七件，羔羊灘皮統共九百十四張，綢緞紗綾共一萬九千七百三十捲，繡蟒緞八十三捲，猩紅洋呢三十一疋，嗶嘰三十疋，各色布四十九綑，葛布三十綑，各色皮衣各色綿夾單紗男女大小衣服被褥等公七萬四千一百餘件，御用緯帽二頂，織龍黃馬褂兩件，醬色緞四開襖袍二件，各色皮帽二百十三頂，鏤金八寶牀十八座，鏤金八寶屏鏡共三百零六座，玻璃衣鏡十八架，玻璃小鏡三十八架，銅錫等器七千三百餘件，檀楠几椅共二萬四千九百餘件，其餘雜物八千三百餘件。』這一篇抄查清單，洋洋大觀，共列一百零九號。當時成親王只估得二十六號，已值銀二萬餘萬兩，另外八十三號，尙未估價，假使統共估起價來，差不多有十萬萬兩；從古以來的富翁，無論是誰，沒有能和坤十分之一的，就是中外各國，那一朝代的皇帝，沒有這麼大的

家私。在下做書的給成親王記了這筆賬，覺得大開眼界的不淺，莫說在下是個窮小子，瞧了眼花撩亂，就是民國十年來著名發財最快的大軍閥，雖是幾千萬的，也有超過一萬萬的也有，但是像和和那般十萬萬的大家私，也許還沒有哩。況且和那時候，與現在大軍閥所處的時代，又不相同那時的生活程度，與現在時代比較，恐也不止十與一之比啊！所以和的十萬萬，簡直可以抵到現在的百萬萬哩。在下寫到這裏，却要胡謔幾句，奉勸世人！請看那和，官居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部事務，又封過一等公爵，兒子又招爲額駙，黨羽林立，權勢隆重，掙得如許家私，真可謂富貴到了極點，至矣盡矣的了，到底却是一場空，何曾享到實惠，並且象以齒而焚身，竟因此遭了大禍；當世的大軍閥們，瞧了和做榜樣，也就可以憬悟的了。閒話剪斷，下回再入正文。

第二十五回 國帑空虛正堪彌補 朝臣疑懼概不株連

却說成親王抄過和家產，又往抄福長安劉全等家產，也各有幾百萬兩銀子

的家私，遂一面上疏覆奏，一面把和珅提出訊問。可笑這和珅平日耀武揚威，惟我獨尊，此時却縮做一團，只說是叩求皇上饒他性命，成親王把科道參劾的二十大罪，乃各大臣續疏參劾的許多情事，問他可是真的？這和珅不敢抵賴，一一承認，成親王遂錄了口供，疏奏上去。嘉慶帝見抄出和珅財產，如許之多，不覺暗暗驚異；心想即位以來，因狀詳細宣示，並著諸大臣擬罪候奪。諸大臣中，向與和珅不睦的，當然乘機報復；另有一般本是和珅的黨羽，或是受過和珅恩惠的，却也順風轉篷，從阱下石起



乾隆年間，數興武功，內帑早已空虛，又因連年用兵，國庫更是支絀，現在抄沒了和珅這麼的大家私，足可彌補前虧，到也一舉兩得之事，說不盡有多少欣悅，遂下旨將和珅福長安的罪

來；於是聯名上疏，奏請將和珅凌遲處死，福長安劉全均斬立決。嘉慶帝得疏，却又假意示恩，下旨道：『現當皇考大事之時，即將和珅處死，在伊固爲情真罪當，而朕心究有所不忍；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以和珅之喪心昧良，不齒人類，原難援引此例，姑念其曾任首輔大臣，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爲國體起見，非爲和珅也。福長安著從寬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監提前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劉全以一奴才，家財亦累百萬，不爲嚴辦，何以警衆；卽着准如所擬，處以斬立決！和琳本無功蹟，征苗一役，更多罪戾，自應革去公爵；至配享太廟，尤爲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亦邀此異數，著卽照議撤出！豐紳殷德係固倫額駙，且公主平日最爲皇考鍾愛，自當仰體恩慈，曲加體恤；和珅公爵，旣係倖得，應照議革去，著加恩仍留伊伯爵，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大學士蘇凌阿，年老龍鍾，和珅因係和琳姻親，且利其昏瞶充位，藉顯己才；伊年逾八十，跪起維艱，豈能勝綸扉重任，蘇凌阿

著卽以原品休致！侍郎吳省蘭、李潢、太僕寺卿 李光雲，皆係和珅引用之人；李光雲著以原品休致；吳省蘭降爲編修，撤回學政，不必在內書房行走；李潢亦著降爲編修，欽此！諭旨頒下，自有侍衛們分道傳遞。單表和珅在刑部獄中，料得大事不妙，却因事已如此，到也不再畏懼；閒着無事，吟詩消遣，方想得『萬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兩句。正愛之臣，我們也可以去了；不過今上使此手段，怕的先帝在天之靈，也有所不安的哩！說畢，遂以繩結繫於項下而死；時爲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午牌時分，和



待賡續，却兒幾個御前侍衛，押着福長安來到，宣讀諭旨；和珅聽了，雖不免心慌，但硬着頭皮，不露聲色，謝過聖恩，就向福長安道：『你我兩人，是先帝舊臣，固應相從地下，今上自有他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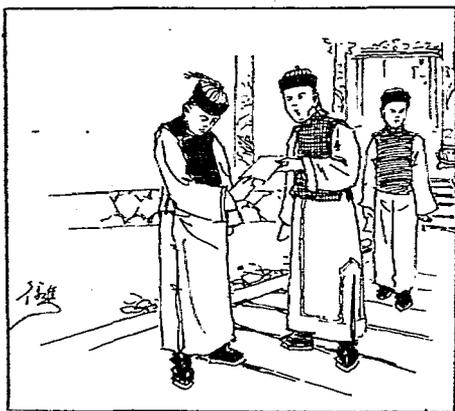
珅蓋棺論定，很有人說他是個奸雄，不亞於曹孟德的才識兼長。只有這時山東萊州府知府張問陶，却別具隻眼，說他雖有小才，而其才實不足濟其奸，不過是個尋常的庸臣而已。所以有詩咏他道：『金穴銅山意惘然，痴羊入肆尙流連。九泉添個尋常鬼，可惜黃扉十五年。』那和珅死後，京內外文武百官，恐此案牽連的人太多，個個不安起來。嘉慶帝窺得情形，遂又下旨道：『和珅任事日久，專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達，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業經辦結。因思和珅所管衙門甚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門下，逢迎餽賄，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亦非罰不及衆之義。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實爲其貽誤軍國重務，儻臣工誤會朕意，過事株連，攻擊陰私，摘發細故，則舉之不勝其舉，恐啟告訐報復之漸，是除一巨蠹，又流爲黨援，門戶陋習，殊非朕之本意也。凡吾大小臣工，勿庸心存疑懼，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爲國家出力之人，特此明白宣諭，各宜懍遵，砥礪，以副朕威與維新之至意。儻經

此番訓飭之後，尙不知改過，勉立修名，則是自甘暴棄，不齒士類，必當嚴加懲治，毋謂教誡之不豫也！將此通諭知之！要知後事，且聽下回。

第二十六回 整朝綱限制奢華品 嘆身世編成哀艷詞

却說這旨下後，百官纔得稍稍放心。嘉慶帝又下了兩道諭旨：一道是革除和珅當權時，各省遞奏，須遞副摺於軍機處之例，並限定軍機處章京名額；一道是勒令和珅家屬，仍回正紅旗滿洲籍。另又恩旨，把首先參劾和珅的御史廣興，陞授副都御史；其餘如廣泰、王念孫等，也各有陞賞。又因乾隆末年，和珅聲勢正在赫奕之時，舉朝無一人敢以糾劾，獨有御史曹錫寶，能抗辭舉發和珅家奴劉全罪狀，不愧諍臣，今已抱忿而死，特追贈爲副都御史；其餘凡得罪和珅而致罷斥的，亦都量予錄用。又因自和珅當權以來，各省貢品，和珅擇優取其大半，所餘萬進呈入宮；卽如和闐貢玉一項，和珅宅內抄出之物，較宮中所有，更爲珍貴，故特下旨，以後除東三省貢呈藥品、磁器、人參、東珠、貂皮之外，餘均豁免。並罷免各省督

撫將軍，於元日進呈如意之例，諭旨中有『諸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等許多話；實則嘉慶帝並非恨這如意東西，只因內禪之前，和珅先得訊息，預遞如意，洩漏秘密，所以把痛恨和珅的心理，恨這如意了。嘉慶帝連下數道諭旨，獎正黜邪，朝廷風氣，爲之一變；却又想起慶親王永璘天性直厚，敦於友誼，乾隆年間，很有人慫恿他密謀庭零落，頓成一種悽慘可懷的景象，雖不致赤貧如洗，却已生計艱難；家屬人等，由和孝公主入宮哀求，本已恩旨免罪，但豐紳殷德自願不遑，怎生養得起許多



人口，就把僕役人等，遣散一空，和坤生前的姬妾侍婢，亦任聽他們下堂自去。單表吳卿憐雪梅兩人，見相公罪死，家產籍歿，花悲月慘，不免涕淚沾衣。幸而尙有一些私蓄，未被查出，雖屬太倉一粟，究亦不無小補，他們倆遂結伴南下，各歸故里。雪梅回到蕭山，尋往湯金釧那邊，金釧因他遭遇不幸，子身飄零，情景堪憐，且非久計，遂代他作伐，轉嫁人任是鐵石心腸，也要慘然淚下的。遂有一個富豪韓伯紳，瞧他秋娘雖老，却是飄絮依然，命人向他示意，想娶他作妾，好個吳卿憐，目覩兩家盛衰早已勘破紅



一商人而終。吳卿憐回到蘇州，因貲斧不多，又無依靠之人，漸漸把衣飾當賣淨盡，就仗着滿腹才華，編了幾支俚曲，淪落街頭，彈着四絃，自訴身世，淒惻動人，好比潯陽江頭琵琶聲，聽的

麝誓不再羅情劫，韓伯紳見事不成，又欺他弱絮無依，便想恃勢強劫吳卿，憐得了此訊，遂吟了七絕詩十首，備言一生遭遇，淒馨哀艷，一時轉誦。在下做書的，悲他薄命，不忍使他淹沒不彰，就將他十首絕詩，記在下面，詩中細字，都是他的原註，在下並無一字竄易，這區區之意，在下不過闡幽發微，盡這稗官之職而已。他詩道：

曉妝驚落玉搔頭，

己未正月八日，曉起理髻，驚聞和事，

宛在湖邊十二樓，

王中丞遇事，時亦清曉，情景宛在目前，中丞

撫浙，所起樓閣，皆飾以寶玉，酷似迷樓，和相邸中池館，亦仿照中丞也，

事定暗傷樓外景，人間無水不東流。

香稻入唇驚顰肉，燕窩列鼎當蘿絲，

中丞查抄時，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室皆然，人食之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譁然大

嚼，謂之羅地絲，蛾眉屈指年多少，兩閱滄桑知不知。

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繡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

素有肥疾，然亦有愈時，每倩人扶入內廷，或謂相度宜然，

相公冠冕列星辰，幽室傳聞盡貴臣，今日門前何寂寞，可知人語未曾真。

人口，就把僕役人等，遣散一空，和坤生前的姬妾侍婢，亦任聽他們下堂自去。單表吳卿憐、雪梅兩人，見相公罪死，家產籍歿，花悲月慘，不免涕淚沾衣。幸而尙有一些私蓄，未被查出，雖屬太倉一粟，究亦無小補，他們倆遂結伴南下，各歸故里。雪梅回到蕭山，尋往湯金釧那邊，金釧因他遭遇不幸，子身飄零，情景堪憐，且非欠計，遂代他作伐，轉嫁人，任是鐵石心腸，也要慘然淚下的。遂有一個富豪韓伯紳，瞧他秋娘雖老，却是風絮依然，命人向他示意，想娶他作妾，好個吳卿憐，目覩兩家盛衰，早已勘破紅



一商人而終。吳卿憐回到蘇州，因貲斧不多，又無依靠之人，漸漸把衣飾當賣淨盡，就仗着滿腹才華，編了幾支俚曲，淪落市頭，彈着四絃，自訴身世，淒惻動人，好比潯陽江頭琵琶聲，聽的

塵誓不再羅情劫。韓伯紳見事不成，又欺他弱絮無依，便想恃勢強劫；吳卿憐得了此訊，遂吟了七絕詩十首，備言一生遭遇，淒馨哀艷，一時轉誦。在下做書的，悲他薄命，不忍使他淹沒不彰，就將他十首絕詩，記在下面。詩中細字，都是他的原註，在下並無一字竄易；這區區之意，在下不過闡幽發微，盡這稗官之職而已。他詩道：

曉妝驚落玉搔頭，

己未正月八日，曉起理髻，驚聞和事，

宛在湖邊十二樓，

王中丞遇事，時亦清曉，清景宛在目前，中丞

撫浙，所起樓閣，皆飾以寶玉，酷似迷樓，和相邸中油館，亦仿照中丞也，

事定暗傷樓外景，人間無水不東流。

香稻入唇驚駝肉，燕窩列鼎當羅絲，

中丞查抄時，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室皆然，人食之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譁然大

嚼，謂之羅地絲，蛾眉屈指年多少，兩鬢滄桑知不知。

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繡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

和相

素有肥疾，然亦有愈時，每倩人扶入內廷，或謂相度宜然，

相公冠冕列星辰，幽室傳聞盡貴臣，今日門前何寂寞，可知人語未曾真。

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光景一番人。

最不分明夜月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紫燕來還去，害煞兒家是戟門。羅坐

此禍者，皆由蔣戟門侍郎釀成，

□此處原姬歡喜不知貧，長袖輕裙翠黛顰，二十九年秦女恨，卿憐真是可憐人。

白雲何處老親存，十五年間喚語溫，夢裏輕舟無近遠，一聲欸乃到吳門。

若教能悔即君才，聞和相臨沒時，有萬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句，一代雄心付劫灰，流水落花春去

也，伊周事業讓人來。

冷夜痴兒掩淚題，他年應付杜鵑啼，啼時莫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栖。

吳卿憐吟了這十首絕詩，就自盡而死，可憐一代紅顏，少不得又委蛻黃土。現在

表過卿憐之事，再叙定親王繇恩，又查出和珅遺臟，餘波未息，時有風浪。要知查

出的遺臟，是些什麼，且待下回叙來。

第二十七回 獸都統希榮遭革職 老師傅信道入迷途

却說和珅籍歿，賞財盡入宮中，嘉慶帝因國帑空虛，正可得此彌補，心中好生欣悅；民間私相傳語，就起了一個童謠道：『和珅跌倒，嘉慶喫飽。』一般王公大臣，窺透嘉慶帝心事，大都竭力清查和珅家產，有無遺漏，無非想借此獻媚。隔不多時，果然由定親王縣恩查



出朝珠一挂，粒粒都和龍眼般大，又圓又粗，真是無價之寶；遂奏呈上去，又羅織了許多事情，藉顯自己查贓的勞績。嘉慶帝得疏，把縣恩獎勵了一番，就下旨道：『和珅悖妄不法，茲又據縣恩查出正珠一挂呈覽，朕視之殊爲駭異；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詢據縣恩奏稱，曾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

燈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等語；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照叛逆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令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屍，但伊子豐紳殷德不應仍叨世襲，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停其世襲，加恩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縣恩能細心查出，辦理甚爲認真，著交部議叙，欽此！」這道諭旨頒下，就有個獸頭獸腦的獸子，這獸子乃是副都統薩彬圖，他見縣恩查贓獲獎，不免眼紅起來，也想依樣畫葫蘆，辦這一下，却又查不出什麼來，忽的想起和坤抄沒的家產，本是很多，但不見諭旨將清賬宣佈，他就起了獸念，以爲成親王等，必有弊端，也許吞沒了不少，所以遂上疏道：「和坤財產不止此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請密派大臣，研鞫追究！」嘉慶帝瞧了此疏，恰也誤會他的意思，原來嘉慶帝抄沒和坤家產，心中雖很欣悅，但恐臣民得知，未免面子下不過去；現見薩彬圖這麼說法，以爲他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特來挖苦自己的，不覺老羞成怒。

起來，下旨道：『薩彬圖所奏，何所據而云然？著明白奏來！』欽此！這薩彬圖歎氣太深，得此諭旨，以爲皇上瞧得起他，想必要嚴查弊端，自己正可藉此邀寵，遂再上了一疏，道是他親戚處有幾個使女，前曾在和相府掌管金銀內賬，偷要澈查究竟，可將這幾個使女發交刑部慎刑司提訊，就可水落石出；嘉慶帝不知他是歎氣發作，只當他是囁強不屈，遂也下諭道：『薩彬圖並非原派籍歿和坤之員，乃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達於朕前，實爲從來未有之事；薩彬圖無知妄瀆，誠百喙難辭矣！朕之辦理和坤，原以其蠹國病民，專擅狂悖，和坤一日不除，則綱紀一日不肅，故於正月初八日，革職拏問，宣示罪狀，用申國憲；自辦理此案後，軍機大臣等，從未於朕前奏及和坤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竟似利其私蓄者然，豈薩彬圖視朕爲好貨之主，敢以此嘗試乎？向來治罪之員，多有應行查鈔者；況和坤獲罪重大，焉有不行鈔籍之理！自古有籍歿之例，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即和坤家僕劉全等，亦因平

日倚恃和坤聲勢，橫肆不法，招搖受賄，不可不一併查鈔治罪。朕方以辦理此案，爲日已久，已覺過當，是以諭令速結，不爲已甚，而無識之徒，總計較和坤財產，不惟不知政體，實不知仰體朕之本意矣！朕在藩邸時，一切財用，猶有人己之別，今以天下爲家，豈僅以藏諸府庫者，視爲己有；此項查鈔贖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在地之上耳！何以展轉根求，近於搜括民間財物耶？薩彬圖言詞荒謬，本應重懲，姑念愚昧無知，著革職永不叙用，特此傳諭知之！薩彬圖惹了一場沒趣，求榮反辱，悔已莫及，只得忍氣吞聲，不敢再惹是非。這時安徽巡撫朱珪，入京陛見，嘉慶帝把他開去底缺，內陞爲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這朱珪表字石君，乃順天大興縣人氏，齒德俱尊，名滿天下。嘉慶帝在藩邸時，他曾任上書房總師傅，和坤當權時，嘉慶帝爲了他的事情，險的與太上皇發生意見，可見嘉慶帝對他的感情，實非他臣可及。此次調陞內用，原在意中之事哩。不過這位朱老先生，晚年棲心道教，迷信最篤，暇時往往閉目養靜，客至對談，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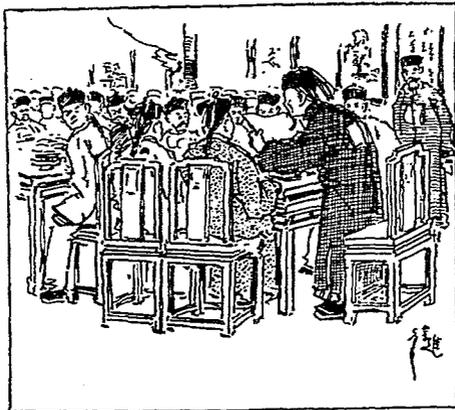
不開眸，自謂前身乃文昌宮的盤陀石，所以表字取了「石君」二字，又取了一個別號，喚作盤陀老人。後又自稱爲文昌二世儲君，曾奏請加梓潼帝號，陞爲中祀。嘉慶帝對於這種無關重要的事情，當然允准。那翰林院內的土地神，相傳是唐朝的韓愈，後來有人捏造謠言，道是韓文公已經卸任，繼任的人，是本朝狀元吳鴻；朱珪信以爲真，於接詳論教匪肅清的方法，大爲朱珪所贊嘆，正擬專摺荐舉，不料洪亮吉開罪了朱珪，竟致遣戍伊犁。要知洪亮吉如何開罪朱珪，且聽下回分解。



印之日，來到翰林院，經過土地祠，在轎子中拱手道：「老前輩請了！」轎役人等，瞧此模樣，忍不住都笑將起來。朱珪却依舊吾行吾素，行若無事。過了數日，有個翰林院編修洪亮吉，上疏

第二十八回 誦壽文狂士逞才華 竊洋鏡窮官露本相

却說洪亮吉表字稚存，別署北江，江蘇陽湖縣人氏，乾隆五十五年探花及第，學問淵博，當世推重，不過性喜飲酒，舉動乖僻，所以浮沉翰詹，未曾陞過一官半職；這時忽而興至，草了一道平邪教疏，深中時要，語語切實，尙未上呈，却給朱珪見了，大加贊嘆，遂想專摺薦



素工駢文，詞藻典麗，並世無兩，聽得他有文上壽，好生欣喜，忙命他讀起來。這洪亮吉不慌不忙，抗聲朗誦，却不知洋洋千言，都時譏諷朱珪迷信之事。須臾讀畢，舉。到了明天，正值朱珪誕辰，門生屬吏，都來稱觴祝壽，朱珪就在宅中設宴款待；酒到半酣，却有一人站起說道：「門生有一文爲老師上壽！」朱珪仔細一瞧，原來就是洪亮吉；心想此人

座客皆驚惶不已，洪亮吉偏又大笑道：『有了老師的妙事，方得有門生的妙文！』朱珪器量雖宏，也不能不作惱，喝道：『洪亮吉休得無禮！我是你的老師，怎敢如此搪突！』洪亮吉又笑道：『此正是門生之報答老師哩！』朱珪連說：『豈有此理！』座客恐鬧出亂子，各有未便，都道：洪亮吉不該如此胡鬧，竭力勸慰朱珪，當日遂不歡而散。洪亮吉這篇妙文，乃是乘着酒興，當場胡謔出來的，不料竟因此開罪了朱珪。這朱珪臨時雖很作惱，事過境遷，也就並不記在心頭了。誰知洪亮吉偏不識趣，又做了一篇文章，大罵朝內大臣，道是和珅是真小人，現在當權的王公大臣，是僞君子，真小人爲害淺，僞君子爲害大；遂譏王杰爲剛愎自用，劉墉爲當場鮑老，就是成親王等許多近支宗室，也各有譏評。洪亮吉做了這篇文章，遂想棄官回里，正待束裝南行，却給成親王得知，立刻入宮奏明緣由，又將文呈覽。嘉慶帝見洪亮吉開罪於人，太不成話，就下旨說他迂魯，把他遣戍伊犁；洪亮吉不防獲此重罪，也只得起程往伊犁而去。直隔了半年有餘，嘉慶帝方知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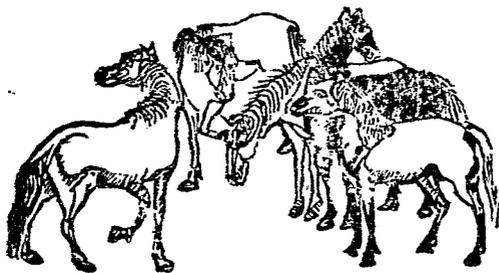
有一篇半邪教疏，取讀一遍，著實贊美他的文采，遂下旨賜令還京，放歸田里；洪亮吉回到原籍，一意著述，不問外事，壽等耄耋而卒，表過不提。且說朱珪陞做宰輔以後，依舊刻苦如寒士，崖岸高峻，清絕一塵；同僚雖笑他迷信神道，但敬他德行，也就不敢輕視。這時有個卸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本也和珪黨羽，在任時僮僕姬侍，飲食衣飾，狗馬玩好之物，應有盡有，日費不貲，後因贓案革職，回到京城，閒居數年，因爲不治生產，漸漸的窘困起來。待和珪罪死，他失了所恃，更是窮窶不堪，沒法活命，竟致乞食市上；王公貴人，都羞見其面，遇見了他，走避的走避，不睬的不睬，有時他到各大臣宅中借貸，也都預囑門丁，不爲通報；惟有朱珪却憐他的境遇，命門丁不必拒絕。這富勒渾正苦沒人睬他，得了朱珪這般的好人，喜之不勝，但又厚不起臉蛋，不便天天前往，每隔十天，纔去借貸一回；朱珪也有限制，每逢富勒渾來到，必親手取了二百個大錢，贈給他道：『我是個窮官，不能多幫助你，這二百錢爲數雖少，光是喫飯，也足夠你十天的用了！』富勒渾就感激流涕。

的謝了一聲，告辭而去。有一天，富勒渾又來到朱珪宅中，門丁照例引他在書室坐候；朱珪拜客未回，富勒渾不耐久待，四顧無人，却在桌子上竊了一枚小洋鏡，懷之而出；門丁見他來而卽去，心知有異，不便攔阻，讓他去了。後來朱珪查這洋鏡，偏覓不得，詢問僕人，始知富勒渾方纔到過，也就料到他做的勾當；一時起了感觸，不禁長嘆道：『人而在世丟臉，何如早早天死的爲爽快哩！』朱珪此言，原不過一時忿慨而發；但富勒渾雖是墮落到了極點，又不能不憐他，遂向僕人道：『此事不可聲張，只待



生如朝露，今兒不知明兒事，然壽夭貧富，皆有定數，壽不足喜，天不足憂，貧又何悲，富亦何樂。唉！人生實難，古人奢侈逾度，未有不勢窮而死的；像富勒渾那廝，老態龍鍾，不可謂不壽，然壽

富制軍下次來時，勿使他獨在室中就是！朱珪有此雅量，後來有人得知此事，傳佈出去，便益發令人欽佩了。正在這個當兒，四川匪首王三槐解到京城，有旨命朱珪等許多大臣，會同審理。要知王三槐如何口供，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哀情
小說



哀情
小說

口 搜盡世上之……

哀情

口 洩盡人間之……

悲聞

斷鴻零雁記

是錄大師著。大師以俯流遁跡空門，而文名則益震於天下。此編係叙其出世之哀情詞意幽慘悽惻，刺人心脾。在民國元年時，曾獲太平洋報做僅十之三。今本局特將其原稿付印，以餉世之愛讀大師文者。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桃花洞

是編為文十回，却能獨具慧心，脫近今言情小說之惡習。故瀏覽一遍，但覺字裏行間，發現兒女之爛漫天真，而一枝寫情文筆，玲瓏透徹，直欲抹倒紅樓西廂。評語亦譽快絕倫。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海棠箋

哀情 小說 洋裝一冊 價洋五角

弱女飄零記

哀情 小說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蕙娘小傳

奇情 小說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恨海

寫情 小說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腸花

哀情 小說 洋裝二冊 價洋七角

淚碑

彈詞 小說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清 代 十 帝 之 五

嘉慶 慶 演 義



行 進

上 海 廣 益 書 局 發 行

清代十帝
全史之五
嘉慶演義 卷四

第二十九回 細察供招賢奸立辨 連頒詔旨賞罰分明

却說王三槐押解到京，嘉慶帝命朱珪會同軍機大臣等，細加研訊。這王三槐受了勒保的欺騙，一肚子的冤氣，當着審問之時，只道是「官逼民反」，並無他話。朱珪等將詳情覆奏，嘉慶帝遂親自提訊。三槐咬定原供，依舊是「官逼民反」四字。嘉慶帝道：「你是四川人氏，難道四川全省的官吏，都是不法營私，沒有一個好的嗎？」三槐道：「只有一位劉青天，纔是百姓的萬家生佛。」嘉慶帝道：「那一個劉青天？」三槐道：「現任建昌道劉清，劉大老爺。」嘉慶帝道：「除了劉清，都不興嗎？」三槐道：「劉大老爺之外，像巴縣老爺趙華，渠縣老爺吳桂，雖不及劉青天，也還算得是個好官；其外可就沒有了。」嘉慶帝又問道：「那麼，臧官又是誰呢？」三槐含了滿眶眼淚，蔌蔌的淪了滿面，叩頭奏道：「犯民原是清白。」

出身，只因達州戴老爺，逼得犯民無路可走，纔不得已而爲匪的，就是湖北許多頭目，也都給武昌同知常老爺逼成的。但是戴常二位老爺，雖逼民反，暗中實是仰承幾位督撫大人的密命；現在許多領兵將帥，依舊如此，所以愈剿愈多。犯民要不是勒大人設計陷害，也決不會解到京城。嘉慶帝聽得「勒大人設計陷害」的話，好生疑訝，就道：「是殺一個頭可了事的！朝廷雖有好生之德，總能網開一面，你要是誠意投誠，勒保也未必就把你押解到京；老實說，你們這般大逆不道的叛匪，反覆無常，所以



857.48
290
5(4)

勒保不能饒恕你了！』三槐道：『犯民之事，勒大人劉青天都不在此，無從質對，這假意投誠一節，犯民無可辯明，只得招認。犯民自知獲罪重大，既已押解到京，當已萬無生望；不過犯民實非存心作亂，伏求萬歲爺法外施仁，賞個全屍！』嘉慶帝方纔的話，原是面子上不能不這麼說的，心中却早已起了一片惻隱之念；並且了然教匪的起原，真外事，並非沒有知覺，現在聽了王三槐的話，方知軍情腐敗，果然不謬，遂道：『你犯罪本當凌遲處死，姑念愚民無知，被脅作亂，著加恩免其寸磔，賜令絞立決！』



是官逼民反而起的。遂

想將王三槐的口供中

探察各路將帥的情形，

就問道：『據你說來，各

路將帥，簡直是太不成

話了！』三槐聽了，乃把

種種腐敗情形，說了一

遍。那嘉慶帝本很留心

A212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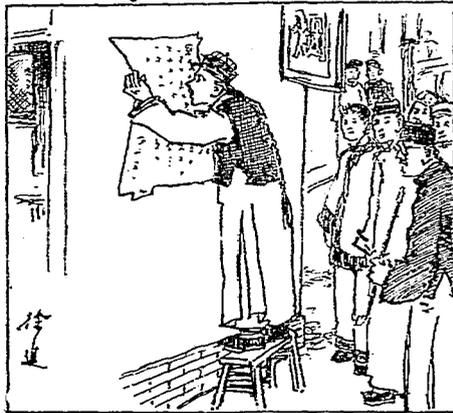
三槐謝恩退出，就由刑部員司，押赴法場，立刻絞死。嘉慶帝纔又下了五道諭旨，命兵部急足遞往前敵軍中。一道說是：『和珅壓擱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恃有和珅蒙庇，虛冒功級，坐糜軍餉，多不以實入奏；姑念更易將帥，一時乏人，勒保仍以總統授爲經畧大臣，其川陝湖北河南督撫，及領兵將吏，咸受節制，以一事權；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授爲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有不遵軍令者，指名參奏。』一道說是：『川楚軍需，三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皆由諸臣內恃和珅護庇，外踵福康安和琳積習，在軍惟笙歌酒肉自娛，以國帑供其浮冒，而各路官兵鄉勇，餉遲不發，致枵腹無褲，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於畢沅在湖北，而宜綿英善在川，相沿爲例，令其嚴行察核，毋得再蹈前愆，致干重咎。』一道說是：『宜綿前後奏報，皆屯駐無賊之處，從未與賊交鋒，且已老病，令解任來京；惠齡曠久無功，爲賊所輕，近遭母喪，着卽回京守制；景安本和珅族孫，平日趨奉阿附，每於奏事之便，稟承指使，恃爲輿援，剿堵皆不盡力，駐

軍南陽，任楚賊入豫，直出武關，惟尾追而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號，其獲封伯爵，亦攘布政使完顏岱捕浙江邪教功，張皇入奏，欺君冒賞，著即逮京治罪；武昌同知常丹葵，達州知州戴如煌，貪黷昏曠，釀成大亂，誤國病民，莫此爲甚，著卽一并拏解來京，按律懲辦；畢沅種種營私，厥罪甚大，姑念已死，從寬免其治罪，其原籍家產，著地方官悉行抄沒！尙有兩道諭旨，留在下回交代。

第四十回 漫天風雨何日晴明 滿目瘡痍誰人收拾

却說這道諭旨，說是：『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況各路教匪，自往來掠食以外，未嘗有僭號據城之舉，迹其初心，不無可原；用特曉諭，許其悔罪投誠，不復追其既往，凡賊中脅從之良民，有縛獻賊首，或臨陣解散者，非僅赦其前罪，且當予以相當之獎勵，以示朕不忍不教而誅之至意！』一道說是：『教匪蔓延，歷時已久，欲求肅清，誠如洪亮吉所言堅壁清野之法，著勒保會同川陝河南湖北各督撫，曉諭州縣州民，扼要團練，與官軍犄角；並著明定優卹鄉勇之制，

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這五道上諭，傳到軍中，各路將帥見嘉慶帝察察爲明，都覺得不寒而慄起來。勒保也只得振起精神，悉心籌劃，遂令額勒登保、德楞泰兩人，合剿徐天德、冷天祿。明亮担任殄滅張漢潮，肅清陝境之事。自己把大營移駐梁山，大竹適中地點，調度督率。從嘉慶四年正月到六月，半年之間，官軍與教匪，何止節進攻，把徐天德逼入湖北省的鄖陽境內。明亮一軍，進退於秦嶺山脈之間，東自商維，西至秦川，往返千餘里，迄未殺過一賊。那川北教匪，自從羅其清、冉文儔



數百戰，只額勒登保一軍，在岳池地方，把冷天祿生擒斬首，又殲除閬中小頭目蕭占國、張長庚兩股。額勒登保因此獲封男爵。德楞泰一軍，在川東與徐天德相持了多時，亦所在有功，節

死後，又奉苟文明做了頭目，恰值齊王氏的餘孽王延詔竄至該處，兩人團合一起，出沒於川北陝西一帶，並且蔓延及於甘肅省的東南境；明亮疲於奔命，於是張漢潮在陝西河南交界之處，更是橫行無忌。高均德一股，自從折回寧羗，又分隊取道川東，想乘間竄回湖北，沿途脅從新起的賊匪，數且日增。勒保安坐大營，雖因懼着嘉慶帝的英明，有所顧忌，不敢全行欺詐，無如江山可移，本性難改，終究是見敵生長，不能出一策；他又自以爲是經略大臣，奉旨節制諸軍，對於同僚，未免有些倨傲，並且常以難題委之他人，自己却避重就輕，專思倖博爵賞，因此忌他的人，遂思從中暗傷他了。新任湖廣總督倭什布，首先上疏密劾，道是：「經略勒保，以鄰爲壑，川賊接踵入楚，敵逾十萬，有北趨荆襄之勢；勒保既不堵襲，又不追剿，擇無賊之處，安坐株守，伏乞恩准，密派大員，秉公查辦！」那督理四川糧運事宜的欽差福霽，也繼上一疏道：「勒保屢上摺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請撥餉五百萬，自相矛盾，意圖浮冒；且兵勇錢糧，並不按期給發，以致枵腹跣行，

凍餒山谷，幾同乞丐，士馬何由飽騰，故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叩求特申乾斷，早決大計！這倭什布福寧兩人，原也不是大公無私的好人，只因倭什布

見徐天德一股，竄入耶

陽，恐蔓延起來，自己祿

位不保，所以嫁禍勒保，

冀免己罪；福寧督理糧

運，本有肥利可露，現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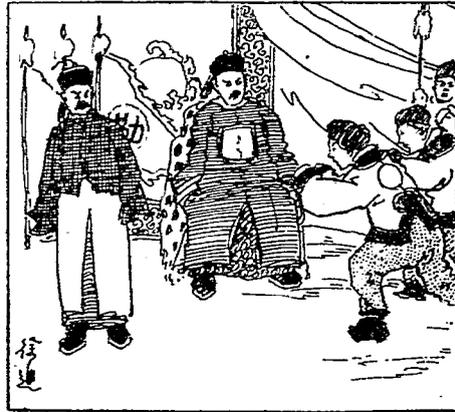
勒保冒餉營私，自己不

免受了損失，故亦上疏

參劾。嘉慶帝因爲王三

略大臣一缺，嘉慶帝本擬把額勒登保升任，但因他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又想

起明亮資格很高，然已年老，恐不勝重任；但是除了他們兩人，其外更沒有合格



槐之事，對於勒保，本已

不很信任，現在得了倭

什布福寧兩人的奏疏，

不覺勃然大怒，下旨把

勒保革去官爵，命尙書

魁倫，副都御史廣興，赴

川逮問治罪，即令魁倫

署理四川總督。所遺經

的了不得已下了諭旨，命明亮陞任經畧大臣，遞遣參贊大臣一缺，由德楞泰補授。且說這勒保，將略雖很平庸，待下却是寬厚有恩，部衆效命，到也很得士心。魁倫來到大營，宣讀諭旨，勒保已知已獲罪，就將兵權交出。部衆得了消息，齊至大營，向魁倫跪求，代勒保訴冤。魁倫大模大樣，擺出欽差架子，不知籠絡部衆。勒保固不免逮往京城，部衆却因此與魁倫結了暗仇，暫且按下。勒保逮入京城，他胞弟永保，却又出任陝西巡撫。要知永保怎的能夠出任陝西巡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軍人傾軋奉旨澈查 兵法素嫻戰功卓著

却說嘉慶帝親政以後，將各路剿匪不力的督撫將吏，一律革職問罪，獨有陝西巡撫秦承恩，仍得保全祿位，遂有個內閣學士蔣攸銛，上疏參劾。嘉慶帝見秦承恩實有種種劣跡，下旨革職逮京，遺缺由永保補授。這永保前在湖北時候，爲了孝感一役，曾受明亮奚落，本已結成暗仇，此番來到陝西，見明亮剿辦張漢潮，遲延無功，陝西省內，匪勢甚熾，一恐連累自己，二來欲報宿仇，遂疏劾明亮剿匪觀

望明亮得知此訊，勾起舊恨，忿不可遏，也奏參永保才具庸怯，曠職推諉。雙方互訟，各有各的很大理由。嘉慶帝也不知誰是誰非，乃命陝甘總督松筠密查，並糾察各路軍情。這松筠字湘浦，蒙古正藍旗人，姓瑪拉特氏，生性坦直，毫無城府，曾任伊犁將軍，頗有政聲，宜綿獲罪後，陞任陝甘總督，現又奉了密旨撤查，他遂破險情面，據實覆奏道：「經略明亮，素號知兵，然所言空廓，似合機宜，究無實效；將軍恒瑞，前在湖北，尚有戰蹟，但年近六旬，精力大減，恐不勝任；提督慶成，頗有胆量，而中無主見，只能帶領偏師，不能指揮三軍；惟額勒登保、德楞泰兩人，智勇兼全，堪當重任，額勒登保尤稱英勇出衆，肅清叛匪，非此二人不可！陝撫永保，無謀無勇，專圖利己，過輒歸人，不得衆心，似不足獨當一面。是否有當，恭叩聖裁。」嘉慶帝得疏，因知松筠向無謊言，平日爲人，亦鮮恩怨，所奏必不虛僞，遂下旨命工部尚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印，赴陝西監明亮軍，兼嘗同松筠，勸問二人互訟之事。那彥成來到陝西，細探情實，二人各有不合，遂與松筠聯銜密奏，得得旨明。

亮永保均褫職逮問，恒瑞慶成等亦令解職來京。恰巧這時明亮在五郎地方與張漢潮相持，得知廷旨已下，深恐得了重罪，就奮勇衝入匪巢，將張漢潮生擒斬首，自以爲有此切勳，當可維持祿位。那彥成松筠也就代他入奏。不料諭旨頒下，道是：「明亮身爲經略，挾嫌僨事，功不蔽罪，仍令與永保逮解入京，所遣經略大臣一缺，著額勒登保補授。」

察部下從征臺灣廓爾額頗立戰功，每戰必身先士卒，策馬陷陣，海蘭察十分信任，只因他不識漢字，恐他不知兵法，遂把一部滿文的三國演義贈給他道：「你



陝西巡撫著合布調任，那彥成著暫勿回京，專治陝西軍務。明亮得旨，大失所望，只得抽了只冷氣，與永保一同起程，解往京城。且表額勒登保乃滿洲正黃旗人氏，世居吉林，嘗隸海蘭

是一個將才，可惜不識漢字，咱就給你一部兵書，你好好兒的把他熟讀的，將成定可成一名將；須知咱的功名，也都由此而出的哩！

額勒登保把三國演義讀了一遍，方知打仗並不

專講拚命的，知識就漸

漸的開通起來。海蘭察

死後，他直隸福康安麾

下，從征苗疆，福康安死

了，他就代領其衆；苗亂

平後，獲封侯爵，後因征

教匪不力，革去官爵，旋

人氏，乾隆四十四年武舉入出身，從征臺灣廓爾喀，及苗匪教匪，由把總陞至今

職；他幼時嘗得一夢，見一金甲神人，授以黑旗，所以領兵以來，以黑旗率衆，敵人



又因擒斬冷天祿，得封

男爵。此時他已經驗日

富，知識漸進，用兵策略，

亦頗精曉；部下又有兩

名漢將，都是智勇兼全

的：一是總兵楊遇春，一

是都司楊芳。這楊遇春

表字時齋，四川崇慶州

瞧見，卽知爲楊家軍。楊芳，表字誠村，貴州松桃廳人氏，幼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乃棄儒投軍中爲書史，爲楊遇春所識拔，荐爲把總，積功至都司；他官職雖小，額勒登保却也很重視他的。額勒登保陣斬冷天祿，實則也是二楊的功勞，所以額勒登保把這二人，當作左右臂似的，十分器重。額勒登保陞任經略後，就實行堅壁清野之策，行文川、陝、湖、北、河南各省，修築土堡；一面又密命各路將吏把賊匪驅至川北，想爲聚殲之計，於是軍容整頓，日見起色。正在這個當兒，參贊大臣德楞泰，擒斬了松均德，得封二等男爵。要知德楞泰怎的能夠擒斬高均德，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穆副將恃勇喪殘生 額統帥分兵駐要地

却說德楞泰追趕徐天德，入了湖北的鄖陽地界，徐天德却又繞道陝西，竄回川北；德楞泰緊緊趕來，直到陝西興安南境，已不知徐天德去向，却遇著了高均德一股，心想無論爲徐爲高，殺一也可邀功，遂乘大霧之時，奮勇殺進，果然把高均

德擒住斬首。高均德死後，殘衆由部下頭目冉天元，繼續統率，竄入川北，與徐天德會合。這冉天元，雄魁善戰，戰在匪目中，素有聲望。現在來到川北，額勒登保遂在大營與部將計議，想親自督勤，命總兵楊遇春爲左翼，副將穆克登布爲右翼。楊遇春因冉天元非可小覷，須全力殺敗了他，方可分左右翼追擊。額勒登保聽得有理，點頭贊成。不料這右面，吶喊撲來；天元早有預備，伏兵四起，把穆克登布殺得大敗。幸而楊遇春左翼趕到，方得殺出重圍。額勒登保見穆克登布經此大創，不免責備了幾句；穆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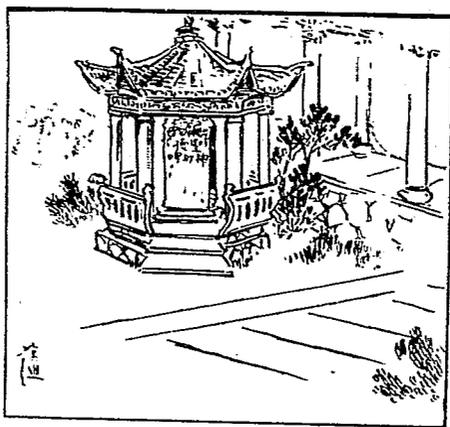


尙武

登布非但不知自悔，並且覺得羞忿起來。大軍一直前進，見前面一座大山，山勢崔巍，很高峻，問之鄉勇，得知名爲老虎聖，穆克登布又不假思索，躍馬直往山巔駐營。楊遇春大驚道：『此山險要，賊匪反不據守，此中必有埋伏，怕的是借此誘我哩！』額勒登保聽着，嘆道：『穆小子不聽教訓，只恐他死無葬身之地！』說畢，命楊遇春設法上山安營，相機救援。楊遇春得令，率隊來到山腰，不敢深入，就安營防守；果然安營未久，冉天元從山中深林間殺出，吶喊挑戰。楊遇春心知冉天元勇敵萬人，只可計取，不可力殺，遂堅壁不動，任憑冉天元如何叫罵，只作不知；天元沒法，就向空中吹起一聲銅號，山巔的深林中，也有伏兵殺出。穆克登布忙來抵禦，不防冉天元已乘勢攀上，兩面殺來，穆克登布雖也有些能耐，無如山巔路狹，施不出什麼伎倆，只可節節後退。天元逐漸進逼，把穆克登布的營帳，用長槍挑起，向清軍示威，穆克登布的部下將士，頓時大亂，來不及奔逃，紛紛從山巔跳下，死了不少，穆克登布也當場陣亡。冉天元得了勝，就來攻楊遇春，據高壓

下，好比山崩地裂似的衝來；遇春死力抵禦，從未牌殺到天明，方把天元殺退，部下却也傷亡了許多。額勒登保檢點殘兵，自副將穆克登布以下，死了二十餘員，不覺大憤道：『冉天元這王八入的，咱不把你擒住，啃你的狗肉，咱額勒登保就不是人肚子裏子生出來的！』說畢，飛檄給德楞泰，出兵夾擊。忽的哨探來報，川北匪首王廷詔一股，從老林經過漢中，竄入甘肅，漸漸向西北發展，陝西南境的賊匪，隨之而西，勢又大張；額勒登保見陝甘軍事，比較四川，更爲緊急，只得與德楞泰引兵直向西北趕來，四川方面的軍情，就命總督魁倫，移駐達州，統率川東川北各路餘兵。於是徐天德一股，又東竄湖北，分掠鄖陽一帶；冉天元一股，從定遠東境，渡了嘉陵江，沿途脅從甚衆，分掠潼川綿州龍安等處，將北合甘肅諸賊，大舉飽掠。各路警報，遞到京城，嘉慶帝正因大行太上皇帝的梓宮，大葬竣事，建了一座聖德神功碑，把太上皇一生的政績，鋪張揚厲，說了一大篇；又按照舊例，把次子旻寧書名金緘，密立儲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的後面。一面

又下旨道：『前奉皇考敕旨，孝淑皇后二十七日後，立皇貴妃爲皇后，今已屆期，應欽遵敕旨，正位中宮，皇后之父恭阿拉，封爲一等侯，應行典禮，著嘉慶六年釋服後舉行，欽此。』嘉慶帝忙著處分宮闈之事，得了許多警報，沒精打采，十分無聊；想起將才實非易得，比較的明亮，勒保兩人，尙有微力可用，遂下旨明亮賞給領隊大臣銜，前赴湖北，勒來。



保賞給藍翎侍衛，前往四川。下了這旨，又想起四川方面，軍情最爲緊急，遂再下旨，勒保補授四川提督，專剿川北賊；德楞泰授爲成都將軍，專剿川西賊。要知軍情能否轉機，且待下回叙。

第四十三回

鳳凰廳防亂築碉堡

高蹄崗安營見火光

却說嘉慶帝因陝西甘肅四川湖北四省，同時告警，這時正當新年歲首，遇此拂意之事，心頭很是愁悶；却喜湖南巡撫姜晟，有捷報到京，纔得愁眉稍舒。原來苗疆前次征定，諸將急於移征教匪，善後諸事，未遑計及，只留湖南鳳凰廳同知傅鼐辦理一切。傅鼐本是才兼文武的，見大吏只知苟且免禍，月給降苗糧銀，苗却愈撫愈驕，遂思一勞永逸。緊急之時，率衆數千作亂；巡撫姜晟慌極，上疏告急。嘉慶帝得疏，大爲駭異，以爲苗亂早告肅清，現又忽起變動，顯見從前主管將吏，因循邀功，立下一旨道：「據



姜晟奏稱，鎮守叛苗吳陳受率衆犯邊，苗疆何嘗底定，著姜晟嚴獲首要，限日肅清，欽此！姜晟得此嚴旨，不敢怠慢，遂與傅鼐商議，發兵往剿，幸而得了碉堡之力，未致蔓延，吳陳受也即擒獲斬首，捷報到京，得旨姜晟加太子少保，傅鼐加知府銜俸。嘉慶帝見苗亂雖已戡定，教匪却日見猖獗，過了許時，不見前敵捷報，心中更加焦急，下旨詳論教匪蔓延，實諸將玩誤之故，遂把已革官爵的各路將吏，一律定罪宣示：『永保景安均斬監候，秦承恩宜縣發往伊犁効力贖罪，英善福寧著往西藏辦事，惠齡亦有應得之咎，姑念尙有微功足錄，前已降爲侍郎，著從寬免究，現任湖廣總督倭什布，辦餉稽遲，貽誤軍情，著革去總督，加恩賞給三品頂帶，暫署湖北巡撫。嗣後各路領兵大員督撫等，任剿賊之責者，總須在本境將賊匪殲盡，不得縱令他竄，任堵截之責者，亦須在境嚴密防守，不得任賊闖入，當以永保等爲戒，以期共知儆惕，奮勉成功，毋負朕諄諄告誡之至意！』又下了兩道諭旨，一道是『命松筠開去陝甘總督底缺，赴湖北剿賊，已革提督慶成，賞給

藍翎侍衛，赴陝西軍營効力。一道時：『責成各路領兵大員，自奉到諭旨之日爲始，各將專辦賊匪，於本境剿盡，甘省由額勒登保那彥成剿辦，陝省由台布剿辦，四川由德楞泰魁倫勒保剿辦，湖北由松筠明亮倭什布剿辦，務將本境專辦之賊，設法兜截，殲滅無遺，倘因剿捕緊急，竄逸出境，遂爲了事，不但不能邀功，必當重治其縱賊之罪；若各該省邊界堵禦不嚴，致令竄入，亦必當重治疏防之罪；並著經略額勒登保查明堵剿不力之員，即行據實參奏，毋稍徇私，致干重咎！』諭旨遞到軍前，諸將就遵照辦理。單表德楞泰奉旨回軍四川，探得再天元在江油縣西境大掠，遂兼程前進；天元用兵，專用埋伏，誘陷清軍，現在據守江油縣，早已層層設伏。德楞泰偕部將賽冲阿趕到此處，也恐有埋伏，步步爲營，不敢疏忽；進了多里，不見動靜，德楞泰不免胆大起來，命賽冲阿做了先鋒，在前開路，自己督率大隊，隨後行來，轉戰深入，連奪要隘。又行了許時，來到馬蹄岡地方，時已傍晚，德楞泰見伏兵漸稀，便想安營歇宿；忽見西南角上，號火騰起，映得滿天皆紅，

賽冲阿道：「糟了，恐有埋伏，咱們必須仔細！」德楞泰道：「恐怕未必也，許是村舍失火哩！」話猶未了，西北角上又起了幾枝號火，接着東南角及東北角上，也是閃閃的火光大起，天空中好像彩霞似的堆作幾片，德楞泰纔大驚道：「咱們真的陷入了伏中哩！」轉身一望，方纔的來路，也有火光，賽冲阿道：「如此瞧來，咱們已過賊伏數重，主帥眉毛萬分危急，德楞泰料得伏兵不止一路，竟有八路光景，遂也分作八路抵禦。佈置方畢，伏兵已到，德楞泰傳令軍士們一齊放銃放箭，放了半晌，賊衆非但不



退，反而包圍起來。要知德楞泰此番如何逃命，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伏兵八路有死無生 毒箭一枝轉敗爲勝

却說冉天元八路埋伏，誘擒德楞泰，早料到德楞泰的弓箭手火銃隊，非同尋常，故命部下匪衆，各持一根竹竿，竿上纏繞許多濕絮及竹絲蘆花等物，因此清軍所放的箭鏃與彈丸，雖都射中，却射在竹竿之上，一些沒有傷害，依舊節節前進。德楞泰見已陷入重圍，無法可脫，且又佈不出什麼陣勢，遂命各自爲戰，部衆向來服從德楞泰的，現見主帥奮勇，也都不顧生死，努力殺敵。血戰到天明，地上的青草，都變作紅色；又戰了一天，賊衆纔漸漸引退。德楞泰因將士竟天未曾飲食，傳令埋鍋造飯；清軍正在聚餐，冉天元却乘著不備，分兵殺來，足足又戰了一日一夜，纔又稍息。德楞泰鑒於前失，命部衆輪流飽食；果然食方及半，四面喊聲又起，只得一齊上馬，再行廝殺。此番冉天元與德楞泰拚命交戰，較前更是利害；德楞泰默付已至絕境，又無援兵，倘再與他廝纏下去，難免不全軍覆沒，遂傳令退

兵且戰且走。再天元那裏肯放，指揮匪衆，緊緊追趕；匪衆却因德楞泰戰法也很強悍，退兵或亦是計，遂有幾個畏縮不前的。天元本料得德楞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以爲擒他已在意中，忽見部衆懼怯，就親手殺了數人道：『今兒老再與德小王小八拚這條命，瞧瞧誰夠朋友！你們給我把德小王小八擒來，我老再打破了成都府，就賞你們每人一個日三夜，兩軍都是勺水沒曾入口；匪衆原是亡命慣的，到也不覺什麼，清軍却受不了這般苦，紛紛潰散。德楞泰這時氣力已盡，肚子又餓，人困馬乏，只覺得頭暈



婆娘，每人一個大元寶；要是不向前進，儘往後退，你們雖自願不掙氣，給德小王小八恥笑，我老再却丟不下這個臉，對你們不起，就要你們的腦袋！』匪衆聽了，遂也捨命窮追。如此戰了三

腦脹；又見部衆已去散大半，餘剩的也各無鬥志，萬不得已，帶了數十名親兵，拍馬躍上山巔，想從山路逃走。冉天元眼快，不及招呼匪衆，立刻匹馬來追；大呼道：

「德小王八，往那兒走？」

「德楞泰回頭向山下

一瞧，見天元揮鞭舞刀，

衝上山來；只聽得天元

又高聲嚷道：「德楞泰

我的兒！今兒你瞧瞧祖

宗的手段，可不要你的

命！」德楞泰瞧他蠻悍

要上山來了，遂拈弓搭箭，驃的一聲，射了出去，喝道：「冉賊看箭！」說時遲，那時

快，這箭正射中了冉天元所騎那只白馬的左目。德楞泰所用的箭，都經藥水煮



異常，心想今天不免一死的了，遂仰天嘆道：「

我自從軍以來，向沒有

遇見如此悍賊，莫非我

德楞泰的大好頭顱，竟

要斷送在這個悍賊的

手中嗎？」說時，見冉天

元已過山半，眼見得就

過，內含毒質，射中了皮肉，頓時疼痛難禁；這馬雖是畜牲，究竟也有知覺的，只見馬足舉起，前俯後仰的跳了一回，再天元勒繮不住，就從馬背上骨碌碌的滾下山來。德楞泰瞧得清楚，急忙拍馬下山，親兵也即隨下，把天元擒住，用繩細綁起來。却見匪衆大隊趕來，天元大呼道：『老兄弟們，快來救我啊！可了不得，老再給德小王八擒住了！』匪衆聽得頭目就擒，飛奔來救。德楞泰知道不妙，一刀把天元殺死，就再抖擻精神，與匪衆接仗；只因衆寡不敵，又是疲乏，到了極點，依舊敗上山來。忽聽山後殺聲又起，不覺大驚道：『山前山後，都有賊衆，我德楞泰命該休矣！』此言方畢，却見山後大隊人馬已到，打著『賽』字旗號，方知不是賊衆，乃是賽冲阿的大隊官兵；這一喜非同小可，忙把賽冲阿招呼上山，自己與他合在一起，然後奮勇向山前殺下，方把餘賊逐退，整隊還營。這一場惡戰，清將賊目，都是勇不畏死，所以殺了五日五夜，不眠不食，却仍血肉相薄；自從軍興以來，真可謂破題兒第一遭哩。額勒登保得知天元已死，去了一個勁敵，十分欣悅，遂

將捷報代奏入京，諭旨下來，德楞泰以功晉封子爵，額勒登保等也各有陞賞。要知冉天元死後，教匪能否即告肅清，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德將軍威震潼河岸 亮守備兵圍葉縣城

却說冉天元死後，殘衆尚有萬餘，由雷世旺率領，竄到劍州。這劍州地濱潼河，清將魁倫本奉額勒登保之命，在潼河駐守，現見賊逼漸近，不敢迎戰。雷世旺遂趁黑夜，渡了潼河，焚掠大和鎮，有直窺成都之勢。魁倫原很懦弱，又因到任之時，架子太大，部衆不肯效命，所以任賊橫行，無計可施。警報到京，嘉慶帝因魁倫失守嘉陵江於先，又失潼河於後，便羣賊得縱橫川西，實爲僨事之尤，下旨把他褫職賜死，遺缺四川總督，由勒保兼署。又因湖北方面，久無捷報，遂下旨將松筠召回京城，剿賊之事，專交明亮督辦。這松筠奉旨回京，嘉慶帝召入宮中，詳詢軍情。松筠知無不言，說得很是詳盡，末後却又奏道：「奴才在湖北，瞧得賊匪的出身，大都是鑄私錢，販私鹽的，奴才謬見，請下恩旨，把私鑄私鹽的禁令弛除了，他們有

了職業，就不至於造反哩！」嘉慶帝聽他說得可笑，遂作色道：「減少脅從，固是當務之急，不過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難道私鑄是可行的嗎？這私鹽又是可販的嗣？朕瞧你不阿權勢，抗直可風，想把你內召重用，却不知你這般糊塗，現在伊犁將軍出缺，就著你去幹罷！」松筠只得叩頭謝恩而出，往伊犁上任不提。且說雷世旺渡了潼河，德楞泰往額勒登保軍中。這時王廷詔在甘肅大掠，額勒登保與那彥成兩枝大軍，在伏羌地方，合力邀擊，把王廷詔逼回陝西；賊匪遂分兩路：一東向往河南，一南向往



川北。額勒登保命那彥成率兵南追，自率大兵，兼程東追；不料那彥成因川北道險，不敢深入，亦回兵而東。額勒登保恐功虧一簣，遂一面上疏參劾那彥成，一面駐軍鎮安，分兵扼守賊匪東竄河南湖北之路，又布戍棧道要隘，杜絕川陝甘三省的交通；果然賊數日減，局促於漢水兩岸，勢亦漸蹙。嘉慶帝得了額勒登保的奏疏，下旨把那彥成召還申斥；額勒登保晉封子爵。恰巧河南布政使馬慧裕，擒獲白蓮教總首領劉之協，於此時押解到京。你道劉之協怎能擒得？原來河南地當陝楚之衝，新任巡撫吳熊光，率兵在盧氏縣堵截竄匪，省城內只留布政使馬慧裕與城守尉亮祿，督率三四百名親兵駐守，忽的哨探來報，南陽府的葉縣地方，教匪正在起事，馬慧裕乃書生不曉軍事，徬徨無策，亮祿進計道：『兵貴神速，遲恐有變，今賊初起，衆必烏合，此去必易撲滅！』馬慧裕道：『言誠有理，怎奈兵少，那便怎處？』亮祿道：『不妨！兵不厭詐，吾願率百名馬兵前進，公督親兵繼至，包管賊匪一鼓就擒！』馬慧裕聽了，不管三七廿一，立刻照計行事，兩人驅兵疾

行兩天就到了葉縣，遂在距城三十里安營。賊匪素知河南將校都已檄調他往，所以毫無整備。亮祿安了營寨，命部下豎起八旗大纛，以鞭苔馬腹，馬騰蹶嘶號，聲震數里；又派人數布謠言，道是索倫兵十萬，新從京城開到。到了晚晌，亮祿向馬慧裕道：「現在是擒賊門時候了！咱們安營在東南二門之外，賊匪竄走，必不敢經此，吾與公倆，各率兵安排。夜半時候，賊匪果然悄悄的開了北門，向北逃去，聽了深林中鼓角之聲，當作大隧伏兵，慌得分途逃竄，也成不了什麼隧伍；馬慧裕指揮部衆，包圍殺來，逢



一半，吾駐西門，公駐北門，各再派兵十名，在附近深林中埋伏，到那時一齊吹角擊鼓，賊必不敢戀戰，咱們也不必與他廝殺，只須奮力擒獲首犯，大事就可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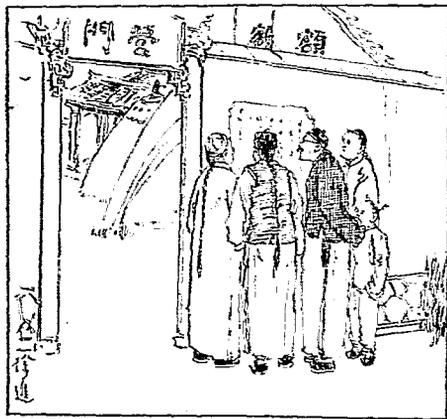
馬慧裕點頭稱是，各去

賊卽擒，雖是逃走大半，擒着的却也不少。亮祿也已得訊趕來，遂把擒着的匪衆，押回營中；逐一研訊，方知劉之協也在其內。馬慧裕喜出望外，忙的飛表奏聞，又把劉之協押解到京；嘉慶帝見教首就擒，馬慧裕亮祿各有陞賞。要知劉之協擒獲後，可有什麼要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網舉目張剛柔並用 功成名立封賞有差

却說劉之協解到京城，少不得凌遲處死；嘉慶帝因久緝不獲的白蓮教主，既經伏法，此後騷亂五省的教匪，失其原動力，大局就有平靖的希望，心中當然很是欣悅，立刻下旨道：『據馬慧裕馳奏，在葉縣盤獲首犯劉之協，提到眼目，認明屬實。劉之協爲教匪首逆，勾連蔓延，荼毒生靈，乃該犯敢在豫省糾結，潛謀起事，並欲爲陝楚教匪接應，實堪痛恨；仰賴皇考默佑，俾豫省新起教匪，立時剿捕淨盡，擒獲首逆，明正刑誅，可見教匪規數已盡，從此各路大兵，定可刻期蕺事。朕於欣慰之餘，轉覺惻然不忍；蓋教匪本屬良民，止因劉之協首先簧鼓，附從日衆，徵兵

剿辦已閱數年，無論百姓無辜，橫遭殺戮，被脅多人，迫於不得已，即真正白蓮教，皆我大清赤子，止因一時愚昧，致罹重罪；至各股匪首，先後就誅者，無不身受極刑，全家被戮，雖孽由自作，亦係聽從劉之協倡教而起。白蓮教獲罪於天，自取滅亡，其頑梗可惡，其愚蠢可憐，朕仰體上天好生之仁，於萬無可貸中，寬其一綫，著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免誅，並當妥爲安置，即實係同教，畏罪乞命，棄械歸誠，亦必貸其一死。倘經此番曉諭之後，仍復怙惡不悛，則是伊等甘就駢誅，大兵所到，殲戮無遺，亦氣數使然，



泰及各路帶兵大員與各督撫等，將劉之協擒獲一事，廣爲宣播，並傳諭賊營，伊等教首，已就誅戮，無可附從，至於裹脅之人，本係良善百姓，何苦爲賊所累，自破身家，如能幡然悔悟，不但

不能復加矜貸。額勒登保等，鼓勵將士，務期迅掃賊氛，奠安黎庶，同膺懋賞，特此傳諭知之。」這旨頒下，又御製一篇邪教說，中間的意思，道是：「只治從逆，不治從教。」果然教徒見了，陸續脫離了白蓮教，化爲良善百姓；於是餘匪既失依靠，又少脅從，只求苟延殘喘，一些沒有大志，頭目也只有陝西的王廷詔，湖北的徐天德，川北的苟文明三人。那德楞泰來到額勒登保軍中以後，兩人合議，先肅清陝西省境，遂并力剿平了漢水北岸，纔移軍漢南，追剿王廷詔；由先鋒楊遇春設計，在西鄉兩河口地方，分兵埋伏，引誘王廷詔到此，一鼓擒住，獻俘京師，各得上賞。餘匪由樊人傑統率，竄入湖北，往投徐天德，這徐天德出入湖北西境，與明亮相持已久，黨衆略盡，勢漸不支，現在雖與樊人傑會合，依然不能潰圍而出。德楞泰窮追向南，與明亮遇於竹山縣境，遂定東西夾擊之策；徐樊二賊目，見清軍勢盛，不敢迎戰，又想竄往四川。德楞泰早有防備，一直追來，到均州地方，徐樊二賊目，見前無進路，後無退路，遂投水而死；餘衆散匿邊僻，苟求倖免。捷報到京，嘉慶

帝下旨，諸將各有陞賞。又因明亮年老多病，詔解軍事還朝；又下旨命額勒登保等量遣征兵之傷病及家無次丁者還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額勒登保得旨，就與德楞泰商議妥當，想一軍從東北，一軍從西南，驅賊至三省接界的地方，聚而殲之；兩月之間，餘匪統都逼入四川東境，由頭目冉學勝率領，給勒保乘勢掩殺，把冉學勝擒住斬首，敗匪道：『額勒登保調度有方，將川陝十餘萬賊，掃除殆盡，僅存什一，封三等伯；德楞泰功在川西，數殲巨寇，封二等伯；勒保擒冉學勝有功，封三等男，期今冬肅清。』



遂竄入老林而去。額勒登保上疏奏捷，又上了一种條陳，擬令川陝甘三省提鎮，各盡本省兵力，分地搜除，並著地方官聯合堡寨鄉勇，以數十寨爲一組，佐兵力所不及。嘉慶帝得疏，下旨

這時乃嘉慶六年，嘉慶帝見大亂漸得征定，心頭覺得寬恕起來，於是慶賀萬壽，遣嫁公主，册立皇后，挑選妃嬪，種種典禮，都很隆重。忽的雲貴總督琅玕有急疏到京，道是：『貴州銅仁苗又起叛亂，湖南鳳凰廳同知傅鼎，恐叛苗竄入湖南，督率鄉勇往剿，貴州巡撫伊桑阿，叱其越境要功，傅鼎率隊引還，伊桑阿匿不上聞，各寨乘機蠢起，勢將燎原，邊民急懇到來，經臣檄調傅鼎會剿，始得擒戮首逆，盡破諸寨，未致釀成鉅禍。』要知琅玕此疏到京，嘉慶帝如何處置，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閱奏疏勞心無片暇 吞烟壺含忿竟輕生

却說嘉慶帝得了琅玕奏疏，得知伊桑阿荒謬情形，下旨伊桑阿立卽就地處絞，琅玕辦理甚好，交部議叙，傅鼎治苗特長，陞任辰沅永靖道。轉瞬冬去春來，外省又來了兩道急疏，嘉慶帝先取一道瞧時，乃是雲貴總督琅玕遞來的，道是：『雲南維西廳裸黑匪首腊者布恒乍綑，勾結獠獠夷匪，大舉滋事。』遂下旨命琅玕往剿，並著新任貴州巡撫初彭齡，加意防範。再取一個奏疏瞧時，乃是經路額勒

登保遞來的，道是：『川北餘匪苟文明糾合殘衆，任意焚掠，近且馳入陝甘，死灰勢將復燃；』嘉慶帝瞧了，以爲餘匪本約去年冬間肅清，怎的川北依舊緊急，遂下旨額勒登保革去伯爵，令懸賞購募首逆，限夏季卒事。額勒登保得此嚴旨，不敢懈怠，傳檄諸將，百計搜捕，遂於七月上旬，苟文明在孝義廳所屬花石巖地方，被額勒登保的部將楊遇春所斬殺；捷報遞入京城，有旨額勒登保開復伯爵，並加『威勇』一名號，楊遇春交部議叙。接著琅玕的捷報，也已到京，乃是裸黑匪首腊者布恒乍綳，賊目別的扒及各該賊犯的家屬，均已先後拏獲，就地正法，夷疆悉平；嘉慶帝遂下旨把琅玕嘉獎，又在雲南維西廳屬，設頭人四名，給把總外委頂帶，約束裸衆。不料雲南裸匪方平，廣東會匪又起，



有旨命兩廣總督吉慶迅速往剿；吉慶得旨，立刻督同提督孫全謀，馳至會匪起事的博羅縣地方剿辦。這會匪原是鳥合之衆，初無大志，一見官兵來剿，就一哄而散，匪首黃亞程也逃避他處去了；吉慶遂以會匪勘定奏聞。廣東地方，風俗向來繁華，在那裏做官的，沒有一個不是窮極奢麗，巡撫延豐更是此中之冠。獨有這總督吉慶，却是書生本色，供職數年，依然儒素，所以官聲甚好，曾蒙恩旨，加給協辦大學士銜；不過生性剛直，往往面折人過，他見延豐搜括民財，不免冷嘲熱諷；延豐是個有心計的人，當時也不計較，到此時黃亞程逃竄，吉慶並不追拏首犯，却以勘定奏聞，遂借此題目，上疏參劾。嘉慶帝瞧了延豐的奏疏，勃然大怒，下旨吉慶革去協辦大學士銜，暫留兩廣總督原職，交延豐察看；又命那彥成爲欽差大臣，馳往廣東勦辦。這黃亞程本無什麼能力的人，延豐故意張大其詞，無非要傾陷吉慶而已；嘉慶帝怎知此中實情，所以有此諭旨。這旨到了廣東，延豐暗暗自喜，却大模大樣的來到總督衙門，據了上座，喝令吉慶跪下；他纔把上諭宣

讀一遍，傳命侍從的戈什哈，把吉慶換上囚服；吉慶怎肯依從，延豐遂命戈什哈向吉慶呼叱。吉慶明知延豐存心辱己，不禁浩然長嘆道：「僕雖不肖，亦仕途正當出身，且曾備位政府，協贊綸扉，豈可受辱至此；僕縱可唾面自乾，亦恐有傷國體！」說畢，遂想拔刀向喉間自刎。延豐恐吉慶傷了生命，於己大有不利，仗着自己素稱多力，搶步上前，猛裏一塞，狠命的咽下肚去；延豐見已肇禍，忙命戈什哈，把吉慶扶入內室。可憐吉慶喉嚨雖大，鼻煙壺終究效勞不下，就上不上，下不下，恰巧齊齊整整，塞住了氣



力搯住了吉慶的左腕。吉慶此時氣忿到了極點，衝動了血性，大罵道：「士可殺，不可辱，何物延豐，且瞧你的前程罷！」說時，早從衣袋中取出一個白玉小鼻煙壺，趁著延豐不備，向嘴吧

管不待戈什哈攙扶，早就倒身地上，嗚呼哀哉了。延豐不防有此失著，慌得手足無措，却有個戈什哈獻計道：『好在吉大人的鼻煙壺，是自己塞向口中的，大人就把吉大人畏罪自戕的情形，疏奏進京，也可免得皇上牽挂。』延豐給他提醒，果然回到自己衙中，以吉慶畏罪自戕之事，飛奏到京，隔不幾天，那彥成已到，探得黃亞程避匿於鐵籠嶂地方，遂往兜拿，立即擒獲正法，也就上疏告捷。嘉慶帝因吉慶出缺，那彥成剿匪有功，遂命那彥成署理兩廣總督。這時却有河南巡撫吳熊光入京陛見，這吳熊光自從在軍機處深受嘉慶帝的青眼，恩眷日隆，由直隸布政使，陞任今缺，在河南堵襲竄匪，頗有功蹟，此番奉旨入京，面奏機宜，要知有何機宜，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平邪教應例賞功臣 祭先農驚心來刺客

却說吳熊光入宮奏事，嘉慶帝笑道：『與你多年不見，你可好？』熊光叩頭道：『微臣托庇皇上洪福，在境內堵襲竄匪，幸免隕越。』嘉慶帝道：『現在教匪的頭

目，已是擒斬淨盡，天下可從此太平，朕與你都可享此承平之福了！熊光奏道：「頭目雖盡，餘匪尙多，微臣愚見，只須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戎伏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哩！」嘉慶帝聽了，點頭稱是，遂道：「倭什布在湖北，已降爲巡撫，湖廣總督一缺，著你補遺，惟恐山林邊界，耳目未周，餘孽或尙有存，奴才等不敢曠職邀功，擬暫時留軍，不卽還朝，謹先馳奏，伏叩聖鑒施行！」嘉慶帝瞧得大功勘定，忙的祭告裕陵，



徐道

授你好好兒的給朕辦好了湖北就是！熊光謝恩退出，前往湖北去了。時當臘底歲闌，宮中忙著過年，却得額勒登保遞來奏疏，道是：「川陝甘豫楚五省餘匪，一律肅清，大功勘定，當無

上慰高宗純皇帝在天之靈；并將教匪前後情形，宣示中外；纔又下旨，大賞百官；額勒登保晉封爲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繼勇侯，均世襲罔替，並加太子太保，授御前大臣，賞戴雙眼花翎，賞授紫繻；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西安將軍賽沖阿，固原提督楊遇春，均賞給輕車都尉世職；惠齡賞還頭品頂帶，花翎，出任陝甘總督；吳熊光賞給太子少保銜；德楞泰子蘇沖阿，亦加恩賞給副都統銜。其餘如成親王儀親王慶親王定親王，大學士慶桂董誥，協辦大學士朱珪，尙書戴衢亨，劉權之德英彭元瑞，大理寺少卿章煦等，均在軍機處辦事，亦各有爵賞。如福甯英善，宜縣等許多罪臣，亦蒙恩旨釋罪，酌給頂帶。另又下旨道：『豐紳殷德前因伊父和珅身獲重譴，一併革職，今當大功勘定，恩逮親藩，因念固倫和孝公主，亦應一體錫以恩施，著將豐紳殷德賞給民公品級，仍在散秩大臣上行走，俾公主同深歡感，以示朕篤念推恩至意。』駒光過隙，不覺又到杏花時節，嘉慶帝依照向例，至先農壇齋戒沐浴，親耕籍田；耕禮完畢，遂與定親王蘇恩，額駙拉旺多爾

濟御前侍衛丹巴等回宮，方進了順貞門，猛不防門內早埋伏一個刺客，提刀突
 起，直向卸駕殺來。定親王眼快，奮力把他推却；那人也不防定親王有此大力，沒
 曾經意，倒退了半步，這
 鋼刀正刺在侍衛丹巴
 的右肩。那人瞧得清楚，
 忙的拔刀亂刺；丹巴見
 事已急，不及還手，只怕
 御駕有失，也就顧不得
 自己性命，把身體攔遮
 了嘉慶帝，挨受刀鋒。拉
 遇此意外大變，唬得魂靈兒都出了竅，呆瞪瞪的站在旁邊，也不知走避；直到衆
 人把那人擒了，纔如夢初覺，仔細向那人一瞧，說道：「這大胆的叛賊，定是和坤



旺多爾濟趁勢上前，運
 出全身氣力，把那人的
 右手擒住，又飛起靴尖，
 把那人手中所持的刀，
 一脚踢去，兩人扭做一
 團；丹巴狂呼有賊，侍衛
 太監們聽了，纔一齊趕
 來，把那人擒住。嘉慶帝

的餘黨，暗算了朕，想給和珅出氣的哩！」拉旺多爾濟却奏道：「那厮不是外人，奴才却認得，乃是御膳房厨子程德，素有勇力，奴才嘗與他較過武藝，那厮著實有些兒能耐，奴才實在是遠不及他。奴才在家中，把十多根的木椿，長約二尺多些，排列爲一行，把木椿的下半截，埋在土中，用石磴打得堅實，每椿相去半尺光景，然後把身體倒臥地上，用兩腿橫掃，習練兩腿筋力，奴才一起只能掃倒七椿，那厮却能掃倒十二椿哩！」嘉慶帝聽著，大驚道：「今兒真是仰仗上天，爲皇考默佑，方能把那厮擒得的哩！」說畢，傳旨把程德細住，押往刑部獄中，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詳細會訊，又命步軍統領阿蘭保，嚴拏程德家屬，各官領旨，遵照辦理。要知程德是何來歷，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夫妻相會舊事殷殷 母子重逢至情靄靄

却說這程德就是呂倩雲的丈夫彭程德，那年與倩雲別後，也就借了兩子，離了大同府，任意所至，沿路賣卜餬口，來到通都大邑，便耽擱上一年半載，很想結合

綠林好漢，乘機起事；如此江湖飄零，條已十有餘年，偶然來到京北密雲縣地方，落了小店，挂起白底紅字的布招牌，寫着道：『雲中鵬善卜休咎，能觀氣色！』挂牌以後，賣買到很興旺，他覺得住在客寓不很方便，遂在熱鬧的大街上，租了一間民房，白天專心賣卜，晚晌兼教兒子念書。有一天晚晌，忽然來了個女客，登門求卜，彭程德好生驚訝，但累自己，收拾細軟裝著假髮，換了俗家打扮，向西北行來，心想回到大同，或可與丈夫相遇。經過密雲縣，聽得有人說起雲中鵬相卜最靈，倩雲原是伶俐的人，聽



因營業關係，不便拒絕，就開門納入，招呼坐下；剔亮了油燈，正待啟問，抬頭一瞧，猛喫一驚，忙問道：『賢妻怎的到此，莫非是夢會嗎？』原來呂倩雲自從瑤妹弒死了太上皇，料得必然牽

了『雲中鵬』三字，暗嵌『雲』『彭』二字，明是指的夫婦倆的名姓，心中不免生疑，以爲丈夫也許在此，遂向人探得雲中鵬賣卜所在，前來察看，果然不謬；却因白天求卜的人很多，雲中鵬忙著應酬賣買，無心理會門外之事，自己不便上前相認，只得暫時退回，到晚晌纔來相見，就把別後之事，細說一遍。彭程德嘆道：『你往北京走了一遭，撲殺了老韃子，雖非自己動手，總算有些成績；像我麼，轉輾因循，空擲了十多年大好光陰，故吾依然，未能稍消胸中之氣，對此巾幗，真事愧煞鬚眉了！』倩雲道：『我本不願即時下手，只因瑤妹迫不及待，老韃子雖能撲殺，瑤妹的性命，却也不保，未免也有些兒不值得！』說時，見兩個孩子坐在旁邊，只時發楞，不作一聲。倩雲道：『這就是兩個孩兒嗎？可也長大得如許了！』彭程德一手關上門戶，一手拉了兩個孩子道：『這是你們的親娘，好生前去見過！』孩子倆聽了，一齊奔到倩雲膝下跪著，各叫了一聲『親娘！』倩雲又悲又喜，忙把他們攙了起來，却忍不住流淚道：『總是你們娘的不是，累你們無娘過了！』

十多年，然而有親爺照顧，尙是你們的造化。唉！我瞧你們一對斯斯文文的好孩子，怎的沒福到如此地步，投生在我家呢？」說畢，嘆了口氣，又問道：「你們倆叫什麼名字？有多少年歲了？」遂由一個大的孩子說道：「親娘聽稟孩兒名喚祿兒，弟弟名喚對兒，孩兒今年是十五歲，弟弟差小兩歲。」倩雲破涕爲笑道：「我真是糊塗極了！親生孩子



我言，借了孩兒同行呢？」彭程德慘然淚下道：「不是我不聽你言，實因我少喪父母，終鮮戚族，平日自負豪氣，親戚故舊，都曾得罪過了，早就斷絕來往。這陝西

的年歲，也竟忘掉，豈非是個笑話！」遂又回頭向彭程德道：「記得那年我在大同府臨行之時，曾向你說過，兩個孩兒，實是拖身之累，必須設法安置所在，方可一心復仇；怎的你竟不聽

富平縣故里，果然無顏回去，就是那寄籍的山西大同府寓址，也並無安人可托。況且這兩個孩子，何莫非爾我血肉；我雖哀樂中年，放浪慣的，但清夜自思，想起身後之事，我怎生丟得下這兩個孩子哩！說著，嗚嗚咽咽的哭了出來。倩雲雖亦傷心，却故示鎮靜，說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孩子們自有他們的福，我們留此兩塊血肉，在這天壤之間，雖死也可含笑九原，又何必想到丟得下丟不下呢？」彭程德拱手道：「謹受教！不過我已把他們帶到這裏，勢成騎虎，不便中途丟掉，現在只可帶在身邊，你意如何？」倩雲道：「事到如今，也只得團聚一處，得過且過哩！」彭程德想了半晌，說道：「我想欲報宿仇，必須先取這韃子頭兒的腦袋，然後大事可成！」倩雲道：「現在的韃子，很有能耐，不是糊塗的，決非老韃子可比；況且現在白蓮教已是完全失敗，我們大事的希望，勢必非一二年內，能夠辦到的了！」要知彭程德作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乘時機先入天理教 行暗殺直進北京城

却說彭程德聽了此言，却微笑道：「去年我路經大名府，結識了一個鏢客祝現，這祝現也是信奉白蓮教的，據他說，白蓮教宗旨不好，得罪百姓太重，到處焚掠，不能收服人心，所以難成大事；自從教主劉之協死後，教徒失了首領，便不能團結互助。現在他們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的教徒，另奉林清做了教主，改名爲天理教，待時而動，宗旨完全在宿了一宵，正式宣誓入教，纔再離了山東，游歷江湖。因此我只要把頭兒刺死，崔士俊得了訊，必然擁戴林清起事，攻進了京城，這九五尊位，雖輪不到我彭程德，



攻城掠地，謀刺頭兒，百姓却不再得罪。我聽他們辦得到也不錯，就由祝現介紹入教，歸山東金鄉縣教首崔士俊部下；於是我遂雇了支進才的騾車，與祝現來到金鄉縣，在崔士俊家裏

但除了林清以外，就也無人承乏哩！倩雲道：「這方是大有作爲之事，偷只知暗殺，把自己性命犧牲，韃奴究竟是殺不盡的，我們的頭顱，却不能殺了再生的哩，不過你結合天理教，固是抱有大志，但恐頭兒雖能刺死，京城雖能攻破，林清雖能卽了帝位，怎奈外省不能得手，我們的大志，怕的不過曇花一現哩！彭程德面有得色的說道：「這事我們也曾想到，林清要是能夠攻進京城，河南省內有個副教主李文成，勢必首先攻破省城，爲京城聲援，崔士俊在山東當然也有舉動；這一來，四川、陝西、甘肅、湖北四省的白蓮餘黨，少不得也死灰復燃。那時我們有了七省的地方，還怕誰來！」倩雲大喜道：「如此說來，我們的希望，定可如願以償了！」彭程德笑道：「合該滿清的氣運快完了！我過我所擔任的，就是暗殺頭兒一事，我因不知你消息，並且孩兒也無人可托，所以因循至今；現在我與你既已晤面，這兩個孩子，你帶了走罷！」倩雲道：「你呢？」彭程德慷慨道：「我麼……就要往京城而去，趕我的暗殺事業了！能得成功，非但可雪你家祖宗沉寃，並

且竟有封王之望；要是不成功啊！你就瞧着罷！我身雖亡，我心不死，我們同黨勢必繼承我志，也許我死之日，就是林清即位之時哩！你好好的扶養孩子成人，定可襲我官爵，也未嘗不是新朝的股肱哩！」倩雲道：「夫君何出此言？天理教既是設慮周到，佈置穩妥，想來必無失敗之理；只是你謀刺頭兒，萬不可冒失！」程德道：「是啊！我要是能把頭兒刺死，大事就可成功，否則遂把一番心血，盡付流水了！」倩雲道：「既是如此，我就隨你一起，我究屬是你的妻室，當然是團聚的好！」彭程德思忖一會，覺得佈置穩妥，此後當沒有什麼危險，遂道：「我們倆能得團聚，是再好沒有的事，就這麼辦罷！」說到這裏，忽有所悟，忙道：「不行！不行！你在西山住過，步軍統領又曾緝拿過的，京城怎好去得？」倩雲微微的笑道：「我當初是個尼姑，現在時經四載，頭髮漸長，換了俗家衣粧，與前大不相同；况且當初於入宮之外，平時深居簡出，就是步軍統領當著我面，也一定認不得的。」彭程德聽得有理，遂道：「今晚你忽的到此，鄰舍幸無知覺，我想明天一早，立

刻挨出城門，起程爲是！倩雲點頭贊成，一宿無話。次日黎明，彭程德雇了一輛騾車，收拾行李，偕了倩雲與祿兒對兒，前往京城。待鄰舍得知，彭程德早已去遠，房主忙來點查房屋，因見屋內什物器具，足抵房金有餘，就知此人不是欠錢逃走的，不免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是江湖騙子，來此哄錢的，哄得夠了，就蕭然去了；有的說是仙人下凡，超個月光景，合該有事，無意間遇見了一個舊友王六，這王六乃直隸河間府獻縣人氏，當年彭程德在河間府賣卜，與他相識，數年不見，這王六却在大學士慶桂



符進

渡衆生，所以平日占卦起課，十分靈驗，因見居民待他不很虔誠，仙人就上天去了。不談密雲縣民的一片胡說，且表彭程德偕妻子來到京城，在南長街租了一所小房，胡亂的過了兩三

府中，充當門丁；彭程德早已安排妙計，就借王六做了引線，混入宮中。要知彭程德安排的是何妙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求推薦甘心爲厨子 比武藝勇力勝親王

却說彭程德見了王六，只是愁窮；王六就勸他依舊賣卜，他却道：「賣卜是靠嘴喫飯的事，實在沒有意思，京城裏既是大人老爺們多得很，以其賣卜，還不如做個當差的好！」王六聽得話意，遂道：「現在慶相府中，要雇一副手的厨子，倘是幹得來的，不妨去試試！」彭程德心想進一步是一步，忙的說道：「燒飯做菜，我很內行，當初我老婆不在身邊的時候，我向來是躬操井臼慣的，倘蒙六哥栽培，那是我的造化哩！」王六見他肯就，遂向慶桂推薦；這些小事，慶相公怎肯把在心上，當然允承。於是王六遂來關照；彭程德謝過推薦之恩，却又說道：「我雖是窮極無聊，但當了厨子，給親戚故舊得知，不免恥笑，我想改了名姓，不知六哥意下如何？」王六不知是計，答道：「你既恐人知，非惟名姓可改，就是籍貫也未嘗

不可更易，不妨就認作我的親戚怎樣？」彭程德聽了，正中下懷，大喜道謝，遂把名姓去了一個「彭」字，化名程德，就說姓程名德，乃獻縣人氏，來到慶相府，果然當起廚子來。這程德別有用意，進了慶相府，侍上待下，禮貌都很周到，相府裏的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與他相熟的。他在王六薦舉之時，自稱燒飯做菜，很是內行，原不過吹的法螺，但親王永璘因慶桂府中的菜肴，十分可口，當場著實稱譽，慶桂想借此結歡於慶親王，遂把程德介紹入了慶王府。如此又過了許時，程德在慶王府混得已是很



他絕頂聰明，又是蓄心要成大事，自入相府，留意烹飪，習練稍久，真的能夠燒出一手好菜，慶相公也讚美起來。隔不多時，恰值慶桂誕辰，王公大臣，齊來祝壽，慶桂便在府中排筵款待，慶

熟，王府裏向有太監多名，程德與一個名喚魏進福的拜了把子；這魏進福有個胞兄進喜，在宮內御膳房充當總管，程德因進福之故，與進喜也結成相契，就把他們兄弟倆，時時邀入自己的家中閒談，居然親熱得與家人一般。程德見事機漸熟，故意向進喜嘆道：『光陰如箭，去日苦多，不覺老之將至，小弟一生庸庸碌碌，未免深事暴棄，思之真足自傷了！』進喜道：『兄弟莫悲，有此好手藝，何患無出頭之日，太公八十遇文王，大器晚成，自古而然的哩！』程德道：『老哥有所不知！小弟一喜二子，開銷非小，從前又多了些虧空，滿身是債，不知何日可了；慶王府裏當差，委實是再清苦沒有的，擬求老哥吹噓，投身宮內，到可以圖個溫飽，也許時至運來，混個頂帶榮身，也不枉生了一世哩！』進喜道：『在宮內當差，須先淨身，這一端恐非兄弟所願的，並不是爲哥的不肯汲引，兄弟你須原諒！』程德道：『小弟已入中年，又有兩個孩子，此生無復他望，這淨身原是例所必行的，小弟豈有不願之理，伏求老哥賜以汲引，不勝感荷！』進喜瞧他懇求很切，遂引他

至老總管處，照法淨過了身，休養了幾天，纔入宮在御膳監當差。程德混進了宮，喜不自勝，遂一心謀刺御駕，却恐臨時有人捕拿，脫不得身，所以閒著無事，故意顯出本領，使練武藝。

額驍拉旺多爾濟，乃蒙古

親王策凌的孫子，現充

御前侍衛，很有勇力，比

了步軍統領阿蘭保，更

勝一籌，瞧得程德武藝

出衆，就與他時常比武，

比較了纔分優劣，自己

宮，他以爲機會到了，伏在順貞門內，御駕到時，就去行刺。不防隨護御駕的定親

王綿恩拉旺多爾濟丹巴三人，都是有些勇力的，程德敵一人，固是不怕不勝，要



程德

本領雖高，實是遠不及

他。程德因最負勇名的

拉旺多爾濟，尙且不能

勝己，不免得意起來，暗

中造了一把純鋼小尖

刀，三面有鋒，又在毒藥

中鍊過，能使人見血即

死；那天，嘉慶帝齋戒回

敵三人，可就難以得利了。不過丹巴身受三傷，却已倒地立死，定親王奮力把程德推却，手指略受微傷，拉旺多爾濟把靴尖踢去程德尖刀，用力過猛，腳指稍覺疼痛，扭住程德之時，手臂又給程德咬傷數處，這程德雖是不免失敗，他的勇力，實足驚人的哩。要知程德擒住後，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并州快剪俠女自戕 刑部公堂兇身擲供

却說程德謀刺不成，被捕下獄，步軍統領阿蘭保，立率百名親兵，往捕程德家屬；呂倩雲知事不妙，一時不及逃避，又想不出好的計策，眼見兩個親生孩兒，給軍士們鎖以鐵練，吆喝在旁邊，默付此去必無生理，以其受了慘刑而死，何如自盡的爽快，急忙跑入內室，取個一把并州快剪，猛向喉間刺去，頓時血濺滿地的死了。阿蘭保起初當作他逃走，待進來一瞧，只見屍身倒臥血泊之中，也就抽了口冷氣，一面把程德兩個兒子，押往刑部獄中，一面又入宮面奏犯婦畏罪自戕的情形。這時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奉旨訊理此案，齊集刑部大堂，商議一切，瞧得程

德的兒子，已由阿蘭保拏到，遂由成親王主審，其餘各大臣，做了陪審，立刻陞堂，提出程德與他兩個兒子，照列問過姓名年歲籍貫，書吏且供錄入檔冊道：「程德，年四十五歲，直隸河間府獻縣人氏，犬內御膳監廚役；程祿兒年十六歲，程對兒年十四歲，皆程德子，在塾讀書。」書吏錄供完畢，成親王喝道：「大胆狗賊，敢犯御駕，問你有多少腦袋？不妨詳細供出，咱當奏明皇上，開你一綫生路！」程德道：「我就是受了自己的愚，所以被捕到此，也並不覺得可憐啊！」成親王道：「你究竟是受了誰的指使，因



「程德大笑道：『事成我殺你們，今事失敗，我也拚此頭顱，任你們殺也好，割也好，我是毫無怨言的！』成親王見他強項異常，並無懼色，遂再問道：『咱瞧你也很可憐，你偷是受人之愚，

何謀犯御駕？你要是供得好，皇上非但饒你的命，也許賞個頂帶給你！」程德嘆道：「總而言之，我事若成，你們所坐之處，就是我坐的哩！」成親王又問道：「那麼，你的主人，又是誰呢？」程德瞪目怒叱道：「誰耐煩與你說這撈什子的話！要砍腦袋，就請砍罷！我委實無拱可招了！」成親王恐如此了案，不得主使之人，嘉慶帝必不滿意，遂再用了許多甘言蜜語，誘他招供，却仍不得要領；又用了許多嚴刑酷具，程德雖是死去活來，依舊默無一語。成親王見了，心想如此刁犯，真是初次瞧得，想來恩威均已施過，應了一句俗語，張天師被鬼迷，有法沒施處了；遂向儀親王遞了一個眼色，儀親王會意，思忖了一回，纔問道：「你既是不肯招供，咱們也不忍使你十分熬苦；你就把怎樣入宮當差的情形，說了出來，咱們就可含糊糊糊的了這案子，可不是減少許多麻煩嗎？」程德聽著，便笑道：「我在慶相爺府中，當過兩個多月差使，後在慶王府當過三四個月，方從今年新正月的初旬入宮的！」此言方畢，慶桂與慶親王兩人，聽得牽涉自己，都大喫一驚，心頭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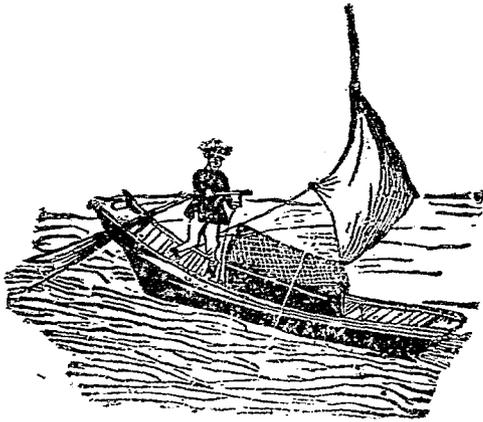
恣不置。儀親王却不理會，又問道：「那麼，你進慶相府慶王府，誰把你薦進去的？入宮當差，又是誰的門路？」程德默忖，偷是把王六魏進喜等，招了出來，不免連累他們，遂用話岔開道：

「我進進慶相府，是慶相爺召我進去的；我進慶王府，是慶相爺轉薦給慶王爺的；我混進宮中，是皇上命我淨了身進去的！」慶桂慶親王兩人，聽程德愈說愈不成親王聽了慶桂此言，深恐牽涉了豐紳殷德，遂道：「這是決無之理！」不料慶親王誤會了成親王的意思，當作有意諷己，就道：「如此說來，這逆賊牽涉了咱，



「逆賊休得胡言！莫非殺一個腦袋不夠，自討苦喫嗎？」程德只是冷笑，不作一聲。儀親王再想用話詢問，慶桂却攙語道：「據咱瞧來，定是前任大學士和伸的黨羽！」

却是竟有此理了嗎？成親王聽得話意，向程德道：「逆賊且莫狗血噴人，你要是不供，咱就奏明皇上，把你加等治罪！」程德又冷笑道：「委實無供可招，不煩列位心勞日拙了！」慶桂遂又攙語道：「既是逆賊不肯招供，咱們就奏覆皇上爲是！」成親王等也覺得沒法可想，遂傳命把程德還押，退了堂，由成親王入宮覆奏。成親王來到宮中，致仕大學士王杰先在那裏，須臾，慶親王慶桂兩人，也進了宮來。要知入宮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請看……

文字雅潔：趣味深濃
 有價值的 香艷小說
 凡我同胞：盍速購閱



宮禁秘本
 絕世佳人
 人手一卷
 快樂萬分
 自來美人風流世多佳話
 一經記述實足賞心本局
 近得宮禁秘本不下數十
 種茲特先提刊行以公同
 好各外諸君盍速購閱

- | | | | |
|-----------------------------|-------------------------|-------------------------|-------------------------|
| 小說 香艷
古今情史類纂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二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香艷
札記 南朝金粉 全書二冊 價洋三角 |

- | | | | |
|----------------------|----------------------|----------------------|----------------------|
| 吳宮
西施演義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 漢宮
昭君演義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 漢代
貂蟬演義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 唐宮
貴妃演義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
|----------------------|----------------------|----------------------|----------------------|

57.48
 90
 :5(4)

清 代 十 帝 之 五

嘉慶慶演義



徐進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3 0528 0123 4

清代史之五 嘉慶演義 卷五

第五十三回 闢謠言下旨完逆案 奉旨意挾嫌用酷刑

却說王杰自從那年因為脚疾大作，乞休以來，一向在京閒住，現在聽得御駕受驚，忙的人宮請安，却又奏道：「程德不過一個庖厨賤役，怎敢妄蓄逆謀，這必有元奸大慙，賄賣他出來做的勾當，臣意此案必須查個明白，方可除去肘腋之患！」正說到這裏，成親王來了，王杰遂把言語頓住，嘉慶帝急欲得知案情，成親王一一奏明。嘉慶帝道：「瞧來此事竟成疑案了，逆賊牽涉之人，朕也不忍興此大獄！」話猶未了，慶桂慶親王兩人，却也入宮，奏請處分。嘉慶帝道：「你們兩人，不必危懼，須知一是朕的骨肉胞弟，一是朕的股肱重臣，朕豈即憑此逆賊之言，作為證據嗎？你們可照常供職，毋得自相驚惶！」慶親王慶桂倆，遂叩頭謝恩，同了成親王王杰，一同出宮而去。這時京城中謠言甚熾，一般與慶親王慶桂兩人素

00689 #07888

有嫌隙的大臣，暗中鼓吹，道是慶親王覬覦尊位，與慶桂合謀，故有程德逆案發生。謠言傳入宮中，嘉慶帝不能無疑，但因慶親王於乾隆年間，尚且不願攬此嗣位，何況現在情勢已移，豈真以卵擊石，況且慶桂也很老成持重，他們兩人素不親熱，因此便知謠言不足深信，遂即下旨道：『程德所供情節，出乎情理之外，經派滿漢大學士、六部尚書，肆狂吠著旨到之時，即將該犯凌遲處死，所獲該犯二子，並著一律斬決，欽此！』這旨下後，成親王陞堂，認明程德止身，即命差役把程德及祿兒對兒一起綁赴



程德

九卿科道，一同會審，該犯矢口不移，妄造黑白，誣攀親王大臣；夫舉朝臣工，皆朕之兄弟子姪，至親骨肉，朕何忍令兇犯扳扯，譬如獬豸噬人，原無主使，鴟鼻食母，豈有同謀，若一味刑求，反

857.48
290
:5(5)

菜市口法場，慶桂因程德牽涉了他，心中氣忿，自告奮勇，親去監斬。到了法場，慶桂先令侍從，於場中立一木樁，把程德縛在木樁之上，然後把祿兒對兒押至程德面前，喝令向程德叩頭。這兩個孩子，年歲雖小，人事却已有些知曉，到此情景，大哭道：「爺啊！我們怎的到此地步？」又回頭向站立在旁的劊子手，哀求道：「殺了我們兩個孩子，就饒了我們爺罷！」程德瞧著，心碎腸斷，說不出有多少苦楚。却竭力抑忍，眼眶中酸溜溜的眼淚，滾出滾進的好幾回；忽然想起，事已如此，又有何悔，遂閉了眼睛，向祿兒對兒道：「我悔不聽你娘的話，累你們到此地步！但是你們又怎的投生我家？唉！事到今日，我們父子三人，就一起離著陽世，脫除了韃子的束縛，未嘗不是一樂哩！只不知你們的娘呢？」祿兒對兒又大哭道：「可憐我們的親娘，用剪刀自刺喉間，已是自盡身亡了！」程德長嘆道：「一番心血，盡付汪洋，罷了啊罷了！」慶桂瞧他們交談多時，忙的喝令劊子手行刑，劊子手奉命，遂把祿兒對兒，砍去了腦袋。這兩個孩子，臨刑之時，宛轉呼號，慘不忍聞，

A212785



差役們個個下淚，慶桂也不免暗暗傷心；這程德却仍閉目無語，只是微微嘆息。劊子手把祿兒對兒行刑完畢，纔把程德連下衣都脫掉，用小刀先割去了程德的耳鼻及乳頭，又剗去他的眼睛，纔從左臂割起，把皮肉割成魚鱗片似的，也不知割作多少片；左臂的肉完了，只剩下些骨頭，纔再往割右臂，右臂完了，再割胸背；起初是刀刀見血，後來畢時，方纔氣絕身死。如此慘刑，實是自古少有，向來所謂的凌遲處死，也不過多砍幾刀，便是俗語所謂的『殺六刀』，決沒有這般嚴酷的；現在程德這件事情，



徐進

割的，因為血已完盡，只剩一些黃水。上身割畢，劊子手正待往割他的下身，程德却高聲急呼道：『快些！』慶桂聽了，也喝道：『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程德遂又默不作聲，直到斃割

一因嘉慶帝受驚非淺，心中也著實忿恨；二因監斬的慶桂，因他招供牽涉，胸中橫梗著成見，不免狐假虎威；有此二因，可憐這程德遂受此慘無復加的酷刑而死了。看官們，須知道程德的行刺，近因雖是爲的呂倩雲之事，遠因却是未忘前明，仍有種族之痛；所以張祿的謀刺順治帝，魚壳的謀刺康熙帝，呂四娘的刺死雍正帝，呂懿統的謀刺乾隆帝，都和程德的行刺嘉慶帝，有線索可尋的。直到此時，張祿呂留良兩家的命脉，完全斬除立根株，方得告一段落；然而前明遺民的一片赤心，也可謂到此時，纔斷絕了希望哩。要知程德死後，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孫玉廷奏封安南王 李長庚師捷定海鎮

却說程德伏法後，嘉慶帝便下諭旨，定親王拉旺多爾濟等出力人員，各有陞賞，侍衛丹巴，拒賊身死，也從優追卹。時當清明節近，嘉慶帝啟鑾出京謁陵，事畢還京，却得廣西巡撫孫玉廷專摺馳奏，道是安南國王阮光平，現已失守國土，廣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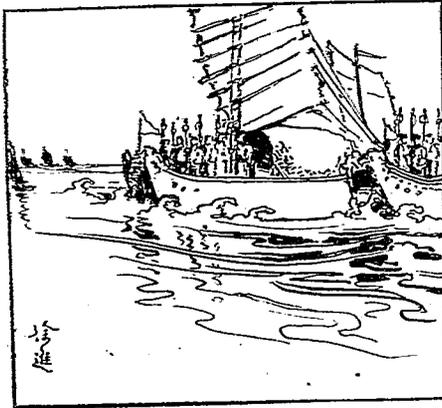
王後裔阮福映，恢復舊領，請錫新封，並縛獻海洋逋盜，恪恭請命等情。嘉慶帝得了此疏，因為阮光平勾通海盜，擾亂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洋面，歷時已久，現在自取滅亡，給阮福映奪了王位，却能一反前爲，自然欣悅，遂下旨冊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並令他嚴杜海盜。原來康熙初年，任用客卿西洋人如湯若望、南懷仁等，主管欽天監事務，後來海國庫很是窘困，遂異想天開，行了一種盜賊劫掠的政策，招集沿海許多游民，給了師船，封了官爵，命他們專在海中劫掠商船，劫得的錢財，就充作國用。於是海



禁大開，洋商得了內援，在沿海各岸貿易，日見其多。江浙閩粵諸省的洋面，商船往來如織，遂有一二亡命無賴，在洋面做起沒本錢的買賣。乾隆末年，安南阮光平父子，以力征經營得國，

面舊有的盜賊，紛紛前去投附，一般游民，也落得借此護符，做他衣食之資，海盜遂一天一天的興盛起來。沿海居民，與一般做買賣的洋商，受了海盜之累，苦不勝言。未幾，阮光平死了，兒子阮光纘嗣位，更是變本加厲，派了部下總兵官，隨了盜船出發，命海盜做了嚮導，益發猖獗異常；這海盜中，遂有鳳尾幫，水澳幫等許多名目，內以廣東的朱潰，福建的蔡牽二人，尤爲驍悍。沿海各省的督撫，於嘉慶初年，也時有警報到京；嘉慶帝明知安南政府發縱指示之罪，只因白蓮教正在大亂，川陝用兵方亟，無暇顧及，僅命沿海各督撫，妥爲加備。嘉慶五年四月，海盜駕舟百餘艘，率衆五六千人，進窺浙江省的台州，竟想上岸劫奪；定海鎮總兵李長庚得了警訊，忙的率領師船，出口抵禦，恰值颶風大作，雷雨齊下，海中黑浪山立，隨風旋舞，盜船駕駛無力，完全漂沒，盜衆紛紛落水。這李長庚乘勢掩殺，盜衆溺斃不少，只擒獲了四五百名，便在附近的松門衛地方，上岸研訊，方知盜內有安南總兵四人都佩有安南國王的敕印，除三人業已溺斃，所餘總兵一人及許

多盜衆，一律砍首。當即疏奏上去，得旨將總兵敕印，擲還安南王，長庚遵旨辦理。阮光纘見事敗露，恐清軍問罪，忙的上表，謊稱：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悚息謝過。嘉慶帝也就含糊過去，不再計較，却因長庚有功，下旨陞授提督。這李長庚表字超人，乃福建同安人氏，武舉人出身，雖是武科起家，却喜讀書，工爲小詩，與浙江巡撫阮元唱和了功，又得陞爲提督。這阮元表字芸臺，江蘇儀徵人氏，翰林出身，累官至巡撫，素有文名，辦事也稱幹練，所以李長庚能爲其用。翌年八月，正值鄉闈試期，忽的哨



無虛日，嘗建議官船釘板，疎薄，不能衝突波濤，自願傾家造船，以適國用。惟火藥非私家所有，只須月給若干，其餘可不費官家絲毫東西。阮元據實代奏，遂由參將擢爲總兵，在松門衛得

探飛報，海盜大舉復仇，將到定海境內，有進攻甯波之勢，却因李長庚往金華嚴州一帶查閱營兵去了，一時不及調回，心中十分焦灼。却有這幕友虞戒得進言道：『向來浙閩督撫，自雅德伍拉納等，驕奢貪縱，吏治廢弛，更兼水師懦弱，暮氣日深，所以海盜橫行洋面，無人敢撓其鋒，除了李提督長庚以外，士卒只知避寇，或僅施鎗空中；此時寇入定海，李提督既不及調回，他人萬不可用，晚生却有一個相契的友人，堪以奉薦，不知尊意如何？』阮元道：『足下如有推薦，兄弟自當借重，請道姓名，以便奉邀。』戒得沉吟一回，答道：『此人乃鄞縣的虞貢生，姓葉名機，表字萊山，現因入場鄉試，正在省城，不過今晚關中將封門，必須檄令出場，方可不誤大事。』要知阮元聽了，能用葉機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書生仗義投筆從戎 海盜聞名望風却走

却說阮元聽了此言，默忖葉貢生是鄞縣知名之士，曾招鄉勇，防禦海邊，雖未得過什麼功蹟，却尙可爲地方守望之助，遂答道：『兄弟也素知沿海居民，十分信

任葉機海寇對於鄉勇亦很畏懼，只是他向未與海寇接仗，恐不能抵敵大隊海寇哩！戒得道：『晚生雖不敢保其必勝，但在李提督不及調回之時，姑且使他去試試，未嘗沒有一些兒利益，此亦所謂不得已而求其次哩！』阮元點頭道：『有理。』戒得道又進言道：『葉機帶的鄉勇都是血氣正盛的少年，足可與海寇較量，不過他們原是防護地方，並無大志，所以軍器不很充實，只有刀矛，沒得火鎗，中丞倘要借重他們，必須供給鐵鎗火藥，方得成功！』阮元聽著，拈髭微笑道：『兄弟部下有個戈什哈張永祥，英勇過人，善製鐵鎗，人稱爲張鐵鎗，兄弟忝膺浙疆，治盜多得力，現在軍器庫中，尙存積不少，假使葉貢生能夠宣勞一下，這所存的鐵鎗，儘他支領就是！』戒得道：『如此辦法，中丞可檄令葉機，著他出了試場，速赴警地防備，事不宜遲，愈快愈妙！』阮元也因事已緊急，不敢忽視，立即草了一張字條，蓋上印章，命巡捕送至試闈，宣讀道：『奉中丞諭，貢生葉機，不必與試，速卽至署晤叙！』葉機得訊大駭，摸不著頭腦，却不便拒絕，只得隨了巡捕來。

到撫衙，由虞戒得出來相見，代阮元陳述此意。葉機因家鄉喫緊，也動了義忿，立
 卽慨然應允，遂至庫中，提取了許多鐵鎗，星夜馳回鄞縣東鄉代山故里，召集舊
 部鄉勇道：『我是一個
 貧貢生，此番赴省城應
 鄉闈試，能得中式，便想
 進京，否則亦不過樸被
 而歸，區區名姓，又何足
 挂於達官顯宦的齒頰
 哩。現在多蒙阮中丞謬
 采虛聲，檄我率領衆位，



『衆人聽了，齊聲大呼道：『願聽驅策！』葉機道：『我們向來集合鄉勇，不過自
 爲防禦，此番却與海賊接仗，當然不可輕視，但我們只有百人左右，海賊人衆，力

與海寇決一死戰，似乎
 是很不相稱的；然而海
 寇已近我們的鄉里，情
 勢已很險惡，我們雖不
 爲身家性命計，獨不爲
 祖宗廬墓計嗎？我今發
 奮，欲與海寇拚這頭顱，
 願衆位各賜一臂之力！

敵恐難取勝，不如設計爲妙。我聞海賊已在附近洋面，乘隙即須登岸，我們可用小船埋伏海邊蘆葦之中，待賊船進了口，我們纔一齊殺出，雖不能把他們完全剿滅，大概可以得一大大的勝利。」衆人聽得有理，前去埋伏。果然不到一天，盜船統已進口，足有二三十艘，悄悄的停泊；正待上岸，不防葉機指揮鄉勇小船，紛紛舉起火槍，向盜船射擊。盜衆沒曾經意，初以爲是李長庚的師船，待見了小船上的旗號，是藍邊紅心的小旗，不免驚訝；有幾個知道葉機的盜黨，就說這是代山鄉勇的旗幟，盜魁大駭道：「這必是李長庚設的詭計，派鄉勇來誘敵，我們不可墜他計中；但是他們已有防備，我們就去了罷！」盜衆遂駕船疾駛，時在丑末寅初，東方稍有微光，天却尚未全明；恰值大霧障天，盜船逃走，葉機隨後趕來。盜船且戰且走，方到海口，兩旁蘆葦中，火鎗又發；盜衆不知有多少埋伏，無心戀戰，只顧逃命，落水溺斃不少，給鄉勇用火鎗射死的，也有四五百名。葉機指揮小船，把盜船直追至離海岸數十里光景，恐天明後，盜船欺他們船小人少，又來反攻，

多有不妙，故即傳命返棹，回到代山，就把得勝情形，飛稟到省，阮元大喜，把葉機奏保以知縣任用，遇缺即補，後來葉機官至江蘇高郵州知州，致仕而歸，表過不提。且說盜船被葉機殺敗，當時不知葉機部下，只有百名鄉勇，以爲必有李長庚大隊師船在內；到後來細細探聽，方知究竟，不免欽佩葉機的大胆，從此盜船中遇有爭軋詛神的時候，就

第五十六回

造霆船李提督保境

受銀兩玉總帥縱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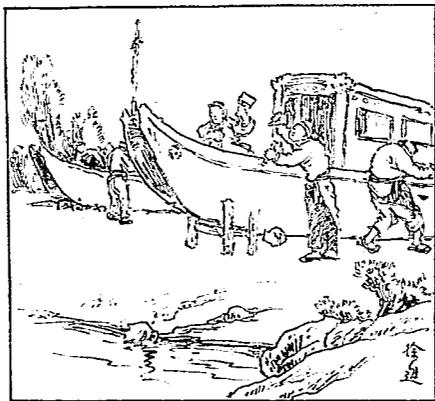
却說海盜給李長庚葉機等，先後痛剿，不敢再想上岸劫掠，只在海面橫行。到此



說『遇代山旗』這葉機的聲名，在當時的洋面上，李長庚以下便算他了，書生從戎，真可爲一般埋首寒窗的書獃子，揚眉吐氣哩。要知海盜以後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時安南起了內亂，國王阮光纘失了國土，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從暹羅入國，得了暹羅與法蘭西的援助，得以恢復舊領，滅除了阮光纘；只因根基未固，恐怕有人反對，所以上疏向清廷乞封，叙明驅除阮光纘，乃爲先人復仇，並無其他用意，並又聲明繼盜劫掠，乃阮光平父子所做的事情，與己無涉。嘉慶帝見他傾心內向，又是十分恭順，所以下旨冊封他爲越南國王；這阮光平得了清廷冊封，欣喜不遑，立派親信大臣二人，充作貢使，直往北京朝貢。嘉慶帝下旨褒獎，又照例賜宴款待。貢使回到越南，阮福映因嘉慶帝懷柔屬國，十分有恩，心中異常感激，遂約束國人，不准與海盜通謀，違者治罪；於是海盜失了依靠，有許多小幫，不能立足，紛紛潰散。這盜黨中姦猾雄桀的人，就乘機而起，兼併羣盜，有獨霸海上之勢；在福建的，由蔡牽統率，在廣東的，由朱潰統率，兩人之中，尤以蔡牽的勢力爲最大。這蔡牽也是同安人氏，與李長庚爲同鄉；同安地濱大海，居民熟諳水性，兼曉海中險要，所以李長庚是水師名將，蔡牽亦爲海中巨盜。蔡牽擴張了勢力，把福建

洋面，劃作他的根據地，勒令商船出洋，必須先納通行稅四百圓，入港進口的須加倍，一面又派人勾結陸地會匪，使他們輔助餉械，因此儲蓄日富，聲勢益大。浙江提督李長庚，因浙江毗連福建，不可不嚴加防備，遂督造戰艦三十艘，配以大礮四百餘門，名爲靈船，專任浙江海面巡弋之用。不到幾時，蔡牽輕舟減從，往普陀進香，自以爲必無人知，向浙閩總督玉德處乞降。玉德原是見錢眼開，要錢比要命還重的人，瞧了這白花花亮晶晶的好寶貝，把自己的生辰八字都忘掉了，管什麼蔡牽真降假降，立



不料早給李長庚探悉，督率靈船，一齊圍來；蔡牽慌極，跳下小船，忙的逃走。長庚緊緊趕來，已入福建洋面；蔡牽見靈船高大，自己又在下風，沒法避脫，遂取出十萬兩紋銀，派人先往福州，

飭興泉道慶徠，往海口招撫。蔡牽遂與慶徠約定，如要他降，須先令李提督率船退回浙江，不得窮追不捨。慶徠把情形飛報玉德，玉德瞧在銀子分上，信以為真，也就飛飭長庚回兵。長庚見蔡牽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乞降必是詐的，仍想向前追趕，却因提督應受督撫節制，不便專擅，只得嘆了口氣，率領霆船，返棹回浙江而去。蔡牽見玉德中計，報德實酬相知之雅耳。後會有期，幸自珍重！玉德得信，發楞了一回，半晌說不出話來，却因十萬兩銀子到手，反而自謂佔了便宜，沾沾自喜。蔡牽經了此敗，方



暗自好笑，遂把破船修理一新，備足糧食，揚帆遁去。臨行之時，寫信給玉德道：「僕幾死於李儉手，得公片言而解，厚誼誠可感。他日公不幸而落於僕手，大好頭顱，僕當為公保全之，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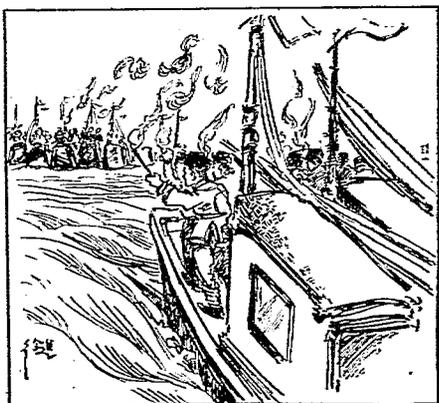
知玉德一般人都不足畏，所怕只有李長庚一人，而靈船尤爲可慮，遂悄悄的賄通福建的奸商，令他們製造巨艦，船身比靈船還要高大，船料比靈船還要堅固，出口之時，只是說載貨出洋，到了洋面，蔡牽就派人接收，因此連得巨艦，依然縱橫海上。先在福建洋面，誘試清軍兵力，遂往臺灣劫奪米糧數千石，果然福建的水師，懼著蔡牽的聲勢，不敢出口邀擊，袖手旁觀。蔡牽遂把劫得的米糧，分半贈給廣東海盜朱瀆；朱瀆感受蔡牽之恩，也加入蔡牽幫內，兩人合作起來，在福建海面，挑釁示威。恰巧浙江溫州鎮總兵胡振聲，方以二十四艘，在福建起運造船木料；總督玉德，遂傳檄令他擊賊，却不發本省一兵助戰。這胡振聲原非本領超羣的名將，部下水師，素是不整不齊，奉了總督之命，不敢推諉，顧不得性命，遂即出海迎擊；在浮鷹島附近洋面，兩軍相遇，胡振聲豈是蔡朱二人的對手，經蔡牽用火箭猛射，胡振聲沒法抵禦，非但全軍覆沒，連性命也斷送在大海之中。蔡朱二人得了勝，就飄然遠去了；玉德接著敗報，也就疏奏到京，要知嘉慶帝得疏，如

何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建功勳大破長蛇陣 傳書法勅鐫詒晉齋

却說閩浙總督玉德敗報到京，嘉慶帝恰因孝淑皇后梓宮，自靜安莊發引，奉移山陵，御駕親送出京去了；待謁陵事畢，御駕返京，方知溫州鎮總兵胡振聲陣亡福建洋面，不覺勃然大怒，因玉德節制無方，遂下旨命李長庚總統浙閩水師。長庚得旨，益發感恩圖報，令溫州海壇兩總兵，分作左右翼，操練不懈，力加整頓。那天，長庚率領靈船，在定海境屬馬蹟洋巡弋，遠遠瞧見前面一個海島，名喚北漁山，島麓泊了不少賊船，帆檣矗立，密密層層，足有一百多艘，分兩處停泊，大有犄角之勢。長庚揮著令旗，督率靈船，一齊前進，將近賊船泊處，傳令放起大礮。這賊船原是蔡牽、朱潰兩人合股在此，現見官兵殺來，也把戰船駛開，擺了一字長蛇的陣勢。蔡牽在右，朱潰在左。長庚瞧得清楚，把自己坐船，居了中心，大隊靈船，隨在後面，奮勇駛向前去，頓時礮聲隆隆，煙霧障天，賊船礮位雖多，火藥却不十分

充足，轟了一回，漸漸不支，不再開放大礮，只用火鎗火銃抵敵。長庚戰得起勁，親自跳上艙棚，描準了礮位，裝足火藥，猛力一放，不偏不倚，恰恰射中了朱瀆的坐船；只聽得豁喇喇一聲，朱瀆船上的桅桿，跌作幾段，船身東盪西側的，倒退了幾丈，幾乎翻入海中。長庚趁勢攻來，突入敵陣，衝作兩起；朱瀆已是驚弓之鳥，顧不及蔡牽，竟自率艦先逃；蔡牽遂扯滿破篷，拚命逃走；長庚追之不及，也就傳令收兵，回港去了。蔡牽逃回聞海，遇著朱瀆，著實責怪了一番；朱瀆老羞成怒，兩人就口角起來，朱瀆依舊回到



牽見陣勢已亂，朱瀆又已逃走，勢成孤立，只得轉舵前奔。長庚怎肯放過，又是一礮，把蔡牽坐船的大篷，打落了一半，又擊沉了賊船多只；幸而蔡牽的坐船，異常高大，船篷雖壞，尚能行

廣東海面，不再與蔡牽合夥了。捷音傳入京城，嘉慶帝當然欣慰，下旨把李長庚獎勉了幾句。這時額勒登保因白蓮教餘孽肅清，回京面奏；這額勒登保操守廉潔，不以一錢自奉，督撫有所饋遺，亦毫無所受，在外用兵數年，官爵已隆，却仍寒素如舊。向來出征諸將，都把行軍當作優差，凱旋回京，無不腰纏纍纍；獨額勒登保却只蕭然行李，一騎負一襆被而已。嘉慶帝也因他操行可嘉，更兼功高望重，遂召入宮中，親賜筵宴，並授爲御前大臣。嘉慶帝見白蓮教已完全肅清，海盜又給李長庚戰敗，前次程德行刺，又默邀天佑，未曾受傷，不免喜形於色；遂於元旦良辰，下旨朱珪晉授太子太傅，其餘百官，也有陞賞。又因成親王襄贊樞密，屢著勞蹟，但他乃是親藩，且曾賞及他的兒子，實已無可再賞；忽的想起他的書法素伴，遂下旨道：「朕兄成親王，自幼尊精書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博涉諸家，兼工各體，數十年來，臨池無間，近日朝臣文士之工書者，罕出其右；早應摹勒貞珉，俾廣流傳，而王搆謙自矢，不肯遽付鈎鐫，曾命軍機大臣傳旨，諭令將平日所書各

種自行選擇刻石，始據王具摺陳謝，遵旨覓工摹刻，著照所請，以詒晉齋名額。其卷帖，王卽繕朕此旨，勒冠簡端，以當製序，藉誌一時翰墨欣賞之盛。欽此。」成親王得旨，入宮謝恩不提。

隔了許時，却有尙衣監總管內監鄂羅哩密奏道：「內庫綢緞，都已竊敗，乃係刑部侍郎廣興賄通官監，設法調換，應請澈查！」原來這廣興自從參劾和坤，大邀宸



監鄂羅哩，乃乾隆帝的近侍出身，年已七十有餘，偶至朝廊，與廣興坐語，頗以長輩自居。廣興遂面斥他道：「你們乃是閹豎賤人，理當敬謹侍立，怎可與大臣論

眷，陞授副都御史，又奉特旨，派往四川，督理軍需；後與魁倫互相詰劾，調回京城，降補通政使，未幾又陞任刑部侍郎。同僚因他是皇上親信之人，很是趨奉，他遂不免得意而驕。恰值這內

這世誼哩！鄂羅哩因此把廣興恨入骨髓，屢思乘間中傷；到此時探得廣興有抽換內庫綢緞之事，遂向嘉慶帝前，奏請查辦。要知廣興獲罪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緞庫犯嫌幹旋無法 靴筩走水疼痛難熬

却說嘉慶帝聽了鄂羅哩之言，將信將疑，因為廣興曾有大功，況且事情又不重大，遂向鄂羅哩道：「廣興大概不致有此事的，即使此事真確，想必他窮極無聊，不得已而爲之哩！」鄂羅哩道：「皇上有所不知，這廣侍郎自以爲參劾和坤有功，到處招搖，詆人陰私，真是驕縱到了極點，且又性耽風月，每擁優妓，飲酒竟夕，所以他境况雖不十分寬裕，但這此虧空，都是荒嬉所致的。」嘉慶帝微嘆道：「天之生才也難，又是一個絕好人才，甘自墮落了！」說畢，思忖了半晌，纔說道：「此事朕也不忍重究，你就向他說，朕能宥他一遭，令他速行彌補，咱們就算沒有這回事兒！」鄂羅哩領旨出宮，心想廣興的恩寵，可真不小，眉頭一縐，計上心來，

遂到廣興家中，懶洋洋的說道：「侍郎大人，恭喜你，發了財哩！咱這個闊豎賤人，少不得登門叩賀，恩乞厚賜了！」廣興見他來得蹊蹺，話意又帶著譏諷，也就明白了一半，遂將理不理的分賓主坐定，沉下了面色，很不樂恩似的說道：「咱窮得飯都不飽，衣都不煖，喜從何處飛來？財又向怎處去發？」鄂羅哩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聽



供有咱這個闊豎賤人在此，卽當代你這位侍郎大人，在皇上前求求恩典，也許沒有大不了的，事情哩！」廣興明知他是故意嘲罵，頓時忿不可遏，喝令家僕，把

說內庫綢緞，都在大人府上了；這一筆款子，可也不少，恭喜大人，財源茂盛！」廣興聽了，心中雖很喫驚，却想抵賴，就怒叫道：「這個狗屁，是誰放出來的？」鄂羅哩道：「不必巧辯，請自招

鄂羅哩驅出門去。鄂羅哩知廣興中計，暗自好笑，忙的回宮奏道：「奴才到廣侍郎家裏，說起皇上恩典，廣侍郎非但端坐聽旨，並且不認有這回事，竟大肆咆哮，把奴才驅了出來，伏求皇上作主！」嘉慶帝不聽，猶可，聽了也覺得廣興過於驕縱，遂下旨把廣興革職，却仍念他前功，並不宣示罪狀。鄂羅哩一不做，二不休，又慫恿幾員大臣，平日與廣興素有冤仇的，上疏參劾。這廣興爲人，素多嫌隙，於是上疏參他的，就紛紛而至。嘉慶帝見事已聲張，廣興的罪狀，又已證實，不懲無以服衆，遂把廣興押入宮中，親自研訊，但盡法懲治，總覺於心不忍，遂思貸其一死，從輕發落。不料這廣興生性戇直，素不知趣，廷訊之時，辯論不休，一些沒有引罪自悔的話，更兼這抽換綢緞之事，又給鄂羅哩搜出不少證據，嘉慶帝也就無法曲宥，下旨把廣興賜令自盡。廣興死後，很有人痛惜他的，嘉慶帝事後也很追悔，遂厚卹他的家屬，但是到底不知乃鄂羅哩的暗箭中傷，此亦所謂「君子可欺以方」了。時當季冬，大學士劉墉，得病死了，嘉慶帝很是哀悼，賜諡文清，隔未十

日，正當新年，致仕大學士王杰，却也病沒，得旨賜諡文端。又未逾月，致仕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昀，亦因老病，卒於京邸。這紀昀於乾隆年間，總纂四庫全書，很受聖眷，同僚因他滑稽多智，也很與他相契，後因和珅當權，益發的佯狂玩世，於嘉慶初年，自請乞休，到此時方死，嘉慶帝也很愛他文才，十分悲悼，下旨賜諡文達。

這位紀老先生，一生趣袋，乃形容他烟量大的意思。有一天，適逢當直之期，正在吸烟，忽聽有旨召見，忙的把烟袋揷入靴筒之中，趨入奏對，待不片刻，烟袋內的火灰，燃著了他的布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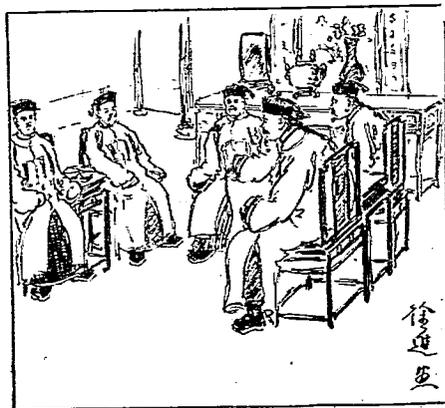
事很多，在前集乾隆演義中，本已叙過一些，現在做書的趁這當兒，就把他敘述一下，也許可以開開看官們的笑口哩。閒話少叙，且說紀昀最喜吸這旱烟，頃刻不能離手，人稱爲紀大烟

漸漸延及皮膚，疼痛難禁，不覺嗚咽流涕，嘉慶帝驚問何故，他奏道：「臣靴筒內走了水哩！」這「走水」二字，乃北京俗語，就是失火，嘉慶帝也料得他是烟袋之故，遂命他速退；他出了宮門，脫靴一瞧，烟燄蓬勃，肌膚都灼得焦了，忙的就醫診治，足足養息了半月有餘，纔得復原，當時的人，都當他一件笑話。要知有何他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滿胸錦繡盡是佳聯 信口葫蘆都成雅謔

却說紀昀天生奇才，夙有絕慧，屬對之妙，一時無兩，信手拈來，都成妙諦；乾隆帝八旬萬壽之時，他獻長聯祝頌，早已有口皆碑。那天，與同僚閒談，侍讀學士陸錫熊道：「方纔我飲馬於四眼井，這三字很難對。」紀昀道：「就把閣下對上一對，又有何難！」原來陸錫熊表字耳山，以四眼井對陸耳山，確是妙對，於是座客都大笑。耳山道：「太極兩儀生四象；紀昀對道：「春宵一刻值千金。」耳山又道：「六味地黃丸；紀昀對道：「二則天青緞。」耳山道：「對雖是妙，不過緞對丸，似

乎差些？」紀昀笑道：「古來段與緞通，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不是個例嗎？以段對九，有何不工！」耳山又道：「京中裱畫舖的市招，「揭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畫，」你可對得上嗎？」紀昀不假思索，說道：「就把藥舖子的市招，「發賣雲貴川廣生熟道地藥材，」對上何如？」耳山道：「佩服！佩服！只是書坊的「老西」一塊招額，



嗎？他布傘上，不是寫的「大六壬」三字嗎？以大六任對老二西，總算可以將就了！耳山聽著，十分欽佩，座客也很贊嘆。這時有個知府牛稔文，爲他兒子牛坤完

却沒什麼可對了！」紀昀道：「閣下進正陽門羅城時，不於布傘上瞧一瞧，就有對了！」耳山聽了不懂，座客也莫明其妙，紀昀不慌不忙的說道：「衆位還記得正陽門畔，有個賣卜的士子

姻，紀昀與牛稔文乃中表兄弟，遂送喜對一副，上聯道：『繡閣團圓同望月；』下聯道：『香閨靜好對彈琴。』稔文初尙未覺，次日紀昀來賀，却笑道：『我這副喜對，上聯是吳牛喘月，下聯是對牛彈琴，都是用的尊府典故，老表弟以爲如何？』稔文知他諧謔，也不禁笑了起來。後來有一個姓平的京官，在京續娶，紀昀送的賀禮，只有一部四本的詩韻；這位姓平的，瞧了不知用意，待紀昀來赴饌時，問他什麼意思，紀昀笑道：『不過是平上去入而已！』座客聽著，都笑得嘴都合不攏來。有一天，紀昀因要事入宮，方到午門口，有一個小太監攔住門口，請說一笑話；紀昀遂說道：『從前有一個太監，』說畢，就匆匆的進午門去了。小太監在後追問道：『紀大人，底下還有沒有？』紀昀回過腦袋，很鄭重的答道：『要是底下有了，還成大監嗎？』小太監方知有意辱已，遂一笑而去。這紀昀事畢出宮，忽的覺得腹瀉起來，却又沒會帶得草紙，正在慌張之時，恰見方纔的小太監，同了一個老太監，遠遠地走來，遂搶步上前，向小太監索取；小太監道：『咱受了你奚落，此

番須再說一笑話，並且不得罵人，咱方能把草紙贈你！」紀昀聽了，又踱往老太監處索取，老太監也道：「紀大人說個笑話，給咱們開開玩笑！」紀昀沒法，遂道：「從前有一老翁，生得兩個兒子，臨終戒勿分家，兩子不遵遺囑，竟把家產分了，後來逢了老翁的忌日，兩子各以一器，焚化錠帛，老翁在陰中，就大罵不止，道是爲了這一張紙，也要累你。」



陶善謔，不敢再與他廝纏了。這紀昀於同僚百官之前，有時也很滑稽，那天他退直出宮，同僚請他講一趣事，他遂說道：「有一處女，居住樓上，窗臨門外一個坑，

們爸爸兩頭忙！」說到老翁在陰中大罵的時候，用手指了兩太監，這兩個太監，當時未明話意，就把草紙贈給了他，待仔細一想，纔恍然大悟，却已中計，也就罷了；於是太監們都知道紀

廁，少女獨處，不免懷春之思，遇有小便的人，遂默圖下部的形狀，日子既久，居然成了一本冊子，後來這處女將近出閣，覺得把冊子去了，未免犧牲一番心血，要是帶往夫家，又恐給人瞧見，多有不雅，遂躊躇不能決，他有一個貼身婢女，窺透隱衷，進了焚化之策，這處女聽得有理，彩輿抵門，便把畫冊燒掉；『紀昀說時，原把同僚的扇子，當作畫冊，說到這裏，遂向同僚前，作處女辭別畫冊模樣道：『列位！對不起，我可要上轎去了！』說畢，真的趁勢上轎，逕自去了；同僚瞧他情形，不由得不大笑起來。所以此時紀昀病死，百官都有哀思，出殯執紼的人，盛極一時，靈柩回到河間府獻縣原籍，嘉慶帝又命地方官致祭，真可以算得生榮死哀了，表過不提。要知以後有何要事，下回詳細交代。

第六十回 慕風景吳總督忠諫 恣殺戮額公爺乏嗣

却說劉墉、王杰、紀昀，相繼病死，嘉慶帝不免愁悶，下旨出京往盛京謁陵，却有個御史沈琨，上疏諫阻，嘉慶帝並不理會，啟駕出發。到了盛京，謁陵祭神，忙過一會，

遂在陪宮內憩息，御了崇政殿，受陪都百官朝賀。朝鮮國王李瑛，聽得御駕在盛京，立即遣使朝貢。嘉慶帝因該國王忠誠可嘉，把來使厚爲款待，又頒賜御書扁額，以示懷柔之意。嘉慶帝在盛京住了幾天，正想回鑾，却得京城來奏，道是御前大臣額勒登保因病乞休，當卽下旨道：「額勒登保久歷戎行，克敵致果，此次積勞抱病，不克扈從，方期常得倚畀，共臻郅治，乃得軍機大臣奏稱，該大臣因病乞休，言念盡臣，宜膺殊錫，額勒登保著加恩晉封爲三等公，以示朕錫類酬庸，有加無已至意！」這旨下後，遂卽啟駕回京。路經夷齊廟，新由湖廣調任的直隸總督吳熊光，趕來迎駕。嘉慶帝笑道：「朕此次東巡，出京之前，御史沈琨曾言道途崎嶇，風景略無可觀；朕一路行來，見道路很是平坦，風景也很佳妙，可見耳聞不如目見，人言真未可盡信！」吳熊光叩頭奏道：「皇上此言，非讀書人所當說的！」上此次東巡，理當面稽太祖、太宗創造艱難的遺迹，怎可專問道途風景的呢？」嘉慶帝聽了，半晌無語，待了片刻，纔徐徐的說道：「你是昭文人氏，昭文是蘇州」

的屬縣，朕少時隨皇考南巡，曾到蘇州一次，風景清麗，人物秀美，真是海內獨一的了！吳熊光又奏道：『皇上所瞧見的，好比剪綵爲花，不過一望之頃而已！蘇州的名勝，以虎丘爲最，實則也不過一個大墳堆，並沒什麼風景；況且城裏邊街市，都臨河畔，河道偪狹，糞船紛集，臭不可耐，還有風景可玩嗎？』嘉慶帝很不樂意，的說道：『照你說來，皇來皇帝倘要南巡，你應當竭力勸阻，否則你是朕特簡之人，死後就無以對朕！』臣伏念大行太上皇帝誨臣之言，猶似在耳，臣不敢稍忽，並願皇上也當敬佩，勿



考又何必六次南巡呢？吳熊光又叩頭奏道：『臣從前侍太上皇帝，蒙太上皇帝面諭道：『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是做了無益之舉，害了有益之事，將

忘！嘉慶帝心雖不歡，但不便拒諫，遂道：「你也是一片忠心，朕不忍辜負你的美意，你就好好兒的供你職罷！」吳熊光遂叩頭而退。嘉慶帝經了吳熊光忠諫

之後，沿途不再耽擱，一

直回到京城，得知額勒

登保病已沉重，遂命莊

親王代往視疾。莊親王

領旨，來到額勒登保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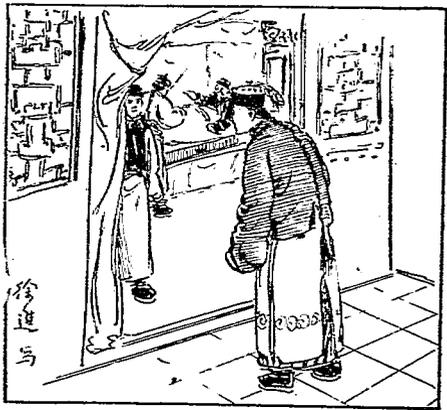
中，直往內室，說明皇上

恩典，又面獎他一生勳

蹟，不防額勒登保瞪目

干天怒，所以身後無嗣，也許是天公的報應哩！說著，竟狂叫一聲的死了。莊親

王見他死得可異，忙的入宮覆奏，嘉慶帝得此噩耗，異常震悼，遂親臨賜奠，又下



徐進与

大呼道：「咱有什麼功勳，不過生性好殺，擒獲了逆匪，無論老幼男女，總要殺個乾淨，方快咱心，否則恐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留了他們，難免日後生變，然而咱生前造孽太深，自知有

旨追諡忠毅，建祠京師，賜予祭葬，並給喪銀。這時黑龍江將軍觀明，進獻白雉一對，這白雉確是希有之珍物，孝經援神契，春秋感精符，都把白雉來翔爲祥瑞之徵，所以觀明鄭重進獻，想邀恩寵，却不知事不湊巧，嘉慶帝心緒不佳，下了一道諭旨道：『據黑龍江將軍觀明，奏進白雉一摺，知道了！其所請備宣史館之處，著不必行！朕惟以時和年豐，民物康阜爲念，無事侈言祥瑞也，特傳諭知之！』諭旨方下，軍機處呈上閩浙總督玉德遞來的急奏，道是：『海盜蔡牽，率船百餘艘，攻入臺灣，在鹿耳門地方，沈舟塞港，號召土匪萬餘人，圍攻臺南府城，自稱鎮海王，豎旗滋事。』嘉慶帝得疏，忙飭成都將軍德楞泰爲欽差大臣，調四川兵三千，前往督勦，又命西安將軍賽冲阿，調任福州將軍，襄助辦理。德楞泰、賽冲阿兩將軍，接得急旨，正待起程，前往福建，那浙江提督李長庚，却已攻敗蔡牽。要知李長庚如何得勝，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李獻降書機關立破 冒膺上賞廉恥全喪

却說蔡牽自在馬蹟洋，被李長庚戰敗後，逃回福建海面，只因福建省內的大小官吏大都貪冒不職，習爲風氣，吏治軍政之壞，可謂已達極點，總督玉德更是糊塗異常，專以廢弛軍務，掣長庚肘，所以蔡牽敗回閩海，刷新戰具，嘯聚更多，遂致攻入臺灣，稱王作亂。浙江提督李長庚恰在巡弋洋面，所率只有親兵五百餘人，當即檄調福建水師三千人，渡海到了臺灣，因爲鹿耳門已經塞住，遂命總兵許松年、王得祿繞道進了安平港，直入府城，迎著蔡牽去路；自己又守住南汕、北汕兩個港口，截住蔡牽出路。這蔡牽以爲塞住了鹿耳門，當無後顧之憂，只知向前進攻，不防許王兩總兵從小道攻來，迎著大戰；蔡牽五戰皆敗，戰船失掉三十多艘，部衆死了一千餘名，遂想從北汕港逃走。却見港口已被李長庚守住，後面追兵又至，前後都有大礮轟擊，蔡牽遂出了大錢四百餘萬，遍賄福建水師的將卒，於是諸將解體，不爲力戰。蔡牽又心生一計，派了一個美貌孌童，駕了一只小船，駛至長庚坐船旁邊，僞獻降書，實則是想乘隙暗殺長庚，這李長庚善於用兵，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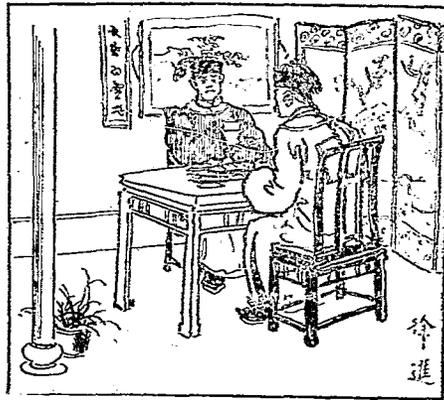
些小計，豈有不知之理，就喝令把變童擒來，在身上搜檢一下，果然搜出一把鋒利的小刀，長庚忿極，親手把變童砍了腦袋，遂又傳令道：『今日不把蔡牽擒斬，更待何時，弟兄們努力些啊！』說時，把令旗大揮，怎奈閩兵得了蔡牽賄賂，觀望不前，只有五百餘名浙兵，奮勇上前。忽的天空中一陣颶風，頓時把海中波浪，捲了起來，好比牆壁似的，站口，溜個大吉，李長庚忙的指揮師船前進，閩兵却縮做一團，不敢應命，長庚嘆道：『朝廷養兵百餘年，竟沒用到此地步，高官厚祿的大臣們，能不愧死嗎？』遂即



得很高，李長庚的靈船，雖是高大，却敵不住這般風浪，浙兵也就急切不能自主，蔡牽的坐船，比靈船要高五六尺，在這驚風駭濤之中，尙能駕駛自如，遂趁颶風捲旋的時候，奮路逃出海

率了浙兵，回浙江而去。總督玉德，非但不怪閩兵不肯力戰，反而上疏參劾李長庚任賊遠颺，嘉慶帝身處深宮，怎知內中實情，就下旨把李長庚奪去翎頂，李長庚得旨，心知是玉德忌功所致，也就一面據實參劾玉德，一面又督率部下總兵許松年、王得祿、邱良功三人，以左翼出浙江的定海，右翼出福建的廈門，兩路夾擊，在浙江台州地方，把蔡牽殺得大敗，遂即連疏奏捷。嘉慶帝得疏，下旨李長庚賞還翎頂，玉德革職拏問，遺缺由阿林保補授；又因臺灣的亂事已平，毋勞德楞秦等遠道馳援，亦即下旨收回成命。這李長庚見玉德已經革職，於心稍慰，恰值浙江巡撫阮元，於此時丁憂去任，李長庚對於阮巡撫，原很欽服，現當去任，不免有依依之思，幸而繼任的清安，官聲也很清明，馭下亦頗有恩，長庚遂亦待之維謹。却因新任總督阿林保，方到福州履新，長庚官居僚屬，少不得前來賀喜；阿林保置酒款待，酒到半酣，捧着嘴邊幾根騷黃鬚子，低聲微笑道：「蔡牽橫行海上，勞師數年，好比大海捕魚，不知何時始得入網。兄弟默忖蔡牽一犯，上廩聖慮

已久，不過海外遼瀾，事無左證，只勞你李軍門隨便砍了一個腦袋，道是蔡牽的首級，報到兄弟衙中，兄弟就當飛章奏捷；這麼辦理，你當然能得上賞，兄弟也可叨光邀一次功，比較窮年累月的跋涉鯨波，倏倏萬一，似乎是妥便一些哩！長庚猛出不意，聽了不覺勃然大怒，却也冷笑道：『我李長庚是頂天立地的好男兒，不欲做此鬼鬼祟祟的報國，久視海船如廬舍，不覺有什麼危險。獨惜大帥以世臣名族，揚歷封疆，雖未嫻於軍旅，亦當知忠孝之義，倘大帥忠言逆耳，以長庚逗撓爲可誅，或他日以覆



勾當！從前于成龍的捉賊，姚啟聖的用兵，長庚素極服膺的，像王三槐的就擒，長庚實所深恥的。皇上不以長庚爲不肖，寄以軍旅重任，原欲永靖海氛，以綏民命；長庚束髮從軍，即思以死

舟諱長庚之死，皆維大帥之命是聽，長庚是死而無悔的！要知阿林保聽了，作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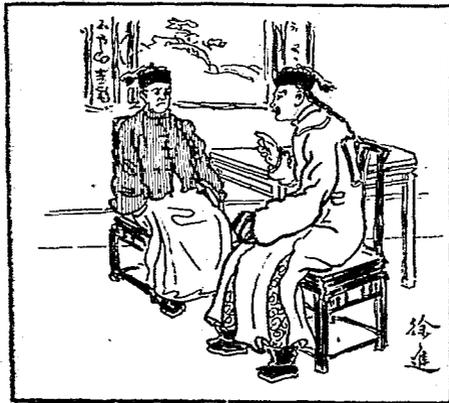
第六十二回 李軍門當面辱疆臣 朱藩司貪心扣兵餉

却說阿林保聽了李長庚之言，十分難受，遂搭訕道：「咱也無非爲你打算，你既不受善言，兄弟也就不再管你了！」長庚微哂道：「多蒙指教，不過長庚誓與蔡賊同死，不願與蔡賊同生！」阿林保也狂笑道：「好個李軍門，願死不願生，這又何難！」長庚滿腔忿怒，不便過於發洩，勉強飲了幾杯，謝宴告辭而出。阿林保見長庚囁強，又是當面恥辱，遂結成死仇，恨之切齒；不到一月，却已彈章三上，大概總是說長庚自誇大才，實乃怯戰，一心要把長庚置於死地。嘉慶帝雖不是糊塗皇帝，但因阿林保到任未久，與李長庚必無十分恩怨，所奏或亦可信；却又想起從前阮元等一般大吏，曾竭力保荐長庚才堪大用，並且海上戰蹟，長庚又是立功最多，因此對於阿林保所奏，就有些不很相信起來，遂把奏疏暫擱留中不發。

密令浙江巡撫清安泰調查詳覆，暫且按下。且說白蓮教平靖後，四川陝西湖北三省，因地勢阻奧，隨地增設營汛，即以隨征有功的卿勇，挑補各地增設的兵額，謂之新兵。於是湖北方面，襄陽增設提督一員，鄖陽增設總兵道員各一員，共增兵三千五百；陝西方面，五郎增設總兵一員，改稱寧陝鎮，增兵六千；四川方面，把達州升為綏定府，增設副

所以當初建議增兵之時，曾奉特旨，以例餉不足兵用，酌令每月加給鹽米銀，每人五錢，三年遞減一錢；這原是暫時籠絡兵心的意思，辦法未嘗不善。這時乃嘉

將一員，駐守太平，把固有的太平都司，移駐城口，其餘保寧夔州所屬的要害地方，也各增設守備，共增兵千名。內中以寧陝鎮扼住秦嶺之腹，地勢最稱險要，但因運輸不便，糧食昂貴，



慶十一年六月，正當應減一錢的時期，布政使朱勛，因為未奉部文，非但減少了一錢，並連減剩的四錢，也一律停發；新兵因朱勛苛刻異常，不免喧嘩不服。固原提督楊遇春，恰值奉旨赴京入覲，甯陝鎮總兵楊芳，調署提督，遺缺由副將楊之震護理；這楊之震馭下無恩，向不爲部下所喜，現在護理了總兵，把譁噪的兵士，不問曲直，却一起擒來，苔楊芳的夫人龍氏，因身懷六甲，暫留在甯陝，只有親兵二名，在旁侍護，聽得新兵叛變，親兵就勸他乘夜速行，龍夫人道：『我雖是隻身女流，却不能離開此地，因



杖了一頓。兵士益發忿恨起來，遂推出陳達順，陳先倫兩人，做了頭目，糾衆抗命，却又不敵即時動手，先到處播散謠言，道是定期三日後，大舉起事；楊之震並不理會，一笑置之。前任總兵

爲新兵叛變與否，刻尙未敢卽下斷語，倘是我行後，他們纔真的叛變起來，顯見得我知情先遁，却是通同叛兵了。」說畢，只作沒事一般，毫無慌張。不料三日到期，陳達順果然率衆起事，把總兵楊之震以下各將弁，完全殺死，刼了庫中銀兩，放出獄中囚犯，甯陝城中，頓時騷亂異常，官民眷屬，不及逃避，都來依附龍夫人，懇求保護。叛兵因爲楊芳在任時，深得士心，所以城中雖很擾攘，却不敢驚動龍夫人。另有一個鎮署司餉朱之貴，素性吝刻，往往侵犯扣兵餉，叛兵就想殺他消忿。之貴唬得屁滾尿流，只得也來向龍夫人求計。龍夫人不慌不忙的說道：「你平日做人不好，到此時應該自悔的了，不過我見死也不忍不救你，就暫在我處想來，決不妨事的。」之貴伏地叩頭，遂藏躲一邊。次日，叛兵聚衆往見龍夫人，道是願送夫人出城，龍夫人得訊，遂命親命二人，啟了宅裏中門，端坐堂上，喝令叛首入見。叛兵仍推陳達順等，率領數十名小頭目，一齊進內，見了龍夫人，大衆伏地痛哭道：「小的們實在窮得無法可想！可恨賊官把小的們百戰於生，身命換來

的一些鹽米銀子，狠心剋扣，所以顧不得死活，只好這麼辦法；但是楊大人是小的們的恩佛，夫人既是尙在這裏，小的們不敢驚動，願送夫人平安出境，並望夫人代稟楊大人，小的們非敢反叛朝廷，只不過要殺賊官，給弟兄們出氣而已！」要知叛兵如何收束，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慷慨陳辭夫人就道 倉皇出戰提帥被圍

却說龍夫人聽了叛兵之言，又見叛兵的手臂，大都鮮血淋漓，不禁惻然不忍，遂道：「你們既不是反叛朝廷，那麼事情還小；現在我先問你，誰是戕官殺人的兇犯？你們快些供出，我當代稟主帥，申奏朝廷，或可只罪首逆，不究脅從，你們也未嘗沒有生路！」叛兵齊聲道：「小的們歃血爲盟，誓同生死，不能違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龍夫人道：「你們要我離開此地，我也何敢與你們倔強，但是我宅中有婦孺多人，都是我的故舊，必須隨我同出，不得傷殘！」叛兵又道：「何敢傷夫人心，小的們約束部衆就是！」龍夫人遂入內整了些行李，正待起程，却見朱

之貴出來跪哭道：「夫人去後，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龍夫人沉吟一回，吩咐如此如此；之貴只得掩淚暫退。龍夫人恐叛兵口是心非，不很放心，特命官民眷屬先行自己乘輿殿後，路經鎮署叛兵發號傳隊以送龍夫人在轎中，喝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還循此虛文嗎？」叛兵見龍夫人發怒，唯唯允著，一齊步送出城，直到澗溝地方，纔哭子哀求道：「我在列位老總起事之時，即往龍夫人宅中躲藏，今天龍夫人起程往固原，命我把應用的盥盆，隨後送往，假使列位不能饒我，我也無法求免，只求



拜而返；回到中途，恰遇朱之貴來到，叛兵不約而同的拔刀相向道：「狗賊，平日助桀爲虐，好不得勢，也會落在老子們的手中嗎？」之貴聽著，魂飛天外，但受龍夫人的囑咐，就放大了胆

列位派一妥人，把盥盆送至輿前，免得龍夫人盼我！『叛兵向他手中一瞧，真的有一盥盆，瞧了半晌，覺得盥盆確是龍夫人之物，遂道：『狗賊，便宜了你，老子們瞧在龍夫人的盥盆分上，饒了你的狗命罷！』說畢竟去。朱之貴抹了抹額上的汗珠，三脚兩步，趕至龍夫人輿前，謝過救命之恩，也就自去了。這龍夫人行了兩天，來到石泉縣，縣中百姓，因知甯陝兵變，紛紛逃避，人心十分驚惶，縣令舌敝唇焦，苦口曉諭，終不能止，見龍夫人到了，遂面求暫駐城中，借此鎮壓，果然人心漸定。這時卸任提督楊遇春，尙未出境，聽得亂起，一面飛表告急，一面中途折回，徐觀後變，不到數日，廷旨下來，命楊遇春勿庸入覲，仍回原任，督剿叛兵，另簡成都將軍德楞泰，爲欽差大臣，赴陝督師。楊遇春奉旨，回到瓦柴關地方，調集各汛的未叛新兵，召歸大營，斷絕叛兵的後援。楊芳也已得知妻室在石泉縣暫住，因思石泉地當川陝要衝，非可輕視，遂親自來到石泉縣，防叛兵南竄；又恐妻室在此不便，想起興安府知府龍燮堂，乃自己的內兄，遂把龍夫人送至興安府安居。忽

的哨探飛報，叛兵已集衆萬餘，推了蒲大芳爲首領，北攻鄆縣，聲勢強盛，已非昔比。楊遇春得訊，立即率兵往剿。蒲大芳早已設伏相待，更兼他驍桀善戰，竟把遇春圍住。官軍與叛兵，平日本通聲氣，現在臨陣認識，怎肯力戰。遇春的號令，他們雖不敢不遵，但只敷衍遇春面子，只是觀望，依舊退縮不前。遇春瞧得情形不妙，率領親兵數十名，登山斷著，把營官剋扣餉銀的情形，哭訴了一遍。遇春方知叛變的緣由，就道：「營官剋餉，你可到本鎮衙中告發，何苦幹了這個大逆不道的勾當，須知這亂子可不小。」



後，却見蒲大芳策馬隨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遂大聲叱道：「蒲大芳，你也是本鎮的部下，怎的聚衆造反，須知你也有一家大小，休得胡鬧！」蒲大芳見得是楊軍門，跳下馬來，遠遠地跪

啊！大芳哭道：『勢成騎虎，求大帥原諒一些！』說時，跨上了馬，回身去了。楊遇春瞧了蒲大芳的情形，心中恍惚若有所失，正在沉思出神，楊芳因知遇春被圍，特來馳救，兩人相遇，當即計議。楊芳道：『叛兵皆百戰餘生，驍悍習地利，非烏合可比；況且官兵九載勤勞，瘡痍未復，與叛兵本係同功一體，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聽說蒲大芳見了主帥，尙能下馬遙跪，就是卑職家屬，亦由他們送至石泉，可見他們雖已反叛，還有些良心，卑職愚見，剿不如撫，主帥以爲如何？』要知楊芳如何撫法，且待下回再叙。

第六十四回 放聲一哭感動叛兵 誠意十分往迎春眷屬

却說楊遇春聽了楊芳之言，問道：『貴鎮有何高見？』楊芳道：『卑職願親自往撫，倘把蒲大芳說降，這事就可迎刃而解了！』遇春聽得有理，嘆道：『本來他們都是爾我的部下，何忍使他們腦袋不保，既是貴鎮願去說降，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楊芳聽著，遂帶了二名隨員，也不帶領護兵，來到叛兵營前，只見矛戈林立，

營壘森嚴，一種威勢，令人望而生畏；隨員們戰戰兢兢，請楊芳折回，楊芳笑道：「天佑蒼生，我楊芳當可不死，即使遭了不測，我爲國息兵，雖死亦復何恨；你們偷是畏懼不前，就聽各便，只放我一人前去便了！」說畢，也不顧及隨員，匹馬獨進，直入叛兵營中。蒲大芳聽得楊芳隻身到此，明知不是惡意，忙的出來相見，楊芳一見了大芳之面，放聲大罵的亂子，不是殺頭可了之事，我何忍眼見你們滅族，因此單騎到此，請你們先把我殺死，我閉了這雙不掙氣的眼睛，也就瞧不到你們的慘禍，反而覺得於心



哭道：「我與你們戮力同心，相處多年，同患難，共生死，雖骨肉也無以過此，今兒兩下對敵，竟與仇敵一般，我非惟不忍與你們交戰，即觀如此情勢，我已忍不住要放聲大哭了。況且你們

舒服哩！蒲大芳等許多叛兵，聽了此言，任是心腸與鐵石一般堅硬，也不由得至誠感動，拚出兩行眼淚，一齊說道：『小的們都是小兵，怎敢冒犯大人，如果大人誠意相待，小的們也有天良，豈敢還有二心，但恐朝廷執法如山，未必能赦小的們前罪，小的們不敢投誠！』楊芳向蒲大芳道：『你是他們的頭兒，你就向他們說，要是真的誠意悔過，我誓以身命給你們担保在欽差大臣前，竭力給你們超雪，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楊芳與你們，要生同生，要死同死，決不自取功勳，使你們獨受災殃的！』蒲大芳聽到這裏，勾起一腔熱誠，聲淚俱下道：『大人真是小的們生身父母，小的蒲大芳，要是再敢抗命，皇天也不容我了！』說時，又向許多叛兵道：『我蒲大芳受了弟兄們的囑托，一心要殺盡天下的貪官污吏，決不敢半途廢現，因聽了楊大人的尊諭，人非木石，豈不知感，我蒲大芳的性命，自願交給楊大人的手中，楊大人令我活，我方敢活，楊大人命我死，我也情願死，弟兄們倘是另有高見，不妨各聽其便！』叛兵齊聲道：『楊大人是我們救苦救

難的活菩薩，我們都願聽憑楊大人的吩咐！楊芳見大眾願降，遂再向蒲大芳道：「既是你們誠意願降，我敢担保你們，決無意外的；不過爲首倡亂戕官的人，却不能饒恕，你能把他捕來處罪嗎？」蒲大芳聽了，面有猶豫之色。楊芳大聲道：「無論是誰，都可看其前罪，只有這戕官劫庫破獄的要犯，要是一例宥恕，還有王法嗎？」蒲大芳喏喏連願降，心中大喜，遂同他來到甯陝鎮城內，約束叛衆。這蒲大芳雖是十分欽佩楊芳，但心中總不無疑懼，遂生了一計，向楊芳稟道：「小的聽得龍夫人已在興安



營道：「這事在小的蒲大芳身上，大人不必過慮！」楊芳瞧得事有七八成希望，也即與叛兵作別，回營去了。次日，蒲大芳把首犯陳達順、陳先倫二人誘縛，送至大營；楊芳見蒲大芳真的

府脫身，現在亂端已平，小的願代大人往接眷屬，不知大人尊意怎樣？楊芳聽得話意，明知這是蒲大芳探試自己待他的情形如何，也就允他所請，命他往與安府迎接眷屬，却故意使他不疑，並不增派他人同往。蒲大芳到了興安府，初意龍夫人必不敢與自己同行的，誰知見了龍夫人，說明緣由，龍夫人毫不推辭，竟抱了孩兒，泰然登程；兩人回到甯陝，楊芳也不向龍夫人查訊途中情形，竟如深信大芳似的，大芳瞧得清楚，遂感佩得五體投地了。隔不三天，欽差大臣德楞泰已從四川趕到，楊遇春就把楊芳單騎說降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又道：「聽說叛兵襲流賊故智，擬分道竄入陝甘川楚四省，倘非楊芳處置得當，恐怕比較白蓮教匪的禍亂，更要加上十倍哩。」要知德楞泰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因功獲罪處置乖方 食祿報恩激昂義憤

却說德楞泰聽得楊芳單騎說降，也很欽佩，遂把陳達順陳先倫二人處罪，其餘概不株連，盡赦前罪，釋歸原伍；然後上了一道奏疏，只說是叛兵窮蹙乞命，不說

楊芳招撫之事。不料諭旨下來，道是德楞泰寬縱專擅，罪有應得，著先奏覆，聽候查辦。德楞泰得此嚴旨，慌得手足無措，忙的覆疏上去，把招撫之事，都推在楊芳一人身上。嘉慶帝得疏，當即下旨：楊芳遣戍伊犁，蒲大芳等許多降兵，命隨楊芳同去，提督楊遇春，亦降爲總兵，德楞泰革職留任，其他陝西省內文武大小官吏，亦各降黜有差。這楊芳此兵，相繼譁變，德楞泰不敢怠慢，從嚴處置，總算旋踵即定。疏奏到京，得旨：德楞泰開復官職，調任西安將軍；另有一旨，道是四方新兵效尤，都是甯陝縱叛所致，密



番處置叛兵，假使招撫遷延，勢必釀成大變，待亂事平定，非惟賞不及他，反因奇功獲罪，當時士民對於此事，沒有一個不歎息流涕的。甯陝兵變平後，接著四川綏定府新兵，陝西西鄉新

令伊犁將軍松筠，把蒲大芳等設法誘誅，以絕根株。松筠得旨，蒲大芳等少不得身亡絕域。楊芳挽救無術，也不過長歎揮淚而已；只有德楞泰却天良發現，密奏楊芳前次處置甯陝叛兵，實是有功無罪，嘉慶帝方得明白前事，下旨把楊芳召還。這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朱珪，因病出缺，嘉慶帝因他是師傅大臣，親往賜奠，御駕纔到朱宅門口，瞧得門庭隤隘，院落狹小，知他一生清貧，不覺放聲大哭；到了內室，見他臥處，只有布被褥一副，殘書數篋，餘外別無他物，他自四十歲斷絃以後，一向獨居，從未置過側室，也無待婢在旁，一種蕭條景象，觀之令人淚下。嘉慶帝在朱珪靈前奠過，悒鬱回宮，下旨把朱珪賜諡文正，另又賜以挽詩，中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其悼惜的哀思，實非他臣可及的哩。嘉慶帝因朱珪作古，正在愁悶，過了多時，却又接得閩浙總督阿林保，浙江巡撫清安泰會銜急奏，乃是提督李長庚，在黑水洋剿盜陣亡。原來李長庚自被阿林保嫉譖，嘉慶帝命清安泰查覆，清安泰遂把李長庚忠勇善戰之事，據實

覆奏，並又奏稱，盜中有「不怕十萬兵，只怕李長庚」的諺語；嘉慶帝瞧了，方知阿林保嫉功掣肘，遂下旨道：「阿林保蒞任甫及月餘，彈疏三上，專以參劾李長庚爲事，朕如誤聽纔言，豈非自殺良將，嗣後剿賊事宜，責成李長庚一人，阿林保不得掣肘；若再忌功誣劾，玉德乃前車之鑒，毋謂朕言之不豫也，特此傳諭知之！」接著又是一旨，命阿林保督造大戰艦三十艘，交長庚應用，如一時不及造成，可先僱用大商船助剿。阿林保得此諭旨，氣得發昏，咬牙切齒的說道：「咱阿林保與李長庚誓不同此天日！」說著，早已安排妙計。你道是什麼妙計？須知清朝定例，外省總督，都兼兵部尙書銜，有節制水陸各軍的特權，所以李長庚雖是總統浙閩水師，却不能不受阿林保的命令。此時長庚正擬修理船舶，整備軍械，很想大舉出洋，一勞永逸；無如阿林保不懷好意，催戰文書一日數下，長庚連得二三十道檄文，急如星火，好比南宋秦檜，用十二道金牌，召岳武穆班師，一般的緊急，長庚歎道：「我李長庚食祿報恩，看來不死於海盜手中，也難免不受奸臣暗

算，我顧不得許多，不如與大盜同死，到落一個威名在後世，未嘗不足以自豪哩！
『說時，猛力向嘴中打落幾個牙齒，修好家書，寄給夫人吳氏，說了許多』以
許國，不能顧家』的話，
派人送至家中，當即召
集部將，剋日出師。部將
勸著他道：『阿制府用
意不良，軍門何不封章
奏聞，皇上也許有個吩
咐！』長庚因阿林保掣
肘太甚，早已忿氣填膺，
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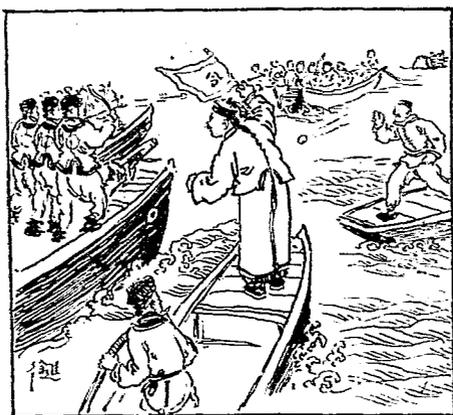
遂恨恨的說道：『上雖
有聖明之主，怎奈下有
誤國的好臣，我無論如
何疏奏，總是好臣的僚
屬，我又何必受此唾面
之辱哩！』說著，督同部
將，大舉出發。要知李長
庚怎的遭了挫折，且聽

第六十六回 勇軍門戰歿黑水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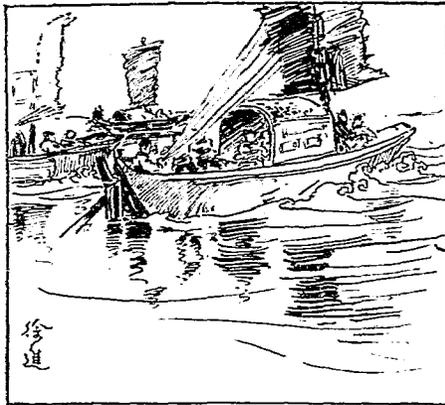
悍盜首敗逃安南海

却說李長庚此番出發，不比從前，憑著滿腹忿氣，要與蔡牽決一死戰，督率霆船，駛出港口；賊船望風而靡，都逃入廣東海面。長庚追到竿塘地方，瞧見賊船數只，連放大礮五六響，把賊船擊沉兩艘，活擒著蔡牽的侄兒蔡天來；長庚正苦沒處洩忿，遂把蔡天來親手砍了腦袋。蔡牽得訊，當即繞道北航，竄入浙江海面；長庚隨後趕來，在溫州附近，大戰一場，蔡牽大敗，依舊竄回福建海面。長庚怎肯捨他，蔡牽逃到那裏，就追到那裏，並且每遇交戰，長庚的坐船，總是首先衝陣。蔡牽接連喫了幾次敗仗，弄得走頭無路，叫苦連天，遂向廣東海盜朱潰，哀求乞助；朱潰允了蔡牽所請，就也大舉出發，往來閩粵海面，牽制長庚用兵。李長庚見獨力難敵兩盜，命總兵許松年等，專剿朱潰，自率精兵，追擊蔡牽；朱潰給許松年猛力攻剿，勢已萬分窮蹙，長庚也把蔡牽敗了幾次，蔡牽的戰艦，大半給長庚擊沉，只剩三隻破舊海船。長庚默忖此時不把蔡牽斬絕根株，更待何時，遂想一鼓殲敵，飛檄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一同追擊。蔡牽逃至黑水洋暫避，以爲黑水洋風浪素

稱險惡，長庚未必來追；不料長庚却是不顧死生，督率水師，早已追及，蔡牽逼得沒處可逃，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急得和熱石頭螞蟻一般，說不盡有多少慌張。長庚瞧得蔡牽已到山窮水盡之時，便親自擂鼓，激發士氣；看看已近賊船，一面舉礮轟擊，一面傳令軍士，各執短刃，以便跳登賊船。果然礮彈射處，正中蔡牽坐船的帆篷上面，頓時船了暗箭，衆位弟兄們，不殺此賊，我死也不瞑目的了！兵士們聽得清楚，各喫一驚，回頭一瞧，長庚已跌倒船板之上，心窩正中一彈，早已氣絕身死。忙又向牽船



仔細認明，只見篷窗中有一賊奴，手持火鎗，向長庚屍身發笑；衆人認得是蔡牽的變童林小猢，遂也奉敬一鎗，林小猢沒曾防備，可也死了。浙兵雖很勇奮，但軍中失了主帥，當然不免慌亂；那福建提督張見陞本是跟在長庚後面，論理應當過船代督士卒，不致功虧一簣，誰知他是阿林保的心腹，見長庚已死，比蔡牽更要快活，急欲回報阿林保，毅入祀昭忠祠，並飭地方官妥爲保護，送柩回籍，建立專祠；又命長庚部將王得祿邱良功二人，陞任提督，分率長庚舊部，勉以同心敵愾，爲長庚復讐。諭旨下後，



所以無心再戰，鳴金收兵而去。蔡牽死裏逃生，樂不可支，率領殘船三艘，逃入安南海中去了。消息傳入京城，乃嘉慶十三年上元令節，嘉慶帝十分震悼，下旨李長庚追封壯烈伯，賜諡忠

湖南辰沅兵備道傅鼐適來入覲，這傅鼐在苗疆辦理數載，成績卓著，非但苗衆不敢復叛，並且畏之如雷霆，戴之如日月，苗疆數百里，到處都有他的生祠，所以奉旨入覲，大承恩眷，又蒙特旨道：「國宜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兵備道傅鼐，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興利除弊，修置碉堡，十有餘所，屯田十二萬餘畝，收卹客民十餘萬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勤墾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楚苗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尙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告誠實，洵傑出之材，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見起色，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傅鼐得旨謝恩，却因長途勞頓，得了沉疴，竟病歿京師。嘉慶帝很是悼惜，特旨傅鼐加巡撫銜，亦照例賜祭入祠。秋風容易，又是一年，嘉慶帝因本年乃五旬萬壽，頒詔天下，覃恩有差；到了十月初六日壽辰，御太和殿受百官朝賀，又在甯壽宮賜皇子王公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

臣等宴。正在斯時，接得閩浙總督方維甸，浙江巡撫阮元，兩廣總督百齡會奏，海盜悉平。要知海盜如何平定，且待下回分解。

上海益書局出版

言情小說說

口攜美人兒……

月下談心艷福無窮

口把好小說……

燈前細閱豪興不淺

人非太上。孰能忘情。然濫用愛情。又非中庸之道。古今來不少痴情兒女。欲求郎才女貌。我我卿卿。得遂鴛鴦之盟。能偕白頭之約者。蓋不多觀。造化弄人。自多魔障。天下有情男女。欲求斬斷情絲。既難情網。去偽情。毋慾情。而成一真正多情至情之人。以成其良好眷屬。以度其快活光陰者。不可不閱本局出版之言情小說

青鳥媒

本編敘一回三世子與一公主結婚之緣由。全恃媒介於禽類其中曲折傳情處如鸚鵡之調弄。鴛鴦之傳遠。高友之往還。鴿媒之代表。二鳥之掌執。種種奇情異趣。為人世罕聞之事。實亦說部罕見之佳製也。

全書 洋裝 一冊 定價 大洋 三角

十蝶媒恨

洋裝一冊 價洋三角

十宇羅村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十返生香

洋裝一冊 價洋二角

十閨秀日記

洋裝一冊 價洋五角

十歡喜姻緣

洋裝二冊 價洋四角

57.48
90
:5(F)

清 代 十 帝 之 五

嘉慶慶演義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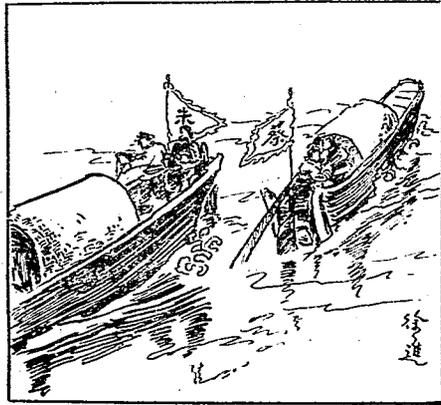
清代史之五 嘉慶演義 卷六

第六十七回 內外同心軍威整飭 寅僚協力海盜肅清

却說海盜蔡牽，逃入安南海後，因受李長庚幾次大創，雖能一時倖免，但是精銳儲蓄，差不多完全失掉；幸得朱瀆幫助，方能重整殘衆，與朱瀆會合，依舊出沒於閩浙海面。浙江巡撫清安泰，奉旨調任，遺缺仍由阮元補授；閩浙總督阿林保也己革職，繼任爲方維甸；京內軍機大臣的總樞，又換了戴衢亨；這阮方戴三公，都是英才卓識，將相協力，內外一心，因此辦事都很順手。阮元探知蔡牽朱瀆兩盜會合，好比猛虎添翼，心生一計，密派幹員，隨處散布流言，不是說朱瀆將殺蔡牽，獻首乞降；就是說蔡牽要殺朱瀆，并吞朱瀆部衆。這離間計使了多日，蔡朱兩人彼此各有疑懼，不似從前親密，漸漸的發生意見，一言不合，竟致口角；朱瀆遂與蔡牽分夥，獨自竄往福建海面，將到廈門鄰近，被許松年的伏兵，用大礮轟斃，賊



衆由朱漬的胞弟朱渥率領。許松年得了勝利，趁勢追剿；朱渥力不能支，遂以部衆三千餘名，戰艦四十二艘，火礮八百餘門，至許松年處投降。同時兩廣總督百齡，又嚴禁陸地接濟，廢止本省海運，斷絕海盜聲氣；於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兩省水師，於八月十七日，圍剿蔡牽於浙江定海所屬漁山附近的海面。邱王二提督，乘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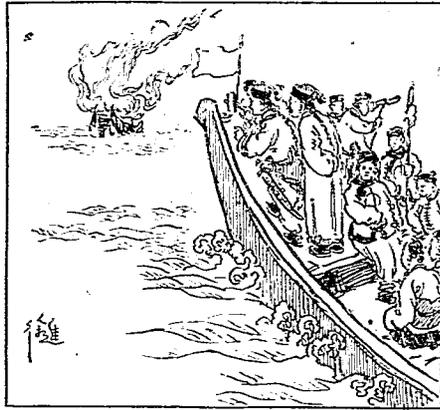


王得祿聽得有理，點頭道好，遂并力合追。蔡牽拚命逃走，見官兵愈追愈近，慌得屁滾尿流，只聽得邱良功大聲道：「弟兄們分道堵截，莫使蔡賊逃竄！」蔡牽聽

上風，奮呼轟擊；轉戰到了綠水洋，碧波萬頃，水天一色，邱良功當向王得祿道：「蔡賊只剩三十隻的小戰艦，看來今天必難逃脫，我們只須如此這般，即可把他生擒過來，獻俘邀功！」

857.48
290
5(6)

時，見邱良功坐船，與自己大船已並列在一起，再向後一瞧，王得祿也正在急急前進，與邱良功不過數十步之遙，心知此番性命，實已危急萬分，遂一面喝令部眾奮力放鎗，一面親手舉起長矛，趁邱良功不備，猛力刺去。邱良功指揮士卒，方殺得起勁，不防蔡牽的矛尖，恰恰刺在脚背之上，頓時血流如注，却不畏縮，傳令放火，引火往燒蔡牽坐船。起來，仔細認明，那裏是砲彈，乃是外洋通用的銀圓，不覺爲之失笑，遂提高了嗓子，高聲大呼道：「賊船內火藥彈丸已完，打過來的，不是砲彈，却是銀圓，並不能



的尾樓。王得祿也已趕至，忽的身上中了幾顆砲彈，雖有一些疼痛，並不十分猛烈，但總不免喫了一驚，默忖自己難道已作「砲灰」，不在人世了嗎？待定睛細瞧砲彈，恰落在脚邊，拾了

▲212786



傷人的，弟兄們努力啊！擒賊擒魁，功名富貴，都在這一遭啦！兵丁們聽了，向船板上瞧著，果然銀圓打來不少，膽子大了，益發奮勇異常，於是放火的放火，開礮的開礮，也有幾人，用槍矛鉤斷蔡牽坐船的篷桅。蔡牽到此時，已入絕地，沒法逃竄，遂親自開放大礮，把自己坐盜轟沉，連船連人統都沉往海底。邱王二提督，沒料到蔡牽有此一著，默思不能把他生擒，未免於願不足，但因巨寇已死，餘黨又都乞降，總算竟了全功，遂率隊回兵。蔡牽朱潰死後，廣東海面，尚有一二餘孽小盜，給百齡飭兵搜剿，逼得他們窮蹙無歸，也都投誠乞命，因此積年騷擾的大盜，完全殲平，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海疆的巨患，亦得消滅。捷報打入京城，嘉慶帝大喜，下旨王得祿封爲二等子，邱良功封爲二等男，許松年、方維甸、阮元、百齡等許多將吏，也各有陞賞。這時都察院受理了兩件重大案子：一是山東卽墨縣武生李奉清，呈控江蘇山陽縣知縣王仲漢，教唆謀害伊侄江蘇候補知縣李毓昌；一是工部撥銀工頭柯三，呈控書吏王書常私鑄假印，冒支國帑，於欽派歲修工程，假

捏大員名姓，重複向戶曹支領，歲耗銀至數千餘萬兩。都察院據實奏聞，嘉慶帝得訊大怒，下旨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至卽墨縣檢驗李毓昌屍骨，候旨裁奪；另又下旨，將王書常發交刑部研訊。刑部得旨，把王書常詳加訊問，訊出許多證據，書常無可抵賴，一一招認，得旨王書常大逆不道，著卽正法。現在結束了王書常案，下回再交代李毓昌慘死案，要知李毓昌如何慘死，聽在下慢慢道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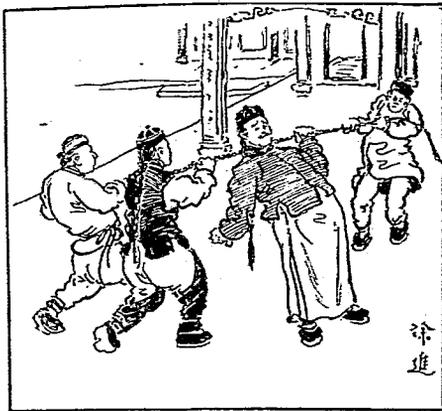
第六十八回 查災賑却遇強項令 託異夢不忘舊情妻

却說李毓昌表字皋言，方以去年新科進士，揀發江蘇候補知縣，時因江蘇淮安府水災，大吏勘災籌議放賑，毓昌奉了兩江總督鐵保的檄文，派赴山陽縣查核賑事。這山陽縣知縣王伸漢，乃是著名的貪吏，浮開飢戶，冒領巨賑，多至九萬九千餘兩；毓昌生性廉直，向來嫉惡如仇，到了山陽，親履鄉曲，勾稽戶口，把伸漢弊竇查得明白，遂擬揭報上峯，據實參劾。伸漢得了消息，慌急起來，默忖雪白銀子，人人所愛，便忍痛大破慳囊，取出紋銀二千兩，向毓昌行賄，誰知毓昌並不貪此

小利原銀璧還。伸漢沒法，哀求淮安府知府王穀，代爲緩頰。王穀本與伸漢一鼻孔出氣的，當然不便坐視，親至毓昌行館，低聲說道：『老兄初入仕途，不知官場積習，實不相瞞，這是優差，向例不過收取陋規而已，老兄何必如此嬌情！』毓昌聽了，冷笑道：『兄弟是一介寒儒，僥倖發迹，得有今日，豈可泯盡天良，尊意雖很可感，兄弟實難如命！』王穀見毓昌倔強，不得要領，只得回覆伸漢，這王伸漢明知毓昌不是金錢所可動心的，也就變更計劃，派了一個親信幹僕包祥，勾通了毓昌的隨僕李祥，顧祥，馬連升三人，許了重賄，思竊取毓昌查賑的名冊，以爲消滅了證據，便不怕毓昌揭破黑幕了。不料毓昌十分小心，公文書具，嚴密潛藏，包祥設法幾次，無從尋得，並且探知李毓昌已定明日赴省，心知事已萬急，忙至縣署報告。伸漢得訊，唬得面無人色，包祥進計道：『這也無可奈何，惟有殺之以滅口，否則爲禍不淺了！』伸漢聽著，覺得除此以外，別無良策，遂道：『本縣願出紋銀二千兩，由你去幹，這李祥等三人，你就分他幾兩銀子就是了！』包祥得命，便

把銀子分了一半，交給李祥，並托李祥設法做這勾當。李祥又與顧祥馬連升商議，想乘間行事。仲漢佈置已妥，故意在署中設宴，給昌毓餞行。昌毓不便推辭，在縣衙飲至宵分纔歸。這

李毓昌的行館，乃在一所古廟之中，地當偏僻，非常幽寂，除了從僕三人別無他人。這晚回來，因飲酒過量有些醉意，覺得口中燥渴，忙道：「茶來！」李祥早已備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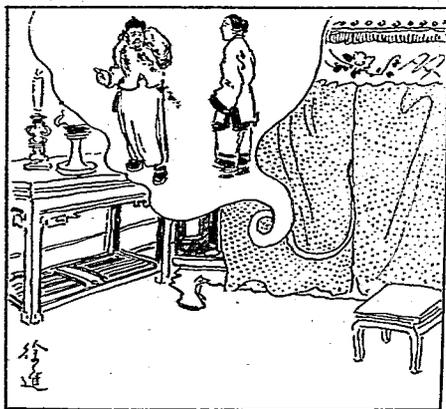


色，顧祥會意，搶步上前，把毓昌雙手執住。毓昌見來意不善，喝道：「你幹什麼？」

李祥在旁笑道：「我們三人，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今日不能再待主人了！」毓昌

一盞毒汗，乘機獻進。大凡酒醉之人，舌不能辨五味，毓昌萬想不得從僕也會暗算他的，毫不疑慮，把毒汁一飲而盡，待了半晌，忽的腹中疼痛，遂想起來如廁。李祥向顧馬二人，使了個眼

尙待說話，馬連升已從自己腰間解了一條圍腰長巾，套了毓昌頭頸，狠命一勒，可憐李毓昌竟自氣絕身死。王伸漢得知毓昌已死，好生欣喜，遂以毓昌瘋疾自縊，飛報到府；知府王穀，早已得過伸漢的重賄，立派件作往驗。件作還報道：「驗得已故李大令尸口有血。」王穀不待件作言畢，喝令杖責；件作不敢多說，且已明白話意，改口說道：「驗又於殘書中檢得半頁焚剩的稿紙，細察字跡，依稀辨得是：『山陽縣冒賑，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原來這是李毓昌稟覆總督的書稿，乃給從



至淮安迎喪，於毓昌的遺衣內，查見一些血跡，

得已故李大令，委係自縊身死！王穀遂即錄了件作口報通稟了事，果然人不知，鬼不覺，朦朧完案了。後來李毓昌的家屬，托族叔李泰清

僕燬而未盡的；李泰清瞧了，不免生疑，却因摸不著頭腦，暫時隱忍。護柩回到山東，卽墨縣，毓昌的妻室丁氏，迎柩痛哭，且向泰清道：「吾昨夜得一異夢，夢見吾夫君滿口流血，形狀悽慘，說是他死得好苦，吾大驚而醒，至今尙是心悸哩！」李泰清本已心疑，聽了此言，更是惶恐，遂把遺衣血跡，殘稿字跡的情形，說了出來。丁氏道：「吾以爲內中必有隱情，不如開棺一視，也許真的有了痕跡，吾們也可爲死者伸冤！」泰清道：「有理，遂同往啟棺，說也奇怪，毓昌死時，乃六月炎天，此時已是十月中旬，却仍未曾腐爛，面色如生；泰清用銀針探試毓昌屍體，針頭盡作黑色，方知果係服毒而死，當卽入京控告，故有詔令山東按察使檢驗毓昌遺屍的諭旨。要知如何破案，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雪沈冤 愍忠詩 勒石 改歷閏天理 教造謠

却說山東按察使朱錫爵，奉旨檢驗李毓昌屍骨，驗得屍骨都是黑如墨漬，委係服毒未至死，再行勒縊斃命的，當卽覆奏到京。這時刑部已把馬連升緝獲，刑訊

得實；又將王穀、王伸、漢李祥、包祥、顧祥等一千人犯，逮到刑部，都已錄過口供。嘉慶帝一怒非同小可，下旨山陽縣知縣王伸、漢貪墨非法，謀斃命官，即行斬決；淮安府知府王穀，查有得賄實跡，即行處絞；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汪日章，江甯布政使楊護，汪蘇按察使胡克家，疏於檢舉，俱著革職；其餘各官，凡牽涉賑務的，也各貶謫有差。包祥、顧祥無嗣，詔為立後，嗣子希佐，賞給舉人，李泰清亦得賞給武舉人。這一案牽涉多人，可算一場絕大風波，却能賞罰分明，人心莫不大快，表過不提。且表那年嘉慶十



徐進

馬連升，均行凌遲處死；李祥罪大惡極，押至卽墊縣李毓昌墓所，剖心致祭。另又下旨，李毓昌卹贈知府銜，並御製感忠詩五言排律三十韻，命山東巡撫吉綸，勒石墓上；又因李毓昌死後

六年暮春三月，嘉慶帝出京巡幸五臺山，大學士戴衢亨以次，均扈蹕隨行；到了五臺山，駐蹕於清涼寺內。嘉慶帝屏退侍從，在順治帝肉身佛前，敬謹跪拜，又下旨加封寺內各物，並佈施帑銀，助修寺內房屋，却因戴衢亨於途中感受風寒，得了時症，特旨令他先行返京。嘉慶帝在五臺山住了幾天，也就傳旨回鑾；回到京城，戴衢亨却已病卒，當卽下旨，賜諡文端，照例賜予祭葬，轉瞬夏去秋來，彗星現於西北，長五尺有餘，其亮倍於他星；民間謠諑紛起，不是說刀兵將動，就是說大疫流行。並且京內外災異迭見，什麼貓作人言，什麼雄鷄生卵，奇聞駭事，不一而足，各省督撫相繼入奏，嘉慶帝遂命欽天監推算實在情形。可笑這時欽天監的監正各官，大半是篤於迷信的頑固老兒，毫無學識，接得諭旨，也不知他們如何算法，却上疏奏覆道：『彗星出現，主動刀兵，考之占驗書，有「血及廟門」句，其爲災異可知；謹按本年三月遇閏，依例須後年癸酉八月再閏，惟本朝不利閏八月，欲得轉咎化休，擬以癸酉閏八月，改爲次年甲戌閏二月，恭叩聖裁！』嘉慶帝得

疏，當然允遵，立即下詔，普告天下；誰知道道詔書，頒下以後，就召成一番大亂。原來白蓮教倡亂以來，用兵九載，方得平靖，但是一般餘孽亡命在外，又變名爲八卦榮華紅陽白易等許多名目，內以八卦教黨徒最多，遍布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後來榮華紅陽白易諸教，都給八卦教併合，改稱了天理教，推舉林清李文成二人，做了正副教主，林清傳教直隸，李文成傳教河南，勢力都很不小。這林清原名劉林，本是浙江人氏，寄籍直隸大興縣，久居京師，幼在王提督王柄家中，充當小廝，略解武技，生得頰面鬚張如蝟，自以爲智謀過人，往往大言不慚，做了天理教的教主，就改名林清，又取了一個別名，喚作真空，並把白蓮教的經卷，修了一過，捏造了兩句讖語道：『二八中秋，黃花落地；』教徒因林清善於辭令，大都受他欺騙，果真十分信他。林清掌教數年，受了教徒供養，積賞不少，家遂暴富，少不得心謀富貴，竟想位起皇帝來；此時聽得欽天監有星象主兵，移改閏月事情，正中心懷，就派人散布謠言道：『閏八一到，清朝就歇，天數注定，移改也是無益。

「他們教徒，本是很多，得了這種謠言，以一傳十，以十傳百，流傳很快，一般愚民，信以為真，無不慄慄危懼；林清乘此機會，又派人至東南沿海各省，勾結許多游民，定期起事。次年冬令，臺灣淡水同知趙崇華，纔到新任，訪獲妖言惑眾的高媽達，親加訊問，供出天理教秘密情形，並言教主林清，將於翌年九月十五日，偕直隸教首祝現，在京城暴動，知天理教能成大事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徐進

因翌年九月，即係閏八月，適合經卷「二八中秋黃化落地」之讖。趙崇華得供大驚，忙的飛報上憲，不料上憲以其語言不經，未敢奏聞，只令崇華把高媽達依尋常傳佈邪教律擬決。要

第七十回 行賄賂密察宮庭隱 造刀鎗頓成心腹憂

却說天理教徒，祕密謀亂，在臺灣發露，東南各省督撫大吏，匿不上聞。林清得知消息，暗自欣喜。過了半載有餘，京畿大旱爲災，又有大風沙，自西北飛至，俄頃之間，塵霾四塞，白晝燃燭，始能辨色。欽天監又奏道：『詳查欽定天文正義，內載天地四方，昏濛風霾，君臣乖，主大旱，又主米貴！』嘉慶帝得奏，遂頒諭旨，省愆自咎，以戒羣臣。時當七月，氣候酷熱，御駕在宮不耐炎暑，啟鑾往熱河行圍，駐蹕避暑山莊。大學士董誥托津，尙書英和等均隨行。這林清本已賄通內監劉德才，楊進忠，閻進喜等，做了耳目，所以嘉慶帝的一言一動，無不立知；另有一個獨石口都司曹綸，也得了林清的賄賂，入教同謀。林清見事機已至，密召李文成兩次入京商議，約定九月十五日午時，一同舉事。林清襲據京師，李文成在滑縣發難，攻破河南省城，作爲聲援。李文成與林清約定以後，回到滑縣城外老安鎮原籍，積極籌備，祕密進行。那老安鎮距離縣城，約有七十里之遙，本設有巡檢一缺，這巡檢姓劉名斌，乃陝西咸甯縣人氏，由陝州盧氏縣朱陽關調到此處，勤於巡察，到也

很得民心。那天正值中秋佳節，鎮紳聶監生折簡邀赴酒饌，並無賓客，却只有聶監生的至交張茂修一人作陪。酒到半酣，聶監生低聲道：「這裏不久將有大變，

老兄除非急求卸任，方

可免禍！」劉斌納罕道：

「此語怎講？」聶監生

道：「可問茂修兄，便知

其詳！」張茂修嘆了一

口氣，說道：「天下多亂，

民不聊生，不知何日方

能太平；我們生當今日，

在有一種天理教，老兄想還記得？」劉斌道：「這是叛徒，小弟也略有聞知。」張

茂修道：「這教中副主，就是本鎮的李文成，奉了教主北京李清密命，勾通縣吏



徐進

真是過一日算一日了！

劉斌聽得有異，遂道：

「二位所說，小弟實在

茫無頭緒，好比翠屏山

上潘老仗所說的，你不

說，我到有些明白，你一

說，我可更糊塗了！」張

茂修也低聲說道：「現

在有一種天理教，老兄想還記得？」劉斌道：「這是叛徒，小弟也略有聞知。」張

茂修道：「這教中副主，就是本鎮的李文成，奉了教主北京李清密命，勾通縣吏

牛亮臣馮克善宋元成等，定於下月望日，據縣發難；聽說山東的曹州，直隸的大名，均由宋元成前往佈置，結合該處教徒，同時揭竿而起，這事可不是頑的！劉斌驚道：「老兄因何得知？」茂修道：「兄弟叨入呂庠，略得一些文名，李文成曾派人邀入他黨，兄弟竊念文成羽翼已成，決非口舌所能挽回，故將計就計，假意允諾，今日來此陪饌，便是清，聽得東邊叮叮噹噹，西邊噹噹叮叮，都是製造刀鎗的聲音；劉斌撫膺悲歎，方知聶張二人所言，果然不謬，遂向鐵工探問口氣，又探得李文成與林清內外勾



後進

結定期起事的情形，劉斌心知禍機已在目前，不敢遷延，連夜趕進滑縣城內，向知縣強克捷報告。這強克捷乃陝西韓城縣人氏，嘉慶十三年進士出身，素性忠摯，作事幹練，聽了劉斌之言，也是猛喫一驚，忙的飛報衛輝府知府郎應騏及河南巡撫高杞，請兵掩捕；不料高郎二人，疑他輕事重報，並不理會。強克捷因李文成是屬下的人民，偷是大難發作，自己少不得擔個不先防備的罪名，雖是自己曾向高郎二人請兵，只恐到了那時，他們又將罪名卸在自己身上，想來總不免一死，以其被劾而死，何加殺賊而死，反可得一美名；況且殺賊未必即死，僥倖得弭鉅禍，也能夠博一前程。強克捷想準了主意，立率親信衙役，備齊鐵索刑具，悄悄的挨出縣城，來到老安鎮，先向劉斌說道：『現在大禍臨頭，爾我親民之官，難免不受處分，本縣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文成擒來，絕了禍根，或可消滅隱患！』劉斌道：『卑職也久有此意，只因此地離城寫遠，逆徒黨羽又衆，雖能擒得首逆，只怕押解赴縣之時，中途有變；但卑職早有破釜沉舟之志，前天假意

痛責大的兒子，把他驅逐，就是爲的萬一發生意外，卑職遂不致死而無後。」要知李文成擒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巧語花言匪徒中計 攻城劫獄逆黨戕官

却說強克捷聽了劉斌之言，微嘆道：「小兒逢泰望泰兩人，恰於前月進京，本縣死後，也不致做這「若敖之鬼」了！」兩人商議妥當，待至宵分，由劉斌引路，強克捷隨後，靜悄悄的來到李文成宅旁，分派一半衙役，把守前後門，餘半衙役，隨了強克捷，劉斌敲門入內，一闕而進，李文成正在內室，與黨徒牛亮臣密談，聽得知縣巡檢，一同來到，明知大事不妙，轉念一想，今日雖被擒住，黨徒得訊，中途未必不來劫回，遂定了神思，做出沒事模樣，假作不知。此時強克捷偕了劉斌，闖進內室，喝令衙役，把李文成、牛亮臣擒住，套上鐵練，押了同走，也不往巡檢衙門暫憩，一直向滑縣而行。行到中途高辛店地方，正當天光破曉之時，李文成嚷著口渴，強克捷料得此處必有賊黨，無非要乘間脫逃的意思，遂與劉斌附耳說了幾句，

見道旁有一客店，當即傳令入內。劉斌押著李牛二犯，直入客店後進。強克捷却降輿當門而坐；鄉民見知縣獲了大盜，爭來觀看，把客店門口圍得水洩不通。強克捷妙計安排，不慌不忙的斟了一杯酒，且飲且說道：「這是著名的大盜，千萬官軍捕之未得，我却能把他擒住，少不得換個頂子戴了；列位當知我的心中，實有無限的快樂哩！」說著，入大海，我就檄調天兵天將，一同協捕，我又擊起掌心雷，他纔沒處躲避，給我擒住。」百姓聽得出神，都很驚異；強克捷滔滔不絕的說了好久，方登輿而去。那天



理教徒，聽得李文成被擒，果有勇士數十名，趕來行劫，到了客店門口，見強克捷談得起勁，也都駐足而聽，却因強克捷言語不倫，以爲對衆吹牛，不值一笑，遂至距鎮里許野中相待，思待李文成過時，動手劫奪，待了半晌，方見強克捷乘輿經過，却不見李文成同行，便問輿夫道：「囚犯怎的不來？」輿夫本也奉了強克捷的囑咐，答道：「縣大老爺有要事先行返衙，囚犯由劉老爺押著，慢慢的在後隨行。」教徒不知是計，依舊在此守候，直候到日落西山，不見動靜，方知必有蹊蹺，回至客店詢問，莫不廢然而返。你道李文成等，往那裏去了？說來大可發笑：原來強克捷也料到教徒必來劫犯，所以設了一計，自己在客店門口，天花亂墜的說話時候，劉斌把客店後牆拆卸了一個缺口，押了李牛兩犯，從問道急行，早已進了滑縣城哩。強克捷回到縣衙，立即陞堂，却只提李文成來訊，文成提到堂上，冷笑道：「我李文成有何錯處，勞動大老爺如此張皇？」克捷喝道：「你是逆教首領，謀爲不軌，本縣調查確鑿，難道還抵賴不成？好好實招，免受重刑！」文成道：「

自古有滅門令尹，大老爺莫非與小民有什麼仇恨？小民實是無供可招，教我招些什麼呢？」克捷見他刁詐，喝令用刑；衙役聽著，把李文成按倒地上，脫去鞋襪，套上夾棍，緊緊收來；文成咬定牙關，半語不發。克捷拍著驚木，喝道：「處置大盜，只有酷刑，今日你在本縣手中，休想逃命！」說時，命衙役連夾加敲；這敲刑乃用鐵椎敲著脚脛，是最酷的刑具，任憑什麼不怕死的大盜巨奸，經不起一敲，未有不招實供的，獨有李文成却忍住疼痛，不作一聲。衙役疊連敲去，敲到七八下，只聽得「刮答」一聲，文成的脚脛斷了，頓時暈了過去；衙役用冷水噴醒，文成只是不招。克捷無奈，喝令把他與牛亮臣分別釘鏹收禁；克捷默忖文成脚脛已斷，料他急切不能逃走，儘可緩緩訊問取供，心中到也欣慰。誰知老天不願成人之美，不到十天，時爲九月初七日，教徒馮克善宋元成，集合三千人，直入滑城，由馮克善往攻縣衙，宋元成往劫監獄。宋元成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二人，文成却哭道：「我與林大哥，本約本月十五日起事，你們迫不及待，今日就發動，誤了林大

哥的原約，如何是好？」元成道：「我們聽得李二哥喫了大苦，急來相救，沒曾仔細思忖，現在想來，確是鹵莽了些！」文成道：「事到如今，悔已莫及，我們就得步進步，也許能成大事；可恨強知縣刑斷了我的脚脛，有勞兄弟們，代我先報此仇！」元成道：「馮克善已去攻打縣衙了！」文成道：「那麼，你們可分頭幹事，留我在縣衙養傷就是！」說畢，滅族之事，我忝爲地方父母官，也結你們悼惜哩！」馮克善尙有良心，不忍下手，不料宋元成趕到，不管三七廿一，拔出短刀，向強克捷砍來，就結果了性命。闖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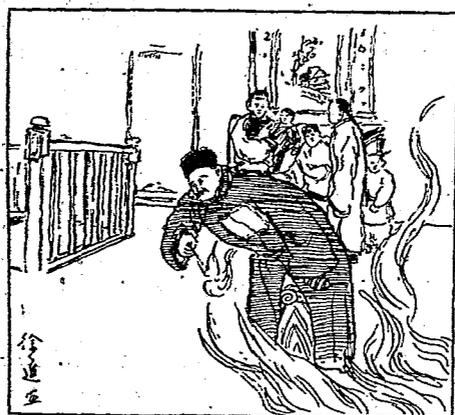
同了牛亮臣宋元成，來到縣衙，却見強克捷公服高坐堂上，向馮克善喝道：「你們也是朝廷赤子，怎的崇信邪教，甘謀不軌；從古以來，有幾人從盜賊做了帝王的呢？你們受人之愚，幹此

後衙却見克捷的媳婦徐氏，生得很是美貌，遂想上前調戲，兩手把徐氏抱住；徐氏曠日大罵，又狠命的在元成背上，咬掉了一塊背肉。元成痛極放手，一時性起，把徐氏碾成肉泥，並率領教徒，在後衙東衙西撞，逢人即殺，把強克捷一門老小數十餘口，完全殺死。這時老安司巡檢劉斌，因奉強知縣之召，留在城內典史署中辦事，聽得亂起，寫了一封書信，派人送往老安鎮衙中，與妻室訣別；只因滑縣是小小的縣城，並無精兵良將，縣衙中一般快班皂役，早已逃個乾淨，劉斌沒法，遂與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縣學教諭李秉鈞等，一齊提刀直出，上街殺賊。要知劉斌得勝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巡檢署一炬成焦土 煤炭夫孤身禦強寇

却說劉斌與陳寶勳等上街殺賊，衆寡不敵，立時被戕。劉斌的妻室韓氏，得知消息，便坐巡檢署中的後樓，與兒子嘉善、炳善、達善、女兒巧雲，舉火自焚而死；待教徒來至老安鎮時，巡檢署已成一片焦土。教徒因查得張茂修有密報官府情事，

前去殺了他的全家；只有聶監生僥倖免禍，這亦所謂有幸有不幸哩。這李文成據了滑縣，因道口鎮那運河要口，絕了清軍糧道，可制北京死命，遂派遣教徒往守；又分衆二路：一路攻山東，一路攻直隸，文成留滑養傷，却搜羅民間婦女，日夜宣淫。山東金鄉縣教首崔士俊聽得李文成發難，即思響應，事機不密，給知縣吳塔擒獲斬首，餘黨遂攻破撫高杞，山東巡撫同興，迅速合剿。另又下旨：強克捷追贈知府，賜諡忠烈，賞給騎都尉世職，令伊長子強逢泰承襲罔替，次子強望泰，賞給舉人，文武聽其自便，准



了定陶曹州，又圍攻金鄉，與文成部下，遙相呼應；同時直隸的長垣東明兩縣，也給教徒攻破；於是河南山東直隸三省督撫，紛紛入奏。嘉慶帝得奏，立即下旨，命直隸總督溫承惠，河南巡

其一體會試長媳徐氏，賜諡節烈，誥贈恭人，照例建坊旌表，並著陝西巡撫朱勳，於強克捷原籍韓城地方，建立專祠，歲時致祭；劉斌賜諡忠義，追贈知縣，賞給雲騎尉世職，令伊長子劉寶善承襲罔替；餘如陳寶勳等，也各有追卹。溫承惠得旨，便率兵移駐正定府，會同高杞同興，飛飭黃河沿岸的許多將吏，嚴密防堵；於是天理教徒，遂不能越過黃河。那潛居京城的教主林清，眼巴巴望李文成入援，直等到九月十四日，尙無音信，心中焦急萬分，當向部下問計；便有一人進言道：「李二哥今天不到，恐有多少待妙，我們勢孤援絕，此時殊難動手；聽說皇帝已從熱河回鑾，十七日可到白澗地方，到那時一般混蛋大臣，定去迎駕，我們乘朝內空虛，然後發動，殊爲妥便！不知大哥意下如何？」林清向此人一瞧，乃是把兄弟曹福昌，便是獨石口都司曹繪的兒子；遂即答道：「二八中秋，早有定數，違天者不祥！」福昌道：「大哥大事要緊，休把杜撰謠言，作爲金科玉律；須知我們當初提倡迷信，無非神道設教，哄動愚民而已！」林清道：「我們靠天理教爲根據，做

了皇帝以後，仍當積極提倡；現在方幹得初步的事情，怎可先自食言，我志已決，你不必多言！福昌嘆道：「大哥不聽我言，恐非萬全之計哩！」林清也不理會，心中却不免有些疑懼，遂派了兩個頭目：一名祝現，一名李五，率領教徒二百名，混進內城；自己却暫時出京，避居京東黃村地方，靜候動靜。祝現李五等於次日進了宣武門，在菜市大街一家酒舖中，喝酒取樂；到了晚晌，却見兩人進來，與教徒打了個暗號，教徒認得是太監劉得才楊進忠，不覺大喜；遂由太監引路，教徒跟了就走。到了紫禁城鄰近，分作兩股：祝現率領一百人，隨著劉得才，往攻東華門；李五率領一百人，隨了楊進忠，往攻西華門；大衆手執刀戈，用白布包頭，頭目手執白旗，上面寫着「順天保民」四個大字，鼓噪而進。祝現攻進了東華門，護軍侍衛，猛出不意，忙來抵禦。這東華門內，通內宮的門，名喚熙和門，熙和門側有一小衙門，乃是修書館；事有湊巧，這修書館中，恰有一個送煤的煤黑子出來，瞧見了教徒與侍衛廝殺，觸動義忿，把挑煤的扁擔，橫在手中，喝道：「你們持刀執

戈，闖進禁地，敢是反嗎？」祝現知他是個送煤的傭役，笑道：「咱們今兒是反了，于你甚事！」煤黑子大怒，使盡全身氣力，舉起扁擔，向祝現一擊，祝現站腳不住，仰面朝天，跌了一交。教徒見頭目受驚，趕來救護，一面又齊向煤黑子殺來；煤黑子且罵且擊，不肯反顧，遂給教徒所殺。煤黑子與教徒搏擊之時，宮內已有整備，忙把熙和門緊閉，教徒不依舊未能深進，大眾就慌張起來。要知教徒得入內宮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發烏鎗皇子斃匪徒 殲烏合親王加爵賞

却說李五闖進西華門，因領路的太監楊進忠，賊膽心虛，早已溜掉，教徒一因路徑不熟，二因究屬草寇行徑，所以並無目的，只知亂闖。闖了一回，已近二更時分，却見太監閻進喜出來接應，向李五說明方向，用手指指點清楚，即匆匆自去。誰知李五於慌急之時，沒曾聽得明白，想再詢問進喜，已不知進喜去向，只得率領教徒，一直前進；怎奈崇樓傑閣，到處擋住去路，依舊左右旋繞，未得直入內宮。忽聽部下徒衆嚷道：『前面有所高大房屋，也許是大內了！我們殺了進去，裏邊的妃嬪宮娥人等，足可受用一番哩！』李五聽了，以爲真的尋得了內宮的路徑，好生欣喜，遂一齊撲進。却見裏面闕無一人，都是些書架書箱，忙的退出，向右首攻入，也是寂靜無聲，只有幾百隻描金箱子，安置得密密層層，鎖得端端整整，教徒用刀劈開一瞧，乃是些龍袍龍褂等許多衣服；李五撲了個空，抽口冷氣，命教徒用火把照著，往瞧兩處門額，方知左首的乃是文穎館，右首的乃是尙衣監。李五認不清方向，只得隨意亂闖，闖到隆宗門，門已緊閉，再往闖養心門，門亦關住。這

時攻打東華門的祝現，也繞道進了西華門，與李五會合；李五遂向祝現道：「這裏是養心門，看來裏面必是皇宮，我先爬牆進去，你就隨後爬上！」說時，手執白旗，爬上牆頭，正待跨進，只聽得「拍」的一聲，彈丸過處，李五已應聲而斃，墜下地來。祝現方爬到半牆，瞧得有異，未敢冒昧，命身旁兩個教徒，先往牆頭，察看門內情形；却又「拍」「拍」



放去，打落地上，料得不能活了；又見兩賊繼續爬上，旻寧當再放鎗，殲了一賊，餘志趁勢把彈藥裝入銃內，隨手一捺，另一個賊，就也中彈跌死。祝現見門內有人

放鎗，不敢爬牆，就嚷著放火；教徒走到隆宗門前，放起火來，頓時火光燭天，宮闈大亂。那步軍統領吉倫，左翼總兵玉麟，却唬得蟄伏家中，不敢入宮救援；成親王儀親王得了警報，義難坐視，會同留守京師諸王大臣，率領禁衛軍，從神武門入衛，在中正殿門外，把教徒殺退。祝現因清軍援兵已到，仍不後退，喝令部衆隨處放火；幸而天不絕清，忽的電光一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而下，把火一齊撲滅。清軍冒雨追殺，教徒慌極，轉身逃走，却因天色昏黑，又是匆忙，便紛紛墜入御河之中；只有祝現，却乘忙亂之時，衝出宮門，溜個大吉。儀成二親王，遍處搜檢，把未死的教徒，擒獲了六七十名。當場訊問，供出太監劉得才，楊進忠，閻進喜，實爲內應。當即把三人拏到，交御林軍看管。旻寧在養心殿聽得亂機漸平，立即修奏，飛報行在，又即入宮請安。宮中自后妃以下，早就唬得面無人色，有幾個竟想投井自盡，待聽得賊已淨盡，纔各轉悲爲喜。旻寧急疏，遞到行在，嘉慶帝正在白澗駐蹕，得訊大驚，扈蹕諸臣，也都錯愕不知所計，竟有奏請移駕京東，調集大兵，然後前

進。大學士董誥却奏道：『賊寇烏合，不足深懼。兩三天內，獻俘的就可到了。倘御駕不即返京，人心更形驚惶，反而有誤大事！』嘉慶帝聽得有理，立命托津英和

先行回京，按戶搜查逆

首。又下了三道急旨，一

是：『步軍統領吉倫左

翼總兵玉麟，懈弛門禁，

革職永不叙用。步軍統

領由英和暫署。』一是：

『旻寧係內廷皇子，在

上書房讀書，一聞有警，

二千兩！貝勒蘇志，於二阿哥槍斃二賊之後，亦用槍斃賊一名；蘇志爲儀親王之

子，係朕親姪，如此奮勇出力，著加恩賞加郡王銜，每年加給俸銀一千兩！成親王



用槍擊斃二賊，餘賊始紛紛潛匿，不敢上牆，實屬有胆有識，且皇后現亦在宮，旻寧身先捍禦，獲保安全，忠孝兼備，洵堪嘉尚。二阿哥著加恩封爲智親王，於皇子歲支分例，加給歲銀一萬

儀親王在紫禁城內，親身督戰，晝夜勤勞，甚屬可嘉；著加恩將所有未經開復處分，及未完罰俸，悉予開復寬免，其餘出力人員，及派出捕賊兵丁，著托津等查明，再行施恩。一是「河南教匪蜂起，禁門鉅變，又作直隸總都溫承惠，前經降旨，堵剿汴匪，茲忽退駐保定，溫承惠處置乖方，著革去總督，赴汴專剿；直隸總督，著章煦補署，並著陝甘總督那彥成，率領陝兵，前赴汴省，總統剿匪軍務；溫承惠高祀同興，均聽節制。」另又下了一道罪己詔道：「朕以涼德，仰承皇考付託，兢兢業業，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卽位之初，白蓮教煽亂四省，黎民遭劫，慘不忍言，命將出師，八年始定；方期與吾赤子，永樂昇平，忽於九月初七日，河南滑縣，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隸長垣，至山東曹縣，亟命總督溫承惠，率兵剿辦。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於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天理教逆匪七十餘衆，犯禁門，入大內，有執旗上牆三賊，欲入養心門，皇次子親執烏槍，連斃二賊，貝勒縣志，續擊一賊，始行退下，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門外，諸王大臣，督率烏槍兵，竭二日

一夜之力，剿捕搜拏淨盡矣。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以來，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愛民如子，聖德仁心，奚能縷述。朕雖未能仰紹愛民之實政，亦無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不可解，總緣德涼愆積，惟自責耳。然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舌敝唇焦，奈諸臣未能領會，悠悠爲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挺擊一案，何啻倍蓰。言念及此，不忍再言，予惟反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爲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爲國，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挂冠致仕，了此殘生，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要知下了罪己詔後，有何要事，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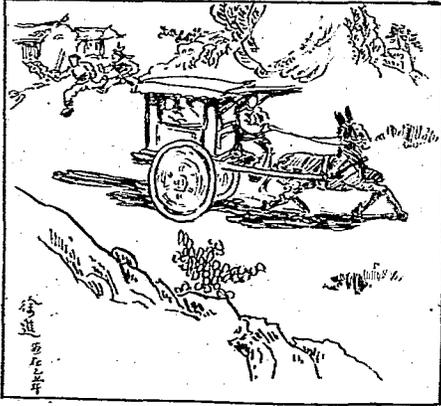
第七十四回

黃村辨案教首就擒

白澗回鑾逆囚正法

却說嘉慶帝下詔之時，正爲林清被擒之日，時爲九日十七日，林清匿居黃村宋家莊，他胞姊劉氏家中，雖知事已失敗，却因曹福昌說過十七方可起事，或可僥

倖轉敗爲勝，所以不卽逃避，不防消息早給英和探悉，密派番役張鵬高得明，前往擒捕。張高兩人，來到宋家莊，正當黎明時候，認明所在，只見大門尙闔，叩了幾下，纔由一個小廝開了門，探問來意；兩人也不答話，逕自闖進，瞧見一個大漢，高坐堂上，料得必是林清，遂上前施禮道：「城中事業有成，小的們奉曹相公命，叩請入朝！」林清當作曹福。



林清聽了，遂猶豫不敢卽行。張鵬性急，拔出腰間利刃，把劉氏殺死；林清正想逃走，經不起張高兩人，都是力大如牛，沒法抵抗，遂被擒住，綑縛車上，疾馳往京城。昌派來相迎的大喜過望，卽欲登車同行。他胞姊劉氏，在後堂聽得清楚，出來阻止道：「人心叵測，事又吉凶未知，不可獨往；我是一個老寡婦，又無子息，願先入京，察看情形，再來迎你！」

而去。待黃村教徒得訊忙來追趕，已經不及了。林清解到京城，時尙未午，到申牌時分，御駕已從白澗回京，嘉慶帝遂在瀛臺提訊一千逆犯，命王公大臣，都陪坐御座之旁，隨時諮詢。先引太監劉德才楊進忠閻進喜三人來訊，嘉慶帝問道：「你們都是朕的內侍，朕有何虧待你們，敢做此大逆勾當？」三太監把腦袋叩得搗蒜似的，哀求道：「奴才別無他言，只求皇上饒命！」嘉慶帝冷笑道：「你們既已入了林清逆黨，尙能知道君上嗎？」說著，喝令把三太監夾打了一番，纔命暫退。又提了林清上來，問道：「大胆叛徒，何故蓄此逆謀？」林清道：「我們經卷上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兩語，我是教中真主，所以想突入禁門，殺害官兵，以應劫數！」嘉慶帝道：「那麼，你有多少黨羽？」林清道：「這個我不能供！」嘉慶帝向成親王使了個眼色，成親王遂向林清道：「你要是實招，皇上仁慈爲政，可以超脫你的地方，總可超脫一些！」林清叩頭道：「河南直隸山東各省，都有我的黨羽，我一時也無從招起！」嘉慶帝道：「朕只問你此番變動，有幾人同謀？」

林清道：「祝現李五，是闖入宮禁的，劉楊閻三太監，是作內應的，尙有獨石口都司曹綸，與他兒子曹福昌，也曾同謀的。」嘉慶帝當向王公大臣道：「三太監已問過口供，其餘的人犯，都拏到了嗎？」成親王奏道：「李五給二阿哥烏槍射死了！」刑部尙書崇祿道：「祝現已給奴才擒到正法！」儀親王與刑部侍郎宋鏞，同聲奏道：「祝現漏網，尙未緝獲！」嘉慶帝向崇祿冷笑了一聲，又說道：「曹綸父子倆，又怎麼樣呢？」步軍統領英和奏道：「曹綸二犯，奴才已拏到，在此候旨！」嘉慶帝傳旨把曹綸捉來訊道：「你是朝逆命官，竟敢知法犯法，該當何罪？」曹綸哭道：「總是奴才糊塗，罪該萬死！」嘉慶帝又問曹福昌道：「你不好好諫阻你父親，却也甘入逆黨，今日到此，可有悔意？」曹福昌不慌不忙，大聲喝道：「我是漢軍包衣，想起當初我們祖宗，大明江山亡了，怎等的苦痛！可恨我林大哥不納忠言，致有此失，今日到此，又有何悔！」嘉慶帝聽了，傳旨把林清曹綸父子及三太監，一律凌遲處死，傳首河南山東兩省軍前，並又下旨，令各省督撫，嚴拏

祝在歸案訊辦。又因刑部尙書崇祿，謊言邀功，下旨革職；其餘事不力的，辨留京大臣，亦各降黜有差。那嘉慶帝返京之前，從教徒作亂之日起，雷電不絕，風霾交作，竟日塵霧蔽天，不辨晝夜，京城地面，人心惶惶，謠言因之大盛，都說林清是有邪術妖法的；到此時御駕返京，風霾已止，逆犯又都正法，人心方得鎮定。嘉慶帝經此大變，不能十分放心，却想不起劉清是怎樣的人，成親王在旁奏道：「這劉清便是當初王三槐所說的劉青天！」嘉慶帝恍然大悟，喜道：「這劉清非但有文才，兼能武略，真是不可遂又下旨，免查京城戶口，脅從概不究治；又停止本年萬壽典禮。此時山東巡撫同興，有急奏到京，道是境內教匪，已給鹽運使劉清剿滅，定陶曹州都已克復，金鄉也已解圍；嘉慶帝得奏，



却想不起劉清是怎樣的人，成親王在旁奏道：「這劉清便是當初王三槐所說的劉青天！」嘉慶帝恍然大悟，喜道：「這劉清非但有文才，兼能武略，真是不可

多得的名臣哩！說著，下旨把劉清交部議叙。後來這劉清改授武職，官至登州鎮總兵，表過不提。要知天理教何時肅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將軍多髯赫赫威名 匪首斷脛踴躍步履

却說山東教匪肅清，直隸河南兩省，匪勢仍未稍減，有旨命托津出京，率領吉林索倫兵，督剿直匪；另命楊遇春爲參贊大臣，督率開復總兵楊芳，卽赴河南那彥成軍營，會剿滑縣匪首。楊遇春到了河南，帶五百名親兵，從運河西進，直攻道口鎮；教徒素知楊遇春老當益壯，英勇非常，一見了黑旗，便知楊老將軍到了，個個驚慌起來，怎敢出戰，紛紛渡了黃河，向滑縣逃回。遇春渡河追來，砍殺教徒數百名，暫歸北岸，想待那彥成大兵到來，會合前進。誰知那彥成在衛輝府紮了大營，聽得巡撫高杞來文所言，教授聲勢浩大，因此心中有些怯餒，擬調各路徒軍到齊方敢進戰；楊遇春待了數天，不見那彥成動靜，又不敢違抗軍令，只得忍耐等候，教徒乘此機會，又把道口鎮奪回。消息傳入京城，嘉慶帝因那彥成辦賊遷延，

降旨嚴行申飭；那彥成得此嚴旨，不便懈怠，遂與楊遇春合兵而行，來到道口鎮。教徒望見黑旗軍，大驚道：「髯將軍又來了！」說著，又一閃而逃；這楊遇春頽下天，不能攻下。正在焦灼之時，哨馬來報，托津已把直隸教匪全數剿除淨盡，得旨率領得勝軍來此助剿；那彥成聽了大喜。等不多時，托津果然來到，遂與楊遇春合攻滑城，彈丸送發，城牆未曾損傷分毫；又用了決水灌城的計策，也給教徒得知，預先備護，不生効力。楊遇春在營中想不出妙計，很是愁悶，部下總兵楊芳獻計道：「滑城雖小，攻下實



難。鄙意欲得速効，只有用計誘殺一法！遇春道：「計將安出？」楊芳道：「大帥與那托二公，三面圍攻，只留北門，放他出走，卑職就趁勢掩殺過去，或有些微功効。」遇春大喜，當向那托二人說明，二人也很贊成，立即照計行事。到了晚晌，桃源教首劉國明挨進北門，須臾，頭目馮克善，又溜了出城。楊芳本是率兵埋伏在北門鄰近，瞧得清楚，心知劉國明是進城送信的，必是李文成防有不測，命馮克善先來探試的，所以馮克善出城，讓他自去。又等了一會，果見劉國明護送李文成出城，向西走疾，往太行山而去。楊芳怎肯輕捨，忙來追擊。李文成究因腳脛已斷，不能速逃，見清軍大隊趕來，遂逃入輝縣山中，據守司寨。楊芳趕到山中，見徑路曲險，命土人做了鄉導，方得奮勇殺入，教徒初猶抵抗，經不起楊芳殺法利害，勢漸不支，竄墜澗壑，死了無算，屍身幾與澗平。李文成見大勢已去，遂與劉國明舉火自焚而死。楊芳馳入寨中，滅火細瞧，檢出李劉二犯屍身，都已變作焦炭一般，依稀還辨出面貌，當即收兵回報大營。那滑縣城中，自李文成行後，由牛亮臣

徐安國宋元成三人據守，却仍高扯白旗，以待外援，不信林清李文成的死耗。那彥成因滑縣急切難下，命楊遇春專司攻城之事；遇春待楊芳回來，又把此事交付楊芳辦理。楊芳奉此軍令，心生一計，假意在北門築起柵欄，似乎要四面包圍，誘引城中教徒，專力守禦此處；他纔暗中率領精兵，到西門南門之間，偷掘隧道，裝滿了火藥，到夜半子牌倒了五六十丈。近城之處，磚石飛騰，屍骸狼籍；清軍爭先闖進，直衝城內而來。牛亮臣正擁美姬，高臥縣衙，聽得城破，立命徐安國宋元成，出去抵敵；徐宋二人，方



到中途，楊芳早已入城，便在街巷中間，大戰一場。二人怎是楊芳的對手，楊芳的鋼刀舉起，可憐二人的腦袋，便和西瓜似的滾了下來。楊芳殺進縣衙，把牛亮臣擒住，獻入大營；就由那彥成飛報奏捷，並將牛亮臣押解到京。恰巧直隸總督章煦，亦將馮克善擒獲，獻俘京師。要知克馮善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楊遇春覲見沐殊恩 阮芸臺履新查逆案

却說馮克善溜出滑城，原是奉了牛亮臣之命，往北京探聽林清下落。路經河間，投宿旅店，被知縣張翔訪知，督兵擒獲，飛報總督，遂由章煦奏解入京。嘉慶帝見大亂已平，好生喜悅，傳旨把牛亮臣馮克善凌遲處死。另又下旨：那彥成封爲三等子，楊遇春二等男，高杞楊芳同興托津章煦張翔等，也各有陞賞。溫承惠亦得賞還頂帶，以巡撫補用；其餘京內襄贊樞密的王公大臣，亦都加恩賞給翎頂世職；京管兵丁，也各賞給一月錢糧。獨有那東華門拒賊身死的煤黑子，未能邀此卹典，此亦所謂『滄海遺珠』了。嘉慶帝因邪教倡亂，其先都是祕密結會，待聲

勢漸盛，纔揭竿起事；因此就下了一道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嚴禁民間聚眾結社。這那彥成、楊遇春等，在河南結束軍事，正想奏請入覲，忽得加緊急旨，道是陝西三才峽教匪又起叛亂，詔令回陝進剿；那彥成得旨，便命楊遇春率兵先進，自己隨後趕來。遇春到了陝西，探得三才峽叛賊並非教匪，都是木商夫役，因為歲饑停工，不得已掠食行劫。地廷彪、吳廷剛兩人來稟，萬二已擒獲正法，叛賊一律肅清；當即派人往告那彥成，另又草了一道奏疏，遞往京城。捷報到京，正值新年，嘉慶帝下旨，楊遇春晉封一



方官下令捕緝，他們遂挺而走險，公推萬二做了頭目，糾眾與官府反抗；陝西巡撫朱勳臨事張皇，竟以教匪作亂入奏，故有回陝進剿的諭旨。遇春正在竊笑朱勳沒有胆識，却得總兵祝

等男爵，並令入京覲見。遇春得此恩旨，立即馳進京來，入宮叩見。嘉慶帝因他在漢將中，資望最隆，又兼勞苦功高，所以慰勞有加，命跪膝前，執手問道：「卿長髯拂腹，古之美髯公，想也不過如是，不知卿年幾何？」遇春叩頭奏道：「臣叩沐皇上隆恩，虛度五十五歲了！」嘉慶帝喜道：「卿與朕同歲，年力正壯，將來如有軍務，卿須爲朕獨當一面！」遇春又叩了幾個頭，奏道：「臣厚荷皇上知遇之恩，敢不勉效犬馬，仰報萬一！」嘉慶帝聽得遇春一片忠誠，心中很是欣慰，下旨賞給紫禁城騎馬，並命他仍回陝西固原提督原任。遇春謝恩出京，回陝西而去。直到道光年間，與楊芳平定回亂，另有一番奇功偉勳，當在下集道光演義中，細細交代。且說天理教雖是失敗，民間祕密結社，仍所難免。江西地方，有個書生胡秉輝，買得殘書一本，內有陣圖及俚語，辭句奇奧，耐人尋味。胡秉輝當作天書出現，痴心妄想，欲圖富貴，竟得了瘋病，便向友人楊易說道：「解得書內陣圖，如得有爲首起事之人，便可圖取富貴！」楊易原也是個沒腦子的蠢漢，聽了信以爲真，想

起有個農民朱毛俚，賦性痴呆，大異常人，大概必是明室後裔，所以有此帝皇之相；當向胡秉輝說知。秉輝大喜，立即奉了朱毛俚爲首領，把積善禪林，改了皇宮，取個國號，喚作後明；朱毛俚沐猴而冠，居然做起皇帝來。楊易代他册封官職，先把自己封作丞相，把胡秉輝封爲護國大軍師，兼副丞相；一般無知愚民，紛來投附，得了一官半職，莫不沾卽凌遲處死，其餘附逆各犯，統都斬決；疏奏上去，得旨阮元辦理甚是，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花翎。隔不多時，安徽巢縣地方，又有一個百姓方榮升，僞造匿名



揭帖，上印九龍木戳，散布大江南北；並又改竄時憲書，編成許多經卷，聚衆結社，祕密爲亂。不料事機不密，給兩江總督百齡，探查明白，到處搜檢，遂於和州城內，緝獲嚴士隴一名；當卽刑訊，供出首犯方榮升，窩藏於巢縣朱上信家。百齡前在兩廣總督任內，治盜素有能名，此番得訊，更是雷厲風行，派了幾名幹役，把方榮升、朱上信等，一起擒來，多方威逼，究得餘黨姓名，先後拏到二百多人，就地正法，便也上疏奏聞；嘉慶帝因百齡督緝認真，下旨也有陞賞。國內的逆案方平，國際間交涉又起。要知國際間有何交涉，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內亂初平嚴禁傳教 外交陡起痛責興兵

却說白蓮殺海盜，天理教相繼叛亂，各省祕密黨會，又時思逞動，雖得陸續勘定，國力已很疲弊；嘉慶帝默察此種亂源，大都由於宗教迷信與海上貿易二端而起，所以對於外國人通商傳教之事，排斥限制，惟恐不力。在康熙初年，康熙帝提倡天文算數，任用西洋客卿，他們崇奉的天主教，遂傳入中國，那時耶穌伊德社

的戒律，很是寬和，持許入教的人，保存古來習慣儀式，於祖先之祭祀，孔子之崇奉，都不加以禁阻；康熙帝因他們教義尙稱正當，雖未公布法令，聽臣民信仰，但實際上已默許他們自由傳教了；所以天主教的勢力，遂盛極一事，全國信徒，足有十餘萬人。後來耶穌伊德社布教的方法，大爲其他宗派所反對，羅馬的教王克勒門十一世，於康熙四十三年，頒下教旨，道是中國的一切祭禮，完全是崇拜偶像，沒有一些價值，不是天主教徒所當奉行的，遂派教正鐸羅，航海來到中國，宣命禁止；康熙帝得訊大怒，把鐸羅捕獲，送往澳門，下旨凡布教師不守當初利瑪竇遺法的，統都勒令出境，這是反對天主教的起源。歷雍正乾隆兩朝，益發嚴禁異教，凡布教師非以學術名列仕籍的，不得滯留境內，倘敢犯禁，便處以禁錮或誅殛之刑；但是他們百折不撓，依舊往來傳播，毫不畏避。嘉慶初年，白蓮教禍作，他們遂被異端邪說的嫌疑，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嘉慶帝很是贊成。恰巧有個廣東商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

地圖，前往山西，事發被拏，下刑部嚴鞫，究出傳教習教多人，得旨德天賜充發熱河，禁錮厄魯特營房，陳若望及其他傳教習教的人們，都充發伊犁，給厄魯特人為奴，教會所刊漢譯經卷三十一種，完全檢查銷燬。從此地方官對於天主教徒，幾乎視作叛逆一般。到此時嘉慶二十年，湖南巡撫翁元圻，於耒陽縣地方，訪獲一個傳教的西洋人蘭月之禁，既是如此厲行，至於廣東方面洋商貿易，早為百年來的成局，乾隆晚年，英吉利國王，遣使馬戛爾尼入京，就是為的通商之事，雖是所望未遂，但是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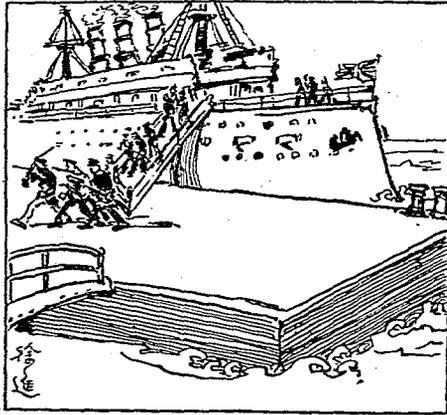


旺；疏奏到京，得旨道：「蘭月旺以夷人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極，著翁元圻嚴切訊明，就地處絞，欽此！」諭旨到了湖南，蘭月旺少不得繩下畢命。這天主教傳播

志願，依舊不肯稍變。嘉慶帝即位後，明知通商互市，實與中國無利，不過自以爲威震五洲，天朝乃萬國之主，遂想借此懷柔遠夷，所以不加禁絕。巧值歐洲方面，法蘭西國起了大革命，發生英法兩國的戰爭，法國皇帝拿破崙，欲從財政上破滅英國，於嘉慶十一年，發布大陸條例，嚴禁歐洲諸國與英人通商，因葡萄牙國王違抗命令，遣兵併有其地，於是英法戰爭的影響，忽波及於中國。廣東的澳門地方，自明朝嘉靖十四年以來，向爲葡萄牙人所租得，作爲貿易互市的樞紐；那時英人恐法國從葡萄牙人的手中，奪據澳門，遂於嘉慶十三年，派了一員海軍大將度路利，率領戰艦十三艘，航海來到中國，進泊廣東香山洋面，以防禦法國，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及與中國協剿海盜等詞，致書兩廣總督吳熊光，竟不得清廷許可，立即上陸，分守澳門礮臺，居然有佔領之勢。吳熊光急奏到京，嘉慶帝忿怒異常，立即下旨道：「據吳熊光奏，英吉利國夷兵，擅入澳門一事，藉稱葡萄牙被法蘭西佔踞，該國因與葡萄牙鄰好，恐葡萄牙人之在澳門者，法蘭西欺阻

貿易，輒派夷目，帶領兵船，前來幫護；所言全不可信，而且斷無此理，實屬桀驁可惡。邊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弱。此時該國兵船業經退出澳門則已，否則吳熊

光應即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道，一面遴派曉事文武大員，前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綦嚴，不容稍有越犯。葡萄牙與法蘭西彼此構釁，自相爭殺，原屬外夷情事。侮葡萄牙，前來幫護，殊不知葡萄牙夷人，既在中國居住，法蘭西焉敢前來侵奪，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蘭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具在，斷不能稍爲姑容，必當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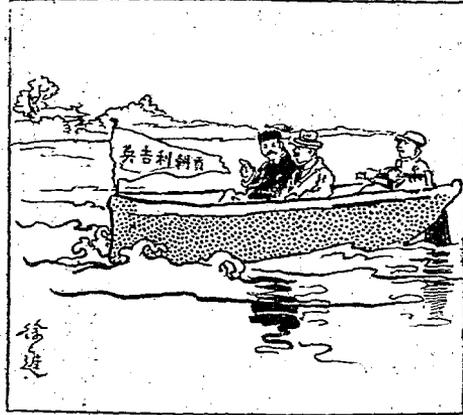
之常，大皇帝一視同仁，毫無偏向；至於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若云恐法蘭西欺

調勁兵，大加剿殺，申明海禁，何必爾國派兵前來，代爲防護！若云海盜未淨，欲思效力天朝，尤屬無謂；試思以天朝之兵威，何藉爾國越俎代謀乎？爾國臣事天朝，平素遣使進貢，尙稱恭順，乃此次無知冒犯，實出情理之外，大干天朝厲禁！本當卽行拏究，姑先明白曉諭；爾若自知悚懼，卽速撤兵開帆，不敢片刻逗留，尙可曲恕爾罪，仍准爾國貿易；若再有延挨，不遠法度，則不但目前卽當封禁進澳水路，絕爾糧食，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爾等後悔無及！如此逐層曉諭，義正詞嚴，該夷人自當畏懼凜遵；著吳熊光卽速遵照辦理，特此傳諭知之！『要知英國兵船，退出澳門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結約通商心傾上國 背儀蔑禮怒勅外夷

却說英兵擅入澳門，有旨命兩廣總督吳熊光設法驅逐，吳熊光遵旨辦理；數月之後，英將度路利，因水路封禁，糧食斷絕，遂退出澳門，駛回印度；但是經此一役，英國兵艦，却常出入虎門，躍躍欲試。嘉慶十九年，吳熊光已卸任，蔣攸銛繼任兩

廣總督，因英吉利商人呵噹，用兵船護貨，入粵販賣鴉片，遂一面下令查禁鴉片，一面把呵噹驅逐回國，並又奏定防閑策數事：（一）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二）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三）舖戶不得用夷字店號，（四）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五）不准內地民人，私往夷館。嘉慶帝得奏，下旨允行。這呵噹回到海口，想入京請願，與中國結約通商，直隸總督遂船飛表奏聞，另又做了幾面小旗，寫著『朝貢』字樣，插在亞墨爾斯船上。嘉慶帝得知英使入貢，當然欣悅，但



本國，說明情形，英國政府因乾隆年間，遣使入京，未能達到結約通商的希望，現在廣東貿易，又受種種箝束，乃於嘉慶一十一年，派遣前任印度總督亞墨爾斯，率領隨員，航海直達天津。

因乾隆五十五年，馬戛爾尼不肯行跪拜大禮，曾費許多口舌，所以此番必須先行議定覲見禮節，方能令他入京。特命工部尚書蘇楞額前去宣旨。蘇楞額來到天津，即與亞墨爾斯交涉禮節之事。亞墨爾斯放出圓滑手段，一味敷衍。蘇楞額不知實情，遂把亞墨爾斯引入京城。嘉慶帝聽了蘇楞額所奏，以爲英使已肯跪見，特御了勤政殿，命理藩院尚書穆克登額、禮部尚書和世泰引領來使入見。穆和兩人向亞墨爾斯說道：「見了大皇帝，必須跪見！」誰知亞墨爾斯冷笑道：「我等只能把行於本國君主之禮，行於大皇帝前就是。」兩人聽得亞墨爾斯臨事變卦，好生驚訝，不敢貿然引見，遂入宮面奏，謊稱來使有病，不能入覲。不料嘉慶帝偏不湊趣，諛道：「既是來使有病，就賞醫調治，先令他們隨員入覲。」兩人知事弄僵，勢非含糊所能了事，忙的叩頭奏道：「實因來使不肯行跪拜大禮，奴才們未敢貿然引見。」嘉慶帝不聽，猶可聽了便一腔怒氣，直衝上來，拍案叱道：「夷奴對於天下共主，倨傲侮慢，實堪痛恨！又不先在廣東收泊，候督撫奏聞，却

徑達天津更屬不法！姑念該國王尙無悖逆之處，著令夷奴由陸地解往廣東，再令蔣攸銛把他驅逐回國！說畢，下旨把蘇楞額、穆克登、額革職，和世泰開去尙書，轉任內務府大臣。另國下了一道勅旨，頒賜英吉利國王道：「爾等遠在重洋，輸誠慕化，前於乾隆五十五年先朝高宗純皇帝御極時，曾遣使航海來庭；維時爾國使臣恪恭成禮，不愆使臣始達天津，朕飭派官吏在彼賜宴，詎爾使臣於謝宴時，即不遵禮節；朕以遠國小臣，未嫻儀度，可從矜恕，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



於儀，用能仰承恩寵，瞻覲筵宴，錫賚便蕃。本年爾國王復遣使齎奉表章，備進方物；朕念爾國王篤於恭順，深爲愉悅，循考舊典，爰飭百司，俟爾使臣到時，瞻覲宴賚，悉仿先朝之禮舉行。爾

五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易。爾使臣面告我大臣，以臨期遵行跪叩，不至愆儀。我大臣據以入奏，朕乃降旨，令爾使臣瞻覲。不意瞻覲屆期，爾使臣已至宮門，朕將御殿，爾使臣忽稱急病，不能動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令隨員入見，乃又同稱患病，其爲無禮，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責，卽日遣令歸國。爾使臣既未瞻覲，則爾國王表文，亦不便進呈，仍由爾使臣齎回。但念爾國王數萬里外，奉表納贖，爾使臣不敬恭將事，代到悃忱，乃爾使臣之咎。爾國王恭順之心，朕實鑒之。特將貢物收納，嘉爾誠心，以示懷柔。至爾遣使遠來，良非易事，且來使於天朝禮儀，不能諳習，重勞唇舌，非所樂聞。天朝不寶遠物，凡爾國奇巧之器，亦不視爲珍異。爾國王其緝和人民，慎固疆土，無間遠邇。朕實嘉之。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這道敕諭，口氣何等浩大。英國政府得了，又因通商不能如防，當然十分願慨。只因那時忿事叢雜，且未窺透中國的國勢，所以暫時隱忍。直到道光年間，爲了

鴉片交涉，大起奪爭，我們中國，遂遭了一個很大的國恥，此是後話不提。這英使入覲，乃在七月孟秋，到了季冬歲闌，福建地方，却起了一樁冤獄，也可算是官場中的絕大風波。要知是何風波，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革除械鬥德戴青天 勒逼供招冤成黑獄

却說季冬歲闌，福建地方，忽有布政使李賡芸慘死的冤獄。這李賡芸乃江蘇嘉定縣人氏，少好讀書，精研經學，爲同縣錢辛楣祭酒大昕的入室弟子。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出身，初官浙江孝豐縣知縣，累升至福建漳州府知府。漳州地濱大海，民俗獷悍，往往一言不合，舉族械鬥，乃是素號難治的地方。賡芸到了新任，立召百姓入署，問道：「你們如有仇怨，儘可告訴到官，何必互相仇殺？」百姓道：「一涉公門，非但訟費層出不窮，胥役任意勒索，並且案懸不結，是非更多失實。」賡芸元聲道：「有我李賡芸在此，偷仍因循前弊，請父老共唾我面，你們以後如不來訴，依舊械鬥，你麼，不是百姓，乃是亂民，我誓以兵力剿之；你們幸勿嘗試，勿以

爲行賄便可脫罪！百姓聽了，唯唯而去。隔不多是，龍溪縣屬起了械鬥，知縣黃庸，儒不能治，恰有署理平和縣知縣朱履中卸任來見，賡芸無意間問道：「平和也有械鬥的案子嗎？」

這朱履中原是外質內狡的陰險小人，就答道：「卑縣這種案子，幾於無月沒有。」賡芸道：「是派兵往捕的嗎？」履中道：「不敢擾民，只把應捕主名，命里長縛來，就捐出私囊彌補。只因朱履中才識有限，不勝繁劇，呈請改了教職；履中當時雖不敢違抗，但與賡芸却結成暗仇。賡芸平了龍溪械鬥案，百姓瞧他言出法隨，不



敢再行私門。賡芸每天坐了大堂，重門洞開，許訴狀的人，直入面訴，立命胥役，往傳被告，兩造到齊，就審明曲直，立即判決，於案頭親書讞詞，不需一錢費用；於是百姓都歡呼道：「李青天全活我們，真是我們的生佛哩！」李賡芸在漳州府任，有此府聲，也就官運亨通，先升汀漳龍道，又擢福建按察使，到此時署了布政使。這賡芸素性廉潔，平日又很儉約，陞署了布政使，門生故舊，少不得都有餽遺，有的送了輿馬，有的送了衣服，這原是官場中常有之事；不料這時的浙閩總督汪志伊，素以道學自命，李賡芸素來瞧不起他，現在方到布政使新任，不能不上轅謁見；汪志伊蓄意要嘲笑賡芸一番，所以遂借題發揮道：「從古以來，奢者必貪，足下初爲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賡芸聽了，有些怒意，便道：「賡芸雖不肖，亦是朝廷大吏，稍飾輿服，也不算十分逾份，並且賡芸雖不敢自命爲臣心如水，却恥效布被脫粟的平原侯，以欺罔朝廷哩！」汪志伊明知話中有意，心中老大的不高興；賡芸也就告辭而出。事有湊巧，這改教的知縣履中，在平利朱任時，

會虧空鹽款五千兩，以他款相抵，本已無事，却因繼任的張均，不願他款作抵，新任漳州府知府畢所諧，又迭次苛催，朱履中既窘且憤，遂揭告督撫，道是虧帑，乃道府婪索所致，並又賄通賡芸的侍僕黃升，誣指賡芸會向他借過洋銀三百元。汪志伊正想中傷賡芸，有此機會，深合己意，立即密奏上聞，得旨李賡芸革職，交汪志伊察看。志伊得旨大初四日，又令賡芸到案，涂以鞫因三百元一欸，為數太少，特添認至一千六百餘兩，私具供狀，迫令賡芸畫押，賡芸怎肯認服，抵死不從，涂以鞫竟拍案呵叱。審畢



喜，便派心腹屬吏福州府知府涂以鞫承審此案。涂以鞫希承汪志伊的意思，鍛鍊羅織，無微不至。朱履中串同黃升，又天花亂墜，說來頗似真情。時當除夕，直審至元日清晨纔罷。到正月

退堂，賡芸回到寓中，冤無可伸，遂親筆寫了一張不肯認服的冤狀，密置衣袖之中，竟自縊身死。涂以轄聽得賡芸已死，親自往驗。福州城內的紳士，知道有此布政使，自縊的慘案，都去觀看。件作驗了一回，檢出衣袖的冤狀，呈了上來。紳士們爭先來瞧，涂以轄知不能隱，往督轅呈遞。汪志伊也因紳士們都已見過，無法隱諱，硬著頭皮，疏奏到京。嘉慶帝料得有異，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福建審鞫。熙王二人到了福州地方，紳士聚眾數千人，爭伏欽差行轅，給李賡芸鳴冤。熙王二人遂訊出涂以轄迎合總督，羅織成罪，並添加銀數，威逼招供，種種情形，又訊出朱履中賄通黃升，捏款誣告的事情，當即據實奏聞。要知此案如何結束，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金殿傳臚鰲頭下第 熱河巡幸龍馭上賓

却說嘉慶帝接得熙昌王引之的奏疏，勃然大怒，下旨朱履中黃升，就他正法抵罪；浙閩總督汪志伊，革職永不叙用；福建巡撫王詔蘭，疏於舉察，革職留任；福州

府知府涂以勳，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之日，在戍所架號三個月，遇赦不赦。另又下旨：李庚芸遺愛在民，著在福建省城及漳州府建立專祠，以志民思。嘉慶帝見福建這件慘案，料得乃李庚芸生性鯁直所致，因此就想起伊犁將軍松筠，也是胸無城府的人，就職伊犁轉瞬多年，聽得他邊疆鎮守，官聲很好，遂下旨把他內召入都，陞任兵部尚書。正在此時，雲南臨安府邊外氏夷高羅衣，勾通漢奸章喜，聚衆萬人，聲言內地商販，出邊貿易，侵奪夷人生計，遂借驅逐漢人爲名，自稱窩泥王，劫掠江外土司，窺伺邊郡。雲貴總督伯麟，得了消息，率兵往剿，擒獲了軍師章喜，立卽軍前正法，又奮勇前進，乘勢掩殺高羅衣，無力抵敵，當場陣亡。伯麟凱旋回省，飛奏到京，得旨賞給太子少保，哨馬急報。高羅衣死後，他胞姪高老五，承襲王號，渡江進攻臨安府。伯麟得訊，忙的再去圍剿。這種烏合的夷匪，又無正當目的，不過隨處竄擾，也不經伯麟一剿，早已風捲殘葉，掃個淨盡。高老五也卽擒獲斬首，夷匪悉平。捷報打入京城，正當嘉慶帝六旬萬壽吉辰，嘉慶帝因四

海升平年歲豐登，心中十分得意，到了誕辰那天，陞坐太和殿，受百官朝賀。下旨京內外文武大臣，各有恩賞。翌日爲武殿試傳臚之期，嘉慶帝又陞坐太和殿，躬與臚唱典禮，却不料鼎甲三人，狀元探花，都不知去向，只有一個榜眼秦鍾英，及許多新科進士而已。嘉慶帝好生疑訝，下旨查問，方知狀元徐開業，探花梅萬清，都是寓居西城，隔夜因爲並頭等侍衛梅萬清革去一甲三名，並二等侍衛施思仍留武進士，再罰停明年殿試一科，俟下屆武會試詩，與新中式武舉一體殿試；其本科一甲一名武進士，



得了科第，在親戚家中，喝酒過多，大醉而醒，却已錯過時間，所以不及趕到臚唱。當卽下旨道：「事關典禮，非尋常失誤可比，本應全行革斥，念其究係草莽新進，徐開業著革去一甲一名，

卽以秦鍾英拔補，授爲頭等侍衛，一甲二名三名，均無庸再補，欽此！可笑這狀元探花，竟白忙了一番，真是自有狀元探花以來，破題兒第一遭的大笑話哩。且表冬盡憂來，又復一年，這時乃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孟夏，嘉慶帝出京謁陵，忽得兵部尙書松筠急奏，行在印信，業已遺失，當命留京王公大臣審訊，遂由一個胥役鮑祿供稱：此印係前次御駕巡幸熱河時，在行帳中遺失，隨從司員，隱匿未報；又據主事何炳彝供稱：是日收印時，適伊值日，親同滿員，手封存庫，並未遺失，實係有人覬覦，非分賄通鮑祿竊去，意存叵測，事尙未發，謀已先敗等情。主審的王公大臣，恐興大獄，不敢以何炳彝之言入奏，便把鮑祿所供，疏奏上去；得旨松筠有失察之咎，著降爲驍騎校，其餘是侍郎以下，也是黜革的黜革，降職的降職。嘉慶帝謁陵完畢，回京住了兩月有餘，又啟駕巡幸熱河，循例秋彌木蘭，王公大臣，大半扈蹕隨行；時爲七月上旬，天氣炎熱，嘉慶帝在途中咸冒暑邪，究是六十一歲的老翁，體質又不很强健，到了避暑山莊，頭痛發熱，竟爾大漸，遂把御前大臣

賽冲阿索特那木多布齊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內務府大臣禧恩和世泰等召至御榻之前諭道：「朕於嘉慶四年遵守家法密立二阿哥爲皇太子，現在朕病已將不起，皇太子既是隨蹕在此，著即傳位於皇太子。旻寧，卽皇帝位。」說畢，待不多時，便已駕崩了。旻寧因大行皇帝的梓回，尚在熱河，不便急於卽位，先派御前侍衛吉倫年爲道光元年。以後之事，在下暫時不叙，留待下集道光演義中交代便了。



近人筆記大觀

- | | | | | | | | |
|-----------|-----------|-----------|-----------|-----------|-----------|-----------|-----------|
| ● 情
愛類 | ● 寄
慨類 | ● 旅
遊類 | ● 節
操類 | ● 高
義類 | ● 技
巧類 | ● 武
術類 | ● 豪
俠類 |
| ● 雜
聞類 | ● 撫
軼類 | ● 滑
稽類 | ● 名
妓類 | ● 奇
異類 | ● 險
怪類 | ● 傷
感類 | ● 哀
豔類 |

本書類目

全書彩面裝
洋幣四冊
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

■ 俠義小說

古今武俠奇觀

● 大英雄：有驚天動地之本領

● 大豪傑：有鬼神莫測之機謀

● 國智：角力：情節十分熱鬧

▲ 可以振刷讀者之精神

▲ 可以增長讀者之計謀

本書以提倡武俠維持正義為主旨凡古今俠義英雄之遺聞軼事足以鍼砭薄俗懲貪儆暴者一律採入閱之足以提起尚武精神振作俠義心腸卷首冠以彩色精美插圖多出自名家手筆惟妙惟肖望之虎虎有生氣更爲本書生色不少也全書彩面洋裝六冊定價大洋一元八角函購另加郵費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出版

清代十帝
全史之五
嘉慶演義

全六冊。定價洋一元六角

編著者 海巫李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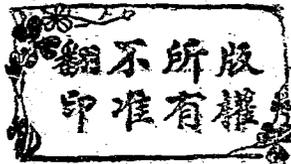
校閱者 鹿城陳燕方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

印刷者 廣益書局

分發所 北京楊梅竹斜街 江西府學前
漢口半邊街 長沙萬福街 廣益書局
廣東永漢北路 開封書店街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 紀戮清宮的職跡趣聞值情譽述

◎ 紀戮清代的專制惡毒場所欲言

□ 溥后妃的層層黑幕和盤托出

□ 外交內政的重重巨案完全披露

「可作小說看……可當歷史讀」

◎ 看了本書可以得着許多人世間……

……奇奇怪怪意想不到的趣聞

本書紀戮清宮禁之事實經過詳述上自溥儀到各果敢等處六代皇帝
 后下諸選位其中十三朝之宮闈秘史與野史風流所記各時代之法密
 外交內政之巨案無不原原本本披露其種種奇聞此種罕見之秘史
 紀述起自五載之先除帝告成或以外故諸端有各國軍事可徵諸地非
 易至易得之作品所可比擬且文詞流麗雅俗共賞可謂小說中之奇作歷
 史中之寶貴小說中之得精也。各書局均有代售不克備載

書內附贈希世珍品銅版像圖像十景幀

◎ 全書十四冊 ◎ 定價洋貳元

57.48
90
15(6)